

拾穗

第十四期

本期要目

揭發蘇俄對伊朗的陰謀

機器可以代替人腦嗎？

沿海探奇錄——海怪與鱈魚

挑閩號的探險航行

美國傳染病偵緝隊

檀島嶺紛錄

福爾摩斯新探索之三——仇殺記

侯門深似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

減低修理成本
發揮機器效能
增加生產速率



請用

德士古煤油出品

德士古煤油公司出品滑機油適應各種
機件需要減低機器修理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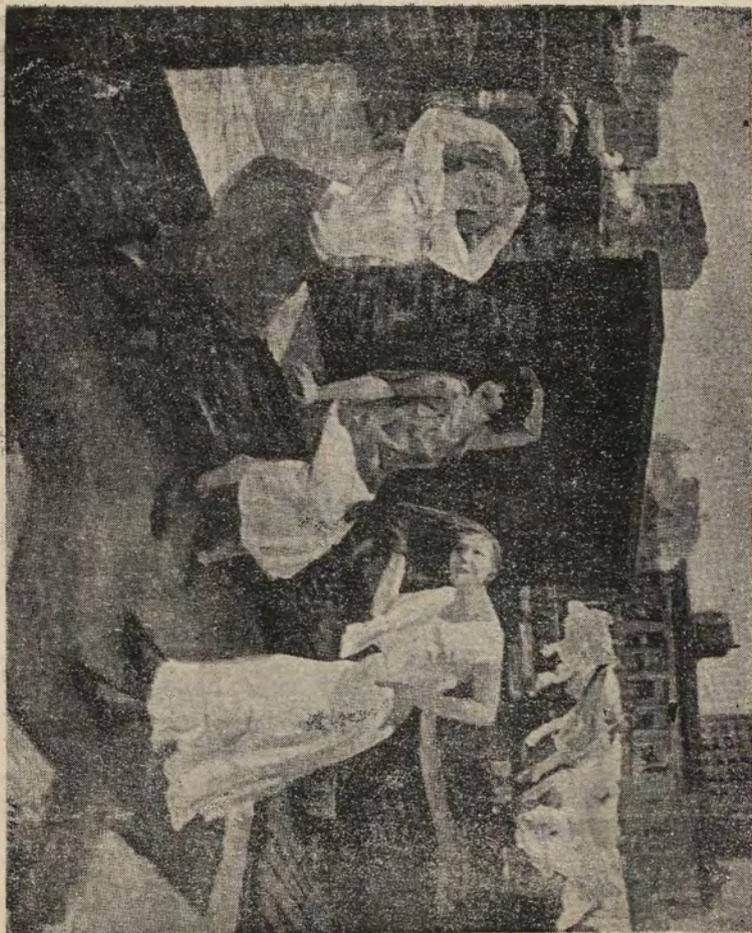
美商德士古煤油公司

CALTEX (CHINA) LIMITED

臺北市中山北路2段47號三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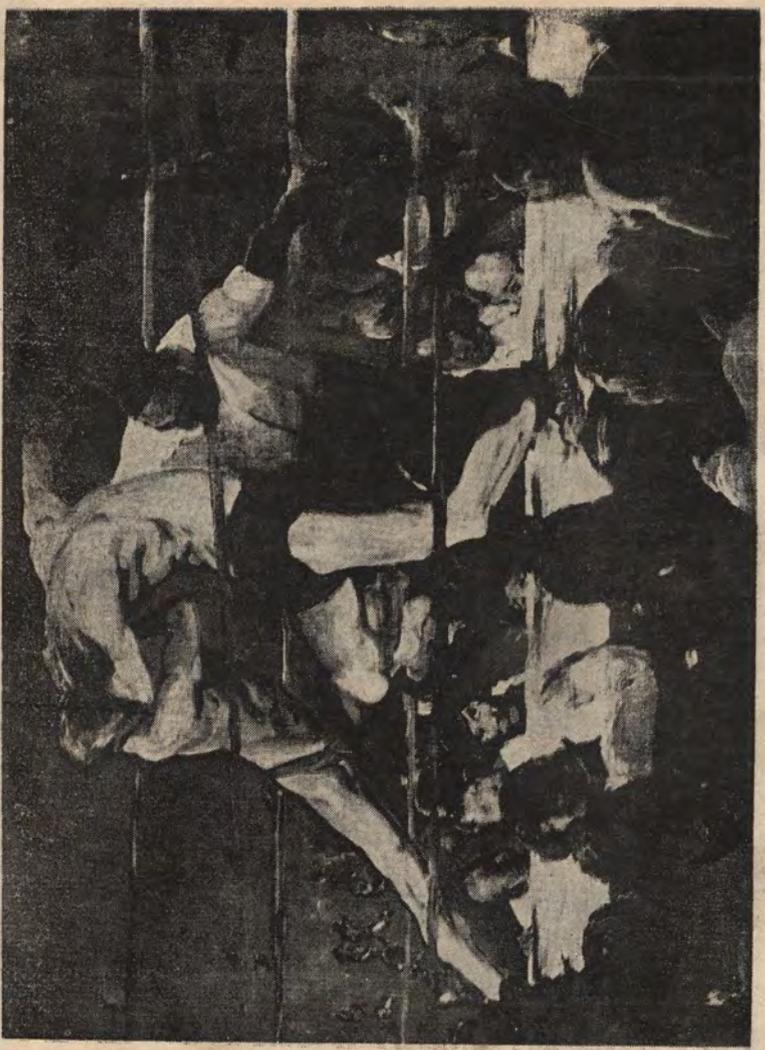
電話：二三五四

電報：CALTEX



吹髮圖

斯隆



讀者來鴻



① 貴刊之編苑選粹實為我一般人士所喜好，惟紙質稍差，令人有美中不足之感，希改善。讀者幸甚。

② 雲萊詩選應以中英對照同時刊出。

③ 科學記實文章少來一點，以免令人食之不化。
(馮志漢)

① 自本期起已改用銅版紙。

② 碍於本刊一貫風格，數難遷命。

③ 科學文字佔百分之二十左右，以後當選刊趣味性較高及較通俗者。
(邱鐵虎)

① 野風五十五期已顯載幸運兒，是否已違反儉文禁則？

② 希望盡可能避免譯文重載。
(邱鐵虎)

請閱本期致讀者欄

① 貴刊可否接受代為裝訂台訂本(酌收裝訂工費)。

② 一月刊出一大殊嫌太久，若能改為半月刊，當更耐讀者之渴望。

③ 最近小說專號精彩極了，以後希望不定時的來一次小說專號。
(沈顯顯)

① 台訂本裝訂費用約為每册六元，以後本社準備裝台訂本時，當在拾欄上通知，請將各期雜誌寄下。因以往各期封面及要目現已無存，故不能補裝以往各卷台訂本。

② 拾欄係業餘兼辦，半月一次在能力及時間上均不許可，請原諒。

③ 當視情形而定，現在不能作肯定答覆。
(王派安)

貴社四十期內容極精彩，唯封面要目項中「撒哈拉之行」一篇，內中未載，未知是否遺漏。

請閱致讀者欄

① 貴刊內容印刷用二種顏色不甚雅觀。

② 每期有數張未裁開，又封底紙張稍短與內容不齊有碍雅觀。

③ 西洋交響樂故事出單行本久無音訊，何故？

④ 希望能成立讀者服務部。
(陳嘉明)

① 另一種顏色係為配合攝影談相片而設。

② 當設法改善。

③ 西洋交響樂故事尚有一部份未譯出，現譯者出國未返，現尚不準備出單行本。
(張見致讀者欄)

拾穗 第四十一期

扉頁——藝術選粹（吹髮圖·拳擊）

機器可以代替人腦嗎？

揭發俄帝對於伊朗的陰謀

中東防務面面觀

控制你的情緒

潛海探奇錄

橡膠的新用途

五光十色的葯丸

介紹倫敦動物學會

挑鬥號的探險航行

檀島續紛錄

我們的近鄰——月球

美國傳染病偵緝隊

飛機大王凱得柏格

男變女，女變男

奇妙的玉蜀黍

濾過性病毒

福爾摩斯新探案之三——仇殺記

異鄉蹟事（下）

永不投降（三）——長篇連載

雲來詩選

我們的地球——氣象萬千

侯門深似海——拾穗文淵

西書評介——蘇島特·安德生選集

專 藝術選粹

科學新知

醫藥近訊

欄 攝影叢談（廿五）

初白廿六期 漫畫二期

.....	一
.....	九
.....	一七
.....	二四
.....	二八
.....	四一
.....	四三
.....	四九
.....	五三
.....	五九
.....	六五
.....	六九
.....	七八
.....	八六
.....	九〇
.....	九五
.....	一〇一
.....	一一〇
.....	一一三
.....	一一四
.....	一四八
.....	一六二
.....	一一五
.....	一七六
.....	一七七
.....	一八一



機器可以代替人腦嗎？

查理士河棕黃色的河水，平緩的流過麻省的康橋，這一段不多幾哩的河岸，不成問題是美國文化水準最高的，一邊是灰色莊嚴的麻省理工學院校舍，另一邊是哈佛大學的明朗建築。去年冬天，平靜的河上不僅為來自北方的寒風激起波瀾，同時也響應着我們這個時代兩位天才巨人的論戰聲浪——哈佛計算實驗室之霍華·艾肯教授和麻省理工數學系的諾伯·溫納教授。

這一論爭，雖然表面上被溫和謙遜的學院氣息所沖淡，但是稱之為「頭腦之戰」仍然非常適合。因為這裡不僅包括艾肯和溫納兩位教授的人類頭腦，甚或可以說有些超人的頭腦，同時對壘的還有代表純理智和邏輯的兩個非人的怪物：哈佛的「馬克第四」對麻省理工的「旋風」。這兩座龐大的電子計算機器（普通人稱牠們為電腦）的競賽，已經造成一門稱為「Cybernetics」的新科學，並且有希望發展為另一次工業革命，一個比蒸汽機或原子彈對我們文化影響還深遠的工業革命。

記者最近對這一特殊論戰，做了一次親臨前線的訪問。第一站到艾肯教授的總部——哈佛大學法學院背後的一座近代化的紅磚和玻璃建築，門前懸着一塊「謝絕參觀」的牌子。和那塊牌子相反，艾肯教授到是非常熱心款待。推開面前一大堆函件（都是工商界要求用計算機來解決他生產和市場問題的），花了很大一部份時間來解釋有關數學問題，並引導參觀他的「孩子」。這裡事實上有一個「孩子」，全都有十多呎高，佔有一個中等房間整個那麼長。一個是「馬克第三」，由艾肯教授和萬國商業機器公司合作替海軍兵器局造的。另一個「馬克第四」剛剛完成，在我們參觀時正準備運轉。兩部機器全像是把旁邊蓋板掀開了的巨大無線電收音機。內部藏着成千的閃着光的電子管，電容器，電阻，開關，和鮮紅或琥珀色的控制燈光。「馬克第四」接受指示或送出答案全應用磁性帶子，牠有



上期小說徵文中的第二名幸運兒因為寫野風雜誌已刊登過的天下之大一文出自同一原文，所以做社曾接到二十四封讀者詢問的來函（來稿中（二）為其中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只能作這樣的解釋：我們徵文的原意是希望儘可能避免重複，但因譯者和編者的讀書範圍畢竟有限，所以疏忽掛漏之處，事實上確是難免。不過當我們把幸運兒和天下之大兩文相互對照以後，我們認為幸運兒中的文句絕無抄襲之嫌，所以我們可以相信幸運兒的譯者在下筆翻譯時一定不會知道已有天下之大這一篇譯文在他之先。這一點我們想讀者一定會加以原諒的。

說起譯文的重複，確使我們感到頭痛在目前自由中國出版業如此困難的情形下，重複刊印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稿對讀者和譯者來說都是一種浪費。但在避免上却又又有極大的困難，例如我們在四十期中原來已準備刊入一篇「撒哈拉之行」，並已將封面要目送印刷所付印，不料臨時發覺此文已在讀者文摘中刊出。我們雖已將此文抽去，但要完全印好，已無法改正了。又如譯叢第六種「舊約表姊」我們在五月初已將原稿付印並刊出預約，此外又在報紙上刊登過不少廣告，不料在出版的前夕，忽然殺出了一本「麗秋表姊」，又造成了一次重複。像這一類情形都是我們意料所不及，而且也是無法挽救的。當然也有一種情形，我們是不能顧及重複而仍然加以刊出的，例如四十期中的幸運之杯，我們因為早就決定將福爾摩斯新探案全部譯載，所以我們也就無法放棄了。不過我們認為這種特殊的情形不會太多。

最近伊期問地突然變得較重，其實這番風雨的飄飄已由來久矣，我們從國外的雜誌上已可以嗅出它的特殊氣息，所以這一期刊我們選到了兩篇有關中東的文章：孫致傑撰對伊期的諷諷和中東防務面面觀。或許可以幫助讀者們了解這個問題。

本期因篇幅，西影片刻暫停一期。

- ④因礙於人手及阻力，歎難照辦。
 - ①四十期「春聲到死絲方盡」一文中馮拉松一詞當係跳舞中持久競賽，似應譯為「馬拉松舞」。
 - ②譯文刊出時雖儘可註明原作者原題及原文出處（包括書刊名稱出版日期等）。
- （錢龍叔）

一個像「征服星空」的佈景一樣的控制台。「馬克第三」比較舊式，由成卷的打孔字帶操縱。當我們參觀的時候，紙帶由一端吸入，另一端電動打字機開始叮噠在響。「馬克第三」看來像是正在寫一部數學方程式的書。她將於三日內完成那三百頁的著作。如果換一位熟練的數學家，每天工作十二小時，一星期七天，得費一年多的時間才能完成同樣的工作。

「原來這個」，我們不自覺的說出口，「就是思想機器」。

艾肯教授，一位體貌軒昂，氣度寬和的紳士。從看來好似昏昏的神情中一下子跳起來。右拳打着左掌，以加重的語氣解釋：「這不是一個電腦或思想機器。牠僅僅是一個計算機——迅速，準確——但是也不過如此而已，一個供人驅使的自動器械，設計來幫忙我們解答數學和機械問題的。」

這個問題——機器能思考嗎？——為「頭腦之戰」論爭的核心所在。在探討這一困惑微妙論點之先，我們聽取艾肯教授對於這類機器的能力和牠以往成績的解說。

「舉一個例子，當上次大戰時，馬克第三曾駕駛一架轟炸機從芝加哥飛往洛杉磯。起初四個引擎全好，後來兩

回信。舉個例，將來可能有自動保險公司。所有計算保險率，發出繳款通知，付出保險費的登帳等工作完全由機器辦理，用不着一個真人幫忙。

現在，艾肯教授正考慮一種方案，使他的機器可以一個字對一個字的從俄文翻譯成英文。「然後，再使機器添幾分文彩」，教授平靜的講下去，「我們就可以有比較豐富文學意味的翻譯。」

這些似乎只有人類能做的工作，如何能由鋼鐵和玻璃組成的機器來擔任？何況依照艾肯教授的說法，這些僅不過供人驅使的機械儀器並不能思想。為了解答這一問題，我們過河到對方營地——麻省理工的總部。那是一間狹小而多塵土的辦公室，位置在一條長廊的一端，在那裡我們會到諾伯·溫納教授，四面被書包圍起來了，哲學，數學，生物，政治，和生理學全有，還加上幾本售價二角五分的神秘偵探小說。溫納教授是一位精力充溢，胸膈臂壯的人——他自己講他在學校時最喜歡的運動是蹬角力——留著漂亮的范達克式鬍鬚和一双靈活幽默的眼睛。這間小辦公室擠著教授，他的美麗女秘書，那些書，再加上我們這些訪客，實在有些侷促，於是我們改到一間空的教室裡去。

個甚或三個引擎發生故障熄火，同時載重和高度的情形也不一樣。在今天利用馬克第四，我們可以發射一個導向火箭，並且能在不同的情況下追蹤牠在大氣中的軌跡。「當然牠並不是真像我們說的那樣做。實際上馬克第三和馬克第四是根據代表試驗用的飛機或火箭物理性質的一個微分方程式，把速度，高度，種種影響因素代入方程式加以解答。在實用方面，這一方法使美國政府節省數百萬金元。從前飛機設計家們得採用許多「估計數字」然後製造昂貴的實驗飛機。試飛時常常出事跌落，造成人命金錢的損失。今天由於計算機的應用，大部份的估計工作均可避免。

此外這種機器還能擔任更繁複更直接的工作。馬克第一，當初艾肯得博士學位時造的第一部機器，現在正監督管理大量的計算機在工作。「用不着太多的理想」，教授在說明，「一部由電子計算機在操縱管理的機器房就可出現。從這裡你已經看到將來自動工廠的趨勢。有了記錄在磁力帶上的自動檔案，自動辦公房的問題也可以解決了。」

在這個未來的辦公室裡，沒有女書記和打字員，所有的只是一部機器，利用光電管的閱讀機來閱讀來信，從存在磁力帶上的檔案中得到需要的參考資料，並且自動打出

訪問溫納教授的工作頗不易為。說起來他是一位道道地地的天才。十一歲進圖夫特學院，十四歲畢業，不久就在哈佛得到博士學位。他能够非常流利的說六種不同語言，包括中國語文和古希臘文。討論起量子學說，愛因斯坦在現代世界所佔地位，或者大音樂家巴哈的和聲，他都能插上一嘴，談得頭頭是道。

一塊黑板，一段數學講解，溫納教授把電子計算機的基本原理加以介紹。

來解說這種機器的結構原理，我們採用一位英國先生的說法，也許比較容易些。這位英國先生被他的太太逼著要向孩子們講關於生命的故事。他把孩子們叫進書房後，多少有些困惑的問道：「你們知道蜜蜂和花的故事吧？」

「爸爸！不知道。」他們瞪目無措的回答。「好吧，不用管牠，你們知道小孩怎樣生的吧？」「當然。」這些小孩子們大為高興的回答。「那好極了，」做父親的舒了一口氣，「蜜蜂和花的事，也是一樣。」

換一個說法，由研究人腦的機構，也可以瞭解這種機械計算的工作方式。

做一個非常粗淺簡陋的實驗。我們的頭腦——由不可數計的神經纖維組成的思想機構，就好像一個大鐵路網匯

集到中央車站一樣。細微的搏動沿着這些神經系——路軌——像火車似的想開入車站。在每兩條軌道交匯的地方有一個轉轍點，可以自由左右轉。通過一個個轉轍點，一直等這個搏動——或者稱牠為列車——抵達目的地為止。這些轉轍點則由我們記憶來控制。

假設「我要吃東西」這一簡單思想衝動從這一系統中發生。當這一「吃」的搏動將要進入第一分道時——暫稱牠為「早餐」吧，因為你已經用過早餐，於是你的記憶把進入早餐的分道封閉。等這個搏動走向第二個分道「午餐」時，正好你還沒有用過午餐，於是這一搏動順利通過。當再走向下一交點時——稱牠為「夾肉麵包」吧，這時你想到正在節食，不能吃夾肉麵包，這一分道於是也自動關閉。「列車」繼續開往開放的「生菜」路線上，那就是你午餐要吃的東西。

把這一方式的速度加快幾百萬倍，這一系統的複雜性增加牠個幾十億倍，你對於人腦的機構，大概可以有一個粗略的印象——一個「思想的機器」也得能如此。因為這個機器是應用同一方式在工作。

他使用電線來代替神經纖維。或者像馬克第四的情形，線路使用一種球尖筆畫出以節省地位。轉轍點則應用接

我們問溫納沙教授這一問題，他聳聳他的強壯肩膀：「不成問題你或許可以模仿一些和人類頭腦相近的最簡單的活動和思想的現象。但是如果真要模擬人類頭腦時……」

沙教授停了一下，做一個迅速的計算，接着說下去：「你看，在人類頭腦裡大約有一百萬條神經纖維可以做出是或否的決定。於是你得有二百萬次方的容量來做出這麼多是或否的機械設備。這部機器也許要佔一億立方呎的體積，那樣多的真空管，發生的溫度還怕不和爐子似的……」

有些人則試從一個相反的方向來接近這一主題。巴伍德堂——一所英國心理分析醫院——的研究主任羅斯·愛士貝博士剛剛發表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腦的設計」。這本書應用一些 Cybernetics 來解釋腦在時刻不停變幻莫測的情況下，牠的驚人的適應能力。當他研究這一問題時，愛士貝特別設計製造了一個小的機器來模擬腦的基本機能。

渴望製造一個「像腦子似的機器」的慾望埋藏在人類靈魂深處已久。早在一六一七年蘇格蘭麥基斯屯的鄉紳約翰·拿皮耳發明一個被稱為「拿皮耳的骨頭」的精巧機關，設計來「幫忙人做邏輯的理解」。法國數學家布拉色·巴斯加和德國的哲學家高德佛瑞·威廉漢姆·萊比尼茲同

繼續和稱為「伊克立斯——加當」線路的電子開關，喜歡簡捷的科學家們則選擇之為「開關」。這些「開關」的啓閉則依據每一問題開始時，存在機器內的有關資料而動作。牠們的作用等於機器的部份記憶，可以儲藏資料，等到沒有用的時候也可以擦去忘掉，當問題進行時，還可以取得新的資料。由於這些「開關」只有兩種位置——或啓或閉——牠們只能做「是」或「否」的決定，將一個搏動接方式的傳往下一個「開關」，或者停止牠的進行。

通常十進位數字得先換成「二次數字」——一種思想的機器的特殊語法——才能應用。儲藏一個數字，這種機器應用一種好像我們玩「廿個問題」遊戲的那種方式：是不是「1」？不是。是不是「2」？不是。是不是「3」？是。字母也可以用同樣方式儲藏。

除此以外，不同的機器還裝備有額外的「記憶」。馬克第四應用一個大的磁性卷筒。麻省理工的「旋風」——當前最快的計算機，則使用卅二個靜電儲集管，每管載有二〇四八個十六位「二次數字」。

有了這些仿製的神經纖維，又有了可以做出正確決定的「開關」，再加上這些儲藏知識的帶子筒子和管子，為什麼這些機器不能思想？

線也在研究製造一個數學機關的可能性，從他們抱贖「數學為邏輯的一種高級形式」的觀念看，可以猜想他們那個「機關」當不僅僅只能解決加減問題。

英國發明家查理斯·巴貝吉在這一方面從事一項最具雄心的計劃，他在一八三三年開始他的「分析機關」工作。這一機關預期可以接受特別指示而完成各種計算。

巴貝吉的機關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引起思想界激烈爭辯，這一哲理的論辯和今日的「思想機器對頭腦」的爭論如出一轍。在那個時候，拉夫萊思夫人會諷刺的寫道：「分析機關並不能創始任何東西……」，這也正是今天反 Cybernetics 人士所持同一論調。

巴貝吉從未能證實他的機關是否可以創始任何東西。甚至未等他的機器略具雛形，他已死去，這一件事就此擱置。到二次大戰早期，那時德國飛機對盟國海運做致命的打擊。美國政府開始向溫納沙教授提出奇特的請求：「我們需要一種機關，可以使海軍砲對來襲飛機瞄準。牠必需能夠計算飛機速度，預測牠的曲折航線，還要考慮風速以及船艦自身的搖擺和航速。總而言之，這個機關必需像熟練的高射砲手一樣——甚至得更好些。」

溫納着手工作，並且不久就完成一種理論，牠的重要

性至今尚未完全為人瞭解。這就是「回路」理論，或者稱之為機械控制機構。溫納認為像我們的肌肉的動作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牠並不是死板板的機械行動，相反的牠是靈活而在經常控制之中。當我們伸手去拿一支鉛筆時，我們的手臂並不像一個活塞或者一吊吊車那樣僵硬，牠動作非常靈活，對於速度，力量，方向都會加以照顧，還有如重力，鉛筆的位置，以及種種其他影響因素也都考慮在內。假如我們的手臂伸出過遠，這個回路機構就把它拉回一點。假如牠向右或向左過的多了，牠的方向也被加以修正，改回到正確路線。當我們要去拿的東西是靜止不動的，還沒有甚麼太大的問題。但是當牠是一個活動的目標時，我們的回路機構就開始高度活躍，對於手臂的動作，和移動目標的行動及時間隨時加以調整。一個獵人開槍打一隻飛翔中的野鴨子，或者一個高射砲手向來襲飛機射擊都是這樣。

應用某種方法，溫納終於把「回路」這一觀念應用到海軍槍砲的操縱機構上，這一成就使多少盟軍生命和多少萬噸盟國船隻免遭犧牲。

同時溫納的發明使機械計算機更進入一個新時代。如果說那些原有的機器已經顯示出驚人的人性，則溫納的「偶而會發生錯誤。甚至於可以使牠有時記憶不佳。」

「但是，」奧廷格又反面的加了一句，「這些東西裡並沒有任何奇蹟，或者說，要是有的話，也是人造的奇蹟。」

無論如何，這類電子機關的神奇能力已經燃起了世人們對牠的幻想。創先提出「機器或許可能產生某種形式思想」的溫納教授，已經成為「Cybernetics」的中心崇拜人物。「Cybernetics」這一名詞係溫納教授從希臘文詞中借來，原義為舵手，早在溫納應用此字以前，一位法國作家就曾用牠來形容一種政治控制系統。

在今天英國法國和意大利都有關於Cybernetics方面的論著發表。有一次當溫納因為工作過度到瑞士日內瓦休假的時候，他的醫生懷疑似的問他：「你是偉大的溫納教授，是嗎？」溫納過於疲倦未答話？僅僅點點頭。

醫生笑了：「您可否賞光給我們寫一篇關於這方面的文章？」

在巴黎，多米尼加會的都巴爾神父是「Cercle Cybernetique」的會長。我們詢問溫納教授在他心目中這種新學和宗教是否有所衝突。溫納沉思片刻：「當初希臘的畢德格拉斯發現他的三角定理時，曾以百牛犧牲，祭謝天地

回路」觀念更為「機械頭腦」開創一個新天地。

一位科學家造了一個機器可以從「迷宮」裡自己找路走出來。另外一位造了一個活動機器，面上裝了兩個光電管，能够尋找燈光並且跟踪前往和飛蛾投火一樣。克勞特·山農博士，拜爾電話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師，計劃製造一個機器能够下棋，同時他知道在英國至少有一個機器可以走很好的跳棋。

「但是，」懷疑思想機器理論的人反駁道，「所有這些機器都得聽命於控制牠的科學家而行事，牠們自己並不能獨立行動啊。」

於是一位名叫安東尼·奧廷格的年青聰異的數學家設計了一個小的計算機，名之為「艾迪沙克 (Adiaq)」。

他沙牠獨立記憶數字，他先將數字隨意送入機器，當艾迪沙克選了錯的數字時，奧廷格就按一個標有「罰」字的電鈕來懲罰牠，當牠選擇了對的數字時，就按一個「獎」的電鈕。不久，這個小艾迪沙克就不需要牠的主人幫忙或鼓勵，而能快樂的選出對的數字。

奧廷格一本正經的解釋他的工作：「艾迪沙克非常容易養成習慣，牠的反應和一個智慧的動物或兒童一樣——唯一例外，牠不會錯誤。為了更接近實況，我把牠裝置得

，以免遭神所忌。現在每當一個科學家發現些甚麼新東西時，所的牛都還不免股探失驚呢。」

「但是，」他繼續說下去，「宗沙的實質是不會受「Cybernetics」或者其他科學研究影響的。歸根結底，創世的中心神祕至今並未打破。」

他拉拉他的鬍子，做出一種玩世不恭的面容：「這使我想起菲烈烈大王和他的宮廷宣沙師的故事。每個禮拜天，菲烈烈王總送一個小紙條給收師，上面寫着指定宣講的題目。有一個禮拜天，國王開玩笑，遞給收師一個空白紙條。可憐的收師看看正面，哭傷着臉說道：「這一面沒有東西。」反過來看看反面：「這也沒有東西……」於是面對着國王莊重的說下去：「從空無所有，上帝創造出這一個世界……。」

「你知道，」溫納哈哈的笑說，「他講的一點不錯。」

「Cybernetics」也許解決不了創世的神祕，但是却可以在我們生活方面添了一個新問題，一個工業及公積方面的革命問題。

羅素在預言未來五十年的新進步時，最近曾寫道：「今天大多數需要人來做的事情，即將由機械代替。機械頭

腦正在迅速改善中，不久的將來，只有專家才能分辨出牠們與常人工作不同之處。假如我們相信諾伯·溫納博士的話，最多不過五十年，就會有裝備齊全的工廠，只使用一個人腦電線就夠了，其餘的事全由精妙的機關來擔任……這麼一來該沒有人事問題啦，如果我們再珍得牠們會去投票，連民主政治最後都可以運用裕如啦。」

儘管雷明頓·蘭德公司的「Uniac」在美國上次大選之夜曾被一家電視公司用來預測選舉結果，但是離機器會投票那還差得遠啦。不過毫無問題的在最近的將來，電子計算機就要進入工業領域。雷明頓已經有七部「Uniac」用於實際工作。其中有一部聯邦人口調查局在使用。其餘的幾部，有的在管理存貨記錄；有的在控制資產目錄和生產程序；有的在處理達萬人的工廠中擔任核算發放工資工作；有的在處理抵押放款帳務。

萬國商業機器公司比較更進一步，已有二百多部機器在外面。擔任的工作：有的替國防部物色技術人才；有的幫忙聯邦調查局追蹤罪犯。萬國商業機器公司的機械頭腦能够以每分鐘六百五十名的速度來檢查嫌疑犯的記錄，加以區分，擇選，並推斷。

這些「頭腦」對於我們的文化影響究竟如何？根據溫

納教授的看法，牠們可以使人類免除從事厭倦，刻板，單調的工作苦役，就像蒸汽機把人類從體力勞役中解放一樣。依艾肯教授的說法，計算機將可增加生產，提高生活水平，和增加就業機會。「電話就是一個好例子」他說，「當有了自動交換機後，人人都說接線女郎要失業了。可是今天的接線生人數比之以往任何時候都多。」

他們兩位——暫時拋開學術上的歧見——一致同意這一點，如果能够適當的運用，「電子頭腦」可能帶給人類經濟上的富足和生活上更多的餘裕。

「不過」，安東尼·奧廷格問道，「問題是在人們用他們新得到的餘裕來去進教堂呢，還是去打仗……」

——完——

譯自一九五三年一月份美國水星雜誌

靜默勝於滔滔

故哈佛大學教授，查理·柯發蘭，某次邀請幾位他的得意門生到他的住所裡。一位二年級的學生詢問道：「要學習談話的藝術該如何着手？」教授舉起了他的手，指說道：「我的孩子，你聽着！」靜默了一會兒之後，學生忍耐不住道：「先生，我在聽你講呢。」柯發蘭道：「談話的藝術盡在其中矣。」



揭發俄帝對於伊朗的陰謀

羣之

本文作者瓦雪凡夫 (Lev Varlicov) 係蘇聯經濟學家曾在伊朗住過六年。莫斯科經濟學院畢業，為俄帝少數經濟學者之一，任職俄帝財政部，二次大戰期間督導遠東區工業建設，曾在烏克蘭主持某兵工廠。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間奉命前往德黑蘭負責租借法案下假道伊朗運往蘇聯的物資接運工作。後又改任伊朗某蘇俄運輸公司主腦，在俄帝對伊朗間諜特務工作中貢獻殊多。至一九五〇年，瓦雪凡夫因特殊原故竟冒生命之險離開了伊朗前往西歐。現住美國。本文是瓦雪凡夫親自參與顧覆伊朗特務工作的全部經歷，彌足珍貴。

譯者附誌

爲了攫取中東豐富石油資源，蘇俄本無意訴諸戰爭。

克里姆林宮有一整套陰謀計劃，不假手戰爭來踏進這一塊土地。我知道得很清楚，因為我是參與這套計劃的製訂並在伊朗奉命付諸實施的一個人。

這套計劃確是值得大家深思與警惕的。俄帝一旦控制了中東，每一個美國人與每一個美國家庭都要受到很嚴重的威脅。在中東既有石油又有空軍基地，那個時候，俄帝

征服全球的企圖事實上已無敵手。

這等具有爆炸性的局勢原是瞬息萬變。但是，伊朗目前命運實可說千鈞一髮，對於民主國家確是舉足輕重呢！

早在一九四九年一月間駐在伊朗的最高級外交官們曾在德黑蘭蘇聯大使館內關上大門集合。我的上司塞得朱可夫 (Ivan V. Sachikov) 任主席，他至今還是蘇聯駐伊朗的大使。

「同志們，」塞得朱可夫說，「對於伊王沙(Shah)還得多下功夫，祇要他活着一天，伊朗是不會走向共產黨的。」

「那末他就應該死，」蘇聯總領事奧加納辛接着道。「我想他的確該死。」塞得朱可夫道。

然後謀殺沙的計劃就此詳密地訂定了。決定不用俄國人或伊朗共產黨徒去執行此項謀刺伊王的任務，因為這樣可能把大使館牽連到案中去。並且決定找尋一位最傾心國家主義的人，爲了沙愛好西方觀念因此恨他最甚。

此項陰謀計劃曾向莫斯科先行請示並蒙核准照辦，然後開始佈署。決定的日子是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同時又下令數百名非法的共產黨小組加緊準備擬在二月五日接管全伊朗。

暗殺者一雙戰慄的手

被雇用的兇手原是一名窮苦的印刷工人，終爲警察所擊斃。由於他在動手前，吸食過量的麻醉劑，當他袖出手鎗時，手有些發抖，子彈祇傷及沙的面頰，幸告無恙。塞得朱可夫遂發出緊急命令取消預定的暴動計劃。

這樣的恐怖政策確是克里姆林宮陰謀計劃中的一部份，其它的亦一樣的險毒。

疑地漸漸中了它的毒計。

任務艰巨

祇有美國的力量與周詳的對策始能粉碎俄帝的陰謀，解救伊朗於萬一。現在且讓我來詳述正在伊朗進行的俄帝征服中東的藍圖與方法。

塞得朱可夫大使，約摸有五十多歲的年紀，禿頭而態度倨傲。主持着此項計劃。他親自策劃間諜網以及在這塊古老情形複雜的國土上的顛覆活動。協助他工作的人數大約有四百人，全是蘇聯籍。

這四百名蘇聯人表面上是大使館職員，或是蘇聯貿易團的代表，或是伊朗俄國商號的雇員。但是，事實上却不然。

每一個人都在俄帝地下組織裡活動。事實上，我可以很肯定的說，今天每一個駐在蘇俄境外的俄帝外交官員和商人都是間諜。

甚至在德黑蘭開設「蘇伊醫院」的醫生亦不例外，當我住在德黑蘭的那段時間，這位醫生確實是間諜。他利用這醫院作爲間諜網的前鋒。

這批俄帝間諜與非法的伊朗共產黨徒通力合作，正在替克里姆林宮進行五點陰謀計劃。

我會爲此等計劃整整地工作了六年。在二次大戰末期我被派前往伊朗，我原以爲任務祇在處理租借法案下運往蘇聯的給養，後來我才明白並不這麼簡單。

「你的部份實職是在協助此間的地下組織，」塞得朱可夫大使對我說，同時他僅說了這一句話。我記得清清楚楚。

「我是經濟學家，不是間諜，」我答道。

「你務必依照我所告訴你的去做，」他輕蔑地呵斥道。我祇得照辦，因爲蘇聯的公民必須這麼做。如果他要違反，將被送入奴工營去受苦至死。

俄帝的計劃要點略如後：

克里姆林宮並不想把數百萬虔誠的回教徒變成共產黨。這手段太惡毒了。因爲他們不會接受仇恨上帝的馬克思主義的。

他們所做的要比這危險萬倍。在中東各國家裡日夜造成一種騷亂和不安，處處表示政府要垮台。同時再去挑撥回教徒中國家主義派人士的感情，使起而反對西方，當時機成熟時再讓紅色叛徒來奪取政權。

最可怕的是這種計劃居然獲得成功。這些中東國家無

甲、間諜與賣國者以滲透方法進入伊朗每一階層中去。

每年總有一百名以上的伊朗青年被走私出境，送入莫斯科東方人民大學秘密部門受訓，這件事伊朗政府從未知曉。並且，數百名蘇聯亞塞爾拜然人，他們原是俄國公民住在伊朗邊境以外，像貌與語言均與伊朗亞塞爾拜然人完全相同，與彼等一同入學。

當他們受訓結果的那一天，克里姆林宮立即把這批青年再偷運入境送回伊朗，其中包括亞塞爾拜然人及伊朗人。有些人便在伊朗各級學校裡找到了教師的職業，有些人進了軍隊，還有的入政府部門工作，尚有一部份人得到俄帝經濟資助開始在伊朗經營商業。

他們第一件任務便是當間諜，自然勝任愉快，塞得朱可夫某次曾這樣告訴過我：

「沒有一個人可以在這個國家裡呼吸生存而讓我不知道的。」

大批莫斯科受過訓練的人員滲透進伊朗軍隊的最高階層中去，這是另一事實。

多年以前，伊朗陸軍參謀長曾制訂了一種新式的秘密防守邊界的計劃。計劃完成未及二十四小時，俄國大使館早已獲得了一件抄本。

這些俄帝特工人員最重要任務為，在俄帝陰謀一旦獲逞時準備接收這個國家的每一部門。

我現在可以公開地說，這正是為什麼戰後俄帝可以那麼容易地在伊朗西北亞塞爾拜然省建立傀儡政權的原由。

隱藏在幕後的政府

當克里姆林宮決定攫取伊朗亞塞爾拜然石油區的特權已告成熟，便向塞得朱可夫大使發出電報，電報內容祇有一個字：「立即。」

塞得朱可夫已有超過五萬人的小組組織滿佈在該省區內。這個幕後政府已萬事俱備。如果不是聯合國採取適當壓力措置的話，無疑地此項陰謀會成功，伊朗數十億補石油資源會就此易手。

今天，這種幕後政府已滿佈伊朗全國，祇等克里姆林宮命令，準備接管伊朗全國。

乙、對伊朗官員實施賄賂恐嚇手段使其叛國。

根據我現有資料，俄國大使館曾每年化費百萬美元賄賂伊朗官員。我曾在大使館中看到此項秘密記錄。他們曾列出數百名警察首長，陸軍軍官，政府要員，會議議員，內閣官員的名字，他們均曾受賄替俄帝工作。

大使館且曾賄賂過一位首相。因為有一個時間俄帝想

這位警長勢非同意不可。他現在已閉口不問他所管轄區域內的俄帝間諜工作。

這種事例真是不勝枚舉。我並不是說大部份伊朗官員均中此項圈套。固然有許多忠實熱誠的伊朗政治家拒絕了俄帝的賄賂與威脅，但也不乏向彼等屈服的。

丙、破壞伊朗的經濟。

這是我的本行，我可以告訴大家上面給大使館職員的指令是怎樣的。

塞得朱可夫大使毫無顧忌地告訴我們，我們的任務是用各種可能方法去製造伊朗的經濟危機與騷亂。他且說，我們應該設法破壞這個政府與人民使每一個人對於現狀普遍感覺不滿。

其中有一件事我們是做到了。那便是壟斷伊朗的砂糖市場。經過中間人，俄帝的貿易代表團買到了三萬噸的砂糖，佔伊朗全部需要量的一半，並下令不在市場脫手，不久市面上店舖裏便買不到食糖了。

這代表團把糖囤積了數星期之久，直至到處是怨聲載道，才予拋售。同時在這段時間裡糖價大漲，貿易代表團因此賺了數百萬美元的利潤。

在伊朗股票交易所與風作浪又是俄帝的另一表演。俄

攫取伊朗北部油田的租借權而那位首相却反對此事。

大使館的商務參贊亞來格夫便為此去拜訪德黑蘭的一個商人，他是首相的好朋友。他們間的對話如後：

「為什麼首相反對此項租借？」亞來格夫問這位商人

「因為他覺得對伊朗是不利的，」那商人答道。

「這有什麼不同呢？」亞來格夫道。「請你轉告首相，如果他能支持這件租借案，我們願付給他二十萬美元。」

這位首相當然不致拒絕這麼多的錢，終於屈服了。

揭發陰私

如果賄賂不能生效，大使館便改用恐嚇威脅手段。俄帝特工人員經常在發掘伊朗要員們的陰私以便利利用。

曾有一位高級伊朗警察首長，向以清廉與反俄出名的。大使館多次設法去賄賂他迄鮮成效。後來，俄帝某特工發現這位警長的兒子曾在數年前某盜竊案中被牽連過，這警長並曾袒護他。雖然這孩子此後已改過自新，大使館的人便這樣告訴他：

「要末你跟我们一路，否則我們將公佈你與你兒子的全部事實。」

帝貿易代表團頭寸充裕，自可為所欲為。

一九四九年某一天清晨，商務參贊亞來格夫喚我去他的辦公室告訴我：「莫斯科方面深感伊朗漸趨安定，應設法予以打擊。」

「我們該如何呢？」我問。

「我們應製造一些恐慌才是，」他說道。

那天下午他開始大量拋售股票。市場價格因此慘跌，成千上萬的伊朗人破了產。

但是，俄帝對於伊朗經濟最嚴重的打擊則要推攔淺它的石油工業了。我在這裡首次公開這件事的內幕，俄帝對於阿巴但 (Abadan) 煉油廠的國有化策劃得最為成功。這是一座全球規模最大的煉油廠，所有權屬於一家英國公司，這是大家所熟知的。

我曾親自參與遠在一九四八年國有化運動的策劃。這完全是克里姆林宮的授意。「莫斯科方面主張，我人應在權力以內竭力設法把英國人逐出阿巴但，」塞得朱可夫大使這麼說並解釋其理由所在。

兩個目標

他所說的理由是這樣的：把英國逐出阿巴但對於俄帝的好處有二方面。第一，可使英國喪失所必需的石油資源

第二，對於伊朗的損失則無法計算，因為伊朗沒有技術人員可以維持這煉油廠正常開工。

塞得朱可夫所策劃的運動真可謂聰明之至。他先讓我們的宣傳員在伊朗人民間發動一種仇恨英國的心理，然後再下令政府中我方地下工作人員運用彼等影響力另組新閣支持國家主義派人士保證將英國逐出伊朗國境。

俄帝全部機構與人員都集中致力於這個運動。一九五一年四月起用莫沙德博士任首相也是工作中的一部份。並不是說莫沙德本人是共產黨。絕對不是，他痛恨共產黨。但是，俄帝組織知道他最痛恨英國，所以設法支持他。今天阿巴但煉油廠早已關門，同時伊朗經濟危機日甚一日，俄帝的陰謀不是很成功了嗎？

丁，企圖破壞伊朗的法律與社會秩序。

恐怖政策中，謀殺伊王沙以及一九五一年暗刺反俄首相瑞貴馬拉便是一例，暴動又是另外一面。

大家讀報都知道近年來德黑蘭與伊朗其它城市中的騷亂層出不窮。報紙上總是說，這些暴動都是由極端國家主義派人士所領導。但是，事實上大部份都是由蘇聯大使館所慎重策劃的，主持這件工作的是一個名叫鐵興可的，他原是俄帝秘密警察的老練官員。

這篇文章實際上是塔斯社記者梅迪也夫所寫，原是奉大使館宣傳部主任但尼沙夫之命。但尼沙夫爲了假借這位教授的姓名，給付酬金一萬美元。

宣傳小冊與傳單是大使館用以傳遞俄帝消息的另一法門。數量常在數百萬份以上，都是在大使館裡印刷的。

此外，還利用說夢者。今天在蘇聯境內，已有秘密學校專門訓練每一種宗夢的領袖。每年把蘇俄籍的亞塞爾拜然人均授以回夢夢義，當他們受訓完畢，再秘密送往伊朗。當這批回夢徒宣傳「蘇俄黨派陣線」時，對於伊朗回夢徒的影響力量自然要大得多。

克里姆林宮從未在宗夢領域內放棄任何機會。雖然基督徒在伊朗所佔人數極少，但是包括許多有影響力量的商人在內，克里姆林宮已能使他們在夢堂內亦作宣傳工作。

伊朗的希臘正教教會都在蘇聯亞美尼亞主教管轄之下，困難當然更少了。因爲主夢祇派共產黨牧師去伊朗傳教。爲了達成此項計劃所需費用至屬驚人。單在一年內大使館對於伊朗地下工作即會付出一億元美金。

那末這一筆錢從什麼地方來呢？大家一定會驚異，決不是從蘇聯匯來的。

有計劃的騷亂

鐵興可如果發覺某一騷亂對於蘇俄有利的話，他便決定對他的部屬發出指令在某日某地發動。在此項命令發出後，先在受俄帝津貼的報紙上開始煽動。然後預定的日子一到，便派出受過訓練的人員去街頭演講。

去年夏天，對歐西各國有好感的首相加浮滿(Chavan)便是這麼跨台的。暴民強迫伊王解除他的職務。

我曾看過這些暴動的計劃，計劃的周密有如作戰時的作戰計劃。

主要的作用使俄帝利用這些暴動來削弱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

戊、俄帝的宣傳不但澈底並且惡毒。

對於伊朗的報章雜誌，蘇俄大使館都予秘密津貼，有些伊朗頗有地位人士都被賄賂替俄帝作宣傳。不久以前，一位聞名的伊朗教授向以反共出名，在德黑蘭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攻擊美國的援外計劃，正是用以奴役伊朗人民的美國工具。這篇文章被譽爲「伊朗反美情緒最忠實」的表示。

一萬元美金酬勞

克里姆林宮堅持着一個原則，每一位蘇聯駐外大使對於他的間諜組織所需費用，必需自籌。成績的好壞作爲大使考績的依據。

在伊朗，款項的來源主要靠走私。紅寶石，青玉，以及其它珠寶利用外交官身份走私進來。既不需納關稅，出售後大使館獲利自然很可觀。

戰時，大使館另有妙法賺錢。獲得克里姆林宮的特許，把美國運給蘇聯的租借法案下物資在伊朗市場上以黑市出售。

上千套汽車輪胎原是運往蘇聯供紅軍與納粹作戰之用的，其中大部份迄未到達紅軍之手。我可以指證，大使館便在伊朗以黑市價格把它們賣了。

獲利很驚人。截至德國投降之日爲止，價值五百萬美元的美國輪胎售得九千八百萬美元。

散佈紛亂

究竟俄帝在伊朗的陰謀計劃成功到何等地步。

俄帝的陰謀在整個中東地區證明很有成效。我曾先後與在敘利亞，伊拉克和埃及的俄帝特工人員詳談過。他們曾告訴我，現在正進行中的工作，尤其在散佈紛亂這一點上最著成效。

那末可有什麼對策呢？許多美國政府官員時常問起這個問題。

我的看法尚有可為。中東地區的國家尙可自俄帝魔掌手中拯救過來，可以採取四種步驟：

(一) 美國的經濟援助應以立即提高中東地區人民的生活與教育水準為目標。如果這些人民挨餓，患病，而又無知識，共產黨的宣傳必定會奏效。我想這固是一種久遠之計，但是最要緊的是在使人民對於將來存有希望。

(二) 一種集中的包羅萬象的新聞宣傳運動應予加強，以打擊俄帝的無盡謊言。

(三) 美國的國外特工機構應竭力曝露俄帝的各項惡毒的陰謀活動。

(四) 最重要的一點是美國應該支持整個中東地區人民的合法願望與抱負，使帝國主義式的開拓政策——政治的與經濟的早日中止。

時不我待，應早日把俄帝逐出中東地區。

(完)

譯自 This Week Magazine



中東

防務

一、混亂的中東

過去行旅艱難，我們現在稱作「中東」的地方，那時候都叫「近東」。事實上，連緬甸以西的亞州一帶都更是近東，但到現在噴氣時代，「近東」這名詞已不復存在，所謂「中東」的界限也伸展到歐洲邊沿上了。這就是說人文地理在支配着自然地理呢。

第一次大戰以前，除了波斯（即伊朗）之外，中東這些

作者哈德氏為英國名戰論家，曾參予第一次大戰，著有關於戰事科學書籍卅餘冊，曾任每日電訊與倫敦泰晤士報隨軍記者，及大英百科全書軍事學編輯等。

被遺忘的失敗

他曾經空擊出局一千三百三十次。在棒球的歷史上也算是一個空前的飯桶紀錄了。但我們所知道的貝比羅斯，却是保持擊全壘七百十四次的英雄，他的七百十四次的成功，完全掩蓋了一千三百三十次的失敗。

賽·楊 Cy Young 或許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棒球投手，他曾經積有五百一十次勝利的輝煌紀錄——從沒有受到被打破的威脅過。但一般人却忘記了楊事實上所輸過的比賽幾乎和贏的次數一樣多。

他是歷史上最失敗的人中間的一個。時常在做實驗，却時常失敗。但我們從不以為他是失敗的，他就是湯麥斯·愛迪生。

在納色息底堡 Fort Mifflin，法國與印第安人的戰爭中，一個年青的美國軍官向敵人投降了。但喬治華盛頓却從未想到過是一個會向法國人投降的人。失敗與成功併在一起時，失敗就顯得渺不足道，人們的眼睛是祇認識成功的。成功是一輪烈日，它的光輝使所有失敗的暗影隱退了。

面面觀

B. H. Lintel Hart 原著
玲 譯

地方本來都屬於土耳其帝國，但因其國都設在巴斯波拉斯 (Bosporus) 海峽的歐洲邊緣上的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 即今伊斯坦堡 Istanbul)，所以稱其國土謂近東；似甚恰當。那時候阿刺伯國家都是世世相傳，以極少軍隊，與世隔絕，過着安靜而有秩序的生活。

到了一九一四年，土耳其人為了害怕蘇俄，突然和英國斷絕傳統的聯繫，投向德意志懷抱，於是當一九一八年土耳其帝國被英人攻破之後，這地區上阿刺伯國家遂紛紛要求獨立，她們的獨立是根據威爾遜總統的「民族自決」原則，但實際上仍多多少少要靠英法支持，而這兩大國由於戰後疲敝，政策又時時不能一致，所以這些新興獨立國家，先天就是不健全的。

這就是說土耳其帝國的崩潰，造成了中東地區的真空

狀態，尤其當蘇俄共產主義政府崛起，中東國家相形之下更顯得萎弱，等到第二次大戰以後，英法漸次沒落，問題就發生了。

記得戰後路透社曾與筆者討論下次戰爭可能發生地點的問題，有照片是當筆者經一番思索之後，用手指着面前地球儀上一「韓國」地方時所稱，四年之後，韓戰爆發時，這照片會流傳很廣；一九四八年又有記者問起三大大戰可能觸發的地點，筆者仍指出可能第一是在韓國，第二是在伊朗；希望這次預言，不要像上次那樣懸險，但眼看中東的局勢却是越來越惡化了。

回溯六年前，伊朗國王採取一項驚人的堅強行動，推翻設在伊朗邊省亞塞爾拜然 (Azerbaijan)，由蘇俄導演的伊共傀儡政府，同時又在國內撲滅極左派也就是蘇俄第五縱隊的杜德黨 (Tudeh Party)，意外地，蘇俄對於那次打擊却容忍着，一直等到一九五〇年蘇伊新貿易協定簽訂，兩國重修舊好，才使這緊張空氣在表面上稍為鬆弛，不過從那時起，蘇俄湧進的貨物，雖為貧窮的伊朗人民所歡迎，而和它同時輸入的蘇俄宣傳品却使杜德黨復活，其黨魁徒衆也都從容出獄了。

要說，使伊共復活的，還是伊朗的許多保守主義者和

於歐洲，和保加利亞及希臘交界，最容易受到蘇俄及其巴爾幹半島上的附庸國的侵襲；但其東隣位於中東方面，和蘇俄的高加索及伊朗相銜接，在戰略上又最可利用作反攻據點，却是很重要的。

布帥在一九五〇關明美國對外政策時說過，美國無意從事在全球各地同時作戰，他的意思自然針對這些可能發生內戰的土耳其，伊朗等地而言，以後美國政策雖一再修訂過，但當韓戰牽制住大量美國軍力的時候，不可能再有多餘兵力援助國外其他地區。

中東這付重擔，自法國從敘利亞、黎巴嫩兩國撤退之後，就由極有限的英國兵力負起；不過再想像若英國自己本土——英格蘭受到致命攻擊時，能否有力量保衛其國外據點，却很有疑問的。

在這些各種不利情勢之下，我們再檢討一下，中東地區的重要性真如我們想像那麼重要嗎？

二、中東的價值

這問題要分兩方面來講，一是軍事方面，另一是經濟方面。在軍事方面又可分作保衛性和進攻性；先以保衛性來說，中東被認為最重要的一環，就是通到印度和遠東方

地主等財閥，他們為了反對伊王和首相羅沙嗎 (Rasam) 將軍推行的新政，同時極端國家主義者也為爭奪石油國有政策以及廢除與英屬石油公司訂立開發石油的協定，遂不惜與杜德黨携手，共同推翻當時政權；當然，促成這局勢，那些眼光短近，唯利是圖的英國人，也不能辭其咎。

接着羅沙嗎將軍遇刺，伊朗局勢乃加速惡化，因為羅將軍一心在覓取能夠對國內採取中間路線，對國際間則採取中立化的政策，所以羅氏遇刺之後，極端國家主義者莫沙德乃順利取得政權，執行其反英政策。他的政策雖得到群眾的贊助，然也使其國民忽視了令人痛心的社會腐化狀態，所以說莫氏成功地將英人趕走，但並沒有帶給伊朗真正的安定，而就在這混亂環境中，伊共靠國家主義派成長起來，替蘇俄在工作。

因為伊朗邊境緊接蘇聯，所以國勢衰弱就更顯得危急，同時一旦伊朗有失，在她背後的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外約旦，以色列及沙地阿刺伯等國家就失去屏障，甚至更在後面的埃及和巴基斯坦也要受到影響。

所幸這地區的左邊還有個強者——土耳其。國土跨越亞兩洲，在地理上或戰略上都具有雙層作用；它的西疆位

面去的蘇伊士運河，若就進攻性來說，不論由空中或地面，中東都是可以用作攻擊蘇聯戰略物資生產中心烏拉爾 (Ural) 工業區及高加索 (Caucasus) 油出的基地。經濟方面則偏重於伊拉克、伊朗南部及沙地阿刺伯一帶的油田，油井最大多數是在波斯灣一帶，另外多集中在伊拉克北部靠近土耳其，伊朗邊境地方。

現在先說防禦性，在英國未掃足中東，以及本區油田尚未發現以前，蘇伊士通道已被目為英國通到東方去的主要路線，從運河開鑿之後，其重要性自然更為顯著，許多政治家及軍事領袖們都屢次稱它作大英帝國的生命線。

但是回溯上次大戰，當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三年間，同盟國會被迫放棄過這條由地中海經蘇伊士運河的正常航路，而採取繞道好望角路線，那時候就是運到埃及去的軍隊或給養也都是繞路，那要所指出「生命線」在這三年戰爭中作如何解釋呢？這就是說我們都太主觀，沒有好好考慮過。

應當說好望角路線是「主要的」，而蘇伊士運河航路為「較有經濟價值的」才較恰當，若再仔細想想，好望角路線對英國也不是「主要的」的，英國真正的屏障是西歐地方；中東對英國主要之處，是指保衛大英帝國領土而言，

不過在目前，像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等英國自治領，都要仰仗美國代為維持的情勢之下，這點已不值得考慮了。

第二方面是從一旦和蘇俄進行戰爭，要從中東地方進攻的作用來說，守住中東作為跳板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中東最靠近蘇俄經濟中心的背面，從西歐沒有任何一處可以像這裡能一下就摧毀蘇俄作戰力量的。問題就在於戰爭初期，能否保得住中東，或其重要據點，因為我們知道在現代化戰爭中，任何能用以進攻的據點，都必須兼具安全性和有發動性能力的才行。

其次，說到中東的經濟重要性，最重要就是石油了，最近伊朗油田關閉後，一般人所體驗到的影響也不及我們想像的那麼重要，中東油田的總產量佔全世界百分之四十分，而其產量僅是全世界產量百分之廿，何況在不得已情勢下，或由於經濟上關係，西方國家儘可從南北美取得石油供應，更何況原子能將來也許可以取代油料，所以可以說失去中東油田僅造成困難，而不是要害。

三、中東實力

接着第二個重要問題是中東能否保得住？這裡先要權衡一下當地的實力。伊朗在最前線，她的地位也是中東其

他國家的門戶，伊朗邊界都是山地，而且向南伸展很深，是防禦上最有利條件，可惜她兵力不夠。她號稱有十師以上兵力，但實力都很低而且配備不足，過去雖曾由美國等方面得到少量裝配和訓練的援助，而真正配備完整的恐怕只有兩師人，與她國土相較，顯得太弱小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只有利用破壞山地公路辦法，以阻擋蘇俄來攻，不過也要有整套計劃和設備才行。伊朗能否辦得到，很有疑問。

伊朗政府官員說過，除非外來援助能在開戰最初數日內大量湧到，否則蘇俄可以在一星期內輕取伊朗。

伊朗的後面是伊拉克，她的軍隊不及三萬人，等於二師多點三師不到的人數，其中一師人駐在北部山地，守着通伊朗孔道，其他則散駐在平原區內。

蘇俄攻取伊拉克可能從亞塞爾拜然，經路灣道 (Rowanduz) 和克庫克 (Kirkuk) 侵入，因為這是最近便的一條道路，只要穿過伊朗境內一百多哩，就可以到達伊拉克邊境，蘇俄可能用傘兵打開這條通道，要是蘇俄先佔領伊朗，則沿路灣道到波斯灣六百哩長疆界上，處處都可以進兵，雖說這帶地方多半都屬山地，但伊拉克南部是裝甲部隊最理想用兵之地，在伊拉克又沒有坦克車，蘇俄佔領山地

通道之後，便可長驅直入了。

伊拉克西邊是敘利亞，軍力只約一萬人，其中除一旅機械化部隊外，餘均無足道，以前雖由法國補給到一些新式武器，因為保養不良，損害率又大，不能發生什麼作用，敘利亞可以抵擋敵人攻勢，就只有東邊那一大片沙漠地帶，而北邊挨着土耳其，也是個屏障。

敘利亞背後，在地中海邊上的是黎巴嫩，只有五千名軍隊，全是法式裝備，這些微弱兵力實無法防守自己疆界。

敘利亞南邊是外約旦，她東西兩面國界比較窄短，不過她擁有一枝受過良好訓練與配備的軍隊，算是阿刺伯國家裡最能打仗的隊伍了；人數雖不比敘利亞多，實力則比較強，她已組織了一個小規模的師，兵力還在加強中。

敘利亞和外約旦的南邊是沙地阿刺伯，沙地王的國土在地圖上比任何一其他中東國家都大，而其中大部份又是沙漠地帶，開發時雖是一層障礙，防守上却是極大的屏障，她在一九四七年就已經有一萬名裝甲部隊，都是經英國軍事顧問訓練的，這些在流動性戰爭時，很能發生作用，因為蘇俄可能從波斯灣方面侵入阿刺伯，以奪取新開發的油田。

據一般地說，中東地區武力，除土耳其外，就算埃及了，她軍隊約為八萬人至十萬人，還計劃再成立兩個裝甲師，不過到現在為止，也只完成了核心的組織，主要裝備為薛曼式坦克車，也有少量從英國購來其他戰後的新型戰車，空軍也有少數噴射機，埃及從侵略以色列失敗之後，對其軍隊組織和訓練曾作過徹底檢討，不過要重新建立堅強信念，自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國內政治的腐化份子太多。

相反地，以色列軍隊自從一九四八年抵得住阿刺伯國家聯軍後，就顯見得素質優良，鬥志堅定，再配以勇敢，敏慧，受過高等教育的軍事領袖，其能力在中東是無出其右的，以色列的缺憾就是沒有新式武器，她在戰爭結束時共有一萬二千名軍隊，復員之後只保存四分之一數量，和四個機械旅，不過在動員之後，短期內可增加三倍到四倍人數，現在若是全面動員，可能達到一九四八年的二倍人數。

以色列和其周圍阿刺伯國家間的緊張狀態，是中東聯合力量的一層障礙，不過相反的，也含有刺激作用。

所以經過一番實力檢討之後，這些中東地區國家實在都無法單獨抵禦蘇俄侵略的。

那麼要怎樣加強中東防務呢？駐在中東軍隊只有英國兩師兵，還都在老遠地區，要經過許多不可靠的據點，才能抵達，法國本來在敘利亞和黎巴嫩是有一部份兵力的，但自從這兩國獨立後，就都撤走了，美國在中東只有少數軍事顧問而無軍隊。

要希望在最近將來直接增加中東軍力，似不簡單，英軍若要增防，勢必影響其在遠東和西歐的防衛力量，而美國常備戰不結束，總也無兵可調，所以只有希望利用空軍，和破壞山地公路阻礙蘇俄侵領，再圖後援。

英國在中東有不少空軍基地，主要在靠近巴格達 (Bagdad) 的海巴尼亞 (Habbaniyah)，外約旦的馬法克 (Mafrag) 和蘇伊士運河區等地，美國在沙地阿刺伯，阿刺伯灣西邊德赫蘭 (Dhahran)，也有強大空軍基地，另外在靠近波里 (Tripoli) 並計劃建設幾處備長距離轟炸機用的基地，中東的空軍實力很有限，同時基地若太接近前方，如沒有地面部隊的拱衛，也更不安全的。

四、土耳其——中東的樞紐

了解中東實際狀況之後，我們再回到前面說過中東樞紐的土耳其；她的軍隊在上次大戰就已證明為能征善戰，

觀，另一方面，若土耳其能將其南部一帶空軍基地，供美國使用，則對於空運工作是極有幫助的。

五、結論

根據以上觀察，可以得個結論，直接防守中東的可能性很少，只有寄望在間接的防衛。

蘇俄可能會很快進到中東的腹心，不過在不易生存的沙漠地帶，要維持大軍的給養，必定會遭遇許多困難，我們要儘量利用這點優勢，堅守住海岸區，尤其是地中海方面，使蘇俄陷入沙漠的袋形陣地，跟上次大戰北非的戰略一樣。那麼當地兵力必須加強，援軍要及時趕到，輕裝甲師，最好是能空運的隊伍，特別有用。

本來在戰略上，對付強敵，使用流動性機械化隊伍比堅守某一據點為有利；因為人數多的一邊，前進越深，交通線也越長，結果也就越不利。

這樣若調度得宜，不但可以抵住蘇俄對中東的侵略，同時還可造成對蘇俄重要軍火工業中心施予戰略轟炸的威脅，當然能否抵阻蘇俄對中東地區的進攻，還沒有十分把握，但其在戰略上的價值已如上述，何況濫用原子彈也許要招致更不幸的反作用時，中東的防務應當更加強才是。

譯自 Harper's Magazine April-1953

最近參予韓戰的表現，更贏得譽世讚譽，實力也超過中東其他國家，常備軍有廿八萬人，短期內即可動員一倍人數，總動員時可以達到二百萬人。

她的主要缺點是沒有機械化部隊和新式武器，陸軍方面在美國援助之下已改進很多，當一九四〇年美軍顧問團剛展開工作時，她本已有軍隊五十萬人，可編成四十五師，但為求實起見，經改編後為廿八萬人，包括十八個步兵師（其中十二師為新式裝備），三個騎兵師和六個裝甲兵師，共擁有薛曼式坦克車四百輛。

據美國顧問團說，土耳其軍隊除了設備不夠精良之外，還有個更大的缺點是缺乏一般技術常識，因為軍隊裡有百分之八十都是文盲，在學習使用新式配備時，技術上困難很多，現在也正努力改善中。

經過美軍裝備援助和技術人員訓練之後，土耳其實力已顯見增進，以她那支勇敢善戰的軍隊，守住東部山地當無問題，就是西部海岸線及巴爾幹接界地方，防衛力還薄弱，所以除非美軍繼續加強訓練人員以及增援設備，則土耳其軍隊也只能保衛住其本國國土。

不過，假使土耳其能有力派兵協助其比鄰伊朗共同防禦蘇俄從高加索方面的攻勢，則整個中東戰局將大為改

男 女 之 間

★我認為男女之間真正的區別是他們吃苦的方式，女人不論在肉體或精神方面都學得了如何受苦。但男人却始終要反抗和掙扎。而掙扎使他衰弱，最後終於被擊敗，但苦難從不能減弱和擊敗一個女人。苦難變成了她的一部份，它使她更接近了生活。對於男人它就兩樣，它使他接近死亡。——菲得列·發洛可希

★當女人不在戀愛一個男人的時候，她保有相當的道德觀念。但當她在愛着這個人時，道德觀念就絕少了。男人則正好相反。假如他不愛這個女人，他是決不在乎的，假使他愛了，他就要苛求一種祇有天使才够資格的道德標準。——馬克·李特

★女人對未來煩惱，直到她找到一個丈夫，男人則對未來永不會煩惱，直到他有了妻子。——婦女家庭良伴月刊

★假使一個男人做了一件愚笨的錯事，別的男人說：「那個傢伙多笨啊！」但一個女人做了一件錯事時，男人就會說：「女人是多笨啊！」——傑克遜



你可以作你情的主宰，而不為心情所犧牲。

控制你的情緒

仲圭譯

有些日子。就像整個世界都和你作對似的，鬧鐘到時候沒有響；早餐的咖啡冰冷；車又未能趕上，原因是你的鞋跟也許正被人行道上的磚格子給夾住了，最後當你趕往辦公室時——自然晚了——電梯的門却又當着你的面，砰然一聲關上。

如果你有了那麼一個開始，那一天便算是註定了！你的上司好像很易觸怒，你的工作也是徒勞無益，甚至打電話號碼也常常撥錯。當晚，你回到家裡時，你一定感到萬分不痛快。

你會覺得驚異嗎？當你明白了這些不幸，都是由於你自己所造成，而且在這樣的一段時期裡，對你或對別人，都是危險的呢。

原因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情緒的鐘存在，一種高潮與低潮的繼續的韻律，它決定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態度。做妻子的必要等待她丈夫情緒良好的時候，才做特別的請求，乃是本能地遵守了這個道理。一個有辦事經驗的人，要選擇適當的時間，去做重要的拜訪，正也完全一樣。事實上，每個人都受這個神秘的內在變化的感應。雖

然從沒醫學的解釋，而現在，經賓夕法尼亞大學赫爾西博士（Dr. Rexford Hersey）廿年來的研究，我們已有正確的科學知識，去解釋這種情緒的周期變化，它為甚麼產生，和對你有甚麼意義。

赫爾西博士，著名心理學家及工業管理權威，開始是研究一群鐵路修理廠的工人。他想要知道在何種情況下，工人們能够工作得最好，並且對他們的工作，感到最滿足。

每天都和他們作數次談話，並把談話所得分別列表記錄。之後，他很驚奇地發現，他們的感情在一天之內都可有變化——像感到疲倦，或者對工作失却耐性——但他們却有持久的情緒，那是不受環境影響的。這些情緒的起伏，對每個人都成一種規則的圖形，並且經個把月後，這些圖形又會重覆。

再擴展他的研究工作到別的工業工人時，這位心理學家發現，每一個人在他一生中，都經歷一種循環的情緒周期——那是不太受外來事件的影響的。

這種周期的期間間隔，對每個人都是不同的。年青人則常是較短的——從一個高潮經過中間的低潮，到另一個高潮，平均二至三週。當我們年歲較長，性情比較穩定，而

且較能自制時，這個周期，也便隨之增長。有些人是七至八週，但大多數約為五週左右。

換言之，你今天一覺醒來，如覺得充滿自信，充滿友誼，並覺得萬事俱佳，那麼在約摸五個星期後，——即循環的情緒周期——你將會重有這麼一種得意的感覺。

赫爾西博士首次觀察工人時，發現有一個工人，當他的低潮時期總是極為沮喪。但是其後的一個月裡，不論他生活上有甚麼變化，他都像小孩子一樣地快樂。再差不多五個星期，便又重演一次。

赫爾西博士指出，在我們的高度文明裡，有一些法則與規章穿插於我們錯綜的感情之中。並且在生命的泰半時期，我們是快樂多於抑鬱。

平均來說，正常成人的周期包含一個連續約一週或較久的極高潮時期，另約摸兩週半中情緒甚佳，再幾天平平，最後是低潮的痛苦狀態，約摸三至四天。

是甚麼變化操縱着這些神秘的周期呢？為了要覺得答案，赫爾西博士開始先研究他自己本身。整整一年又半，他每週都從事一次嚴格的體格檢查；以後更擴及他人。他發現產生身體化學變化的器官本身，都有其自己的

周期，同時它並為你儲備精力。這種精力即使你感到有無限活力。你變得非常活躍好動，直至將所有儲備的精力用盡。在你的器官能够再生產以前，你開始感到疲勞——低潮。你的活動也就逐漸慢下來。

這一段時期便是身體內部正在努力於新的儲備的時期。你在這個時期所感到的，也正是一種危險的訊號！如果你今天一大早做事便覺得不對勁，你就應該自知檢點了。「你可將這種情緒的低潮，當作爲保護你自己的自然的安排，」赫爾西博士說，「這種心情的變化，乃用來作爲一種平衡，使你不至於跑得太快，變得疲勞而導致疾病。情緒的低潮的產生迫使你在到達危險點之前，便將速度減慢。」

雖然生理的循環周期平均比情緒的循環周期，略長一至二週，一年中差不多仍有四次，二者的低潮却恰相吻合。那個時期乃是最危險的時期，你可以察覺它，因爲在那個時期內，你比平常較易激動——或是極度抑鬱，或者對事輕率，就像要飛出了窠似的。

醫學上的試驗亦可顯示情緒的高低。新陳代謝數字，血球數量及生理周期，都可指出你情緒周期的曲線。當你在情緒較好時，你復原的能力是顯著的迅速，傷

沒有一個圖形是可以適合於每一個人的，因爲每個人情緒的表示都不相同。如果你逐日記錄自己情緒的高潮與低潮，連續數月直到你已經得出你自己的周期，你將能發現兩點。

你可以作你心情的主宰，而不爲心情所犧牲；同時，使你感到最大痛苦的一切煩惱，都可能完全是想像的。

了解他們自己的情緒的人，赫爾西博士發現，都能變得沉着，極易控制自己並控制別人。他們知道情緒的低潮時期是正常的，便把那個時期要做的事，讓一步給較好的時期。

但這也並非在說你必須委命於那循環不斷的抑鬱時期。而是說，在這個時期內你極易流於悲觀，但這並非必需的。同時你可以下列的方法來幫助你自己：

(一) 飲食應小心，睡眠應充足。

(二) 尋求景色與活動的改變——如公園中散步，海灘旅行，球類運動等。它可以使你心情鬆弛。

(三) 事先熟思你的工作，以便你能够把創造性的工作安排在你的高潮時期，並擱置一些易爲的工作，在這體力較差的時期。

(四) 克制自己，不要擔任含有危險的活動，如果可

風感冒等疾病很快的便能痊癒。你同樣的可以輕鬆地承受並克服失望及其他煩惱。但當你正在你周期的低潮時，很微末的不滿意事，亦會深深地影響你。

無論如何，你如欲了解你自己，這種情緒的低潮對你却是有益的。在這段時期內，有些事你可以做得比其他的任何時期都要好一點。你顯得謹慎，你可以發覺錯誤，並計劃改進。那是一個探索與閉門思過的時期，同時在那個時期內你所作的計劃，必能助你有更大的成就於來日。

「低潮易使你校正對人生的過份高傲的態度所發生的錯誤和漫不經意，」赫爾西博士說，「一個未曾經驗過情緒的低潮的人，能否在世界上有所成就，不論他能力如何，那確是大有問題的。」

但是當要做一種需要活力，心思，機智及惹人喜愛的感情時，——像推銷貨物，勸說，勸導或募集慈善捐款——在你情緒良好的時期去做，必可期事半功倍；因爲當此時，你精力充沛，深具自信，並雄心勃勃。你常可把堆積數週的瑣事一氣呵成，同時對異性的需求也較迫切。

但是極端的興高彩烈，也有其不利之處。一個精力過份充沛的人每易漫不經心。他可以做得快一點，但由於他極易高估他自所能做的，而招致危險。

以延擱。

(五) 不要咒咒命運，而要正視現實。

十五世紀時，先哲凱庇士(Thomas A. Kempis)曾經說過：「要在精神上解放，澈底的主宰你自己。萬物都供你驅使；而你應當做你行動的主和統制者，而不是一個奴隸和僱役。」

沒有再像你的情緒那樣的暴虐可以役使你的了——但你仍有力量去解救你自己。

(摘譯自五月份皇冠雜誌)

蚊子的話

一隻蚊子對他的同伴說：「讓我們來釘那傢伙的梢，找點什麼喝喝。」

實驗保姆

瓊斯太太爲她的孫女兒登報招聘保姆，有人前來應徵，瓊斯太太嘗試以育嬰之法。

「你如何測知浴水的溫度。」她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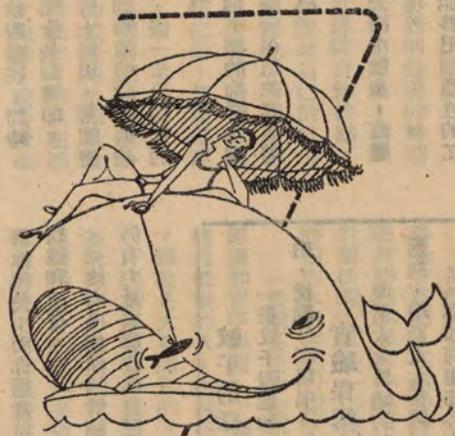
應徵者說：「我祇要把孩子放在水裡，假如她週身變紅，水就太燙，如皮膚發青，水就太冷，萬一全身都泡白了，那麼她真需要洗一個澡了。」

潛海探奇錄

海怪與鯊魚

J. Y. Cousteau 等原著

桐聲節譯



一九三六年後，高斯狄船長 (Captain J. Y. Cousteau)，一個法國海軍軍官，即已從事潛海生涯。起先，僅藉福禮士面罩 (Ferne Goggles) 之助，後來

，双脚上繫上橡皮鱗；一九四三年後，再添加了所謂「水肺」(Cavalung)，一種由高斯

狄參與其事而發明的潛水設備

。水肺是一種在水裡供應氧氣

的東西，包括幾個負在背上的

壓縮空氣筒，空氣自筒中放出

，經過調節器和兩根氣管，進

入了口罩，再自此處通入海水

，形成一連串的氣泡。潛水的

人，應用此種設備，可像魚一

樣，自由自在地在海底活動。

高斯狄與杜馬斯，泰里士諸人，曾在很深的海水裏，探查和研究海底世界。

本文是他們親眼目睹各種海中巨魚和鯊魚的記錄。使我們對傳聞中可怕的海中動

物，有了真實的認識。

(一)

捕魚是人類最早的行業之一；魚的故事也很早就載入了稗史野乘。詩人墨客對海底的迷信，一直流傳迄今。現在，報章雜誌仍免不了刊登虛構的海怪故事。

自從一世紀前，出現戴着頭盔的潛水夫後，稗官野史的記載，到達戲劇性的高潮。一個人類中的英雄，潛入海底，與怪物搏鬥，令人驚心動魄。這種兇狠的戰爭，曾為岸上的旁觀者，為文予以描摹。而戴着頭盔的潛夫，其孤獨和堅苦的海底生涯，即很少為野史所提及和讚揚。戴盔潛夫，囚困於頭盔之內，在一片混濁的污穢海港和運河之中工作。供氣管起了擾動，不知是遇上大烏賊，還是纏上了鏽敗的樁槓，心中一團狐疑，怔忡不安。

現在，一個裸體的人，泳游於海，潛離於其他生物之間，相與觀察認識，並予照像記錄，因此，他的冒險，結束了自古相沿的迷信。

除開海蛇，傳說中的海中強徒惡棍，尚有鯊魚，章魚 (Octopi)，鰐鱷 (Congers)，木雷魚 (Morays)，有刺鰐魚 (Stingrays)，魮魚 (Mantas)，大烏賊 (Squids)，和大梭魚 (Barracudas)。除去大烏賊 (它們經

常處於我們不能到達的深海)，這些東西，我們統統見識過了。

章魚之所以聲名狼藉，主要應由維克都·雨果負責。他的著作『海中苦力』一書，描述着牠如何捕食活人，將牠說得兇猛橫蠻，可怕之極。我們首次潛水時，對於章魚，懷着極大戒心。但是遇到幾次章魚後，我們覺得「吸飲活人」的傳說，是由旁觀者看到章魚可怖外形而引起的想像，並不是人與章魚正面碰頭時的實際情形。

我們有無數機會，作為章魚的奠祭。首先，我們戰戰兢兢，不敢碰上岩石膠滑的表面，和各種動物。但是，手指尖兒，有時不聽調度，偶爾難免觸及活的章魚。我們看見海底和岩壁裏匍伏着無數章魚。有一天，杜馬斯將一頭章魚，從岩壁上拉下，他是很機靈警覺的，因他看見這頭章魚，體軀較小，看樣子不能將他拖走，所以纔敢動手。牠似乎膽子很小，顯然十分驚恐，竭力歪抗，結果，終算掙脫杜馬斯這四足怪物的纏料。牠用噴射推進，緩緩游開噴散出一股頗負盛名的墨汁。

很快地，我們找得了各種大小的頭足類動物。杜馬斯一變而為怪魚們的舞蹈導師。他會選中一個雅不願學的門

生，一手將牠斯文而緊緊地攔住，團團旋轉，誘使這動物跟隨着牠。章魚用盡方法，想掙脫逃避。這怕羞的動物，平時不願將吸盤指上人的皮膚。杜馬斯嘗試將觸足上的吸盤（著名的吸血處）纏繞在他自己的腕上，却被章魚拒絕了。後來，杜馬斯用力將吸盤緊壓在他裸露的臂上，雖然貼上了，一會兒，自行脫開，在皮膚上留下一個短暫的印痕。

章魚的移動方式有二：一是在堅硬的地上順利爬行；一是欲游。牠們游泳的方法是：頭部放平，朝後噴射水流，作中速推進，此時觸足長長地掛其後。杜馬斯可以很方便地捉住它，章魚放出幾個墨水瓶，然後背城借一，它突然沉入水底。杜馬斯密切注視這木然不動的生物，再度靠近它。杜馬斯把牠關得力盡精疲，章魚始終絕望的自地上竄起，搖動着觸足，依舊頑固地跌至水底。

此時，杜馬斯發覺牠願意跳舞了。他握住學生的脚，帶它跳了一陣子臨時杜撰的芭蕾舞。有些章魚，被作弄至此地步，神經麻木不仁，會仿效牠的一舉一動，然後將課程結束。當杜馬斯離去時，疲乏的章魚，伸展身體，鬆弛地休息着，眼望着牠飛上天去。我知道，這事聽來像是無稽之談，所以小心地攝了幾張活動影片，以為佐證。

章魚能够運用工具。牠如此機靈，是我以前所想不到。它能集合許多物質，造成一所房子；以岩石和磚，砌成牆和柱，證明牠不失為有腦筋的動物。

(二)

我們在距海下一百五十呎處，拜訪另外一種海中巨物。此處的海床，很是特別。初看上去，像是沙地；我們靠近它時，才知道是一片由奇特的圓石所鋪成的坦地，點綴着可愛的玫瑰色和紫紅色。此處有數堆亂石，裡面住着着節魚 (Mearns) 和岩魚，然而這片土地，是爲鰂魚所擁着。一大羣有刺鰂魚，鰂鰂魚和溜魚 (Skates)，平伏在小圓石上。當我們向牠們游去時，牠們翼尖着地，站立起來，準備逃走。待我們靠近時，它們成對浮起，四散奔逃。我們常有見它們成對兒游泳。但沒機會捉住一對，所以不能斷定牠們是否一對異性配偶。有一次，我看見一對有刺鰂魚，在海底酣睡。其中一個，驚醒過來，開始逃遁；又復猶豫不決，再回到同伴身旁，用翼將牠推醒，一同游開。

當我們靜靜地向這鰂魚王國滑行過去時，它們停留不動，滾溜着大而圓的眼球，嚴密地注視我們。身段較粗的

章魚的墨水，常爲報章雜誌過分渲染。我們因爲眼睛受着頭盔保護，故不能斷定它是否對眼睛有害。它對裸露的皮膚，沒有傷害；對經過它的魚類，似乎也無影響。那麼，究竟有何用處？我在紐約藝術博物院油畫部主管，章魚的忠實友人，西奧多·魯修處，得到答案；墨水是章魚的偽裝，逃避敵人的煙幕。其大小形狀，大約與施放者相若。

在布奎羅爾 (Porquerolles) 東北方平狹的海底，我們找得一個章魚城，我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科學書上的記載，並由自己的經驗知道，章魚都是生活在岩礁的縫隙裏的。我們在這兒，找到許多章魚的別墅，這不可否認地，是由章魚自己所建立的。

一間典型住宅：屋頂是一塊長二呎的石板，重約二十磅，一頭抬高五吋，用兩根門欄撐住，裡面的泥地，窪下五吋；在披屋的前方，用質和蠟的殼，石子，陶器碎片，海藻和海豚的殘骸碎屑，造成一道遮牆。一隻觸鬚自屋內伸出，繞在一塊疊石上。牠的黃鸚鵡似的眼，在牆後注視着我。當我靠近牠時，觸鬚立刻收入屋內。我將章魚的住宅，攝了張彩色照。

此項章魚行動的觀察，頗有價值，因爲由此可以證明

，是懷孕的雌性，牠們的懷孕時間頗長，似乎爲幼兒盡可能地準備謀生能力，以彌出生後，爲生活而奮鬥。我們對刺殺鰂魚，毫無興趣；殺戮牠們，簡單之至，毫無意思。在早些日子裡，我們用魚叉刺捕鰂魚。有一條鰂魚，在被拖上岸時，將我們怔住了；原來她是在沙灘上分娩起來了。泰里士拾起一條八吋長的幼鰂魚，將它歸回水裏。這條新生的嬰兒，整刺他一下，其力量一如成魚。

漁人們有時會被拖上了船的鰂魚弄傷，所以把這動物拖進船艙前，照例是把尾巴割去。被鰂魚刺過的傷口，往往感染開來。鰂魚的尾巴上有毒腺，而鋸齒形發的周緣，有厚厚一層黏液；沾在傷口上，極易培養病菌。

鰂魚對潛水者一無危險，它是不會攻擊人的。那著名的整刺，並不是攻擊的武器，而是被侵犯時，用來防衛的工具。牠的整刺，長在長僅六吋的尾巴底部。杜馬斯游泳在一條鰂魚的後面，將牠的尾巴捉住——這樣可保險不被刺着——鰂魚掙扎着，竭力想把牠的尾巴，自杜馬斯掌握中逃脫；此時，牠的整刺已不能揮動自如了。這種鋸齒形的武器，可以抵抗來自背後和上方的攻擊。出浴者如不意碰上鰂魚，很可能吃它一刺——只要這受到驚恐的動物——一動它的尾巴，他就得在醫院中，住上好幾星期。

在關於海底的傳說中，木雷鱧 (Moraeo) 是深水可怖的無類。牠像傳聞中的八尼章魚一樣，是深海寶藏的守衛者。漁人們恐懼木雷鱧是有事實根據的：在輪板上暴跳震動的木雷鱧，有時會咬噬任何遞至它嘴旁的東西。聰明的漁夫，在拖地上船前，就將牠的頭擊碎。羅馬史學家，曾描寫尼羅——羅馬的暴君——將奴隸投入吞養着木雷鱧的池裡；用人類活生生被吃食的景象，來取悅他的佞臣寵姬。這項暴行，不論是否真實，已給予木雷鱧一個永遠卸脫不了的惡名。想來，尼羅曾有計劃地將木雷鱧揆戰至極，以致這些動物饑不擇食了。

木雷鱧在海中，是不攻擊人的。它們遇到我們時，僅將頭及頸部，自穴中露出；它們看上去似乎是在十分恐懼。魚類除去用快速逃避，隱身煙幕以及各種武器作為護身的工具外，尚在利用心理學。木雷鱧也用兇惡的眼和赤裸的鱗，作為威嚇敵人的宣傳。其實，它們能够，而且也會，像山貓似的吻人的。木雷鱧常常可在破沈的船中找得，它們用蜥蜴般的眼睛，從由管子 and 樹桿築成的巢穴內，向外耽耽而視。啊，這正像你，我，或者一匹貓一樣的平淡無奇。它渴望不要被困擾，平安渡過一生；她是堅守門羅主義的動物。所以，對於不速之客的闖入，只好以咬來對

付。有一次，杜馬斯挑燈到岩礁上，捕捉龍蝦，被木雷鱧在指上咬了一口。被咬之處，是無關緊要的；隔了一夜，就可痊癒。翌日，傷口流了血，就重新合攏。杜馬斯說：「木雷鱧並不攻擊我，而是在我手上作警告：『請你滾出』」。被木雷鱧咬出的傷口，並不感染，也無毒性。

(三)

當我們在古代迦太基海港中，探索瞎摸期間，我們拜訪了海地特博士，他是散藍坡地方海洋研究所的主持人。他和他的太太，對突尼西亞的海中動物，有着熱烈的興趣。他勸我們去西地都德地方，看捕大鮪魚的巨網。這種網，在若干世紀前，創始於愛琴海；後來傳至突尼西亞。這是一種大孔眼和垂直懸掛的網。自岸上斜着向海裏延伸；在其末端，有四個像房子的小隔。在初夏產卵的季節裡，用來陪捕巨大的鮪魚。

大鮪魚是遷移不定的動物；有些動物學家相信着牠們是環遊世界，四海為家的。不論是在旅行，或者定居，牠們必定在產卵季節，靠近海岸，成羣地沿着海灘游泳。牠們老是用右眼朝着岸上航行。並不是海洋動物學者的阿里士多德，認為牠們的左眼是瞎的。這種說法，仍然盛行於網，那堪一擊，然而牠們，並不這麼做。阿拉伯人在水面，將網收得很高，此時，網底已隱隱在望。

至網籠收至原有一大時，氣氛更加激動和野蠻起來。這些巨魚，不停地游得更快，但仍未混亂。那些眼光，掃向我們，幾乎像人類似的，充滿了恐懼與張惶。及至網籠收到像起居室一樣大時，大鮪和鯉魚，發狂似的四散奔跑，秩序全亂。這些右眼視物的大鮪，度蜜月般的優遊心緒，已消失無遺，牠們已完全失却控制了。

將網用木柱釘牢。獵士發出宰殺命令；他舉起紅氈帽，朝被執死刑的魚羣致了敬。漁夫們用大魚叉向浮至水面的魚刺去，一條大鮪，需要五六人齊舉魚叉，同時刺入，始行就斃。小船在流着血，抽着筋的大鮪和鯉魚的丘陵內，搖撼震動不已。魚羣停止了掙扎，混身鮮血的漁夫們，跳入鮮紅的血水中，洗滌停當，罷手休息去了。

大梭魚對潛水夫一無危險。海底傳奇故事將它說得極為可怕，而照我看來，大梭魚之攻擊潛水夫，是一無根據的。為數極夥的巨大梭魚，在紅海中，曾從我們身旁經過。在地中海和赤道太平洋中，牠們亦無侵略姿態。

潛水夫應該規避的，不是大梭魚，而倒是其他一些真

地中海漁夫之間，大鮪魚在度蜜月時，以右側靠岸航行的特性，替牠們自己招來災禍。

當一羣大鮪魚碰上網罟時，牠們就沿網壁向左拐彎，筆直進入陷阱之中，阿拉伯漁夫，乘舟在網罟附近看守着，一待大鮪魚羣進入，即行將牠們趕入第二隔間，以便容納新來者。經過第三間，最後就是屠宰籠。我們到西地都往去拍殺魚的彩色照時，屠宰籠內有六十條大鮪魚和數百條鯉魚 (Bontio)。

此時，屠宰籠已拖靠岸。碼頭上站着身兼法師的主劊子手——獵士 (Rata)。他是個神秘的人物。頭戴紅氈帽，身著美軍褲。他揚着發屠殺命令的旗子。數以百計的阿拉伯人，駕着平穩的坦底扁舟，圍着屠宰籠，擺起空心方陣。獵士命令儀式開始。漁人們興起一陣野蠻的吼叫，唱出一首古老的西西里之歌。這是宰魚時的傳統習慣。和着歌聲節奏，籠壁緩緩收攏。

馬西爾·依沙夫，在扁舟上，朝下將這景象攝了影；而杜馬斯同我，則潛水至網底攝影。在晶體似的水裏，我們看不出網，想來這些魚也看不到的。這些性情高貴的魚，每個重四百餘磅，依照它們的習性，在籠中依反時鐘方向，一再環游。這些網壁，對牠們的力量說，脆弱如蜘蛛

正危險的海底動物。真能危害生命的，到是平庸的海膽（Sea Urchin），與穴居而像求甯似的海蜆（Echinoderm 一種棘皮動物）。牠們不攻擊人，然而到處存在。海膽類動物算不上海中可怕的巨怪。不過，假如潛夫跌在海蜆身上，情形可就糟透。它的芒刺，會刺入他的皮膚；斷在裡面，極難取出。傷口往往感染糜爛。我們提防海膽類動物，要比留神大梭魚多得多了。

海中比較巨大一點的有害動物，是一種有刺水母（Sting Jelly Fish）。牠們將會變顏色的頂蓋，浮在水面，看去好像水雷，上面有深藍，棕，和黃色的斑點。許多種水母會刺人。散佈最廣和最危險的，要算葡萄牙戰士了。只要牠們靠海岸，該處即不能作為遊樂之所。這些動物，浮在海面，飄動着長長的毒鬚。有一次，我在百慕他岸外，潛入水中，從一大羣葡萄牙戰士旁經過，牠們密集得一無空隙。我潛至牠們下面，抬頭一望，只見陰森一片，遮蔽天日。在觸鬚的空隙裏，悠然地游泳着許多小魷魚（Nautica）——與魷魚，梭魚同類。它們完全為葡萄牙戰士所赦免，從來不刺牠們。

潛水夫的主要敵人，是火珊瑚和海毒藤。牠們能使皮膚發炎，多入才得痊癒。這是一種過敏現象，許多人對它在下陡時，即有許多小鯊魚，圍聚過來，船員放釣鯊魚的鈎入海，僅僅十數分鐘，就釣上十條鯊魚。當我們跨越船沿，入海照像時，水中僅剩鯊魚二條了。在海潮的洄湧裡，我們興味盎然地，觀看鯊魚如何上鈎，如何被鈎上船來。我們潛到岩礁的脚部，發見此處有許多大洋中的野蠻動物；其中包括巨大的撫育鯨，這是被一致認為不會傷人的動物。我們看見三條鯊魚，在岩礁內，睡意正濃。爲了要拍鯊魚活動着的照片，杜馬斯和泰禮士二人，沐入岩穴，拖拉鯊魚尾巴，弄醒它們。鯊魚們昂然游出，隱入碧波深處，保留咬噬的本能不用。

我們看見一條十五呎長的母撫育鯊魚，我招呼杜馬斯；用手勢告訴他，我們對鯊魚的互不侵犯，可以停止，他可用大魚叉鎗擊碎它的頭了。魚叉鎗是一根六呎長的矛刺，有一個可以炸裂的頭。尾部用一彈性繩索，連在船上。杜馬斯在距魚十二呎之處，一擊而下，四磅重的魚叉，擊中鯊魚的頭兩秒鐘後，又頭爆裂；我們受着一記激烈震動，稍微感到苦痛。

鯊魚繼續游開，鎮定自若；魚叉插在它頭上，像一根旗桿。它震顫數回，魚叉的柄，就沉入海底。鯊魚儼然自在地游開了。我們尾隨其後，以觀後果。鯊魚毫無異樣地

沒有反應。這些炎症，可用抗體質胺（Anti-Histamine）治療，數小時後，即行消去。

這些提到過的巨大海魚，就是傳說中的可怕海怪。我們沒被其中任何一個所吞食，或許因爲，牠們沒有讀過虛構的海中傳奇所給予牠們的指點。

(四)

一九三九年，我在突尼西亞海外的傑巴島附近，戴着頭盔潛水，首次遇上鯊魚。牠們是身披鐵甲的顯赫動物，身長八吋，隨在牠們的僕人——印魚——之後，成對遊游着。我被嚇得混身不適，但看到我的潛水伴侶——我的妻子茜蒙——驚恐戰慄的樣子，祇得強作鎮定。鯊魚們做慢地游了過去。

一個晴朗的日子裏，我們在維特海角羣島的海面上工作。一片太平洋上的漲潮，直向露在海面的岩礁衝去，激起一道高聳的白色泡沫的長城。這是水路學家最怕的景象。他們定會在地圖上標明，以警告航海的人。但是我們的船，愛里蒙雷號，對於這種地方，特別發生興趣。我們在岩礁旁下了碇。從劇烈顛簸搖擺的甲板上，潛入悍野的海中；因爲有岩礁的地方，生物必然繁夥。

游着；逐漸增加速度，消失不見了。我們可以得到的唯一結論是：魚叉穿過頭部，彈頭在體外爆炸；因爲任何身體內的器官，很難抵抗如此激烈爆炸，而尚能倖存的。我們在六個魚叉的距離外，已很難忍受了。即使如此，離開頭部數吋的爆炸，對鯊魚一無影響，也就可證明鯊魚是如何堅韌的了。

有一天，杜馬斯與我剛拍完輪制魚的活動影片，突然被嚇得手麻足冷。我們所看到的景象，使我覺得，裸露的人，實在不應就在海裏。在四十呎外的灰暗朦朧的海水裡，顯露出尖齒鯊（Carcharodon Carcharias）的鉛白色體軀。這是所有鯊魚類中，被專家們共認的食人者。杜馬斯向我靠近，兩個互相護衛着。這兇猛的怪物，懶洋洋地游着。我們在想，至少，我們戴的鐵圓筒製水肺，要使它肚痛一陣子了。

無何，鯊魚瞥見我們了。它的反應，是最出人意料的速度，逃跑了。它顯然十分恐懼，排洩出一陣煙霧，以不可思議的快速度，逃跑了。

杜馬斯與我，相顧大笑。自信導致我們朝向愚蠢的輕忽；我們放棄互相護衛的制度，與一切安全的設備。以後，我們碰到過許多鱈鼻鯊，虎鯊，鱒鯊，和平背鯊，使我

們對於鯊魚的秘奧，更爲明瞭。它們全都避開我們。在伏特斯海畔逗留數週後，我們竟至公開揚言，所有鯊魚，全是膽怯者。牠們畏意怯懦，不敢在我們身旁停留半刻，以致攝影工作，十分困難。

有一天，我在船橋上，注視着微弱的電花，在回音記錄帶上，上下移動，描繪着非洲岸外，大西洋面下九千呎處，海的側面圖。我發覺自散佈在海面上一千二百呎處的飄浮層上，時時送上微弱的信號。這層深海下的散佈物，是海洋學上令人驚異的新問題。一個分爲數層奧秘莫測的物體，在海底岩石頂上，懸浮飄動；由記錄看出，白晝深三百尋，晚間朝海面上昇。

這種隨晝夜交替，而上下浮沉的現象，使許多科學家相信，這是由許多生物，密集織成的氈子；其散佈之廣，使人難以相信。當我注意這片費人索解的散佈物時，線條在錄深帶上，分成顯明的三脈——三個分離的散佈層，一層比一層高。凝視着火花刻劃出最低和最濃的記錄線，我沉溺於遐想之中。這時，甲板上在高聲喊叫：「鯊魚！一羣迂緩蹣跚的鱒鼻鯨，正繞着愛里蒙雷號環游。」

海水晶瑩清澈，我們研究這些龐大的黑色身軀，牠們頭部圓潤，尖端呈球莖狀，牠們由此獲得「鱒鼻」之名。

散，有潛水的，有噴水的。泰里士與我，潛入水中，沿着又繩，到受苦磨難的動物旁去。

在龍骨下十五呎處，我們遇上一條八呎長的鯊魚，屬於我們從未看到過的一類。牠出奇乾淨，膚色淺灰，光澤亮滑，收藏家的絕好標本。一條十吋長的魚，身上有黑白相間的垂直線條。在鯊魚背上數吋處，陪伴着牠。這是有名的纏導魚。我們勇敢地朝鯊魚游去，以爲牠會像其餘鯊魚一樣的逃跑。事實不然，牠並不退却。我們游入距鯊魚十呎以內；看見一羣由三四吋長小魚組成的護航隊，環繞着整個鯊魚。

它們並不是跟隨着牠，到像是鯊魚的一部分。有一條纏導魚，剛好在鯊魚的鼻喙前，委婉蠕動。鯊魚前進時，小魚神奇地固定於牠的地位上。牠們可能在此處找到一股壓縮波，使牠隨着鯊魚遨遊。假如牠們跌出壓縮波外，牠們將完全絕望地落在後了。我們後來才相信，鯊魚與牠的同伴們是不怕我們的。傳說鯊魚視力不佳，纏導魚領牠找得食物，以便爲牠們自己，討一點殘羹剩食。但是，經驗告訴我們；鯊魚的視力，並不比我們差。

這種漂亮的灰色，頗爲罕見，我很高興，能有機會將它攝入鏡頭。俄而，一項危險的凶兆，嚇得我們心驚肉跳

一條鯊魚露出了水面，噴吐出水柱，其餘鯊魚，斯文地尾隨其後，輕鬆悠閒地伸展着身體。鯊魚的嘴脣彎曲，形成個固定不動的笑容；嘴脣旁的橫褶裡，嵌着兩個細小的眼，給予這巨大動物，一副怪樣。杜馬斯走向鼓下的叉魚台，我用水底照像機，給牠們拍了照。鯊魚一度沉潛，又遊遊回來，其中一條游至距杜馬斯十二呎處，他甩出全身氣力，猛擲魚叉，魚叉在靠近胸鰭處刺入，鮮血隨即湧出，牠哼出單調的節奏。我們鬆散出數百碼又繩，繩上有一個浮標。浮標在水面上迅速跑開，鯊魚是緊緊地被鉤住了。其餘鯊魚，仍環繞着愛里蒙雷號，平靜如恒。

我們看見杜馬斯的魚叉，露出水面一現，隨之又與鯊魚，浮標一齊隱匿不見了。杜馬斯手舉望遠鏡，攀一欄桅。我將船環繞着鯊魚行走，一邊在想，鯊魚是否會放棄牠們的同伴。時間慢慢消逝。

黎伯雷，眼光銳利的無線電員，找到浮標所在，鯊魚在望了。牠並無受傷的樣子。魚叉像牙簽似的突出。杜馬斯復用鎗彈轟擊數次。忠心的鯊羣，朝受傷者聚集過來，鮮紅血水，洗刷過牠們的背部，我們努力一小時，將叉繩收回船上。一條不甚大的受重傷的鱒鼻鯨，被纏繫在船沿了。我們已不見陸地，龍骨之下，海深千丈。鯊羣繞船不

：鯊魚與牠的同伴們，過來緩緩繞着我們了。

我成了電影導演，用手勢叫杜馬斯做配角。杜馬斯順從地游至鯊魚的身旁；伸出着手，跟在鯊魚的尾後，依依不捨。他一手攏住它的尾鰭，向後猛拉，這樣可使鯊魚稍停頓動，便於攝影，但有被鯊魚回頭咬噬的危險。

杜馬斯放鬆尾鰭，開始追逐鯊魚，使牠兜圈游泳，我被圍在圈子的中間。杜馬斯盡力快泳，方能趕上這匹幾乎是靜止的動物。牠不做敵對的動作，也不逃開。一對無情的小眼，注視着我們。

這條鯊魚，於不知不覺間，已慢慢地帶我們下沉六十呎。杜馬斯指指下面；從視線不及的深淵中，爬上兩條鯊魚。牠們身長十五呎，脰長纖細，膚色鋼藍，有着更兇蠻的外表。牠們沒有攜帶纏導魚。

灰色鯊魚，漸漸靠緊我們，藍色的一對尾鰭隨其後，讓這位先到者來動手。我們被牠們圍在中間。我們密切注意灰色的一匹，同時不令其餘兩條貼近過來。

杜馬斯和我，搜索枯腸，泥記憶所及，將各種聽來的唬退鯊魚的方法，都應用出來了。我們揮舞雙臂，灰魚並不躊躇；杜馬斯待它靠近，放出一股強力的氣泡，鯊魚一無反應。我們大聲叱喝，咽喉幾乎喊啞，牠充耳不聞；我

們膝上腰間，雖帶着酸澀銅粒，但是鯊魚游過被酸澀銅浸染的海水，眼都不靈。牠的冰冷，恬靜的眼，朝我們估量，似乎我們已是牠的囊中之物，勿庸急取。

一件可怕的小事發生了：鯊魚鼻端的小鬍鬚魚，跌出牠的崗位——朝着杜馬斯蜿蜒蠕動。我們已盼望很久，想看牠到底扮的什麼角色。此輩爾小物，在杜馬斯面罩前，蝴蝶似的迎面撲舞，使杜馬斯感到不能看得清楚的苦楚。我本能地覺得，我的同伴已向我靠近。我看見他手握腰刀。灰色鯊魚，後後一段距離後，又正面朝我們掠過來了。

我們對於用刀抗拒鯊魚，一無信心。但是，最後的關頭來到，我們僅用照像機與腰刀。此時，我的手擱在像機上，像機仍在開動。我無意識地朝衝過來的鯊魚攝影；水平的背脊，愈來愈大，最後只看到一個頭部。我怒從心起，使出全部力量，將像機向牠的嘴擊去。我感到一個笨重的身軀，沿我身旁掠過，鯊魚已在十二呎外了，仍與以前一樣，環繞着我們；並未受傷，一無表情。我在想，牠爲什麼不到受傷的鯊魚那邊去，那是一條肥美膏腴的鯊魚？

兩條藍色鯊魚，此時也爬昇上來，廁身於我們之中。

望上一望，看見愛里蒙雷號航行過來。我們的同伴找到了我們；鯊魚見船過來，逃跑了。

我們一屁股跳入小舟；虛弱而顫抖。船員們同我們一樣心神不寧。船隻找不到我們的氣泡，輿行開去。我們幾乎不敢相信船員們所說的話，我們在水中只有二十分鐘。原來照像機上計時的指標，曾被鯊魚的鼻子擦過而移動了。

到達愛里蒙雷號上，杜馬斯選了一支來福槍，跳入小舟，去看鯊魚。他見鯊魚已奄奄一息。他沿着鯊頭划行。他再用一粒子彈，結束了牠的性命。鯊魚頭部下沈，嘴巴張開，氣泡自噴水孔中，連續上昇。杜馬斯將手浸入血沫之中，用繩索將鯊尾繫牢；這就是我們原先要做的工作，因爲被鯊魚引開，到現在纔來完成。

我們將鯊魚吊上甲板，頗驚異於那月形的鯊魚咬痕：一吋厚的鯊皮，整齊地被鏟了去。鯊魚咬一口，就去了十五磅的鯊肉。

鯊魚變成外科醫生龍格脫的最大解剖物。他用解剖刀，割開牠的肚子；崩裂出一大堆膠滑的東西——許多尚未消化完的三磅重鳥賊，其中許多尚未被接觸過，幾乎是活着的。在胃部後方，有數以千計的鳥賊嘴脣；我的思潮已

我們下決心，到水面設法去尋救。我們向上爬昇，將面罩頂出水面；愛里蒙雷號，已隨海風飄出三百碼外了。我們竭力揮舞，船上一無回答。我們相信，把頭放出水面，很容易被鯊魚吞食（兩腿最易被咬去，留下身體，像香蕉似的掛在那兒）。我們自上望下，三條鯊魚，朝我們昇起，發動聯合攻勢。

我們潛回水中，面向他們，鯊魚們恢復環繞的動作，祇要我們維持在二尋深的地方，牠們就猶豫不前。我們興起另一念頭，想朝船隻航行過去。天啊！我們沒有島嶼的標記，又無手戴羅盤，方向無從得悉，又如何進行呢！杜馬斯同我，採取一種方式，使兩人的頭，可以照顧另一人的脚。其理論根據是：鯊魚愛攻擊人的足部。一條藍鯊，過來想咬杜馬斯的脚。我大聲怒叫；杜馬斯轉過身來，正面朝着鯊魚。牠突然轉開，又去兜圈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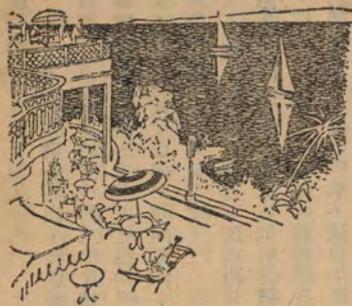
我們已瀕於精疲力竭。全身皮膚，業已冰冷。據我估計，我們在水下，已半小時多了。任何時刻，我們都在注意由口罩噴出氣泡的大小，牠已在漸漸減小，表示空氣的供應，行將枯竭。在此緊要關頭，這些鯊魚的行動，似乎受了騷擾。牠們繞着我們急急奔馳。轉向下面，消逝不見了。杜馬斯和我，相互注視。一片陰影，蓋住我們。我們回到海底散佈層的紀錄線條上去。鯊魚的食物，與深度記錄曲線的不謀而合，使我恍然大悟，原來一千二百呎海下的散佈層，是由恆河沙數鳥賊組成的畜牧鯊魚的草原。

我遇上一羣海豚。杜馬斯用魚叉，刺在一匹海豚的背上，它像繫在繩端的狗一樣游泳着。其餘的海豚，圍繞着牠，顯露出哺乳動物的休戚相關。

鯊魚像上次圍繞我們似的，包圍着受傷的海豚。我們在甲板上，看着鯊魚那副膽怯的樣子，暗自好笑。牠們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動物，不怕痛苦，有着殺戮者最精彩的配飾，但是牠們戰戰兢兢，不敢進攻。進攻二字，實在形容過份，因爲海豚一無武裝，且在一羣強悍動物的包圍之中，奄奄就斃。

暮色降臨，杜馬斯用一粒子彈，結束了海豚的生命。當牠死了時，一條鯊魚，向牠靠攏，將一團內臟，散出於海水之中，其餘鯊魚，一向海豚掠過，把海水用鮮血染紅了。牠們並不咬噬，僅僅毫不停留地交叉剪掠，海豚就像乳油似的，被一一鏟去。

鯊魚從未下過決心，來攻擊過我們。我們以爲，不過不能確定，鯊魚攻擊浮在水面的目標，較爲勇敢。牠們的



橡膠 的新用途

梅辛華譯

食物，普通是浮在水面的屍體，受傷或病了魚類，以及由船上墜下的殘屑剩肉。我們所遇到的鯨魚，有時向我們注視研究；因為潛水的人，是一個動物，在牠們看來是危險的；由水肺放出的氣泡，也是可怕的。

在看到鯊魚頭部被叉穿透，矛子深深插入身體，與彈頭靠近牠們的腦部炸裂，而牠們仍然游泳自若，不受影響時，我們對用腰刀抵抗鯊魚，再也不敢信託了。我們相信，較好的防衛武器，倒是我們的「鯊魚棍」。這是一根四呎長的粗木棒，靠外一端佈滿釘頭。應用時的方式，有如馴獅人所用的椅子，釘子的作用，僅在用棒擋住鯊魚時，不致在膠滑的皮上滑溜；而不可刺得太深，那是會激怒鯊魚的。潛水夫可用這種方法，與鯊魚保持一個距離。我們在鯊魚很普通的紅海中潛水數百次，手腕上都掛着鯊魚棒，但從無機會利用。由此證明，這不過是另一種人類自以為是的，抵抗鯊魚的理論而已。

(完)

爲免得凍餓死亡必須反共，
爲求得家庭團圓必須反共，

爲求得安居樂業必須反共，
爲求得家庭快樂必須反共。

美國人民不久就可以在橡膠鋪成的人行道上和地下橡膠道上騎着單車了。他們可以從橡膠板得到暖氣，可以駕着汽車駛行在廣大的橡膠道路網上。

州的克里夫蘭城正在考慮用橡膠來鋪成地下道，地下橡膠道的好處之一是可以減少養路費用。

將來美國人的家庭裡還可以普遍使用一種橡膠暖氣設備。美國某公司已發明了一種橡膠熱源板。這種橡膠板可以安在天花板上，就像糊牆紙那樣的薄。它是一層導熱體的橡皮，夾在一層薄的塑膠體和一層鉛片之間。導熱體的橡膠可從屋內的電源攝取熱力，並把它傳導到各室。使屋內從天花板到地板都有令人舒適的暖氣。

至於橡膠馬路，在美國試用已有四年之久了。因爲試驗結果很成功，所以每年都增鋪數百哩，現在，在美國四十八州裡，十七州有橡膠馬路，光是麻薩諸塞州一州，這種馬路就有三百餘哩之長。

目前橡膠路的使
用還在實驗期間，但
是一般人都認爲它的
普遍使用，大可解決
人口擁擠地區的人民
的交通安全問題。

除用在築路以外，橡膠在美國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新用途。

紐約城和俄亥俄

例如，在人家裡，現在有用一種品質優良的橡膠梯毯

科里爾週刊將改雙週刊

最近美國克倫威爾科里爾出版公司（出版「科里爾」，「美國人」，「婦女家庭良伴」）宣稱，自本年八月七日起，該公司具有六十五年歷史之科里爾週刊將改出雙週刊。其理由：彌補漏卮。該公司之營業狀況自一九四六年以來，每況愈下，抽稅後之淨利自一九四六年之六百五十萬元跌至去年之七萬六千四百元，一蹶不振之科里爾實難辭其咎。該雜誌雖曾改變風格並調整編輯班底多次，迄無起色。廣告迅速減少，篇幅減至七十餘頁，僅及其主要競爭者「星期六晚郵」之一半。而因篇幅過少，使僱存之廣告客戶亦不感興趣，而又不肯不更減篇幅，爲求打破此惡性循環起見，乃決定改爲雙週刊，以圖減低成本，並將篇幅增至至少一二頁，向廣告客戶保證之初步銷數爲三百五十萬份，並擬增加小說及連載之份量，儘量多刊軟性文章以圖吸引婦女讀者。此法是否起死回生，有待來日分曉矣。

既不生蟲，又合乎衛生。

在現代式的辦公廳裡，特別是摩天樓裡，可以裝上一種橡膠窗框，使換窗戶的工作比較安全，也比較省事。這種窗戶是在一支軸上旋轉從裡面就可以換，換窗戶把窗子擦好，就可以把它轉回原位。橡膠窗框不透氣，阻止灰塵，帶東西和濕氣進來。

現代工廠裡，機器下面或附近舖上一層橡膠氈，可以減少振盪，可以保護靠近地板的機器上的零件。

爲了農場，正研究一種適用於馬廐牛舍的橡膠地毯，希望用以改良衛生情形，減少牛馬之受傷害。

對於學校，在遊戲場地面上舖一層橡膠可以減少頑皮的孩子們所受的傷害。

還有一種用橡膠和塑膠，人造橡皮合在一起，製成一種防水布的。這種材料又輕，又耐久，不易撕裂，可以防水。將來在防水方面，可以大量使用，尤其是在船舶，卡車和體育界方面。

體育界方面，橡膠也有了新的用途。近年來美國人愛好水上運動。橡膠救生圈，橡膠面具，游泳衣等銷路之日增可證明此點。有一家公司的報告，這一類設備的生產在過去一年內已增加百分之四百。

海綿橡皮的用途也大增了。它可以用做汽車墊子，傢俱墊子，床具，鞋，襪，美國橡膠工業家預料在今後若干年，海綿橡膠工業，還要大大發展。

這種發展對於天然橡膠生產者具有特別的重要性，因爲海綿橡皮是用天然橡膠製成的，較人造橡膠的製品具有更多的優點，包括比較耐久，不容易變形，而且它有一種好氣味，是人造橡膠所不能與之匹敵的。

據一位橡膠製品生產公司的估計，因橡膠可製成三萬種不同的製品，從橡皮帶，高爾夫球到大輪胎，大機器的輪帶等。

橡膠已製成雨衣，雨靴，甚至於衣服的纖維。火車的空氣煞車，汽車，卡車，公共汽車的輪胎。工業用的橡皮帶，橡皮管，消防用水龍管，醫藥界用的橡皮管，手套，熱水袋，製造爲鋼球，游泳衣，運動鞋……。

美國生活的各部門，都普遍地應用着橡膠。不但民間經濟需要它；爲防衛美國和防衛自由世界，也需要着大量的橡膠。

美國新聞處供給資料

(完)



五光十色的藥丸

凌 登

你曾經想到過把一隻鬧鐘裝在一顆安眠藥片裡嗎？你覺得這念頭荒唐？一點都不，加里福尼亞州一位製藥商最近就設計了這樣的一種安眠藥片。這藥片的最外層是一層巴比吐鹽 (Barbiturate) 可以使你即刻入睡，第二層是另一種巴比吐鹽，使你能繼續睡八小時，最內的一層則是一種興奮劑 (Benzetidine) 使你按時醒來，從床上一躍而起。

但是即使這種巧妙的藥片，恐怕還不及你自己家裡藥櫃中或許現在就已經放着的一些藥丸的一半神奇。今日的藥丸和幾十年以前的醫生慣於處方的那種糖衣的藥片相比，正如一架軍刀式的噴氣機和第一次大戰時的双翼機相比一樣。而在藥丸的進步上所會化費的研究功夫，幾乎也和發明原子彈所化的功夫相等。

現代的藥丸幾乎可以用任何方法來把藥物送入你的身體裡面去。有幾種一進你的胃就立刻分散，即時見效。另幾種則逐漸的溶解，使藥力維持數小時之久。

還有幾種則藏有定時引線，使服之易吐的藥類例如抗瘧的阿的平 Atabrine 和一種女性荷爾蒙 Stilbestrol，安全地通過胃臟而進入小腸，在這裡藥力才開始發作使病人不致噁心欲嘔。

更有幾種藥丸，所含的成份的種類比你你你祖母的藥箱中所能找到的藥品更多。其構造之精密不亞於一隻名貴的手錶。舉一個例：一顆維他命礦物質混合藥丸，含有五十種不同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另外一種，不比一粒碗豆大，竟包藏了六十四層之多。

這些和另外幾千種在藥房的架子上密密地排列着的丸

藥，在你每年的支出預算中要佔相當份量。今年這一年中，美國人將吞服八十億粒阿司匹靈，四十億粒維他命丸和無數的瀉劑，荷蘭蒙，安眠藥，抗組織胺，利尿劑，強心劑和抗瘧藥劑等——都是用藥丸的方式。這些藥丸大都祇能由醫師處方而買得到，當然，只有你的醫師才能決定這些藥片是否對你有益。

我們吞服這些藥丸的人或許會籠統地稱之為藥丸。但精確地說來，大多數——約百分之六十的藥丸是所謂「藥片」(tablets)，其餘部份則以「膠囊」(gelatin capsules) 為最多。

真正的藥丸是從像麵糊一樣的東西做成的。歷史上最早的藥丸是太陽晒乾的爛泥小球。古代的人認為泥土有偉大的醫療力。舊式的藥劑師在銅皿中混和藥品，然後把這軟而黏的混和物倒在一塊平的大理石上，一小塊一小塊地切開，然後在手心裡搓成丸子。在那些時候，他們時常掛在口頭的所謂「吞苦丸」確實是有事實的根據的。大多數的藥丸的確是苦的。直到一八五六年一個費城的藥劑師叫華納的，(W.R. Warner) 才補救了這缺點。他把苦的藥丸加上糖衣。

現代製藥丸的技術

例子。問題是要找出一種把一定份量的液體藥劑封在一個小袋裡面的方法，這小袋必須堅固得足以勝任搬運，而仍能在胃中或腸內溶化。

地屈羅城一個名叫史勾勒 R. P. Scherer 的人，在一九三三年把這問題解決了，他發明了一具旋轉的鑄型機，能夠適合所有的需要，而大量生產內裝藥品的膠囊。這機器將兩條軟膠帶送入旋轉的鑄模內，當鑄模合在一起時，一定劑量的維他命液或其他藥液就在壓力下注射進去，液體的突然注入使膠膜膨脹，結果就製成了一顆封得緊緊地的膠囊。每一具機器每天可製造一百萬粒這種色澤鮮明如同寶石般的膠丸。另外一種剛在幾個月前才開工的新發明的機器，則可將糊狀或粉狀的藥品灌入膠囊。

藥片和膠囊的製造是一種高度專門化的事業。很多藥品公司聘請專家研究如何將它們的特殊出品製成藥丸。地屈羅市史勾勒公司的膠製品部是世界上最大的軟膠囊製造廠——一年出產四十億粒。主要的藥片製造商則為紐約州勃發羅市的阿耐公司 Amer. Co. (十億粒一年)，還有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史屈朗勃勃公司 Strong Cobb & Co. (二十五億粒一年。)

你無法從這些公司的任何一家買到「匣丸」藥，但如果

某幾種廣用的瀉劑以及其他很多種專利藥品仍舊是被製成藥丸形式。現代的藥丸是一個旋轉的淺盤中一層一層地做成的。將最初的心子上噴上一層黏稠的液體——例如糖漿，外面灑上粉狀的藥品，這藥品就黏附在上面了；於是再噴糖漿，再加藥粉，如此重覆下去直到藥丸已如所需大小為止——大得可以像一個乒乓球一樣——那是為醫馬用的。

藥片則是從乾燥的物質而不是從濕潤的麵狀開始的。可以是粉狀，亦可以是結晶狀。藥片中常在基本藥品外含有許多別的成份：潤滑劑以使藥片不致在模型中膠住，分散劑以使其作用加快，填充劑以增加體積。這些混合物被一具轉動的製片機壓成片狀。一具機器一天可生產二百萬片。阿司匹靈是藥片中是普通最廣用的一種。

在製片模型上所加的壓力必須適得其可，使藥片在裝運時不致破碎，而在身體中又易於溶化。十幾年以前，市上有許多藥片都太硬，以致服下後原狀排出。因此對病人毫無効力。

至於膠囊，則有軟硬兩類。套筒式的硬膠囊是藥劑師用來盛裝某幾種藥方的。藥丸製造商亦把它用來包裝一定劑量的乾藥粉。

就軟膠囊而言，則正是「需要為發明之母」的一個好

你是一位製藥商，有興趣把你的藥品製成五百萬粒或一千萬粒藥丸，那麼他們或者會客氣的約你談談。製藥商把他們的藥品整批地運到這些專門公司裡，他們就做其餘的事——設計藥片的形狀(三角形的，正方形的，長方形的，六角形的，當然最普通的還是圓形)再選擇一種悅目的顏色(阿耐公司備有二千種不同的色彩)，甚至將製成的藥丸上蠟以增加光澤並使其不致互相膠黏在一起。如果需要，公司還可以代為包裝並運至各經售商處。

樹膠和澱粉的功用

對於那些大製造公司，每一顆藥丸都代表了其本身的問題，例如一位製藥商需要一種藥片，能夠吞下後在胃裡立刻分解——一種頭痛藥，譬如說，於是澱粉或其他吸收水份的東西就得加進那種藥裡去，當這藥片遇到胃液後，澱粉漲開而把藥片分散。或許某公司需要一種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逐漸溶化的藥。那麼藥片外面就要加一層保護劑，通常總是樹膠質，使在身體內能逐漸溶解。純淨的虫膠就是其中之一。

幾個最難的問題可用維他命礦物質混合劑來代表，理由是：並非所有的維他命和礦物質是能混合在一起的。有幾種維他命喜歡酸性的環境，而另幾種則喜歡鹼性。礦物質

也一樣。它們怎樣能混合在一粒丸子裡呢？方法之一是把能混在一起的維他命和礦物質放在一顆小膠囊裡，然後把這小膠囊再塞進另外一個含有其他維他命和礦物質的較大膠囊內——藥丸中的藥丸。

另一種方法，比較常用的，是把較脆弱的維他命和礦物質加上一層專有的保護質。例如維他命了，加有一層植物油的薄皮保護，則較不易破壞。第三種方法則是做成一種一層一層的藥丸，每層之間都有一層樹膠質保護層。

最大的問題則是有幾種藥片或膠囊需要一種能抵抗胃酸的保护層使藥品經過胃臟不受侵害而在小腸中才消化。這些保護層是用於阿的平，女性荷爾蒙或其他藥類，因為這種藥品如在胃中釋出將引起噁心。抗胃酸層亦用於會被胃酸破壞或稀釋的藥品，例如膽鹽——生膽囊病的人常服用的。保護層使它們平安地進入小腸。那正是最需要藥品的地方。

抗胃酸層最新的用途是在重覆作用的藥品上，拿抗組織胺 (Antihistamine) 來說罷，它們對於乾草熱或其他過敏性疾病患者有戲劇化的功效，但它們的効力祇能維持幾小時。假使一個乾草熱病人在半夜裡感到頭痛，他就得醒來再吃一片藥。一種重覆作用的抗組織胺就解決了這問題。

體中的現象往往是靠不住的。

有幾種比較直接的方法是把醫科或藥科的學生當作試驗品，其中之一是把「Ducog」——一種劇性嘔吐藥封在抗胃酸層中令他們吃下去，假使這保護層在胃中溶化（希望不是如此）學生們就會嘔吐。另一種方法是叫被試驗者服下裝入保護層的薄荷油丸，然後再飲蘇打水，假使他的噁氣含有薄荷香味，則保護層算是失敗了，因為它已在胃中破壞。第三種方法是用一種能使小便變色的染料，假使小便在服藥兩小時後變色，保護層就被認為已在胃中溶化，如果要在六小時後才變色，則保護層或許已達到了小腸。

更準確的新方法

這許多方法之中沒有一個是完全令人滿意的，最新式的方法要遠較準確，其中之一是把無害的放射性食鹽放在保護層裡，破壞的地點則可用蓋氏計數器來測出。另一方面是把一些不透過放射線的物質——例如硫酸鎂——包在保護層裡面，連續的X光攝影能把藥丸經過全身的路徑完全顯出來。

所以，所有的藥品都是經過無窮盡地研究而後製成的——祇有一個例外，這例外是一種毫無作用的藥丸叫做「潑辣賽」(Placebo)，在拉丁文中的意思是，「我要高興」。

題。這種藥片的最外一層能在胃中立刻起作用，然後有一層抗胃酸層在小腸中溶化，放出第二批藥物。兩批藥合起來可以使過敏性病人舒服八小時而不是僅僅四小時。同樣的一種多層藥片，包含一種最新的胃潰瘍藥品，使潰瘍患者可以効力持久地減除痛苦。

研究員們化了好多年功夫才發明了這種抗胃酸層，他們最初想找出一種東西能抵抗胃酸而可在鹼性的小腸中溶化。他們把氫化蓖麻子油、羊脂、樹膠、石蠟和虫膠等等都拿來實驗，但這些東西即使在腸中也不能消化，結果藥片分毫未動地排出體外。

現在製造商們用的是一種對於膠囊所分泌於小腸中的酵素特別敏感的物质，「Cellulose Acetate Phthalate」就是其中之一種。

研究員們用了很多巧妙的方法來測知這保護層是否正在所需要的地方溶解。最簡單的一同時也是最不可靠的方法是把藥丸投入許多試管中，每個試管中盛了合成的胃液和腸液，研究員們就可看出藥丸是否在適當溶化的試管中溶化。但問題是在天下沒有兩個人的消化液完全相同。一個人的腸道或許是高度酸性的，另一個人却會是鹼性。胃液的酸度亦各不相同，因此，用試管中的現象來代表人

每一家藥房都有「潑辣賽」賣，每一個醫生都利用它。假使一個醫生確實知道馬寡婦一點都沒有毛病，而她偏要說自己已有病，他就開一張潑辣賽的方子，每天早餐以後服用紅色的一粒，晚飯以後服用藍色的一粒，通常這種藥丸中僅含乳糖，他們吃了沒有什麼害處但或許馬寡婦吃了以後却覺得要舒服得多。覺得自己已在被醫治的念頭使她的精神方面得到安慰。

「潑辣賽」的漂亮顏色指出了藥丸工業的另一插曲。藥丸商對於藥丸的外表是很注意的，他們儘可能地求其外觀精緻漂亮，在過去，為一些貴客們特製的藥丸曾用金葉和銀葉包裹。在現在，漂亮的色彩則已成爲定例。爲了某些理由，人們服用光亮的紅色藥丸比暗淡的白色藥丸較少反對。很多市上目前出售的藥片都是經過上光擦亮的手續的。

一旦一種出品出現於市場之後，製藥商就必須時時謹防假冒。譬如說一家製造商造出一種荷爾蒙製劑，他曾在研究上化了一筆可觀的錢，他的初步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假使他要繼續維持營業，他必須把價格提高。

低級藥品的預防

但當這新出品應市僅數月以後，有人就會仿製一種次

倫敦動物學會作為他們事業的發軔地。而由於這一學會在收集動物和發行雜誌方面的努力，對於整個世界的科學進步頗多貢獻。

學會的所謂動物園在瑞琴公園內佔地三十五英畝。被瑞琴運河和一條大道所橫斷而分為北部，中部和本部三塊園地。北部與中部間由兩座橋樑相連。中部與本部則有兩處隧道相連接。在過去一世紀中，園內建設隨時拓展。目前已很少遺留有原始的建築物。上有鐘塔的駱駝房舍，要算是重要的舊時遺蹟了。籠籠上的露台，也還是過去的殘餘景色。除此之外，其他房舍都經過多次改造，早已不留原形了。由於過去一直沒有一項確定的發展計劃，所有的建築物多不劃一而欠整齊。現在，重新發展的計劃已經擬就。如能依照實行，將會使園內煥然一新，景色更加宜人。

受了原有面積的限制，動物園無法再作平面的發展。於是在新計劃中準備把許多房屋改為雙層建築。並設計在陳列動物的籠舍內一律加裝照明設備，而供給觀眾巡遊參觀的廳廊則呈半昏暗的狀態。房舍之間都以走廊相連，以防雨淋。園內所有的建築將配合自然地形的高低，而避免階梯的裝設。這一龐大計劃所需要的經費相當可觀。學會

動物學家的研究中心。這些學者在學會的獸苑中看到一些前所未見的活動物。這些動物就成為學會所主辦的雜誌上的資料專題。雖然，到目前，動物學已在許多方面另有發展；但比較解剖學仍然在基本科目中佔一重要地位。學會中以及其他的解剖學者經常從事於形態方面的研究，藉以增加動物構造和相互關係的知識。同時用於解剖的材料，也由學會大量供給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工作者。

倫敦動物學會除了維持一批固定的科學工作者之外，也時常以研究補助金給予條件適當的動物學者，以增加得到良好工作成績的機會。在過去兩年中，又訂定了一項學生研究補助辦法。凡在大學四年級或新近畢業的學生，都可以利用暑假去研究各種問題。這一措置獲得顯著的成功。許多青年學者得藉以創始他們的研究工作。有些結果極有價值，就由學會的雜誌發表。

動物園內最重要而却不為觀眾所熟悉的兩個部門，是動物療養院和檢疫隔離站。前者有專為染病或受傷的動物準備的醫療設備。傷病動物可以在獸醫專家的監督管理之下恢復健康。這些獸醫也可藉此增加不少與動物有關的生物學知識。檢疫隔離站是為新到的動物而設。專從事於疫病徵象的觀察，和體內有無寄生蟲的檢查工作。藉以決定

當局將儘速着手推動，但全部完成尚待時日。

現代化的動物園，有一種新趨勢；就是動物的陳列地點佈置得儘可能接近於自然環境。例如利用溝渠或其他自然形態的障礙物，將觀眾與動物分隔。而不用籠柵之類的構築，這種措置對倫敦動物學會的動物園而言，因受了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充分發展。有許多動物還不得不以各樣的籠舍陳列。

另一種新趨勢，是對於由國外收集來的動物不再過度溺養。在過去一向認為自溫暖區域移來的動物必須以暖房畜養。現在則已了解對於動物最重要的是新鮮空氣和陽光。人工保暖却是次要的問題。而且即使在極寒冷的季節，溫度也須維持中庸而不可過高。這種新知識的發展對於園內動物健康的改善極有幫助，使患染肺病的比率大為減少。

根據最近的調查，倫敦動物學會的動物園是對大眾最具吸引力的去處之一。但是一般觀眾心理大都認為對於動物發生太大的興趣，總有些不够莊重；因而常常攜帶小孩同去以作掩飾。風氣養成，學會的園地好像成了特別適於兒童遊覽的對象。

在上一世紀中，當比較解剖和分類學在動物學方面開端的時候，倫敦動物學會變成了對這兩門科學發生興趣的。是否完全健康而適於入園展覽。有些種動物在政府的嚴格規定之下，必須先在檢疫隔離站經過相當長久的檢查時間，纔准移往他處。例如有蹄動物，在初期檢疫之後，還要在指定地點作為期一年的進一步隔離檢疫。因之，倫敦動物學會的動物園中經常有一批「過渡」動物，檢疫期滿後再移到其他動物園去展覽。

倫敦動物學會的一大輝煌成就，是於一九二二年建立了美輪美奐的水族館。早於一八五三年，學會首先創設了一座公共性的水族館。當時的名稱叫做水生動物飼養所。經過改建之後，在一九二三年開放了聞名全球的新水族館。設備之完美被認為世界各國之冠。這一新建設與過去的迥然不同之點是：以前的「養魚室」只是設法在不變換的水液裡使動物或植物維持生活的平衡至極長久的時間，而新水族館則是利用科學方法，使應用的鹽水或淡水的化學及物理狀態與海水或湖水的自然狀態極其相近。

新型裝置需要一具大型的貯水槽——容量較實際展覽的生物槽大四至五倍——和幫浦以及液體循環設備。在這種設計之下，只要在起始時足量海水的供應不成問題，則在與海岸有任何距離的地點都可以設立海水水族館。海水的蒸發損失可隨時留意用潛水補充。當所用的貯水槽過大而不

易除去水中的排泄物和廢物時，須在循環系統內加一過濾裝置以濾去雜質。所有這些精心設計的成功，都可以在展出水生動物的壯麗美觀上表現無遺。無論是海水或淡水生物都可以利用新法造成美麗動人的展覽環境。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觀眾對於園內很多動物都發生親切之感。例如取名「強波」(Jumbo)的非洲象，在上一世紀末時幾乎無人不曉。後來因為性情頑固難於馴養，學會決定把它出賣。但臨到成交運往美國的時候，竟引起群眾的喧嘩。「強波」最後由於火車失事而死，但它的名字深印在一般觀眾的腦海中。因之陸續有許多以「強波」命名的象隻出現。弄得真假混淆無以分辨。而世界各地的動物園紛紛聲明自己所有的是第一隻「強波」。

最難於解釋的是近來大量觀眾對於前年在園內降生的小北極熊「布魯瑪斯」(Bruna)的狂熱現象。小北極熊在園內誕生原已司空見慣，不過「布魯瑪斯」是第一隻在倫敦飼養成功的小熊。它為什麼會引起大家的特殊興趣，實在是有些神秘而應歸之於心理學却非動物學方面的問題。

另一種引人入勝的動物是在二次大戰前展出的小熊貓。它與另外兩隻成長的大熊貓，同屬在歐洲的動物園中首

先展出者。戰後，又有一隻成年熊貓入園，但已引不起觀眾的興趣。小熊貓美麗可人，大熊貓則喜愛在白晝沉睡，影響到展覽的價值。此外，飼養問題也很嚴重。用作飼料的竹筴很難得到，以至於最後終因營養不足而死。

與倫敦動物學會的瑞琴公園動物園對立的，是距離倫敦三十哩的威普斯耐德公園 (Whipsnade Park)。這一園地原來曾被劃作瑞琴公園內所展覽的動物的假日休憩之所。但現在已發展為自成一局。由於佔地廣闊，展出的動物大都可以在較大的園場中自由活動而接近於它們的自然生活環境。威普斯耐德公園創設於二十一年前。其後不斷改進。自二次大戰以後，進步尤其迅速。禽獸展覽的背景都經過精心設計，美觀愉人。

威普斯耐德與瑞琴公園互以謙遜態度相待，共同致力於世界上各種野生動物的收集，繼續為動物學的發展而努力。同時為公眾服務，增加消遣娛樂的機會。此外，正如有些人所希望的，也發揮了無形的教育力量。

[Pindavour] Jan. 1953



一八七二至一八七六年間，一艘勇往直前的小船航行遍七海，搜集了無數罕見的珍貴資料，為科學化的海洋學奠定了不朽的基礎。

七十七年前的五月裡，一艘二千三百噸的小海船駛入英國斯畢海特碼頭。地方自海上長征歸來，她在海上航行已三年有半，並且已在七海中歷經六萬八千八百九十英哩的海程了。她這次的探險揭發了十六十七世紀對海洋冒險時所未知的奧秘。這一項她在致力探索着的便是海洋的深度。當她離開英國時，海洋的深度幾乎是神秘得渺不可知，但當她歸來時，除北冰洋以外，她幾乎已量測了所有的海洋，為海洋學的最新科學奠定了基礎。

這一艘船的名字是「挑開號」，雖然她的名字與航行事蹟已因時間而湮沒，但在今日如許更優良特出的科學家再度探測海洋深度時，七十七年前「挑開號」的壯舉仍值得我們緬懷追頌。自從「挑開號」在那一次的粗笨而又不準確的測深稿件在這廣大無垠的七海上作過一次探測以來，她所繪的海圖直到今日依然是世界上各種有關海深地圖的藍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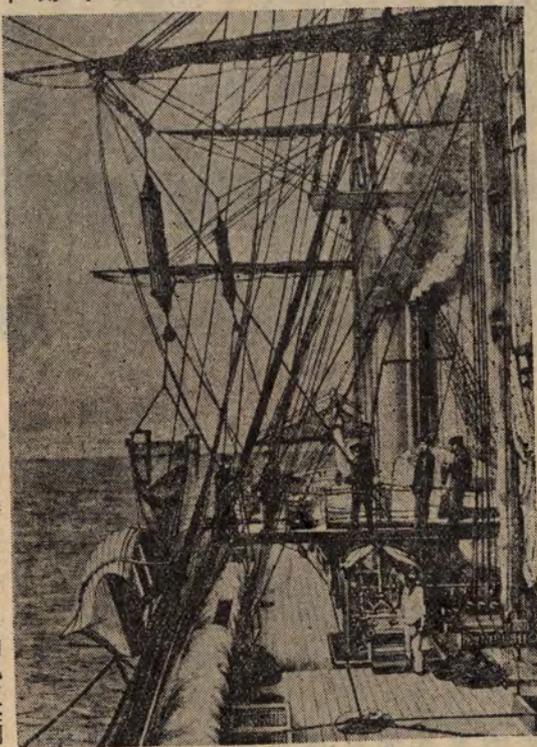
在「挑開號」以前，只有少數船隻做過幾次單獨的深

海測量。麥哲倫也許就是其中的第一人。當他在一五二一年環遊世界時，他曾用繩索在太平洋裡放下二百碼的深度（約一千二百呎）

；在這樣的深度下，他仍觸不到海底，他於是斷定已置身在海洋最深處之上了。（事實上他所測處的海洋深度約一萬二千呎，但離太平洋最深處尚相去甚遠。）麥哲倫之後，三百年來，沒有人再作過深海測量。十九世紀時，有幾位船長曾測過海深，他們放下

去的鉛錘有些會深達二英里有餘。

第一位對海洋深度發生科學上興趣的是愛德華·福貝斯，他是英國愛丁堡大學自然哲學的教授。他曾在愛琴海



中探測深度，研究海洋中動植物分佈與深度溫度及其他因素的關係。雖然福貝斯探測的海洋深度從未超過一千二百呎，可是他已有了

某幾項特殊的觀念

，其中的一點便是他相信在海面下一千五百呎便不會再有動物存在。不論他的觀念是否正確，他那首創的工作總於為「挑關號」的探險開闢了一條新道路。

組織這次探險隊的是查理·韋維爾·湯姆遜，他繼福貝斯為愛丁堡大學的自然哲學教授。最初他從英國海軍部借了船隻作了幾次夏季巡弋測量，結果極感興趣，於是便促使湯姆遜與皇家協會合力要求海軍部作更進一步的合作計劃，他們要求

撥借一隻海船，能讓他們實行調查「全世界大洋流域的深海情況。」這時海軍部主持人已深知海洋探測工作的重要，便為他們準備了一艘三等砲艦「挑關號」，除了它原有航行設備外，又裝了輔助蒸汽機。在艦長喬治·S·納爾斯指揮下的海軍船員被指定擔任此項任務，此外湯姆遜又挑選了一組科學家和其他人民來幫助他的科學探險工作。

他們選擇了必需的科學配備，並在船上設置一間實驗室。他們為了要有一間房間安裝測深機械，不得不將原有艙位上的十八尊炮移去，只留剩了兩尊。他們的配備包括量測深度，採海底樣品和量海面下溫度的儀器；絞車和補助引擎；一百四十四英哩的測深索和十三哩半的測深繩；重墜，捕網，撈網，小型圖書室，幾百種其他各式科學儀器以及保存標本用的酒精。

這次「挑關號」探險隊的出發正在達爾文的著名航行之後，且復當達爾文氏的物競天擇論高唱入雲之際，自然引起了公眾極大的注意。

「挑關號」於一八七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橫濱發航出發，一開始就在海上遭遇巨浪。可是湯姆遜認為這並不是不吉之兆，因為他認為颶風「將所有我們艦上留存着的弱點都暴露出來了。」當這些弱點一一去除之後，使他

更增強了自信。他們在最初這一段航行中，自出發以至百慕達，都在作訓練和實習的工作：測量深度，用網撈物，在海底拖網打撈以及其他測算。他們常利用船上的蒸汽引擎將船只維持穩定，然後船上的乘客和海軍船員們便執行着一套標準化的觀測工作：水總深幾何，不同深度的溫度若干，大氣界的和氣象學上的情況如何，海洋面上潮流的方面與速度怎樣，以及在不同深度下偶然所生的海流情況。他們也從海底撈取標本，包括在那兒生活着的動植物，和自不同深度釣取海水樣品，觀察在不同深度的海水層中的生物情形。他們發覺探測深度時，用藤繩似乎比用鐵索要好得多，因為後者常易糾纏打結以及斷落。繫在繩索上的則是重錘，溫度計和水瓶；當重錘觸到海底時，他們便會自動地覺察。當他結束旅程時，他們已在廣達一萬萬四千萬方英里的海洋面積上探測了將近三百六十個地區。

這種工作是十分艱苦費時的。在真正深海中差不多要化去一個半鐘點才能將繩索放到底部——至於要把繩抽回來時，所費的時間更多，「關於打撈工作，」有一位船員的記載上寫着：「簡直是我們的苦差使，在「挑關號」上反覆千百次的打撈工作，使船上的人有二種截然不同的看法：船員們不得不聚精會神地連續站立到十二小時來從

事這項厭倦乏味的工作……可是就生物學家而言……他們却老是可以有新發見的昆蟲，珊瑚，或是棘皮動物來供他們的觀察，他們可以坐在舒適的船艙裡懷熱心地研究描寫牠們，而我們卻沒精打采，神疲力疲地一天到晚和那喧擾單調的補助引擎為伍，從海底裡撈取這些使我們全無興趣的東西。」

旅程中當然不全是單調的洶湧和打撈。此外還有很多浪漫和冒險的事情足以鼓舞船員們和科學家們在旅程結束之後發表他們的回憶錄以呈獻於渴望甚殷的公眾之前。第一件有趣的事發生於南大西洋。在一座小的殖民島上——屈立斯坦島——「挑圖號」的水手從當地土著那兒知道有兩個名叫斯多坦荷佛的兄弟，為了捕獲海豹在兩年以前不幸流落在一座人跡罕到的荒島上。於是「挑圖號」便改變航程把這兩兄弟從荒島裡救了回來。他們在兩年中完全賴企鵝蛋和野鴉為生，但仍捕不到一隻海豹。「挑圖號」又在「夜鶯島」停留過一下，那裡是成千成萬的企鵝的巢穴，海灘上完全被企鵝蛋堆滿了，幾乎使人難以插足。企鵝為了保護牠們的巢穴，憤怒地把船上養養的一條狗啄死了。

舌頭割下，當着那人的面前生啖，然後又把他殺死作為他的看饌。

「挑圖號」繼續訪問了菲律賓，日本和中國。一八七五年三月廿三日，在馬林亞納群島之外，探測到了世界上最深的海洋——二六八五〇呎。這與今日的最深探測紀錄相去不遠。（最深探測紀錄是一九五〇年美國海軍軍艦在菲律賓的峽谷那峽附近所測，為三四四四〇呎）。

「挑圖號」在太平洋上走着迂迴曲折的航線，曾在夏威夷島和塔希提略事停留，然後繞道南美洲穿過麥哲倫海峽。她又折向北行經歷大西洋南北部，最後在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返抵英國。

在「挑圖號」的二百四十名水手中，旅途中死亡七人；二人溺於海，一人染黃熱症病斃，其餘四人係因其他意外原因去世。在澳洲時又有船員數人臨時退出換了船。其他的都在狂樂的歡迎聲中返抵故鄉。

在愛丁堡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來評定這次航行的收穫，結果印成了五十頁冊的正式報告。其中兩冊是「科學方面綜合報告」，另外兩冊是「航行紀錄」，此外有四十六冊是那時代的權威科學家們所撰寫的專門論文，其中有丁宜赫肯黎（一八二五—一八九五），亞力山大·阿迦西（一

在麥里翁島——普丹之外，他們看到成群的白色信天翁，但是他們迷信於古代航海人們的警告，不曾一動殺戒。這一項舉動在他們是罕有的，因為在航程中凡是他們所能見到的動物，他們一定要獵獲一二種作為標本。

在印度洋的最南端探險，「挑圖號」可以說是第一艘經過南極圈的輪船了。科學家們對冰山感到極大的興趣，甚至還轟了一炮把其中的一塊擊碎。他們一度為了想發現新地，曾作過一次未曾成功的探險，據一位名叫查理·威爾基的美籍探險家的記載，「挑圖號」正航行於冰山之間時突然遇到南極風暴。在每小時四十二英里的風速與已然降臨的黑夜中，「挑圖號」便選了一塊巨大的冰山作為蔽風處，他們利用蒸氣引擎儘量灌滿這座冰山希望藉此擋住颶風。不幸一陣突來的風暴，便引擎不及倒車，船隻便撞上了冰山，「挑圖號」損失了她的船頭三角帆的下桁以及其他的船具。幸而船身所受損害不大，遺失的船具也找到了，但是他們却不得不整夜忽忽地徘徊在兩大冰山之間。

「挑圖號」不久到了澳洲，新西蘭和太平洋諸島，在菲亞雅島上他們拜訪了一位已歸依基督教的查肯巴亞，在他的早期這位土王以殘酷嗜殺聞名於世，他常將俘虜們的八〇七一—一八七三），H.N. 瑪斯萊和偉大的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赫克爾（一八三四—一九一一）等。在這些報告中最著名的是赫克爾氏有關某種海洋有機生物的專門論文，這是以以前從未發表過，並且也是罕為人知的。其中最有趣的一種是射形原虫類，以往只發現過六百種，但這次探險隊却搜集了三千五百另八種。

「挑圖號」的探險在科學上的價值是值得重視的，她一共發現了七百十五種新的生物科目，以及四千四百七十七種生物標本，這一點可以證明在海洋中有無數的生物在等候着我們去發現分類，同時也可以證明深海裡是可以有生物存在的。這次探險航程展開了海洋學的新紀元，為海洋學奠定了不朽的基礎。

綜合報告是由約翰·茂萊氏執筆，他繼湯姆遜氏為委員會的主席。（湯姆遜氏因在航海探險時疲勞過度於一八八二年逝世）茂萊氏的評述與理論對海洋學有極重要的影響。他堅持着貫徹他的觀點，認為在北冰洋和南冰洋的同一緯度上都有着相同的海洋生物，而這些生物在溫帶裡是不會存在的。這種「雙極」理論現在雖然已經廢棄了，但在當時引起了無數繼續的調查研究工作。茂萊又認為，正與以往的希望相反，雖然在海洋裡找到一些古老的生物標



檀島繽紛錄

廉

一、充滿奇事異物的土地

我懷疑你真的能瞭解夏威夷群島各地的情形，但只要你能到其中的一個地方——比如威契契海灘 (Maiki Beach) 吧，你就會對這世外桃源激起不勝留戀之情的。這些島嶼很容易前去作一訪問：午夜乘機自紐約出發，次日中午就可從容不迫地參加那邊的鷄尾酒會；不過話要說在前面，你在那裡停留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之後，你確已享盡了那裡都市的繁華，遊遍了荒涼和叢林，領略了五方雜處的新的生活方式，但你還是不大會相信，這樣一小方土地竟蓄養了這麼多的奇事異物。

那裡有的是崇山峻嶺，他們呈現着一片紫紅色，在火奴魯魯城（華僑稱之為檀香山）後面聳峙着，樹木蒼鬱，終年不變，而山間飛瀑奔騰，嶺端浮雲來去，蔚為一片奇景。

那裡有的是危岩斷崖，其中一座叫做巴里 (Pali) 的，從阿胡島伸出海外數里之遠，形成一個聞名遐邇的「花園島」(Garden Island)

本，但是現在的海洋裡已不會產生屬於太古時期的那種分佈極廣的動物了。他相信在海面的六百呎以下，動物漸趨單純，深度愈增，單純性也愈增，直到某一深度，全世界所有各地的情形便全都相似。他說：「當動物一旦適應深海生活以後，有些障礙便在阻攔着牠們再作上下垂直或平行的遷徙。」這一種建議，即是由於在「挑戰號」的探險觀察上得來，可供以後更進一步的探究。

這次探險把赫胥黎和赫克爾氏以前認為存在着的某種生物的觀念打破了。基於以往探險時撈獲的標本，赫克爾認為整個海底，或許至少可以說是大部份海底應覆被着一層他定名為 Bathynus 的幾乎無一定形狀的有生命的黏質。在達爾文學說尚在辯爭紛紛之際，Bathynus 便一度認為是太古原形質存在的極好例證。但「挑戰號」却不能證實這種理論，源來所謂赫克爾氏的 Bathynus，這一種生物的始祖，竟不過是無定形的硫酸鈉沉澱而已。酒精瓶裡帶回來的海底標本終於打破了這種假定。

「挑戰號」的探險事蹟使各種科學都沾受到好處，這其中包括了氣象學，水形學，海水的物理和化學，地理學，岩石學，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茂萊根據「挑戰號」的搜集標本所作的深海生物及海底沉積物的地圖雖經

多次海洋探測迄今還沒有太大的變動。「挑戰號」上的船員們完成了如何獲得最正確的磁向讀數的方法。這次航程定下了海底的主要等高線，並否認了以往流傳着荒誕之說——古代陸沉的大西洋洲。她產生了第一次有系統的海洋洋流和溫度的圖線，並證明每一地帶裡的溫度在所有季節裡幾乎是相同的。

「挑戰號」的成就是無限的；她將以往探測深度的障礙一掃而盡。「挑戰號」已答覆了歷代傳誦下來的歐克利西提斯的一句話：「海洋深奧無窮，孰能測之？」

譯自 Scientific American

現實與圖畫

倫敦某一藝術陳列館的老闆，端出好多圖畫來給他的顧客選擇，但這位顧客面對着風景，靜物，人像，花卉却仍不知道該買些什麼。最後老闆問道：「那末你對裸體畫有興趣嗎？」

「天啊，當然不要，」客人說：「你要知道我是醫生呀。」

左邊，又有無數斷崖圍成一個五光十色的山谷，也是遊人畢集之所，那裡，土地是紅色的，田園是綠色的，外面起伏着藍色的海灣，上面奔馳着灰色的雲塊，而山崖本身又是黝黑色的，一當濃霧侵來的時候，山崖時隱時現，好像在跳着神秘的芭蕾舞。又有的時候，陽光從雲端鑽出來，由同一中心在天空劃上三、二條霓虹，令人嘆為觀止。

那裡有的是奇花異卉，你可以看到一路上，樹間枝頭都綻開着火一般的花朵，我記得有一座長蓬哩許的籬笆，那是由二十多種不同顏色的木槿花編成的。另有一所學校四周圍着由仙人掌互相牽攀而成的籬笆，那種仙人掌在夏秋二季的晚間，就會開出大朵的白花來。

二、一個夢訓和諷刺

那裡有的是來自各地的民族——而這也即是檳島真正的光榮，檳島六有八口四十六萬五千，只不過和美國的西雅圖城所有的一樣多，其中日本人十八萬九千；混血夏威夷人七萬七千；高加索人六萬九千，菲列賓人六萬三千；華僑三萬二千；純粹夏威夷人一萬三千；波多黎各人一萬和韓國人七千。所有這些民族都和衷共濟，相處甚密，

這種複合性的人口已形成一種新的生活態度，而這對於世界其餘部分而言，真不失為一種夢訓和諷刺呢！

所有這些人每天都到甘蔗田裡去工作，唯一的例外還是夏威夷人自己，他們因為早已就在這地方，同時也像所有的這些敏感的玻里尼西亞人 (Polynesia，太平洋中以夏威夷群島為中心的一帶土著民族之稱。) 一樣，看看生活舒適，並無工作的必要，他們也就不去工作了。

在這些民族當中，要算華僑到得最早，他們在一八五二年即已來到此間，先以務農為主，後來稍有積蓄，又經過一番研究學習以後，漸漸轉為商人和醫生。一八七八年，從亞速爾島前來的葡萄牙人接踵而至，他們也一樣地積錢下來，個個變為大商賈；一八八五年，日本人也來了，他們節省的本領更較別人為大。之後，波多黎各人，韓國人，菲列賓人也紛紛來到，直至一九四六年，移民尚絡繹於途，但他們一到這些島上，立即為這裡的自由氣氛所感染，親密而有如家人了。

三、好客的作風

檳島不但是一個人類關係的實驗場，同時也可算得一個各種文化雜然俱陳的中心。火奴魯魯的藝術學院收藏了

四、「留來恩」號到埠的時候

火奴魯魯恐怕是美國獨一無二的都市，他把一隻輪船到埠當作第一件大事，這隻船即是美國麥生公司的「留來恩」號 (Lutinae)，他每過十二天，就在早上九點鐘進入港口，一到那裡，檳島居民無不因此騷動不已，一直到四時啓碇出海為止，大家整天在那裡鬧着。

太陽一上山，他們已開始準備起來。凡有朋友在船上的各地居民紛紛結隊成群，穿上一件華麗的衣服，先去買好花園，到那時套到朋友的頸項上去。在碼頭上，婦女們已採來大批花朵，正在一束又一束地細紮起來。這時，警察來帶群眾一齊登上二隻鴉候已久的曳船上去，於是，一個樂隊出現了，那些從著名的旅社和商號派來的漂亮姑娘也跟著到來，她們把花束放在身後，打算在重要的賓客上來時，便迎上去予以大大的一吻。

日高三竿，曳船划至「留來恩」號旁邊，領港的先行上船，其他的人跟着擁而進，以後足足三、四十分鐘，船上成爲一個瘋狂世界，二百來個人大呼旅客的名字，目的無非是要找到他們，帶他們到某某旅館和某某商號去，你可以聽到：「巴克斯脫先生！巴克斯脫先生！」一次又

不少意大利文藝復興時代的作品，在任何和他一樣大小的都市裡是無從辦得到的。那裡又有不少良好的圖書館，而夏威夷大學更是一所堪稱第一流的學術機關。還有，美國百老匯的戲劇也爲衆所愛好，一個交響樂團也有着五十二年的歷史，現在銀行還存着十一萬元的款項。但火奴魯魯的鋼琴名手有一特色，他們從未光臨過大陸一次；有時候在一次次演奏會裡，獨不見有彈鋼琴的人，理由是那裡的白蠟太喜歡吃鋼琴上的木頭了。

檳島的一切處處表現着好客的作風，一部分原因是由於距離大陸太遠之故，所以每一位佳賓到了這裡，都會受到耗資鉅萬的款待。假使一個人不會在檳島好好地享受一番，這準是生平的一大憾事。當嘉士定·達德 (Justin Dart) 和他那位當電影明星的美麗太太珍妮·布麗安 (Jane Bryan) 到這裡時，就散布流言說是他將在這裡過一個生日，在星期一那天，他的幾位朋友爲他舉行了一次盛大的酒宴。但那一天並不是生日，他的另外幾位朋友又在星期二設宴招待，但那一天仍然不是。他們這樣吃了這邊又吃那邊，足足過了一個星期，最後，他才自感愧疚，坦白地說出他的生日來。檳島的居民說：「要不然，我們要把他的生日過到聖誕節那天為止。」

一次地叫着，之後，一位漂亮姑娘找到那個叫做巴克斯脫的先生，沒頭沒腦地套上一個花圈，再給他一個甜吻，然後大叫：「阿羅哈（註），請到高等夏威夷旅社去吧！」在同一時候，一些年輕人也在叫巴克斯脫先生，也一樣地以接吻來表示歡迎。

至此，正式的歡迎會開始，最近我看到的一次，上面有一架直升飛機撒下七千朵蘭花，當時風勢甚大，蘭花一齊吹入海中，但在船頭上已有一番精彩的表现。三艘消防隊不斷地噴出水柱來，一艘史諾克爾式的潛艇也探頭出來致敬，呵！原來是肥頭大耳的威契契國王海爾（Hale）駕到，他面如青銅色，一副儼然不可侵犯的樣子，現在登上一隻上面滿是鴛鴦之聲的小船近岸而來，在碼頭上，樂隊吹奏着進行曲，無數花園逢人便送，此外又有四批舞廳婆婆起舞。這時，一個商人組成的歡迎委員會恭恭敬敬地站在一邊，而出售花圈的婦人們在賓客過處也排成一個長長的走廊，滯留不去。

五、異想天開的遊覽方式

歡迎場合既是如此偉大，如果有的訪客祇到阿胡島而不再到其他各地，這固為一憾事；但有的足跡不出火奴魯

魯一城之外，更可說是愚不可及的。有不少腰纏十萬的人，他們祇到威契契一帶地方，這是膽子過小的表示，因之，如果你的時間，川資和興味那不成問題的話，我可介紹你去作四個短程的旅行，到那時，你就可將檀島大概情形瞭如指掌了。

第一條路是經巴里崖沿海而行，由海風習習的海灘而到達那一個規模宏大的軍事基地，這樣玩一趟用不到化多少錢，但已足可一飽眼福。第二條路，經史可菲而德兵營（Schonfeld Barracks）而出科里科里山隘（Kolekole Pass）前去。你到這裡來玩必先取得特別的許可，因為在山隘之西設有一個巨大的火藥庫；不過辦一下這手續也是大為值得的，這裡從肥美的熱帶土地到荒瘠的沙漠地帶，中間有幾重垂直的峭壁，把這沙漠和阿胡島的其餘部分隔離開來。這裡的山嶺雄偉無比，由叢林而荒漠，地勢突然轉變，更令人心驚肉跳，舉足不前呢！

第三條路是沿狹小而多半不知名的山徑攀登阿胡山脈，走到那風景秀麗的高地上面，一路上看到野蘭花開在黃泥路的兩邊，茂密的樹林直伸至溪水的盡頭；而站在一個高處，四望壯闊的太平洋，北望來自阿留申群島的滾滾洶湧，更令人留戀而忘返。

第四條路更是有點稀奇了。那裡有一條叫做阿霍爾（Waihole）隧道，穿過阿胡山脈，隧道東北端朝向未經開發的山坡，一年雨量高達二百八十吋，隧道西南端通過一個氣候乾燥的山坡，一年雨量祇及二十六吋，山坡下面為一大片甘蔗田，每年需要雨水一百二十吋，現在這一條隧道每天帶三千五百萬加侖的水下來，洪水來時且可增至一億二千萬加侖，這一來，甘蔗就欣欣然而生長起來。

這隧道偶而又可以作「通航」之用，膽大的旅客很可來一試這異想天開的遊覽方式——這在足足一千哩長的巨岩之下，船行達四小時，當時須蹲伏在小船裡，不得動彈，而頂上又不斷地有水滲漏下來。不久，你混身濕透，而你手裡的一盞孤燈時而被水珠濺滅，頓成黑暗世界，但是不論那一個入，只要敢去一試，決無不成功的理，現在你有這一次不平凡的經驗，你可以肯定地說一句：以後再不怕到一個既黑又潮，同時還密不通風的地方去了。

六、他到了碧莉女神的香巢

時移歲易，檀島說起來還算是很年輕的土地，所有土地都是由火山構成的。在地理上言，檀島的主要島嶼（指阿胡島）正是稚齡的孩子，至今還可能沒有超過一萬年，

上面由五座火山合成，其中二座還時起活動，其勢兇猛非常。有一個叫冒那洛埃（Mauna Loa），在近一百年中已爆發了二十九次，噴出岩漿達三十萬萬立方碼之多，這些岩漿大部分流注到海裡，但它所過之處，森林田莊盡為荒墟，最後使海水沸騰，發出震耳欲聾的呼嘯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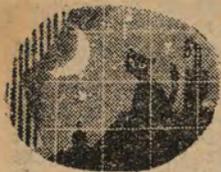
另外一座叫吉勞惹埃（Kilauea），較前者略小，但檀島人民却遠較前者為愛好，到它火山口去，築有一條良好的碎石路，因之連最不願走動一下的旅行者也能駕車上去，一睹世界最難得看到的景象。根據這島上的傳說，火山女神碧莉（Pele）由這座火山到那座火山，到處飄遊，每到一處就把它點燃起來，之後總是回到她的老家——吉勞惹埃的火山口來。因之，當這火山爆發時，表示女神已經來到，並且又帶來了好運。

碧莉女神待我可謂不薄，在我到檀島的第二天忽然爆發起來，聽說這還是三十三年中最偉大的一次了。這時舉島歡騰慶幸，航機加班，以供遠客前來遊覽，報紙也對遙見火焰上升的人民描述當地的情形，說是女神顯威從沒有像這次這樣的偉大過。一位極其沉靜的商人也不禁滿懷興奮地說，「在這國家裡，你怎能再找到另外一個進入地獄之門，而向門裡探睛一瞧嗎？」

我們的近鄰

月球

翼 凌 譯



地球上沒有一點是和天空中這個孤獨沈寂的衛星相像的地方。

我在那裡消磨九個鐘頭，實在說來，玩上九天也不會覺得討厭的。我無法解繹這大熔爐能對人發出如許的大魅力，有的人來回六七次，但現在又呆若木鷄地立在那裏凝視着。

吉勞意埃的噴火口寬達二千六百英尺，在這口子邊上，有一個深達七百五十呎的巨洞，現在火就是從這裡噴出來的。當他爆發時，整個口子仍平靜無事，只是有岩漿溢到邊上來。有一次我還看到火柱升至半空，約摸有七百七十呎高，噴出岩漿總在四百萬立方呎左右。

到了晚上，吉勞意埃山更是壯麗絕倫。在那噴火口之上，懸着一團偉大而發光的雲霓，而噴火口邊緣，又有成百輛汽車燈光到處閃爍。在那火坑周圍，又有千餘個島民凝神注視那左扭右旋的熔岩，這時，你瞧不見靜謐的山岩，灼爛的石塊，熔岩的堆積物甚至你朋友的臉孔。

整個晚上，火山邊緣總有一些人在徘徊觀望，因為吉勞意埃山已像磁石似地把他們緊緊地吸住了，我和不少會在那裡過夜的人閑談，他們說會肅穆地站在那裡，望着整個地球在痛苦中煎熬着，這時顯得自己是多麼的渺小啊！現在，我看了兩夜這偉大的場合之後，再也不會對下面的事覺得有什麼奇怪，一個島民忽然在我站着的這地方縱

圍着正你四周的是黑黝黝的山，比喜馬拉雅還要來得高的山，用岩石彫成的千奇百怪的山。又是個萬籟俱寂的地方，沒有一樣東西能發出一點聲響。水因太陽光之照射而沸騰，成爲蒸汽上昇，上昇到我們的視界之外。

不消幾秒鐘的時間紫外光的輻射就會在你的皮膚上鼓起許多小水泡。不過要是你躲到岩石的陰影裡去的話，你却又會凍僵了；那裡的溫度是在華氏零下二百度。

然而這種灼人而又凍人的景象並不是夢魘裡的景象。看到它的人比遊覽過尼亞加拉大瀑布或其他的名勝的人還要來得多。它就是月球的表面。我們之中很少有人能想像

身一跳，沉入深達七千五百呎的火坑裡去了。這人並無一點憂戚之感，因爲，他已到了「翠莉女神的香巢」了。

註：Aloha 夏威夷語，歡迎或再會之意。

譯自 Holiday 六月號

乘客：「我該在那頭下車呀？」
車務員：「隨便，兩頭都是停住了的。」

幾個朋友走進一家餐館，剛剛坐下預備點菜，聽見救火車從街上開過去，接着侍者出現在面前。「請你們快點叫菜，」他說，「因爲隔壁失火啦。」

她：「你每天刮幾次臉？」

他：「哦，四五十次。」

她：「什麼？你瘋了嗎！」

他：「沒有，我是個理髮師呀。」

女僕人：「非常抱歉，小姐叫我告訴你說她不在家。」
李小姐：「沒有關係，去告訴她我根本沒來拜訪她。」

到我們的這個天空中的近鄰和地球是不同到什麼程度。頭一樣就是那裡沒有空氣，或者是說至少空氣量少到我們最精密的儀器都測不出它的存在。

這現象引起了許多事件。沒有天氣，沒有空氣的氣流以調諧陽光下的酷暑和陰影下的嚴寒。在太陽底下的物體，面向陽光的一面經常是在華氏二百十五度，比水的沸點還要高些；而同一物體背面陰暗的部份除了這物體本身能傳得到熱的地方之外，却經常在華氏零下二百度以下。

這並不是包括月球沒有空氣的所有的後果。在地球上空氣把聲音傳播開來。在沒有空氣的月球表面上，沒有一樣能傳播聲音的東西；即使是世界上最大的交響樂團在距你十呎的地方演奏你也聽不到。你只能看出他們是在演奏，或者你可以覺出腳底下的顫動而體會到。整個的月球是絕對而永遠地平靜無聲。

空氣雖是傳送聲音的媒介，却又是掩蔽視線的介體——事實上這些都是受了空氣裡的塵埃和水蒸汽的影響。月球上沒有這些東西；所有的塵土都停在堅硬的岩石表面上不動。從任何一個地方看去，整個月球上的景色都可一望無際，不會有些微的模糊的。一百五十英里之外的山看起來就好像是近在眼前觸手可及的地方。

把一張薄紙舉在沒有空氣的空中，並在它下面劃一根火柴。它不會燃燒，因為沒有助燃的空氣，只有火柴本身會發火，但也只限於可燃性的火柴頭，一燃完就熄滅了。在強烈的太陽熱力之下，紙張會變黃和萎縮但不会燃燒；並且要是讓它掉下去的話，它不會像在地面上的空氣中一樣地搖搖擺擺飄然而下，而是像彈丸一樣地掉下去。

月球上引力的微弱（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照理會使一個人拋擲的距離和跳躍的高度增加六倍——跳高的紀錄可高達四十呎——但研究力學的人却說是不盡然。因為工作的結果是要看工作的性質來決定的，同時還受到沒有空氣的影響。

也許跳高的人跳不到四十呎，而棒球員却可以拋到比在地面上所拋的六倍還得多；並且當這球碰到地面之後還會滾得很遠。當然則是在平坦部份不多的月球表面上，最終是要停止的；因為朝月球中心的方向有微弱的引力，並且摩擦力最終會把來自一拋的能量剝奪掉了。

沒有空氣還有一些影響：由於沒有混雜引起腐敗的細菌或化學品的空氣，一隻放在月球上的死鳥在沒有人去動它之前是永遠躺在同一個地方的羽毛華麗如初。陽光的熾熱逐漸把它的水份剝奪了而使它乾枯。其中的水份蒸發了

拾 禮

地方大得可以把紐約城放在它的邊緣的一邊而使巴爾的摩爾剛好在那邊緣的另一面。

這些噴火口四周的山脈都比地球上的任何山脈來得高，並有無數的削壁和深谷，它的深度足以和「大峽谷」（美國的一個最大的峽谷）相提並論。

一般人認為這些噴火口是死火山，但可能並不是這樣的，現在有許多科學家認為遠在月球剛形成的時候，有許多大塊的物體自星空掉在正在成長的半熔狀態的月球上。每當這些高速度的物體之中有一個打中了月球時，就好像是一塊石頭投進水池裡一樣地使巨量的岩漿四處飛濺。當然地球也曾經有過這種遭遇，但地球有一層大氣，它會把一部分的隕星燒掉，並且經過幾百萬年的風化作用早已把它的遺跡消滅了。在月球的情形可不同，因為它沒有大氣，當年因衝擊所飛濺出來的東西依然存在。只是表面乾枯了，像上面所說的死鳥的情形一樣。

除了噴火口之外月球上還有一些天文學家所謂的「海洋」這是因為當初天文學家用望遠鏡觀察月亮時，看到廣寬而較為平坦的表面邊緣有山脈圍繞着；因此認為這些是和地球上的情形一樣地滿盛着水。事實上這只是些平原而已。

之後，永遠離開月球而去。

這是因為月球大小了，而致它的引力不足留住任何氣體。所有氣體的分子都是永遠像大年夜的群眾一樣地毫無目的地亂衝。它們之中有些速度是很高的。每秒鐘1.5哩的速度就可以使一個分子脫離月球永不回來。

因此月亮是沒有大氣的。事實上它可能是永遠不會有的了。最近的學說設是月球同地球同時形成的，形成的過程也一樣：初期的氣體和塵層的煙塵在年紀仍青的太陽周圍環流不已，當它們一面移動一面凝結時用引力逐漸聚集了大量的物質。這些凝結物變得很熱（地球的中心仍是很熱的）這熱量加大了分子運動的速度。加上月球的引力又太弱了，所以使得它永遠吸引不住氣體的分子。

這學說可以說明許多從望遠鏡裡觀察月球所看到的特點。用肉眼觀看時，它好像是想像中的月宮。從望遠鏡裡一看，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我們的鄰居的表面是被許多碩大無朋的噴火口覆蓋着的。

有人測量過這些噴火口，並把它畫成（月圖）（只好這麼稱它因為稱它地圖容易受人誤解）。從測量的結果知道這些噴火口比世界上任何一個類似的自然形勢都來得大。這些噴火口大小不等，最大的直徑達一百五十哩；這麼大的大無朋的噴火口覆蓋着的。

在月球表面所有的物體上都蓋着一層塵土。溫度的轉變太強烈了；當太陽光被遮住時，某一點的溫度下降的速度大到一小時降落華氏二百七十度；當太陽又出來時溫度又昇得同樣地快。

這麼強烈的變化使得構成岩石的結晶破裂開來，最後終於使它們碎成纖維。此外還有許多在星空間漫行的細微的隕星，像陣雨一樣地經常聚集在月球表面。

月球是由什麼東西造成的？我們對於我們的衛星的認識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那就是我們對它的內部比對它的外表認識得更清楚，沒有一個人曾經看到過月球的另一面；因為它旋轉時永遠用同一個面朝向我們。但天文學家可以用儀器去測量它的重量並能測出從它的表面反射出來的太陽光的性質和質量。

經過這樣的測驗之後所得到的結果不是一般人所想像得到的。從測量它的光的結果表示出來，雖然月亮在天空中顯得那麼的明亮，它所反射的光的量和質只能和最暗的岩石（板岩石或火山石）所反射的光相提並論。要是我們走近去看的話，這些山脈和山谷的景色並沒有西部風景的色形而是暗灰色的。

衡量的結果也同樣地出奇。月球的比重輕得很，輕到

似乎它的成分是和初期的地球表層未經果年風化的輕岩石一般。這些岩石叫做玄武岩，多半是暗到發黑的，它是由於地殼變動時浮出來的輕東西。

這就是月球的究竟：一個龐大的圓球由無生命的岩石構成的。雖然如此，這龐大的圓球對於我們的生活却有很大的影響。

一般人認為「瘋癲」是受到月亮的影響，這是無稽之談。但狗往往要對圓滿的明月而吠却是真的，並且古代的初民也以望月作為歡慶節日和舉行宗教儀式的日期。這兩者都是基於同樣的道理——月亮照亮着黑夜，尤其是晴空月圓的時候。

除此之外月亮還會用潮水來影響人的生活。大洋和湖泊的水是比較地活動的；當月球在我們的地球週圍旋轉時，這些水受到月球的吸引力，這引力比來自天空其他方面的引力都大。水面因之而高漲。高漲的結果就成為潮水，潮水又會影響一部分的洋流，這樣就會影響到氣候。

另一方面潮水也會影響到月球的。它使月球繞地運行的速度漸漸減低。高漲水還是追隨着月亮的，但在時間上永遠是差那麼一點。在發生高潮的地方那時的水量總比其它的地方多些，所以重量也大些，所具的引力也較大。

因此當潮水急急地追隨着月球時，月球就會慢下些讓潮水跟得上。慢得很少；月球的運行每年只慢下一秒鐘的奇零數。但經幾百萬年的累積這數目就相當的可觀。這樣慢下來的結果是使月球每繞地球一週時就被地球引近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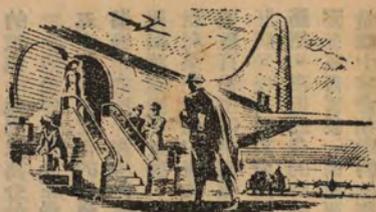
因此在很久很久的將來由於太陽和太陽潮水的作用，月球被引到更接近地球來了，當他近到超過它所能忍受的限度時，我們的這顆自其形成以來不曾變動過的衛星就要開始變動了。

接近地心引力的結果使月球發生震顛，使它的岩石組織像潮水一樣地高漲。最後震顛的加劇使月球發生類似地震的可怕的「月震」，而使月球分裂成一股大大小小的碎片。其中有一些會衝到地球上而來，但大部分是停留在它的所在地，形成一個圍繞着地球的一圈圈子，像土星上的圓圈一樣。那時就是月亮死去的時候。

Cornet (一九五三七月)

美國人口

美國戶口調查局最近公佈，全美人口至本年四月一日已達159,068,000人，較一九五〇年統計多出7,936,000人，增加百分之五·二五。



美國傳染病偵緝隊

鳴譯

市上充滿了特效藥，血清和預防針，可是白喉等傳染病仍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時時威脅美國人的生命。傳染病偵緝隊是針對撲滅流行病的組織。此外避免病菌自港口混入，設計抵抗敵人細菌戰爭的攻擊，研究稀見傳染病的防治，都是傳染病偵緝隊的責任。

一九五二年五月間的一天早晨，水汀配管匠喬治·史密斯在家中熟睡中醒來。覺得腦部裂痛，咽喉如同針刺，體溫忽然升高。他住在鄂海歐洲的莫金更鎮上，距哥倫布城尚有五十哩。注射維尼西林後，他有些好轉，只是好轉而已。沒有人把他的病況向當地衛生機關報告，也沒有

人澈底調查這次傳染病的病菌產生的地方。一直等到五個月以後，一位六十五歲的老祖母，不幸患白喉在莫金更鎮上死亡後，傳染病偵緝隊的隊員才來到鎮上，搜索白喉菌

散播的經過，追蹤到那位發高熱的水汀配管匠，發現在鎮上第一個散播白喉細菌的人。

傳染病偵緝隊在一九五一年七月成立，隸屬美國中央衛生署。這是一隊醫務偵緝人員。宗旨是協助各州和鄉鎮政府公共衛生機關偵察傳染病產生的地點，和傳染的經過，以達制止傳染病流行的目的。偵緝隊的主持人由郎謨醫師兼任。郎謨醫師是設立在喬治亞州，大西洋城中央衛生署傳染病防治院病理組組長。他手下有三十二位非常熱心服

務的傳染病理學家。每位專家都是受過偵察傳染病起源和防止傳染病流行訓練的醫師。他們工作的性質很像戰場上的突擊隊隨時準備出動。郎謨醫師的官銜是組長，英文原文(Chief)兼有印地安人酋長的意義。他的部屬出發工作時的行動，很像美國開國時期印地安土著對白人村莊攻擊一般的生動。因此全國公共衛生界的人士把他們稱做「郎謨醫師的印地安人」。他們的另一個綽號是「捷足傳染病專家」。因為他們收到通知以後，立即出發。他們乘最快的飛機，從分散在全國十六州的基地出發趕到發現傳染病的區域。他們以萬分的熱誠經常挨家訪問，搜索病源。

傳染病偵緝隊在最初的十八個月工作期間共出動二百五十餘次。工作的對象包括大家熟悉的流行性感冒癱疾，傷寒，痢疾，和小兒麻痺症等等，以及一般人平常聽說的組織莢細胞子虫病，結節病，角膜炎，癰疽等等。去年亞利桑納州高山區的土著印地安人學校的宿舍裡，忽然有數百學生傳染到流行性肝炎。這是一種很嚴重黃膽性的肝病。校舍處於深山中，對外路徑為深雪蓋沒，交通完全斷絕。在這危急的時候，郎謨醫師的一位隊員，利馬斯得醫師親自駕駛一架破舊的單引擎飛機及時趕到。他攜帶大量紅十字會捐贈的伽瑪球蛋白，向全校師生施行預防注射

一點患病現象，可是她能把她咽喉上的病菌傳染給別人。她在附近小學一年級讀書，無疑的她已將很多的白喉菌傳給她同班的同學。

莫斯更縣數年來很少發現白喉，這並不能使歐尼爾醫師放心。她知道雖然很多小孩都接受過白喉預防注射，同時韓尼西林和白喉抗毒血清已普遍的使用，白喉仍然可以很快的散佈到全縣，並且可以使很多人死亡或終身殘廢。美國患白喉的人在二三年約有三十萬七千人。到二五年已減少到三千六百七十七人。歐尼爾醫師認為三千九百七十七人仍然是很大的數字。為了謹慎起見，歐尼爾醫師立即用長途電話向哥倫布城請求援助。數小時後，二位郎謨醫師的偵緝隊隊員——溫互斯醫師和瑞文荷醫師——就趕到現場。

溫互斯醫師那年發現美國中東區的農民，採用外洋進口生肉和骨頭做飼料使豬隻大量流行癩病，當地農民對他萬分感激和景仰。那年夏天他正在鄂海歐州阿密西農家調查突然出現的小兒麻痺症。歐尼爾醫師用長途電話呼求援助的時候，溫互斯醫師正在替鄂海歐州政府物色一位傳染病專家，從候補最近離職的專家的空缺。瑞文荷醫師是最接近參加傳染病偵緝隊的專家。這次的任務尚是他第一次出差。

，肝炎得免於流行。

某日有一艘從非洲到南加羅林納州查爾斯登市的貨船途中用無線電向美國海岸巡邏隊報告，船上有三位水手，未及診斷，患病死亡。其他很多船員患重病，無法診斷。郎謨醫師偵緝隊，伴同海港防疫官立即趕往查爾斯登在近海拋錨的地點，診查患病的船員，採取種種預防處置，以免把在非洲生長的病菌從港口混入美國。當貨船尚在海上的時候，海岸巡邏隊的飛機已把磺胺和盤尼西林等治療傳染病的特效藥，用降落傘投到船上。貨船進港後，患病的船員沒有治癒，可是船上已找不到病菌了。

上述鄂海歐州水汀配管匠發高熱的病況，是足以代表傳染病偵緝隊日常工作的一個例子。

那位六十五歲的老祖母在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因受到白喉的傳染病死亡。當局立刻成立專案調查。她的死亡報告正式送交縣立衛生院院長歐尼爾。歐尼爾是一位溫柔精幹的小兒科女醫師。她收到報告後，沒有延誤片刻的時間就趕到已死老太太的家中。慰問遺族後，開始很機警的用小木條，一端附上棉花，吸取每個遺族咽喉中的黏液，帶回去檢驗。試驗室檢驗的結果，發現死去老太太的一位六歲孫女咽喉上隱藏很多的白喉細菌。這小女孩本身雖沒有一點病態。

珍尼·史密斯每天乘很擁擠的學校交通車去上學。在她同車的乘客中，發現有四位咽喉有白喉菌隱藏。這四位學童中，有一位是三年級學生。在這位三年級的同班同學中又發現三位學童傳染到白喉。在這所小學校中，總共發現十四位受到白喉傳染的學生。把這十四位學生，不管他們有沒有白喉症狀，都施行隔離，並且注射韓尼西林和白喉血清。其他學童都注射白喉預防針。這次的緊急處置只能制止白喉在學校中的傳染。這十四位學童的家屬仍在危險狀況中。歐尼爾醫師和傳染病偵緝隊的隊員進一步，挨家挨戶的搜索。

他們努力的效果不久表現出來。在某一個家庭裡，他們發現一位二年級學生把白喉傳染給他的父親，另一位三年級學生把白喉傳染給他的姊妹。此外尚有兩項重要發現。最後在珍尼·史密斯的家中，找到了結論——發現歷次散播白喉菌的根源。

珍尼·史密斯的父親是喬治·史密斯。就是上面所說的那位發高熱的水汀配管匠。經過詳細的盤問，喬治·史密斯說出五個月以前，他感到喉部刺痛。十月二十七日他遭白喉侵犯後，他仍能繼續照常工作，可是他的咽喉却在不斷的繁殖白喉菌。這裡就是後來一個傳一個，不斷散播病菌的根源。

溫互斯醫師把真象向社會宣佈；倘使喬治·史密斯的病況很快的向當地公共衛生機關報告，公共衛生機關很週密的調查他的疾病，我們很有把握的說，十四個人白喉病的痛苦，和一個人的死亡一定可以避免。

歐尼爾醫師補充說明：倘使歐尼爾醫師的隊員不能及時趕到，這裡決不止只有十四個患白喉的病人。可能有九十個，一百九十個，甚至更多的白喉病人。

在大西洋城傳染病偵緝隊的總部裡，郎謨醫師本人則將莫金更縣和全國其他各地送來的白喉傳染經過廣泛的研究。他今年四十二歲，頭頂已禿，身高六呎二吋，是一位工作時只求盡善盡美，而不知疲倦的人。他深信現在已不是空談防止疾病傳染的時候，而是要向根絕傳染病的目標努力前進。倘使全國各地都能效法鄂海歐州這次撲滅白喉一般的努力，用不着等待十年或二十年，美國在一兩年內

可以根絕白喉的傳染。

保持全國人民健康的責任，無疑是在我們的十六萬五千多位開業醫師的肩上。最重要的因素是將人民的醫學常識和醫生的服務配合起來，督促醫務人員，在發現傳染病象微的時候，從每條街的街頭到街尾，挨家挨戶的搜索病源。醫生不可只注意向他登門求診的病人，病人不可只希望害在自己身上的傳染病早日痊癒，大家需要合作尋找傳染病的根源，達到死灰不再復燃的目的。縣市政府公共衛生機關不足勝任的時候，州政府的公共衛生機關應當隨時協助。最充實的州政府公共衛生機關往往也沒有充分的人員迅速撲滅突然盛行的傳染病，這時只有向中央政府請求援助。中央政府設立傳染病偵緝隊的目的就在於此。

傳染病病理學家是很稀少的專家。郎謨醫師估計，今日美國全國尚不到一百位專家能把他們全部或大半部的精力貫注在傳染病的研究。倘使各級政府能重視撲滅傳染病，國內可以增加約二百五十位受過訓練的人，來進行這種工作，很多公共衛生機關徵求很久傳染病專家，等待很久，沒有人應徵。有一州主持傳染病預防的專家四年前逝世，這職位迄今空着沒有人願意遞補。近來一般的情形非但沒有改善，而且更趨惡劣。假使嚴重的傳染病一旦盛行，

像一九一八年的流行性感胃造成全世界兩千萬人的死亡，其中美國人有五十萬人，美國這種缺少傳染病專家的現象勢必鑄成重大的災害。

韓戰增加了我們更多的憂慮。沒有人可以預言有多少種亞洲疾病，將從戰場上帶回美國來。進一步設想，美國將來很可能成爲生物戰爭攻擊的目標。生物戰爭就是細菌戰爭，也就是促成軍民患傳染病的戰爭。專家們深信細菌戰爭在技術上可能實現的。抵抗敵人使用細菌向美國進攻的計劃，必須從有訓練有組織的傳染病偵緝專家爲基本隊伍。這些基本隊伍應當隨時警戒，一旦發現敵人有使用細菌進攻的企圖，就立即動員。

韓戰使美國中央政府儲備很多防止傳染病的生力軍。根據現行的徵兵法案，數千青年醫師在上次大戰期間領受陸海軍的資助，完成醫學院的學業。他們在韓戰進行時期有在政府機關服務兩年的義務。從這些醫師中，傳染病偵緝隊每年挑選少數人，嚴格授以實用傳染病學和逐日現場工作的經驗。他們受訓完畢脫離傳染病偵緝隊以後，編入後備隊，隨時可以應召入伍，以便應付細菌戰爭，或其他危急的傳染病。目前管制傳染病和預防將來傳染病爆發的費用，總共使納稅人增加不到三十萬美金的負擔。

在沒有嚴重傳染病流行的時候，傳染病偵緝隊員致力於研究各式各樣不常見到的流行病。這時他們的工作沒有像傳染病流行時期那樣緊張。舉一個例，他們正在探討一種使人衰弱甚致死亡的結節病 (Sarcoidosis)。這種病能使身體上的淋巴腺感染而影響到其他的器官。因爲身體上的各種器官都可能個別的受到侵害，因此和其他疾病難以辨別。這病可以產生各種離奇古怪的痛苦，使醫師無從着手診斷。在上次大戰的時候，有數百病人經過診斷，確定是患結節病，現在傳染病偵緝隊正在重新檢討結節病的防止和治療。

他們短期的研究就得到一項重要的發現——很多患結節病的陸海軍軍人的家鄉是在東南海岸的平原上。傳染病偵緝隊立即派人到這些區域去調查。他們發現患病人的住所和靠近海岸的某種砂質土壤有密切關係。藉此推測，這種砂質土壤中必定含有某種因素或化學成份，可以促成結節病。

傳染病偵緝隊的隊員經常協助美國和加拿大政府聯合組織的委員會，進行研究從地特律城到溫德沙城之間，邊境上空氣污穢問題。研究的動機是地特律河和聖克來河上的駁船時常冒出濃煙和惡臭，使附近居民頗爲痛苦。得到

偵緝隊的協助，美加聯合委員會開始探討居民因空氣污濁而患的疾病。舉一個例，在一九五二年二月裡，北達科達州有四位鐵路員工臥病不起。

這四個人的怪病很像肺炎，而絕不是肺炎，又像肺結核，而絕不是肺結核。經過愛克斯光檢查後，他們的肺部出現很多的鈉化點。這些鈉化點，很像肺結核。四位病人有一項共同經歷——得病的兩週以前，他們乘鐵路休假之便，同去拆除一幢廢棄的學校教室。這些人回想起來，那是一件塵土很多而且污穢的工作。成群的家鴿在這教室內作窩，室內集存很厚的鴿糞。他們四人鏟除垃圾的時候，塵土飛揚，咳嗽不止，幾乎喘不過氣來。

四位受害人的肺部用愛克斯光檢查的結果，很像依里諾斯州巴斯的兩位九歲的兒童的肺部。這兩位兒童在一九五一年四月間的一天下午，離家去爬樹。他們鑽入一棵樹心已空的死樹，進去不得出來。一小時後，其中一位的父親趕到，把他們救出來。幾天後，這兩位兒童都患一種像肺炎又像肺結核的怪病。

更早的時候，大約在一九四八年的夏天，威士康辛州麥迪遜市有十一位男人和一位女孩也遭遇到相同的惡運。據當地醫生的報告，那年夏天這些人在不同的日期曾外出

釣魚。並且都到附近山谷的樹林中，去挖蚯蚓充魚餌，因為那裡土壤濕，蚯蚓特別多。檢查他們的肺部，也出現很多鈉化點。

過些時候，找到了產生這種怪病的線索。一九四三年加尼福里亞大學的史密斯教授曾經懷疑這種鈉化點和一種學名叫「組織莢細胞子虫病」(Histoplasmosis)的疾病有密切的關係。組織莢細胞子虫病的病菌的學名是(Histoplasma Capsulatum)。這是一種很頑固的黴菌，進一步研究，知道這種病在美國很多區域經常流行。以往從來沒有人注意這種病的起因，和預防方法。

郎謨醫師職責所在，立刻吩咐在堪薩斯城檢查所工作的福克勞醫師，不避艱難，研究防止組織莢細胞子虫病的流行。郎謨醫師加派葛雷生醫師去協助工作。他們兩位設計很多方法，去解決這種醫學上最令人迷惑的疾病。他們不能等待新病人發現後再着手研究。決定重新檢討以往病歷的紀錄。這種像肺炎也像肺結核的疾病，以往有很多奇怪的名稱，如「稀見的呼吸器官病」，「蚯蚓肺炎」，和「洞穴病」。

洞穴病名稱的來源是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天，有二十多人在阿根薩斯州福門市等掘一座神秘的印地安人的坟墓。

他們使用鐵鍬和鐵錘掘開墓道的進口，又使用一架推土機清除泥土。數週以後，全體患洞穴病。

福克勞醫師和他從傳染病偵緝隊總部派來的助手，把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以來美國十多個州所發現類似肺炎和肺結核疾病的紀錄收集齊全。在一百六十八位病人的紀錄中，有兩位已不治死亡。偵緝隊的隊員從散處全國各地的墓地出發，取得各地公共衛生機關和開業醫師的合作，在其餘的一百六十六位病人中，找到一百二十二位。詳細訪問每個病人。從這些人的肺部愛克斯光照片，和血液皮膚檢查報告，證實都是組織莢細胞子虫病的患者。病人和病歷紀錄收集完成後，產生這種傳染病的病菌尚無所知。因此隊員們再度出發去找病菌。

他們多年的勤勞在一九五二年有了收穫。組織莢細胞子虫的病菌在阿根薩斯州的一個山洞中發現。這個山洞就在一九四七年發掘印地安人地下古墓保護的地方。在當年威斯康辛州漁人掘蚯蚓的樹林中和其他類似的區域也有這種傳染病的孢子發現。依里諾斯州有兩位小孩鑽進去不得出來的樹洞中有很多腐木屑和砂土混在一起。其中也發現很多的傳染病孢子。

徹底研究上述十四次傳染病的真象後，組織莢細胞子

虫病的症狀可以很確定的診斷。以往令人迷惑的問題也逐漸解決。以這些新知識為基礎，公共衛生機關頒佈預防方法舉例說，有人準備拆房屋，或到洞穴去發掘寶藏的時候，必須注意在垃圾上澆水，或噴雜醇油等消毒藥水。以免塵土飛揚。

當傳染病偵緝隊的隊員正在努力撲滅白喉和預防組織莢細胞子虫病的時候，美國西部出現駭人聽聞的睡眠病。這病醫學上稱做西部馬腦炎(Western Equine Encephalitis)。起源於一種藉蚊蟲傳染的過熱性毒素。在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時候，馬腦炎使美國西部三十五萬四馬在夏天發病顯狂。這次瘟疫立刻引起全國注意。那時通稱這種瘟疫為「家畜盲暈症」。過了一些時候，加尼福尼亞大學的梅葉教授把西部馬腦炎的毒素隔離成功。梅葉教授預言這種疾病可能傳染給人類。其他很多傳染病專家都一致恐懼這種瘟疫將大規模的侵犯人類。

專家們的恐懼不久化成事實。一九四一年西部馬腦炎在民尼蘇打，北達科達，納不拉斯加諸州，以及加拿大靠近美國的各省流行。兩個月內，有三千多人患馬腦炎。數百人死亡。另有數百人的神經麻痺，或腦部受害，終生不治。大瘟疫盛行兩年以後，暫時隱退，西部居民中很少再

發現馬腦炎。

研究馬腦炎的工作，集中在加尼福尼亞中部山谷一帶。從南方的因恩縣到北方的蘇士打縣，全長四百五十哩。每年夏天馬腦炎從南部的因恩縣逐漸向北蔓延。每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業配合何勃基全會的職員，組織調查隊，追跡馬腦炎的毒素前進，逐漸把馬腦炎毒素的性館研究出來。馬只是被寄動物的一種，而不是染疾病的媒介。起初的時候，很多鳥類和家禽被誤會，當做隱藏病源毒素主要的場所。最後發現一種夜間外出覓食的特種蚊蟲才是散播馬腦炎主要的媒介。這種蚊蟲的學名叫 *Culex tarsalis* 經常把病源毒素從鳥類身上移植到馬和人的身體內。

一九五一年加尼福尼亞州幾乎已經制止了馬腦炎的流行。但是到一九五二年三月間，*Culex tarsalis* 種蚊蟲忽然增加繁殖起來。因為那年春季氣候比較寒冷，適宜這種蚊蟲大量繁殖。加上那年酷熱的七月氣候，把蚊蟲從田野裡趕到涼爽的城市中去休息。這些蚊蟲隨身攜帶巨量的馬腦炎毒素。七月卅一日加尼福尼亞州的公共衛生機關的重要職員舉行緊急會議，因為他們知道，不久馬腦炎將要死灰復燃。

加尼福尼亞州的數百科學家和技術人員立刻出動，向

血液檢查的結果顯示每個馬腦炎病人的同伴中，有數十人的血液也含有馬腦炎毒素。這些同伴們傳染了馬腦炎而自己尚不知道。到了去年的夏天，醫學界才發現，毒素進入了這些人的血液而不發病的原因。馬腦炎侵入人的血液中產生的病態輕重不等，重的可以致死，輕的僅頭暈欲睡，最輕的病人自己不能發覺一點病態。傳染病偵緝隊的工作是把這些輕重不等的病人血液抽出來，詳細研究和統計。

傳染病偵緝隊的工作最令人捉摸不定。沒有人知道那一種傳染病即將盛行。去年冬天全國普遍發生流行性感冒。今年三月間，偵緝隊的隊員曾大批出動，防止全國各地肝炎的流行。四月間傳染病偵緝隊派出一部分隊員到北加羅林納州去防止癩症。今年夏天，他們無疑要為小兒麻痺症大忙一陣。今年伽瑪球蛋白素已能大量使用，至少可以防止數處小兒麻痺症的猖獗，所以他們防止小兒麻痺症的希望增加很多。不管面臨多麼嚴重的任務，部謀醫師深信他手下幹練的隊員必能應付。過去二百五十餘次工作的成績證明他們的行動是出人意料的迅速。部謀醫師誠心的盼望，一九五三年傳染病的統計，不會出現驚人的數字。他們有充分的準備，一旦收到疾病流行的消息，隊員們立即可以出動。

(譯自一九五三年五月星期六晚郵)

蚊蟲進攻。為了增加他們的實力，加尼福尼亞州政府的官更向大西洋城傳染病偵緝隊的總部求援。集合了三十四位公共衛生專家，組織一隊陣容齊全的隊伍，奮力向 *Culex tarsalis* 蚊蟲進攻。這隊人馬包括傳染病醫師，獸醫，衛生工程師和撲滅蚊蟲專家，他們中很多人直接奔赴戰場，向蚊蟲挑戰。在大家致力撲滅蚊蟲的時候，傳染病偵緝隊的隊員們却轉移目標，進行探討侵害各種動物的普遍性的腦炎。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腦炎的基本知識上。他們進行的這項特殊任務，不久就有了獨到的供獻，醫學界對產生腦炎的知識，有進一步的了解。

馬腦炎是二十多種腦炎的一種，產生各種腦炎的過濃性毒素有很相像的性能。主要腦炎的種類有東區腦炎，聖路易斯腦炎，委瑞內拉腦炎，日本乙種腦炎，俄羅斯春秋性腦炎等等。澳洲和非洲和其他的地區也屢次發現地域性的腦炎。在去年夏天，美國人還沒有知道境內共發現多少種的腦炎。那時也沒有人詳細研究過這種外來的傳染病。傳染病偵緝隊的主要工作是把加尼福尼亞州居民的血液樣品，送到分散在加州各地的病理檢驗室去化驗。他們研究一切的腦炎，非僅盛行的馬腦炎而已。為了比較和研究，沒有腦炎症候的人的血液也送去化驗。

一個孩子在吹他那從夏令營學回來的游泳技術是如何高明。

「我想你一定游得像魚一樣的好了。」他的叔父

說：

「啊，比魚要好得多。」孩子回答道：

「這怎麼可能呢？」

「當然是這樣。」他嘲弄地說：「我還會仰游哩」

人們的興趣往往隨歲月而變遷，這是何等奇怪的一件事。當人們在幼年的時候，女孩子們喜歡洋娃娃，男孩子們崇拜着兵士。但當他們長成以後，女郎們却迷戀着兵士，男士們則拜倒在洋娃娃的石榴裙下了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最近想出了一個能使人生獲得成功的公式。「如果A代表人生的成功，那末我可以說這一項公式該是A等於X加Y加Z——X是工作，Y是遊戲。

「那末什麼是Z呢？」有人問道：

「Z嗎？」他回答道：「就是叫人閉緊了他的嘴」



凱得柏格和他的F-100戰鬥機模型



飛機大王凱得柏格

·劍麟譯·

製造出最好和最快的飛機

在美國金波灣場乒乓球房子的牆上，放映一張繪畫得很潦草的卡通片，描述航空人員，對於洛杉磯北美飛機製造公司所生產的軍刀噴氣戰機的觀感。在這張卡通片裡，表

美國在第二次大戰中獲得世界的制空權，戰勝納粹，擊潰日本，論功行賞，P-51型野馬轟擊居首位。三年來的韓戰，美國始終擁有絕對的空中優勢，使聯軍沒有遭受重大的轟炸損失，這場功勞不能不歸於P-51型軍刀機。野馬與軍刀，出現的時間雖有先後，所表現的功勞，却同樣偉大。主持生產這兩種飛機的人，就是美國北美公司的董事長凱得柏格。凱氏個人的成功史固然有使人欽仰之處，他對自由世界的貢獻，更不可磨滅。今天韓戰雖暫時停火，共匪的侵略並未終止，未來的屠殺，比過去更要殘酷。凱氏深謀遠慮，並根據他的經驗，現正着手製造更新的F-100型戰鬥機。凱氏現擁有的四大飛機製造廠，不僅規模龐大，設備宏偉，堪稱飛機工業的翹楚，而他那種苦幹實幹的精神，正是從事工業者的好榜樣。——譯者——

示一架米格機的駕駛員，被一架P-51軍刀機緊緊地追逐着。當這位駕駛員從裝有大塊防水甲片的座位上爬下來的時候，他大聲喊着『完了』。這張卡通的標題是：『請看北美公司爭領導權。』

為北美公司爭領導權的人是該公司的董事長凱得柏格 (James Howard [Dutch] Kindelberger)，他現年五十八歲，是一位身體壯健的西維琴尼亞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他學習飛行。後來從事航空工業，為美國製造出最好和最快的飛機。

凱得柏格所製造出來的飛機，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工廠所生產的要多。在他那些獲得獎賞的產品之中，F-6 Teardrop 教練機，是二次大戰時千萬駕駛員所學習駕駛的飛機。P-51 野馬機是二次戰時最好的戰鬥機。B-29 Mitcher 轟炸機，就是杜立特將軍第一次轟炸東京所用的。凱得柏格已經停止思索 P-51 軍刀機的特殊之處了。而着眼於另一種熱戰用的戰鬥機了。『這在一行當中，』他說，『我一旦明瞭我們正在做的是些什麼事，我們就知道那些事是沒有用的了。』

F-86 的繼起者，是 F-102 型噴氣機。這是在水平飛行時超過音速的第一次出現的噴氣戰鬥機。F-100 是後

斜翼型，機身比 P-51 型略大，由卜拉托·維特尼 (Vittorio) 型引擎發動，推力為一萬磅。這種新戰鬥機，已經試驗成功，不久即將問世。

在過去幾週之中，當 P-51 的製造者認為這型飛機是廢物的時候，而 P-51 却是最佳的了。韓戰已近三年，和談久懸未決，軍刀機在一天當中遭受了嚴重的損失——被打下十二架，大部份是因軍刀機掩護境內陸軍而遭受高射炮的射擊，本來這種掩護工作，大部份戰鬥機都不能擔任的。但是空對空的優勢，還是操在軍刀機手裡。

二十對一的紀錄

歷史家將會以多年的時間來爭論聯合國在韓的成就，但是永遠沒有人問得出韓國空戰所得的收穫。自從軍刀機到達現場以來，敵人的飛機總是多過牠，有時多到三十比一。偶然二架或三架軍刀機，很勇敢地深入北韓，而情報告訴牠們，那裡的米格機有一百架，或者百多架。然而軍刀機在空戰中曾經打落七百一十九架米格機，自身只損失五十六架。單就最近半年而論，米格機在空戰中損失二百架，而軍刀機却只犧牲九架，造成二比一的紀錄。軍刀機業已證實是制服米格機而能操得韓國制空權的唯一戰鬥機。

可是軍刀機，也正像二次大戰的「C」型機一樣，有許多遭受批評的地方。

當美國飛行員，發覺在韓敵機能任意擇時擇地進行作戰的時候，怨訴之聲，油然而作。這當中的原因，一部份是由於鴨綠江彼岸的掩護所，使匪機在作戰失利的時候，常常有地方逃跑。但是米格機本身的優點，也是主要的原因。米格機的爬高速度大（五萬一千呎，軍刀機只有四萬五千呎），使得牠居高臨下，等待敵人；米格機又有較大的加速。能夠隨心所欲，發動射擊。美國的飛行員，埋怨軍刀機有一萬六千磅，而米格機只有一萬二千磅。可是，米格機所載的軍備多，儀器零件，反而要少。例如，米格機上有37mm和30mm小砲，却沒有緊急油泵和自動封閉的油箱。曾經打落許多米格機的蓋布雷司基上校和麥克康耐爾上尉就認為軍刀機上的電子瞄準器不甚可靠，而且很難操作，應當拆除。

但是，自從軍刀機的殲敵比率高漲以來，於是飛行員對於軍刀機的堅強和可靠性有了重視的心理。美國的駕駛員看見米格機的翅膀脫落，或機尾解離。却没有看到軍刀機在空中有什麼東西掉下。

軍刀機最好的地方，是無所不能。米格機的設計，着

製成的，使得加在桿上的壓力能隨速度和高度而變更。另一種截擊機「F-80」的機頭上，裝有一套特別的雷達設備，可以追蹤敵機。當雷達上現出敵機的速度和接近的角度時，便根據這些情報，自動指使軍刀機飛入截擊的航道，並發射二十四門「萬能鼠」火箭，所以不致與敵機相碰。凡這些都能增加軍刀機的重量。飛機上加入一磅額外的重量，整個的飛機可能就要增加十磅。因為結構需要變更，燃料需要增加，機身的重量，隨之加大。不僅如此，還要增加飛機的價值。二次世界大戰當中的野馬機，每架不過十萬美金，而一架軍刀機的價格，至少要五十萬元。不過凱得柏格深信空軍在韓國付出的代價如此之少，還是機上零件的功勞。他說，「世界上最好的騎手，也不能騎在一匹劣馬上獲得勝利。」

善於講故事

凱得柏格認為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能改良的。他喜歡嘲笑，有敏銳的靈機，因此他是講傳奇故事的有名人物，他又是一位獻身於機器修理的人。有一次他自己設計一艘滾浪船，第一次試水的時候，就被浪打破了，他幾乎葬身魚腹。他也射箭，但非為着運動，而是因為他須要重新

重於短距離的飛行和迅速爬高。用作蘇俄國防的截擊機，使用於韓國也很理想。至於軍刀機是為空戰而設計的，還可當作輕轟炸機使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用得着。

困難在那裏

北美飛機公司為着製造「F-80」軍刀機，發生過許多問題，這些問題決不是螺旋槳推進時代所能遭遇得到的。凱得柏格說，「野馬機的電氣系統和軍刀機的電氣系統比較之下，大不相同。前者如門上的電鈴，後者相當於一套電視設備。」工程師們整年坐在跳射椅上，試驗在緊急情形之下，如何保護駕駛員免得從機上摔出去。又因為在每小時六百哩的速度之下，由摩擦所生的熱，足以使駕駛員燒焦。所以軍刀機上必須有冷卻設備，其所用的動力，相當於三十五套家用冷凍機所需要的。軍刀機有時飛入高空，那裡的溫度，又在零下六十五度，必須有一套加熱設備。而這套設備，足以使三十家人享受溫暖。

為着增大在速度下的控制力，特設計一種「飛行尾」使整個機隊的尾片可以移動。後來發覺因有新的動力控制系统，而使飛行員失去機身的感覺，於是又設計一種「人工感覺」，以圖補充。這種「人工感覺」由一彈簧和一直擺設計箭的弓。他平常和藹可親，有時發起脾氣來，也很可怕。有一次他把考爾夫球場的球棒，一一拆斷。他每日八時起身，修面，洗臉和穿衣，花時十五分鐘，一分也不多，一分也不少。早晨吃橘子汁，土司和咖啡，看洛杉磯時報。九時或九時三十分自己駕車上班。他以航空司令的態度，管理北美航空公司。

公司的事情，用不着關心。

凱得柏格那裝飾富麗的大辦公室裡，每天出進的人真多，其中有海軍司令，有將軍，有工程師，有商人，還有設計家。北美公司除了飛來飛去的噴氣機之外，每天有無數次電話去華盛頓，和牠所屬的四大工廠，（一廠設在洛杉磯，一廠設在俄亥俄的科倫巴斯，其餘二廠設在加利福尼亞的杜尼和佛龍司洛）。凱得柏格說，「我的日子，除了紛擾之外，別無他事，因為公司的事情，進行很順利，用不着我關心。」

中午他與各部份主管，在一間小餐室裡，共進午餐，以便商討公司最近的各種問題。接着躺在一張舒適的椅子上，午睡十五分鐘。數年前他害過嚴重的潰瘍病，他說，「我決定在我一生之中，每天都要午睡，因為你們的頭不

會與你們的肚子增血液，而我惟有片刻午睡，才好讓肚子裡多有點血液。」

凱得柏格是一位反對浪費的人，據說有一位新僱工，正在把金屬廢片切成小塊時，被他發現。他就問那位僱工這是幹什麼，僱工說：『我不知道，工頭剛才告訴我，在老闊來到這裡之前，叫我這材料切碎，利用牠來製造一架飛機。』

黃昏時候，當凱得柏格駕着林肯牌汽車回到他那洛杉磯私邸的時候，私邸汽車間的門便自動開了。他的私邸共有八間房屋，是他自己設計的。

大部份的晚間，他喜歡到廚房裡去。他誇耀他的烹飪法，誇耀那一排爐灶和那磁性的鍋子架，這玩意兒可以隨便懸在冷凍箱上或其他金屬品上。凱得柏格同他的妻子大多多自任烹調，另有一對夫婦替他洗滌碗碟，清掃廚房。他的女兒袁安和她的丈夫格雷漢常常帶了三個孩子，歸寧省親。

開跳舞會是凱得柏格的得意之作，早不久他一次招待了六十位客人。不過他喜歡早睡，喜歡躺着看雜誌聽床面前的收音機。他的收音機，有一套特別的附件，可以挿進他的耳朵裡。

拾 禮

平民服裝。爲着增進收益，夜間還設航空班，利用浴室沖洗照片，並替通俗科學雜誌寫文章（每篇三元到五元）。一九一九年的時候，他每週的收入，已增到三十二元。這時他與童年時的愛人卡納兒結婚（卡納兒於一九四五年與他離婚，他現在的太太是一度做模特兒的安能）。

他以助理總工程師的資格，參加製造馬丁公司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第一架轟炸機。當馬丁公司總工程師道格拉斯離開馬丁公司自己去開公司的時候，道氏要求他去加利福尼亞任工程主任。他接受了，不過五年之後才到任（他說，『你們知道，我必須賺點錢做路費。』）。在工程主任凱得柏格的領導之下，道格拉斯公司生產了D-1和D-2兩種飛機，聞名全世的D-1型飛機的計劃，也是凱得柏格定下的。約在那時起，凱得柏格一直是一個禁酒者，但他却在那時就決定投資酒業。以他向來的熱忱，他把所知道的酒排成一張名單，有系統地採取樣品。他說：『在我一生之中，我製造過也喝過各種可想得出的酒，甚至有些酒你必須去咀嚼玩味。但是在我的早年時候，我學得一事：把好蘇格蘭酒倒在冰上，僅僅加一滴水，那是毫無意義的。』

飛機大王凱得柏格

凱得柏格決不滿意於做助手的工作（但在道格拉斯公

出身寒微

凱得柏格生於西維琴尼亞州的菲林城，他的父親是一名鋼模匠，他母親替人裱糊牆壁，每小時賺五毛錢補貼家用。他讀了一年高中，便離開了學校，到國營鋼管公司去工作，每週薪津五塊錢，從早到晚搬運金屬塊。後來他替軍事工程師們做一名繪圖員，他覺得晚上有時間去讀國際函授學校的課程。於是他趕緊準備繪圖學，工程學和數學，考取了卡尼基理工學院。受了一年大學教育，他認爲他在浪費時間。

一九一七年，他加入色格爾軍團。這個軍團有幾架飛機，因此便成了空軍的先進者。凱得柏格於是便學習飛行。飛行對於凱得柏格這名丘八老爺並非易事，降陸尤感困難。有一次，他撞毀了一架飛機。

收入微末，買不起一套平民服裝。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凱得柏格答應替馬丁公司做廣告員，工作是繪圖，週薪二十七元五角。做不到幾個月，仍舊穿上制服，回復原來的工作，因爲他買不起一套

司不得不屈居副位），他欣然接受通用汽車公司的命令，接管該公司所屬的北美航空公司設在馬利蘭的附屬工廠。後來政府命令北美航空公司集中力量於飛機製造，否則就從事空中運輸。北美公司決定保持地的飛機製造業，而且需要有一位主持生產的人。這位北美公司的董事長凱得柏格從道格拉斯公司帶走了兩個人，一位是現任北美公司總經理安特武德，是第一流的設計家，另一位也是有數的設計家，現任北美公司的製造副主任。

那時，北美公司製造客機，而且賠錢。

凱得柏格把製造賠本飛機的合約償清，把模型以一千五百元賣與一家帆船商。擬定製造訓練機的計劃，以便爭取與空軍訂約。

凱得柏格把公司從馬利蘭遷到加利福尼亞。當歐洲進行武裝的時候，北美公司替外國製造訓練機。一九三八年，凱氏與航空人員李馬、阿爾諾得和司巴茲等舉行會議，他宣讀一篇聲明，申述美國爲什麼願多買北美公司的訓練機。航空人員，均同意他的說法，但是指出他們沒有資本。後來凱得柏格又遇見阿爾諾得，那時所需要的，不是基本訓練機，而是戰鬥機。一九四〇年的初期，英國要求北美公司製造 Curtiss P-40，凱氏回答說他能設計並生產

一種更好的快速戰鬥機。一百二十七天之中，他製造出有名的 P-51 型野馬戰鬥機。美國對這型飛機傾向冷淡，因為當局重視遠程轟炸機。於是凱得柏格趕快改變方向：『我告訴他們，P-51 是遠程轟炸機，不是戰鬥機，乃向我定購五百架，可是與定單同時寄來的一封信說，『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飛機。』因此，感謝英國的定單，使得美國在參加二次世界大戰時，已經有了野馬機。

三大原則

因為生產 P-51 型飛機，凱得柏格善用大量生產技術。他的原則約有三點。1 設計一架飛機，腦子裡要想到生產上的問題；2 把複雜的工作，劈為簡單的部份；3 機身不要太大，裝配不要太快，在裝配零件之前，把內部的工作都做好，免得在機身裡爬進爬出。北美公司在二次大戰當中，生產了一萬五千六百七十架野馬機，九千八百一十六架 P-51 型機，還有一萬五千四百九十八架訓練機。

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北美公司與其他公司一樣，走向下坡。所僱員工從九萬一千人降到五千人，而定貨也從八千八百架，降到二十四架。但是凱得柏格不像他的對手，一籌莫展，而他開始製造四個座位的私人用的 Navion 型

機，代替軍用機。後來 Navion 型機的價值增高，定單減少，凱氏把這型飛機的藍圖，於一九四七年售與乃洋航空公司 Ryan Aeronautic。有了這筆經費，他有力量維持第一流航空工程師，從事新的軍用機的設計，於是接受訂約製造 P-51 型四噴氣引擎轟炸機和海軍用的 P-1 型戰鬥機。

要把原子能應用在飛機上

從那時起，北美公司鴻運亨通。五年前，牠售出九千四百萬元的貨，獲利六百八十萬元，去年售出三億一千五百萬元的貨，獲利七百八十萬元。目前的定貨有十五億元，居於美國飛機工業的第四位。凱氏有一計劃希望有一天能實現，便是原子能應用在飛機上。北美公司是和原子能委員會訂約者之一，不過凱得柏格認為原子能飛機，不是短期內能實現的。所以他的工程師設計了一座反應器，希望能由此走上商業原子能的道途。

凱得柏格與他的公司相依為命，他的年薪十四萬元，外加退休基金每年一萬一千元。

凱得柏格的眼光射在未來的發展上，他認為用人駕駛的飛機快要廢棄了。『這不是明天的事，也不是十年之內的事。』但是美國國防將要成為自動控制的時候，正要降臨了。北美公司已經接受製造控導飛彈的合約，正在為那末一天作打算。那些認為控導飛彈是最低廉的安全辦法的人們，根本就錯了。凱氏說飛彈在許多方面甚至比目前的飛機還複雜。每隻飛彈，發射出去之後，沒有人把牠架駛回來，全部都損失了。

在超音速的時代裡，凱得柏格暨其他飛機製造家，面對一種新的挑戰，須絞盡他們的聰明才智，這就是熱的障礙。預期不久要出現的飛行速度，將因摩擦生的熱，而使強勁的鋁失去其力量。用目前材料所做的飛機座位上的天窗窗蓋，將會軟如布丁，現在所用的電子儀器，也許要失去效用。美國在這些問題上，應充份地掌握着，走在他的前面。即使軍刀機在韓成功，凱氏不肯低估蘇俄的機械力量。同時他也知道美國必須拿出多少時間，金錢和血汗使適當的飛機，在適當的時候，用在適當的地方。北美公司在二次大戰製成 P-51 型野馬機，韓戰當中又貢獻 P-51 軍刀機，許多人認為這好像帽子裡出白兔，玩魔術一樣地變出來的。凱得柏格說：『不是有人先把白兔放在帽子裡

面，永遠不會有人變出白兔的。』

節譯自六月份時代雜誌

馬林可夫有一天早晨召來了他手下的高級「應聲虫」，大放厥辭：「孩子們，我現在有了一個偉大的計劃。讓我們把普列皮洛夫群島從華爾街只認得金錢的銀行家們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應聲虫」中的一位用着他那一貫熱烈贊同的神氣緩慢地說：「不過我應該聲明，在這些島上沒有一個居民的。那裡除海豹之外一無所有。」

這一點並未阻制馬林可夫的偉大計劃。「海豹？人類？」他咆哮着說：「等我們解放了他們之後，又有什麼人能來證明這中間的差別呢？」

x x x x x
有一位先生對自己辛苦經營的一片草地極感驕傲，不料有一年發現草地上長出了一片蒲公英，雖然他用盡方法想把它除去，可是仍毫不見效。

最後他只好寫信去請教一所農業學校，他在信上列舉所有各種試用失敗的方法，結尾處他寫着：「現在我應該怎麼辦？」

不久他接獲來信，上面寫着：「我們建議你應該想法去愛它們。」

男變女

女變男

丘耳譯



女的呢？
性別的變
更在人類

最近的新聞。一位事實上
是未知的「男子」。一位美國
大兵。經過施行手術後已轉變
成一個窮窈淑女——名字從喬
治改為克利絲汀——因此輿論
為之譁然

比這件略遜一籌的新聞，
也許要算蘇格蘭的女醫生，她
已渡過了四十個年頭的女性生
活，却一旦變成了男性。

人們到處在打聽：「性別
的可以更改，是醫學上最新的
奇蹟嗎？每個人的性別都可以
把得穩嗎？到底如何會變男變

中有多少可能性？一個男人和他的妻子，双双走入醫院，
在出院時，他們的性別已互相變換了，這可能嗎？」

當克利絲汀，以前的喬治，成為公眾注意的對象時，

醫師們才相繼發表，原來性別之可以變更，由來已久矣。

一張美國報紙最近登載着當地的一個醫師所透露的消
息，他說他已使三位「姊妹」變成了「兄弟」。

夏絲蒂和瑪利成了却利和馬克；第三位說：「我們從
未發現有什麼異樣，直到我們十二歲那年；我們像女孩子
般的在農村裡長大。」夏絲蒂在二十二歲那年，她的性別
變化才告完成。

已故的美國名尿學家，楊博士 (Dr. H. H. Young) 對
此已研究了許多年，他處理了不少的「男人」和「女人」
，把他們的性別變易。

在他的病人中，已知有一位是二十歲的女孩。她開始
懷疑自己的性別，喜著男人的裝束。她向楊博士商議後，
他決定替她施行外科手術，使她變成男性的體格。

在醫院中一段較長的醫療期間，這位病人竟愛上了一
個護士小姐，等到正式變為男人後，即行結婚。這件婚姻
竟十分美滿。

若干年前，紐約市的奧司華爾·魯斯萊博士，和他的

同事們也在研究性別的更迭問題。

有一個病人，接生醫師宣佈是個女性嬰孩；她也像女
孩子一般的長大，可是在五歲的那年，她的母親發現有許
多處，她有着一個明顯的男性的性格，於是她向魯斯萊博士
求診。她告訴他：「我的女兒不再喜歡和洋娃娃一起玩了
，她喜歡棒球，爬樹，和一切男孩子的遊戲。」

經過仔細的檢查後，醫師告訴孩子的父母，這孩子正
在日趨男性化。他勸告家屬遷居到另一個鎮上，替孩子改
名為勞勃脫，(原名曼麗)，給「她」穿男孩子的衣服。

所以，勞勃脫的生理上仍為「女性」，「她」進入一
家男孩子的學校，一切行動和其他男孩一般無二，直到十
七歲時，才施行外科手術將他徹底變作男性。

像這種性別上的轉變，或類似情形的例子，究竟有多
少呢？答案是：所有這類情形，都屬於性別的混亂，或可
稱謂假性陰陽人。

像這類例子，性別上的特徵是錯誤的；實際是個男孩
，但他的個性正好相反，舉動像個女孩。倒過來的例子也
有。

根據楊博士的估計，性別的混淆每一千人中有一個。
這些人他們個性所表現的性別，被天生的性別所「偽裝」。

最簡明的例子，一個十足的男孩，被人誤作女孩，因
為他生殖腺——表現男性特徵的機能——深藏在腹腔內部
，沒有向下發展。

男孩女孩的生殖腺在早期胚胎之中，都隱在腹腔之內
。正常情況，男性的管能漸漸向下發展，終於脫穎而出；
但假若遭到某種干擾而停止進行時，於是男性管能的被掩
飾或部位不對，而使人誤作女孩。

新近，另一位著名的尿學家，愛爾麥海斯醫師，接到
一位病人，和「克利絲汀」的情形十分相似。

這位病人年約十八到二十歲左右，外貌完全像一個男
人。「他」每天括鬚，手臂及身體上的毛髮都生得很濃密
，十足是一個鬚眉男兒。他的胸部，臀部，及其他部份都
明顯地表現出男性的特徵。沒有一處可以證明有女性青春
發育的現象。而且生殖腺也是男性的。

然而這人是一個「女孩」。「他」所以會成這種情況的
原因，是因為副腎腺上生了一個大瘤，副腎腺的功用是分
泌最重要的強力質爾蒙的。

這瘤的存在——並非是癌——使體內男性內分泌素及
質爾蒙的產量過多。這就是使這位女孩身體的各部份發展
成男性的主要原因。

當這個瘤剷除後，被壓制着的女性徵狀立即出現。毛髮不再濃密。括鬚子的手續也免了。胸部的乳房也發達了。正常的妙齡女子的各種徵象也出現了。現在這位病人正在趨向正常的女孩子生活。

眞性的陰陽人是很少有的，而且治療頗爲棘手——這些人他們同時有着男女二種性機能。

到目前爲止，同時具有二種健全性別的人，尙未見過。這是說，還沒有發現過一位兼有男女二種健全性機能的人，可以負起父和母的双重責任。

但是在二十件病情中，楊博士曾發現有三件不同情況的二性陰陽人，可是他們的性的機能都在衰退狀態，有些人一面長着男性睾丸，另一面長着女性的卵巢。另一些人二面同時長有二種生殖器，也有人長着男女生殖腺的混合產品。

這類病情，楊博士的外科手術已獲得極滿意的成績，他把一種性機能剷除，讓另一種得以健全發展。

曾有一位十八歲的二性病人，有着極強的男性氣質。

可是在體內，却有着發育健全，機能完備的女性生殖腺，卵巢亦已形成。同時還有子宮及其他女性的組織。由於病者的性情和意識方面，男性重於女性，所以楊博士把所有的女性機能組織全部移除，將「他」造成一個男人。

再有一個Y染色體。當X和X相逢，這是一位千金，X和Y相逢，就是弄璋之喜了。

在這精子和卵子的二個父母細胞中，另外尙互相帶有二十三個別的染色體到對方去。這許多別的染色體的行動，會帶累X和Y染色體相逢後的進行程序。

另一種說法，在母體內的胎兒，雖然已被遺傳性的染色體決定了命運，但還是可以多多少少地轉變趨向。

所以那些女孩男性化，男孩女性化的偶然例子，也是無足驚訝的。

在正常的人體內，男性女性質爾蒙都有分泌，祇是男人的男性質爾蒙分泌佔着優勢，女人的女性質爾蒙掌握大權，如此而已。

也許令人驚異的倒不是那些性別混淆的例子，而是爲什麼絕大多數人類的性別竟會歷久不變。低級動物的性別是十分容易變化的。

鳥類時常會自動地改變性別，像在試驗室中用質爾蒙來支配它們一般成功。

若干年前，在英國有頭母鷄，生蛋孵小鷄已有三年半的歷史，後來在卵裏或是其他的內分泌腺發生了病症。結果她竟慢慢地變成公鷄的樣子，最後「她」竟成了公鷄，開始保護小鷄了。

在另一方面，海斯博士有一位二性病人，體上有着男女二種性的組織系統，這位病人被改造成一位道地的「女孩」。所有男性的組織系統都被除去，並施行了幾次必須要的外科整形術。

科學家們認爲人類性別雖有顯殊的分界，但是按人體的化學成份，先天性的，和心理上的觀點來看，沒有一個是完全完全的女性，也沒有一個是完全完全的男性。事實上，所謂人類的含義，就是男人帶有一點女性型，女人帶有一點男性型。

設得實在些，我們之間的男女分別像是一架天秤，當它的指針偏向男性的秤盤，這是一個男人。假若指針偏向女性的一面，就是女人。

未出世的嬰孩，它的性別被取決於極短促的片刻，這在遺傳學上已公認爲是的。就在這受胎的片刻內，將來的性別已經決定。

當精子使一個卵子時，仍形成受精卵；這是肉眼可以察別的一個小點，約僅二百分之一吋的大小，未來的性別在這時業已真正地確定了。

在這個卵子裡面，包含着「一件化學品，稱之爲X染色體；那個侵入卵子的精子，也帶有一個X染色體，並且另外

許多類的牡蠣，它們有着先天的組織，能够經常開一個時期變改性別一次。但是像這般的易變，在人類中是聞所未聞的。

假使有人想到，男女之間基本的差別是懷孕生育，那末性的改變，在這一方面是無能爲力的。老實說，拿喬治·克利絲汀爲例子吧，她從未是一個完全的「男人」，假使他曾經是個道地的男人，那末他就不可能變爲十足的女人，而能够生育懷孕。

所謂性別的改變，祇是指改正性的混淆和反常，或是除去一個偽裝的器官，使另一個性的組織得以健全發展。「克利絲汀」永遠是「克利絲汀」，她祇是一度有過「喬治」的外表，直到最近的醫療，方使她恢復自然界爲她早就安排好的性別。

如果從正在發育的青年的觀點而言，假使他們的性別無法確定，或是在衰退之中，這些都不要緊，最危險的倒是他們心靈和意識上的傷害。即使是一個正當發育的孩子，如果使他以爲自己在這年齡發育不全，他可能受到很大的打擊，而影響他整個個性的發展。

我們對性別的確定固然要及早認識，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明瞭性的複雜化，這些都是被視作正常的。

一個男人略爲帶點女兒態，是不該被譏笑的。同時一個女子，僅僅因爲在運動上或事業上想超過男子的成就，或稍爲帶有男性的習氣，也不該被嘲弄。

奇妙的玉蜀黍

又生

用來治虛脫和重傷患者的藥劑，原是醫師們所迫切需要的，誰知能製成這種藥劑的材料，却是一種極常見的食糧——玉蜀黍。用來使橡皮車胎經久耐用的要素，本是工程師們所夢寐以求的，不料這種要素也可以在玉蜀黍中找到。但最妙的還是另一些工程師，他們用一蒲式爾（註一）玉蜀黍做原料，製成了四十雙尼龍絲襪。

對化學家說，玉蜀黍的多能變異，正是他們變戲法的好資料。將來，說不定你會住着用玉蜀黍築成，漆着玉蜀黍油漆的房子，穿着玉蜀黍織成的衣服，坐着用玉蜀黍燃料發動的汽車。玉蜀黍，這種黃澄澄的米兒，可決不只是單供你吃吃就完事的了，它已經是一種極優越的化學工業原料，在工業上，醫藥上乃至日常生活上，玉蜀黍的用途，已不下幾百種。

哥倫布是不認識玉蜀黍的，可是，當他第一次從船員手上看到這種新奇糧食的時候，他就認為是東方富源中最有價值的了。在此後的幾個世紀裏，玉蜀黍先傳入歐洲，

隨後，在世界各地也逐漸被重視。

在美國，玉蜀黍是手屈一指的農產品。似乎任何地區都能種植玉蜀黍：從酷暑的熱帶森林，以至冰封的兩極附近，從海平面，乃至海拔一二、〇〇〇呎的高地，玉蜀黍都能生長。可是，怪得很，這種隨遇而安的植物，却並不野生。

玉蜀黍在地球上出現的確實年代，植物學家至今還不能斷定。埃及的金字塔裏，或是巴比倫的廢墟上，都沒有這種糧食的遺跡。只是，當科特茲（註二）遠墨西哥的時候，他曾看到大量的玉蜀黍田，多數南北美洲的印第安人，那時種玉蜀黍已有好幾世紀了。

在玉蜀黍米中，大部分——近百分之七十——是一種多能的物質，澱粉。澱粉工業界，每年要用去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蒲式爾玉蜀黍，來製造大量的澱粉製品。紡織業在纖維紡織和整理上，每年也需用去澱粉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磅，造紙業的用量還在此數之上。化學工業也要用大量的澱粉來製造顏料，油漆，殺虫粉以及炸藥。

用澱粉製成的右旋糖（Dextrose），本是醫師用於重傷患者，和行大手術之後，防止發生虛脫的靜脈注射劑，可是，現在竟又是改良橡皮性能的要素了。

在美國克利夫蘭城，有人曾經開了他的汽車去告訴車胎商：「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這三支輪胎全都壞了，可是，這支跑過不下四萬哩路的，却一點沒壞。」

汽車商也不會知道是什麼緣故，知道緣故的，只有那兩三千個名不見經傳的美國人，因為，他們曾經研究過一種令人驚愕的器材，名叫「冷製橡皮」。

冷製橡皮的製造，應當從大戰期間美國的橡膠來源切斷之後說起，那時，科學家和工程師們，就會運用幻術似的化學方法製成了一種名叫GRIS（註三）的橡皮。這是一種不算太好的合成橡皮，只是能在短時間內製成成功而已。

但是大戰結束之後，一筆數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合成橡膠工業沒有了出路，因為無法和天然橡膠競爭。但是，這樣大一筆資金豈能棄之不顧？

早在從事軍用橡皮研究的時候，科學家們就已經發現，在接近冰點的溫度滲入某些成分，可以製成一種極優良的橡皮。只是，不太理想的是這種冷法製成的橡皮，好固然好，却曠日費時。如何使製造的時間短縮，已經在研究，但是，由於軍需緊急，以致便延緩了這種研究的進展。戰後，研究人員重新在這項研究上，痛下苦功，他們

試驗了千百種化合物，最後終於發現了幾種化合物是他們所需要的，其中之一，就是用玉蜀黍製成的右旋糖。

在製成合成橡膠的原料中，加入右旋糖之後，倒進加壓容器，十二小時就能成爲橡膠。冷製橡皮自此才成了事實，而促成這事實的右旋糖，又成爲冷製橡膠業每年大量需要的原料了。

玉蜀黍的奇妙功用，並不就止於玉蜀黍米而已。

「這東西，總還有點什麼用處。」一個美國伊洛華州的青年，柯爾·米勒（Carl Mearl），在爬上一輛把玉蜀黍碾碎去當柴燒的卡車時，這樣想。

後來，米勒成了化學顧問，並且受聘於一家製早點的公司。這家公司對他的希望是，如何把廠房外邊，那些堆積如山的燕麥穗軸予以利用。在燕麥的穗軸裏，蘊藏着一種有杏仁香味的液體，名叫糠醇（Furfural），可是，就從沒有人能想出一個簡易的方法來提取它，經過一番心勞力瘁的試驗，米勒研究出一種很實用的提取法。立刻，這種液體，就供給好幾種工業使用，它是塑膠製品的重要成分，也是煉油過程裏重要的溶劑。

由於這項成就，使米勒想起了他早年的那種幻想。果

然，在玉蜀黍穗軸中也有糠膠，而且含量比燕麥穗軸還要豐富。接着，又發現糠膠還有一種奇妙的用處：可以製成尼龍。柯爾·米勒因之被尊為「糠膠之父」，他的成就，已遠非他當年的幻想所及了。

盤尼西林現在是全世界家喻戶曉的了，可是，幾年前，要想獲得這種藥品，可就真不容易。那時，醫生們雖明知可以用盤尼西林救活的病人，都只好眼睜睜的讓他死去。那位永垂不朽的牛津科學家，第一個證實盤尼西林能够救人性命的霍華德·佛羅雷 (Howard Florey)，就曾領受過這種慘痛的遭遇。

由於紛至沓來的需要，佛羅雷和他的助手諾曼·赫勒 (Norman Heatley) 只得去到伊利諾州，波內亞城的美國農業試驗所，把他們苦掙了兩年，想找一種繁殖迅速的黴菌的願望，向羅拔·柯赫 (Robert Cohn) 博士訴說了一番。

聽完以後，柯赫吹了一聲口哨。「事情可真不易！」他說：「讓我們試一試看！」

柯赫集中全所的人力，從事這項研究。他們所搜求的有兩項——優良的盤尼西林黴菌，和使黴菌繁殖迅速的飼料。

膠，却仍然清朗如初。這塊清朗的面積，就是盤尼西林殺死了產生云狀膜的病菌而成。

大約十二小時以後，當洛耶去檢視培養盤的時候，才使他大為吃驚。原來他看到了一塊比任何一次試驗，都要大上兩倍的清朗面積。

試驗證明，用玉蜀黍浸漬液飼養成的黴菌，比任何飼料所養成的，都要多產生十倍的盤尼西林。一種玉蜀黍的副產品，却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功用！此後，發明鏈黴素的施爾曼·瓦克斯曼 (Selman Waksman) 也發現鏈黴素在玉蜀黍浸漬液中，繁殖極速。

在供我們食用方面，玉蜀黍本已够重要了，而將來，它還可能更重要。在食用上，玉蜀黍被貶值的最大原因，就是因為缺乏菸鹼酸 (Niacin)，因此，常常使大量食用它的人，罹致玉蜀黍斑疹 (Pellagra)。科學家對這個問題的答覆是這樣：因吃玉蜀黍而生的病，還是只有吃玉蜀黍來醫。

美國農業部的符德勒·雷琪 (Frederick Richey) 博士，和哥倫比亞大學的雷·F·道生 (Ray F. Dawson) 博士，發現玉蜀黍的菸鹼酸含量很不一致，有些不到百分分之十四，有些却高達百分分之五十三——像這種含量，

爲了找尋優良的黴菌，他們試過一切東西，搜刮過陳麵包，腐木屑乃至泥土中所含的黴菌。美國空軍爲他們帶回世界上各基地的泥土，供他們研究。幾個月後，美國參戰了，對盤尼西林的需要也更形殷切。然而，在波內亞的人們，却還沒有找到優良的黴菌。直到一九四三年，他們才發現特洛普甜瓜 (Cantaloupe) 中的黴菌，是他們所需要的。

可是，使黴菌繁殖迅速的飼料，却還沒有着落。柯赫和他的助手們，試過各種各樣光怪陸離的化合物，還是一無所獲。一再的試驗，也一再的失敗。一天，研究員安却·洛耶 (Andrew Moyer) 一時心血來潮，倒了些玉蜀黍的浸漬液在黴菌的飼料裏。所謂浸漬液，就是爲了製取澱粉，而把玉蜀黍在水中浸漬過之後，所剩下來的一種液體。

當洛耶守着那些綠色黴菌在飼料中生長的時候，他沒有存任何希望。像其他飼料所培養成的黴菌一樣，他照例送去作殺菌性能的測驗。

測驗黴菌的殺菌性能很簡單，就是把黴菌拌和在肉汁裏，用玻璃筒滲進培養盤。隔不一會，培養盤中那些滿佈病菌的凝膠上，出現一層云狀的膜，而在玻璃筒附近的凝

食用時，絕不會有缺乏菸鹼酸之慮。那麼，科學家能不能爲我們培植出，世世代代都含這樣高度菸鹼酸的玉蜀黍呢？

經過幾年研究，科學家最近宣稱，他們已能培植出含菸鹼酸百萬分之四十的玉蜀黍了。若假以時日，他們認爲含量百萬分之五十以上的，也不難培植成功。運用新的營養學理，佐以大量含高度菸鹼酸的玉蜀黍，玉蜀黍斑疹，將不難根絕於世。

在玉蜀黍米中，還隱藏着另一種奇妙的成分，能爲我們解決一項迫切的食料問題——蛋白質的需要。通常，都以爲玉蜀黍裏的蛋白質含量是極少的，認爲它只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僅能產生高度熱能而已。殊不知這種被我們拿去犧牲畜的玉蜀黍，科學家却發現含有極豐富的蛋白質。

在玉蜀黍米中心，有一種名叫玉蜀黍胚的黃色小粒，科學家，如伊利洛克斯大學的H·H米契爾 (Mitchell) 博士之流，就會加以研究，並有驚人的發現。他們抽去胚中的油質之後，得到一種白色粉末，含着豐富的蛋白質。

經過煞費苦心的試驗之後，米契爾和他的助手們，擬定了一張長長的蛋白質「生物分級」表，表上第一格是牛

乳，蛋白質含量九十，牛排只有七十七，而玉蜀黍卻是七十八，現在，已有好幾家食品公司在動腦筋，想把這種蛋白質供應市場。

玉蜀黍中，還有比供食用更有用處的蛋白質，玉蜀黍膠質便是其中之一，運用這種奇妙的蛋白質，科學家已造出一種新奇卓絕的纖維，名叫費卡呢 (Vicra)，這種纖維穿在身上像毛織物一般溫暖，又便於洗滌，而且不蛀不霉。你穿這種衣料的日子不遠了，只等某幾種成分，從這種自然界裏最多的植物中分出之後，就有得穿了。

註一：Bachel 谷量名，約合我國三斗餘。

註二：Cerez (一四八五——一五四七) 西班牙將領，率七百人赴墨西哥。一五一九年在烏盧阿聖胡安 (San Juande Ulloa) 登陸，建築焚舟，示毋退却，長驅入墨西哥，據麥提組馬王 (Montezuma)，殺數千人，其地悉平。

註三：Government Rubber——Styrene type 之縮寫。

(譯自皇冠雜誌一九五二年一月號)

一個矮小瘦弱的男人神經質地跨進一所稅捐處。他滿面掛着懷疑的神色在屋裡看了一轉，於是一位稅吏走過來問道：「你有什麼事？」

「呃——，沒有什麼，一點也沒有什麼，」他回答道：「我——我想我不過是來看看——究竟我在爲他們工作着的是些什麼人？」

當一位寫字間裏的主人吃過中餐回來時。他那漂亮的金髮打字女郎向他報告：「斯密司先生，剛才有一位先生打電話來找你，我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不過我今天晚上要跟他一道出去。所以明天我可以告訴你他的姓名是什麼？」

「你對我並不怎麼好，」女孩子對她的未婚夫說

「爲什麼你會這樣說呢？」他道：「我每天晚上不是都到你家裡來的嗎？」

「可是你每天到我家裡來只是跟我爸爸玩撲克。

「對了，」年青人說：「假如我們要結婚的話，我想我應該學習一點賺錢的方法呀！」

濾過性病毒

Paul de Kruif 原著
璋 譯



微生物家已經知道怎樣保護我們以免遭到普通病菌襲擊的法則，現在他們又進一步在設法征服那些比細菌更兇頑的敵人——濾過性病毒了。這些極微細的生物對世界上一切有生命的東西沒有一樣是肯輕易寬宥的。牠們對破壞一切植物，動物，人類，甚至連其他種類的微生物，都感到有同樣的興味，因牠們而引起的疾病至少在二百種以上：諸如黃熱病，天花，小兒麻痺，麻疹，顯腺炎，以及流行性感胃等都是牠們的傑作。抗生素藥物一般對牠們都沒有什麼效用。然而在最近幾年來醫學上對濾過性病毒的研究有驚人進步，而其前途仍未可限量。

病毒專家正在忙於誘導那些愚笨的微生物以反叛牠們自己的殘酷兄弟。他們正在一個接一個地馴服病毒之殺人性，並利用牠們把牠們注射到動物和人體內以預防那些因牠們而引致的疾病。

這便是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之戲劇性功能。牠使我們在穿過黃熱病密集的森林地帶時沒有一點恐懼；牠使我們的牲口不致因豬痘等病侵害而死亡，因而使我們的食物供應免受影響；同時亦因爲牠的緣故使我們沒有患狂犬病的恐怖。而且現在我們還有希望利用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以獲得小兒麻痺症的免疫力。

然而究竟什麼是病毒呢！當我們感染上一種疾病時，醫生找不出任何已知的病菌跡象，他便說我們可能遭到了病毒的侵襲。

好幾年以來醫生對病毒的概念是那般模糊，甚至連發現病毒的專家們也說不清楚病毒究竟是什麼東西。他們只知道除了細菌以外尚有某些物質是造成死亡的主因，然而他們却不知道到底是那些物質。在一八九八年時，著名的德國科羅家，弗萊特烈羅勃勃 (Friedrich Loebler)，便會追跡過牛犢中致命的蹄口病 (Hoof and mouth disease) 的潛在因素。他把病牛的體素用最精細的濾層一破濾上

過濾，使除去所有的普通細菌。然而當羅弗勒將濾液注射至健康的牛體去後，牛便死去。因此羅弗勒便斷定那些用普通顯微鏡所不能察見的餽子手一定是一種濾過性病毒，於是在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便如此開始。

這是一種神鬼莫測的科學。病毒只有在那些被牠們所殺害的動物身上才找得到，此外就無從找起。有一位英國人叫作愛爾福的 (W. J. Ellford)，他雖然看不見牠們，但是他却確實辦到測定牠們幾微的地步。他用精確測定過的科羅丁 (Collodion) 半透明膜在高壓下過濾含有病毒的濾液，他發現最小的病毒直徑比一英吋的一百萬分之一還小。

那麼纖微的生物怎樣能夠殺人？事實上，如此纖微的東西是否還能夠稱爲一種生物，還是一個問題。那末這些破壞者究竟是極纖微的微生物呢？還是無生命的化學分子？

到一九三一年時，在文且別爾脫大廳的哥德柏士巧 (Ernest Goodpasture) 教授把病毒注射至雞蛋內的雞鵝胚胎裡，這些小東西便如瘋狂般繁殖起來——至此才決定牠們是有生命的物質。牠們能够在雞蛋內生長的事實使研究者獲得一個機會以研究某一種指定病毒，因爲雞鵝的胚

毒在雞鵝的胚胎內繁殖起來。至此病毒的特性便又起了一次變化，其毒性變得非常溫和。一度兇險非常的病毒現在却只使猴子略微碰觸些最溫善的黃熱病微而已。因此麥克司希勒便創造了歷史記錄。他發現猴類經注射過這些溫和的病毒後便能真正獲免於那種兇險非常的黃熱病。

希勒已經演繹出第一次人造的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將近一九五〇年時已有二千八百萬人們經注射過這種針劑。在拉丁美洲黃熱病最猖獗的森林地帶，幾百個毫無防護衣著的人們都曾接觸到這種致命的黃熱病傳染，但在曾經注射過預防針的人們裡面却沒有一個罹病。因此麥克司希勒便獲得諾貝爾獎金的褒賞。

然而這一種病毒得以變爲溫善難道不會是自然界內一種幸運的奇跡嗎，即近如一九五〇年時，一位英國的病毒權威，貝德森氏 (S. P. Bedford) 還不斷援引這一事實認爲是唯一成功的人造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再者，即使其他種類的病毒也能馴服，有人能保證牠們不會又回復至原來劇毒性的嗎？

在過去四年內，在紐約珍珠河畔的黎坦爾實驗室 (Lederle Laboratory)，赫拉克斯博士 (Dr. Herald Cook) 與他的病毒研究人員業已對這問題獲得一驚人的解答

胎是一絲不染，沒有受到任何病毒或細菌的觸污。因此在一隻雞蛋內，某一種病毒可以絕對純淨地培植起來。

即使如此，病毒仍舊是一種難以應付的科學。由於病毒逐漸繁殖的結果牠們一般都使胚胎因此而死亡，同時又因爲病毒只能在有生命的體素上才能生長，所以當寄主死亡時，牠們便也只能隨着死亡。故研究者往往在胚胎尚未死亡前即趁機「豐收」起來，再將其移植至另外一隻雞蛋裡去，如此般繼續不斷直至實驗完畢爲止。在繁殖的雞蛋裡 (一種活的試管) 研究者可從以考察所以使病毒爲害其他生物的原因。

研究者不時地將有病毒的胚胎在一隻華林氏調合器內層細後注射至動物身上。由動物所起的反應使他們知道病毒的特性是否在改變，例如究竟變得溫和些還是兇險些。假使牠已變成溫和了，或許牠就可以用來使動物或人類免疫，以抵制與牠同一來源而能使人致命的病毒。

哥德柏士巧之雞蛋延生法的發現開始於十七年以前。哈佛大學的麥克司希勒 (Max Theiler) 最先把得自猴子的黃熱病病毒注射至鼠類的腦內，結果使人大爲驚訝。由鼠體移植至另外一隻鼠體，病毒對猴體的毒性便不太兇險了。於是希勒在洛克斐勒基金的協助下把他的鼠體黃熱病病

。牠們以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注射至四億五千萬只有一天的雞鵝身上以預防新堡病 (Newcastle disease) ——一種類似人類流行性感胃症的致命病毒。他們又用另外一種有生命而無害的病毒以防護五百萬隻豬免於豬癩。他們亦會馴服一種乖戾的病毒，以護存二百萬隻狗類。

在這些上億次的注射內，沒有一件報告顯示這些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有任何回復致命性的跡象。

由於這一在動物身上預防注射成功的事實，最近威廉貝爾 (William B. Bell) ——當時美國電報公司總經理，與麥爾孔博士 (Dr. Wilburg Malcolin) ——黎坦爾實驗室主任——二人決定把自動物預防針上所獲盈利，全部投資在人類各方面的致命病毒預防事業上。

在所有這些疾病裡狂犬病是最可怕的一種——當患者一有此病的微弱徵象時，死亡便不能避免。以前派司特 (Pasteur) 曾試圖以患有狂犬病家兔的乾燥脊髓，盡速注射至剛被瘋狗咬過的人們身上以免除那種恐怖。然而派斯特的治療法却從來沒有給與一種可靠的保障。

以後在黎坦爾實驗室的研究者亦很少有進展結果，直至他們接受了一位叫作弗勞蕾 (Flury) 可憐的女孩屍體後才完全改觀。這個女孩是在喬治亞州被瘋狗咬死的。洛

克斐勃基金會的研生博士在屍體解剖時從她的腦內取出一些病毒樣品。於是黎坦爾實驗室的柯柏勞司基博士與白萊克 (Dr. Hilary Koprowskie Jack Black) 把弗勞雷病毒移至雞蛋胚胎內培養。牠很快地便溫蓄下來。經試驗後，這些溫和的弗勞雷微生物被證明是所有各種動物的特效防護劑。只要注射一針這樣的預防針，狗便有二年免疫性足以抵制將會殺死一萬頭未曾注射預防針的瘋狗病毒殺劑量！全世界現在已有三百萬頭狗經安全地注射過這種可以活命的瘋狗預防針。

因此黎坦爾實驗室的人員們已經把派司特氏的陳舊而狂妄的夢想付諸實現。假如所有的狗類當其在幼小時便注射過瘋狗預防針，那末狂犬病便不再是人類的一大威脅。同時為彌補普遍地狗類預防注射之不足，弗勞雷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現在已能很安全地施諸人類，以挽救已被瘋狗咬過的人們。

二年以前赫拉考克斯詢問過他的黎坦爾病毒專家們一個大問題：為什麼我們不馴服那些小兒麻疹症的病毒呢？考克斯知道，假如這一問題希望有所成就，便一定非要有活的病毒不可。因為已經殺死的病毒往往只能有不確定且為期甚短的時效。這便是為什麼當沙克博士 (Dr. J. O.

nan Salk) 業已發現殺死的小兒麻疹症病毒可以在人們血液內產生免疫功能以後，人們還需要繼續研究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的原因。

但考克斯與他的研究人員不久便遭遇到一重困難。因為小兒麻疹症的病毒有一種特性，牠們拒絕在雞蛋上生長。牠們只能在猴子的體素內予以繁殖，可是全世界可能予以利用的全部猴子體素尚不足以培養全美四千六百萬有小兒麻疹症危險的人們所帶之病毒。假如要想有足夠的有生命的病毒預防針，那末小兒麻疹症的病毒便必須先要便牠們能在雞蛋中生長不可，可是所有把從猴子體素上的病毒移植至雞蛋胚胎上的嚐試却完全失敗了。

這裡只有一線希望。美國公共衛生署的阿姆司屈期 (Charles Armstrong) 曾經把小兒麻疹症的第二種病毒 (星病毒) Lansing 移植至美國鷓鴣地帶所有之大野鼠，家鼠，與叙利亞種的金毛鼠身上培養。於是考克斯便也集合了幾個研究同仁把蘭星病毒培養在乳鼠身上，牠們果然便繁殖得十分茂盛。這是牠們的一個狂妄的賭博，他們希望病毒經這樣移植後會發生一種轉變，或許便變成可以在雞蛋的胚胎內生長了。

哺育；同時母鼠還企圖咬掉牠們！因此這是一個歲月冗長，需要高度覺察的實驗。然而當牠們的乳鼠接乳鼠試至第一百十九次時，考克斯的願望便實現了。這是一個劃時代的而亦是違反過去對小兒麻疹症觀念的實驗。從乳鼠身上移植出來的小兒麻疹症病毒，居然可以在雞蛋內生長了。

此外還有一件幸運的事實。原來第二種小兒麻疹症的病毒對猴子是一種致命的毒星。可是現在考克斯和他的人們發現在雞蛋內生長起來的病毒業已經過一次重大的改變。猴子不再介意那些毒性微弱的病毒，而且即使把牠們直接注射至猴子腦內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反過來說這種病毒反而使猴子便有一種免疫性，足以抵制原來可以殺死七百隻未曾注射過預防針猴子的病毒殺劑劑量！

這些病毒專家們一再重覆着試驗。他們發現每一次在乳鼠身上繁殖起來的麻疹症病毒，便可以在雞蛋胚胎內培養，再予以注射至猴子身上，猴子便具有免疫功效，屢試不爽。

現在考克斯差不多已經達到成功的邊緣，可以製造出一種真正實用的小兒麻疹症的預防劑。施用有生命的病毒預防劑最好的方法，便是仿照普通劇毒性麻疹症病毒在不知不覺間進襲患者的途徑。小兒麻疹症一般是由口腔進入

人體的，因此考克斯與他的同事便把在雞蛋內馴服過的病毒飼養黑猩猩和猴子。牠們不但在血液內顯示有高度的麻疹症免疫性，並且當劇毒的第一種小兒麻疹症的病毒 (勃朗海達種 (Brunhilde type) 飼養牠們時，黑猩猩依舊健康如恆。

就第二種小兒麻疹症而言，黎坦爾的專家們業已有特效的有生命病毒預防劑的內服藥。然而這種蘭星病毒預防劑對流行比較廣泛的第一種 (勃朗海達) 麻疹症是否有效呢？據考克斯說這一問題比較有希望。每五只曾經在腦內接種過第二種病毒的猴子，其中有四只當再注射以第一種病毒時便顯有免疫性。而且第二種病毒預防劑對第三種 (里翁——流行比較最少的一種小兒麻疹症方式) 麻疹症亦有同樣良好的免疫特性。

所以即使黎坦爾實驗室內無法再使勃朗海達和里翁式病毒在雞蛋內生長，他們的第二種有生命病毒預防劑亦一樣可以保證試用以決定牠們對所有三種麻疹症抵抗力的功效。

現在美國的一般首要病毒科學家們相信考克斯和他的研究人員業已踏上人類征服小兒麻疹症的康莊大道。就有生命病毒預防劑的超特的效力而言，他們已有事實為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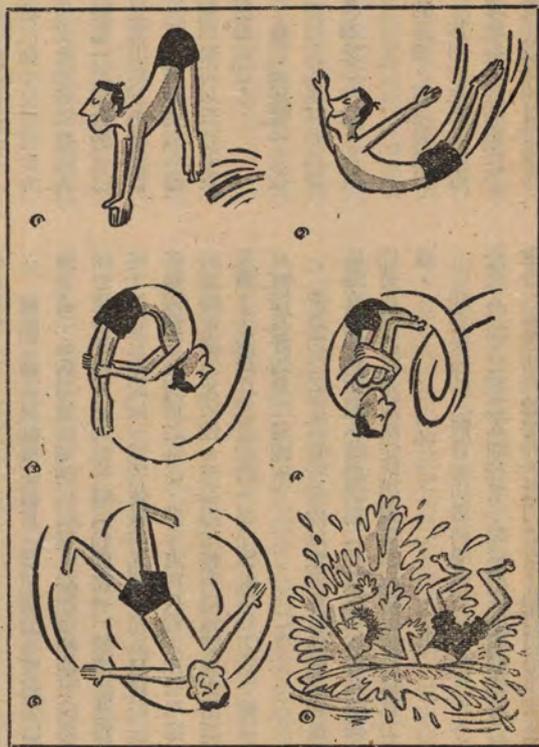
再就他們的安全因素而言也毫無疑問。

當此文執筆報導時，在黎坦爾實驗室內正通曉達且地在進行他們的研計計劃，他們誓必要將勃朗海達和里翁二種病毒自猴腦髓素移植至雞雞胚胎的願望獲得成功。

至於究竟什麼時候可以使第一種小兒痲痺症的病毒馴服下來，考克斯沒有肯定的答復。他說：「目前仍舊有許多研究工作需要進行。」不過就作者的個人觀點而言，大概在今年冬天，所有三種的病毒將都能在雞蛋內生長。因此掃除小兒痲痺症的恐怖，不會有太長的時日了。

譯自七月份讀者文摘

美國匹次堡的一位商人俯身窗外眺望，看到河上漂流着無數巨大的木料，他指着這些木料對他的朋友說：「這兒的景象正像華盛頓。如果你走近這些木頭仔細觀看，你一定可以在每一根木料上找到成千成萬的螞蟥——並且每一隻螞蟥都認為自己在駕駛着這一根木料。」



漫 畫

福爾摩斯新探案之三

仇 殺 記

遙譯

The Adventure of Foulke Bath
原著 by Adrian Conan Doyle

「這真是一樁怪案，」我將當天的日報丟在地上後說。「我奇怪為什麼那家人還沒來找你。」

我友福爾摩斯離開了窗口，在安樂椅中坐下說，「我想你是指福果堡的謀殺案吧！如果不錯，那末這電報該令你感到興趣，是在一早送到的。」

他從晨衣袋裡掏出一封藍色的信套傳交給
我。來電的地址是塞塞克斯的樹林鎮。電文說
「為安特頓事件，擬十時一刻正造訪。文生具。」
我急從地上再檢起報紙把那新聞重新細
讀一遍。「並沒有提到過『文生』這名字呀」
我說。



「那沒有什麼要緊，」福爾摩斯不耐煩地說。「從電文的語氣，設想他是安特頓家聘用的一位從老學校裡出身的律師。華生，我們既然還有幾分鐘的時間，讓我們將報上那段新聞的要點重再研究一遍，不妨去掉那些記者們不相關的評語。」

福爾摩斯燃着了已裝滿了的煙斗，靠上了椅背，在一陣陣刺鼻的藍色煙霧中，他開始游視着天花板。

「悲劇發生在福果堡，」我開始讀道，「是靠近樹林鎮上的一幢古老的塞舉克斯大廈中。那幢邸宅的怪名想係起自那邊一塊坎地！」

「請按照事實說，華生。」

「那房產權是屬於馬茜安特頓上校的，」我俯促地繼續說。「安特頓先生是當地的保安官，而且是附近最富有的地主。在悲劇發生時，住在福果堡裡的有安特頓先生，他的外甥波賽朗登，管家莫思德和內僕四人。此外，住在正屋外的尚有一個看門人，一個馬伕和幾個園人，他們都住在正屋周圍的小木屋中。」

「昨晚安特頓先生和他的外甥跟經常一樣在八時左右用膳，餐後安特頓先生騎馬外出約一小時。在不到十時許他回家與他外甥在廳裡喝了一杯葡萄酒。他們倆人間似發

生了爭吵，因當僕人端酒進廳時，安特頓先生正紅臉，而且態度很兇暴。」

「那末他的外甥——朗登呢？我想你會提過他的名字。」福爾摩斯說。

「根據管家說他並沒看到朗登的臉，因為當管家走進大廳時，那少年人已走向窗前去觀看夜色去了。在他退出廳外時，管家却聽到了裡邊兇猛的口角聲。到了午夜大廳內忽傳出一聲驚叫，當大夥兒穿了睡衣衝下樓時，發現安特頓已昏迷在血泊裡，頭上被擊裂一大口，頓時衆人都驚呆了。在那垂死者身旁，站着波賽朗登，穿了晨衣，手裡緊握着一把染滿了血的斧頭——是一把中世紀劍子手用來殺人的。福爾摩斯，這把斧頭是從火爐架上的紀念武器中取下来的。朗登大概也嚇昏了，他甚至沒想到抬高傷者的頭以阻止他流血。」

「可是當管家莫思德走近安特頓身旁時，他硬從地上撐起身子，喘着氣進出最後一句可怖的話，『是——是——朗登——是——是——朗登——』即刻倒在管家身上死了。於是家中人即報上了當地的警局，由於口角的發生，死者受傷時他外甥也正站在身旁，以及死者臨死時的控訴，波賽朗登隨即謀殺之罪而被逮捕。我在最後消息一欄裡同時也注意對有助。」

「這是我的助手華生醫師，」福爾摩斯插嘴說，一邊請他坐下我推給他的椅子。「我保證我友參與其事對你絕對有助。」

文生先生向我點一下頭，將帽子與手杖放在一邊，然後坐下了。「華生醫師，請相信我並不故意冒犯你。」他尖聲說。「可是今晨真是一個可怖的早晨，我意思是對關心福果堡安特頓家的人說的。」

「是的，」福爾摩斯說。「可是我相信你今晨步行到車站的一段的確已使你的精神回復正常。不太劇烈的運動原即是一服鎮靜劑。」

我們的來客怔住了。「真的，先生，」他叫道。「可是你怎會知道——」

「那很簡單，」福爾摩斯不耐煩地插嘴說。「如果一個人坐車到火車站，在他的皮鞋套上和手杖末端的金屬箍上不會濺到新鮮的泥土的。你一定走在鄉村的小道上，而且今天氣候很乾燥，所以你必會穿過幾處低塘。」

「你的推想完全準確，先生，」文生回答說，可是他仍懷着疑慮的目光注視着福爾摩斯。「我的馬被放出去餵草去了，當時因時間過早又無法找到車輛。所以我就走到

到有一段新聞說因被告一直否認他有謀殺的舉動，是以該案已移到利惠法院。這些乃是主要的記載，福爾摩斯。」

「我友抽着煙靜默了一陣，」那末朗登對他們間的口角作何解釋呢？」他問道。

「報上說他自動報告警局說他與他舅父的爭執是為了後者變賣了那福一帶的田地。而朗登認為是不應該而且是有損於他們家產的舉動。」

「此外呢？」

「二年中安特頓先生可能會變賣了其他的家產，」我說着將報紙攤往榻上。「福爾摩斯，依我看來很少罪案中的罪犯是像這位少年人一樣顯明的。」

「是的，華生。」福爾摩斯同意地說。「如果事實真如報上所敘述的，我不懂為什麼文生還要來浪費我的時間。不過如果我沒猜錯，我想我們的來客已在上樓了。」

門上剝啄一聲後赫特生太太領進了來客。文生先生年齡看似已甚老邁，憂鬱的長臉上留了二撮側鬚和一把鬚鬚。他在門口躊躇了一會，從他夾在鼻上厚厚的眼鏡片中注視了我們一會，鏡片的一頭用黑絲帶連在他古舊的禮服襟上。「事情太糟了，福爾摩斯先生！」他尖聲叫道。「我想你會將我拍給的雷報保守秘密的，先生，絕對秘密的！」

車站，趕上送牛奶的火車來到倫敦，現在，我請求你對我的委託人——不幸的波賽朗登——有所幫助。」

福爾摩斯閉眼後靠着，「我恐怕對這種案子無能為力，」他說。「華生醫師已將全案的主要經過告訴我，事情看來很糟。是誰在理這案子。」

「據我所知，因當地警局鑒於案件的嚴重，已訴諸蘇格蘭警場，並派遣了賴司探長——啊，福爾摩斯先生，我擔心你是得了風濕而在感到抽痛——一位賴司探長來負責偵查。我想我該對你解釋，」他繼續說，「我是樹林鎮文生皮卜得法律事務所的股東。我們在過去一百年來一向是安特頓家的法律顧問。」

福爾摩斯前仰着身子取報紙，用手指着那段新聞然後將報遞給來客，他並沒說話。

「這段記載很準確，」那老年人看完了報憂鬱地說，「雖然地並沒提到當晚前門並沒有鎖上，而安特頓先生曾告訴他的管家莫思德說由他自己來鎖門。」

福爾摩斯舉起了他的眉毛。「你說大門沒鎖上？嘿！可能安特頓在他外甥口角時忘記了。可是尚有一二處我還不太明白。」

「是什麼，先生？」

為福果堡及一部份地產的將來承受人。不止一次他曾為着他們舅舅賣掉了若干產業而表示不滿，於是造成了他們二人間經常的齟齬。很不幸的是他太太昨晚整夜沒在家。」

「他的太太？」

「是的，朗登夫人是一位美麗而風度最佳的女郎。她昨晚到東葛林德訪友，說好今晨回家的。」文生先生停了一下。「唉！可憐的曼麗，」他繼續說。「她回家後該多傷心，舅舅死了，丈夫呢，又被控為謀殺。」

「最後一點，」福爾摩斯說。「你的委託人對昨晚發生的事件作何解釋？」

「他說的很簡單，福爾摩斯先生。他說在晚餐時他舅舅意欲賣掉郡郡的田地；當他提出抗議並強調這舉動有損於他們的產業時，他舅舅即刻就與他惡言相爭。接着安特頓先生就騎馬外出，並沒有關照出是爲了什麼事。他回家後，會要了一杯葡萄酒，可是當他們二人間的爭執愈來愈兇時，波賽先生即自動讓步，向他舅舅道了晚安就回臥房去了。可是他因神經過度激動，照他的述說，曾二次因聽到他舅舅在大廳裡的叫聲而起床。」

「那末他爲何不下去查看呢？」福爾摩斯插口問。

「我也同樣問過他。他回答說他舅舅當晚已喝了過量

「我想死者是穿着睡衣？」

「不，他穿得很整齊，朗登先生穿着睡衣。」

「我知道餐後安特頓先生曾離家一小時左右，他是否經常晚間外出的？」

文生先生停住了他摸鬚的動作，他很敏銳地看了福爾摩斯一眼。「說到這一點，他並不習慣於晚上外出，」他說。「可是他很平安地回家，所以我看不出——」

「是的，」福爾摩斯說。「你說安特頓先生是十分富有的？請你再說得詳細些。」

「馬茜安特頓的確是十分富有。他是幼子，曾於四十年前移居澳洲，那是在一八五四年，他在一八七〇年回國，從他的澳洲金礦中已發得一筆大財。同時因他長兄已死，他即獲得了福果堡與附近一帶的地產。不過他的隣居並不喜歡他，因他暴躁成性。當地的惡人雖因他是保安官而怕他，然他並不因此而得人望。他是一位很賤賤，殘酷而沈默的人。」

「波賽朗登與他舅舅相處尚好嗎？」

那位律師遲疑一下。「我怕並不，」他最後說。「波賽是安特頓先生的外甥，他幼年喪母後即住福果堡。當他舅舅承受了這房產後，他即留住幫辦助整理產業業已被指定

的酒，所以他認爲是他舅舅獨身在廳裡發脾氣。管家莫思德亦證實安特頓先生這種舉動是司空見慣的。」

「請繼續說下去。」

「當鐘鳴午夜以後，他即逐漸睡着了，不多時一聲可怕的尖叫聲使他驚醒過來。他即刻跳下床，披了晨衣，燃起了一枝蠟燭匆匆地趕下樓去，看到了他舅舅的慘相使他嚇得當時不敢走近去。」

「火爐邊灑滿了血，安特頓先生匍匐在猩紅的血液裡。他的双手高舉過頭，張嘴露着牙。波賽先生衝向他舅舅身邊俯下身去時即看到了使他發昏的一件兇器，在安特頓的身旁放着一把還在滴着血的斧頭，他認出是掛在火爐架上紀念武器中的一件，是中古時代劊子手用的。當他不知所措地僵着身子在檢起這把兇器時，莫思德和幾個嚇昏了的女僕也衝進了屋子。這即是我的委託人對事情經過的解釋。」

「噫！」福爾摩斯沒再繼續問。

好一會兒我與來客靜坐着注視福爾摩斯，他閉着眼睛顯露上了椅背，僅從他瓷質的煙斗中飄出的一縷縷的青煙顯示着我在若無其事的表情下，正深深地運用的腦筋。一會兒，他跳起來說。「華生，你不反對到郊區去換換空

氣吧！文生先生，我友與我決定聽你所使了。」

x x x x

當我們從樹林車站下車時已是傍晚時刻。文生先生已電囑綠主旅社替我們定下了房間，在這小村落裡，這幢石壁の旅社似是唯一像樣的建築。鄉村的空氣中充滿四週圍小山林的新鮮氣息。宜人的景色使我懷感着在這樣寧靜的環境中會發生謀殺的悲劇。然那位律師似與我有同感，可是福爾摩斯却另有所思。他並不加入我們的談話，僅僅而提到站長不幸的婚姻或他最近已更換他刺擊鏡的位置等等。

我們雇到了一輛飛快馬車從旅館出發到福果堡，共計有三里路程。當我們繞上了嶺品峯的山路時，隱約可以看到原野四週高聳入天際的自然界的屏障。到達了山頂，我仍是貪戀着遠處塞奧克斯一帶的暮色。於是文生先生指霄前邊說。「福果堡到了。」

在原野中的一個山頭，有一幢用灰色石塊砌成的古堡式的大廈，看似很雜亂且可怖，兩翼蓋着馬房。堡後的田野一直通往一座茂林，林邊正升起一縷黑煙，且傳出一陣陣蒸汽鍋的操作聲。

「那邊是阿胸東鋸木廠，」文生沒等我問就告訴我

條很狹的過道中走進了內廳，廳壁全部用石塊砌成，頂部作弧線狀。狹長而尖上的窗戶鑲配着彩色的玻璃，使映入室內的夕陽在鋪着橡木地板上織成五彩的斑紋。一個正個身在車上忙磨着什麼的矮個子聽我們走進後即刻站起，臉上呈慚色。「怎麼了，福爾摩斯先生？」他叫道。「這大似乎沒有什麼地方再需要你來効勞的。」

「我想你說得不錯，賴司萃，」我友很隨便地回答說。「可是，有的時候當——」

「當幸運阻礙着理想家時，是嗎，福爾摩斯先生？啊，華生醫師。同時我得請教這一位的大名，我想你會願諒一個警務人員這樣發問的吧。」

「這位是文生先生，是安特登家的法律顧問。」我回答說。「是他來請教福爾摩斯的。」

「噢，是嗎！」賴司萃探長突插入說，一邊看了看他年邁的律師。「可是即使福爾摩斯的理論怎麼好，現在已太晚了。我們已找到了罪犯。再見——」

「請稍等，賴司萃，」福爾摩斯嚴厲地說。「過去你會誤斷過很多案子，你在將來繼續有所誤斷並不是不可能的。在這件案子裡，如果你的確是找對了你的人，而且到現在為止，我承認你是沒找錯，那末我再來證實一次，對

。「那裡的林木是在福果堡產業以外的。可是在附近三哩以內再也找不到別的隣居了。現在我們到了，福爾摩斯先生；我代表福果堡向你們表示歡迎。」

當我們車輪響在門前大道上時，一位年邁的男僕出現在都鐸式的拱門口，一看到我們的伴客，他匆匆地趕前來以欣慰的口吻高叫道：「謝謝上帝你來了，先生。朗登夫人——」

「她回來了嗎？」文生插嘴說。「可憐的夫人，我即刻就去見她。」

「肯來警佐在家，先生，還有一哩——倫敦警署來的一位先生。」

「很好，莫思德。」

「請稍等，」福爾摩斯說。「有沒人移動過你們主人的屍體？」

「他已被放入地下室了。」莫思德回覆說。

「那末我相信其他的東西沒被移動過吧？」福爾摩斯很銳厲地問道。

那人眼光慢慢地轉往黑洞洞的拱門內。「沒有，先生，」他低聲說。「沒有被移動過。」

福爾摩斯在進門處放下了帽子和手杖以後，我們從一

你絲毫也沒有損失。反之——

「你總是有『反之』可說，不過，」賴司萃很勉強且懷着憤怒地說，「我想你的參與原不會有害。如果你真想來浪費你的時間，福爾摩斯先生，那是你自己的事了。華生醫師，看來很可怕，是嗎？」

我已隨着福爾摩斯走向大廳另一端的火爐邊，當時的景象的確令人驚恐。在橡木地板上染着一大灘血，一部份已凝結成黑色了。爐邊的石壁上也濺到了一點點暗紅的血漬。

「別再往前走，華生，」福爾摩斯突然囑咐說，「賴司萃，我想沒有足跡在——」他指一指那塊地板。

「有一個，福爾摩斯先生，」賴司萃苦笑着回覆說。「牠的大小正好配合波賽朗登的睡鞋。」

「我想你已探得——噢，那被告的睡衣上怎樣？」

「睡衣上的什麼？」

「你看看牆上，賴司萃！朗登身上濺到的血當然可以進一層完成你的證據。」

「關於你提到這一點，他的袖口上是浸透了血。」

「可是袖口上的血並不足以證實什麼，當他幫着扶起傷者的頭時，袖口上當然會濺到血，那件睡衣在嗎？」

那蘇格蘭警場的探長從一個旅行包裡找出一件灰色的羊毛袍子。「這就是，」他說。

「噫，袖口上有血漬。可是衣服邊上什麼也沒有。奇怪啊！而且不足以爲證。那邊是兇器嗎？」

賴司萃早已從包裡抽出一件可怕的武器，是一把短柄狹頭的斧頭，利口很寬，作半月狀。

「式樣的確很古，」福爾摩斯說，一邊用放大鏡在研究着這利器。「還有，那傷口在那一部位？」

「安特頓先生的整個頭顱頂部像一隻爛蘋果樣地被劈開了。」賴司萃回答說。「很奇怪地他隔了一會再蘇醒過來，對朗登先生，這也是太不幸的奇蹟。」他附加說。

「我知道他曾喚過朗登的名字。」

「他曾喘息着說出類似『朗—登』的一句話，對一個垂死的人，這句話該是他最後的控訴吧。」

「不錯，可是誰又進來了呢。夫人，不，我請求你別再走近這邊！這火爐邊不適宜於婦人們看。」

一位修長而態度很溫雅的女士匆匆地走進了房中，她穿着純黑色的喪服。在她蒼白的臉上長着一雙秀目，不時射出而定而驚恐的目光。她雙手緊握在胸前，顯出極度的苦痛。「請救救他！」她很激動地哭着叫道。「他是無

辜的，我可以發誓說！呵，福爾摩斯先生，請救救我丈夫！」

我敢說我們沒有一個人，包括賴思萃，不被她所感動的。

「我將盡力以爲之，夫人，」福爾摩斯溫和地說。「現在請告訴我些有關你丈夫的描述。」

「他是最仁慈不過的。」

「不錯，可是我知道的是體格方面。譬仿說，他是否較安特頓先生還高。」

朗登夫人很驚異地看着福爾摩斯。「不，並不，」她叫道，「安特頓先生有六呎多高呢！」

「現在，文生先生，或許你能告訴我從何時起安特頓開始變賣他的產業？」

「第一次開始在二年前，第二次在六個月前，」那律師急急回覆說。「現在，福爾摩斯先生，如果你現在不需要我，我想伴朗登夫人到起坐室內去。」

我友躬了一躬身。「我也不想再煩朗登夫人了，」他說。「可是我希望和管家談一談。」

當我們在等待時，福爾摩斯走到窗前，他背着手低着頭在欣賞窗外空洞的景色。賴司萃已回到桌邊，咬着筆桿

很好奇地在注意着福爾摩斯的行動。

「啊，莫思德，」福爾摩斯對進門的管家說。我想沒有疑問地你願儘力幫助朗登先生，我希望你明白我們來此乃是爲着同一目的。」

那管家神經很緊張地從福爾摩斯看到賴思萃。

「現在請過來，」我友繼續說，「我相信你能幫助我們。譬如說你會記得安特頓先生昨天曾否接到任何信札。」

「昨天有一封信，先生。」

「啊！你能再告訴我些嗎？」

「我想沒有別的了，先生。是一封本埠的信，信封很普通，就像平常村裡的人用的一樣。可是我很奇怪——」管家遲疑了一下。

「是的，是的，有一件事使你感到詫異，或許是你家主的態度？」福爾摩斯輕聲地問道。

「是的，先生。當我把信遞給他時，他馬上就拆開，在他讀信時，臉色突變，我因此匆匆地就離開了。後來我再回進屋內時，主人已外出，在爐子的鐵柵上却留下了一小堆剛燒了的紙灰。」

福爾摩斯雙手擦了一下。「你所說的很有幫助，莫思

德，」他說。「現在，請再仔細想一想，可能你曉得六個月前你家主人曾賣掉過幾塊田地。也許你還記得當時曾來過同樣一封信。」

「沒有，先生。」

「好了，謝謝你，莫思德，我想够了。」

我友聲調使我看了他一眼，很驚奇地我發現他臉色也轉變了。他的目光中含着激動，臉上昇上了紅暈。「華生，請坐，」他大聲說，「請坐在那邊木凳上。」然後他插出了放大鏡開始仔細的檢查。

我很眩惑地注意着福爾摩斯。從血漬，火爐，爐架，他一直查看到地板，他用雙手和膝蓋爬在地上，有時他高大的鼻子幾乎碰到了地板，放大鏡不時在夕陽中閃出一星星的反光。

在大廳的中央放着一塊波斯地毯，當他爬到了地毯邊緣，他突然站起了。「你該看到過這點，賴司萃，」他輕聲說。「這裡有很淡的足跡。」

「有什麼關係呢，福爾摩斯先生？」賴司萃冷笑說。

「今天已經有不少人在這地毯上走過。」

「可是今天沒下過雨。而踏上這足跡的那雙靴子是潮的呢，我不用告訴你在這屋內一定有事務可以證實這點的。」

啊，這是什麼！」

福爾摩斯正從地毯上括下一點東西，用放大鏡在詳看。賴司萃和我即圍上去看。

「是什麼呀？」賴司萃問道。

福爾摩斯沒說話，他將放大鏡傳給探長，再伸出了手掌。「是灰塵，」賴司萃一邊從放大鏡中窺視着，一邊說。

「是松木屑，」福爾摩斯冷冷地說。「那細粒是不會錯認了的。你知我是從那靴跡上括下來的。」

「真的，福爾摩斯，」我叫道。「我沒看出——」

我友雙眼發光地瞧着我。「華生，來，」他說，「到馬房去。」

在鋪滿了鵝卵石院子裡，我們遇到了一個正在打水的馬伕。我以前曾注意到我友有着易與勞工階級們相處的特長。當他和那馬伕交換了幾句話以後，那位看似很沉默的塞塞克斯人似乎也不願太堅持他的本性。所以當我友提出了怎樣鑑別他主人昨晚騎過的馬匹這問題時，他却毫不猶豫地說了出來。

「是藍娟，先生。」那馬夫自動告訴我們說。「在這馬槽裡。你知看牠的馬蹄嗎？為什麼不呢？那邊一匹就是。你試着用刀去刮刮牠的蹄看，你不會發現一小粒石子的。」

你已準備好了，讓我們立刻停車到福果堡去找賴司萃，有時我們很需要他呢。」

半小時後我們再一次來到那座古邸。賴司萃不高興地招呼我們以後，愕然地注視着福爾摩斯。「為什麼要到曠野去呢，福爾摩斯先生？」他搶着問。「這一次不知道你的葫蘆裡又在賣什麼藥？」

福爾摩斯轉開了他嚴重的臉。「好吧！」他說，「我希望讓你得到捕獲謀殺安特頓先生兇手的全部功績。」

賴司萃一手捉住我友手臂。「是否真是很嚴重？」他問道。「可是證據呢！每一實據似乎很明顯地指着——」

歇洛克福爾摩斯高舉起他的手杖，不發一言地指着田野盡頭的那一座茂林。「那邊，」他說。

這次出發使我永不會忘懷。為我們隨着福爾摩斯高而瘦的身影步出了草原，經過了一道高低不平的羊腸小道來到一片曠野時，我相信賴司萃也正與我一樣懷着一肚的疑胎。當不到前端山谷一里餘遠時，我們進入了一座蔭蔽的松林，林內蒸着錫的響聲像一陣陣駭人的虫鳴振蕩着我們每一人的耳膜。幾分鐘以後，我們已置身在阿煦東鐵木廠的木堆裡了。

福爾摩斯毫不遲疑地領我們到一座木屋旁，門邊註明

。

福爾摩斯從馬蹄上刮下一小塊灰土，仔細地檢查了一遍後，很小心地裝入一個信封，然後放進了口袋。他給了馬夫一個半元的金磅，我們隨即走出了院子。

「好了，華生，待我去拿了手杖和帽子以後，我們就可以回旅館去了。」他很輕鬆地說。「啊，賴司萃，」他繼續說，看到了那位蘇格蘭探長出現在大門口。「我請你再仔細注意那火爐邊的椅子。」

「可是爐邊並沒有椅子呀！」

「所以我請你注意一下。華生，來，今晚這裡沒有什麼可以再研究了。」

當晚過得很舒適，可是我却無愜意。因福爾摩斯拒絕回答我提出有關這件案子的任何問題，一邊却鼓勵店東多述說些當地無關緊要的瑣聞，對我們外來的旅客，這些新聞一點也不會感到興趣。

翌晨當我起床時，我很詫異地發覺我友已在兩小時前用了早點外出。當我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時，他却生氣勃勃地大步走進來了。

「你上那裡去了？」我問道。

「我跟着晨鳥外出了，華生，」他嬉笑地說。「如果

着「廠長室」，他用力敲了一下門。一會兒，門開了。

我很少看到像當時站在門檻上的人那樣地可怕。他巨大的身材加上了寬大的肩膀，幾乎撐滿了門框子。他嘴下一把凌亂的紅鬍子像獅鬚般地一直捋到前胸。「你們來幹什麼？」他咆哮說。

「我想你是湯姆葛利來先生？」福爾摩斯彬彬有禮地問道。

那巨人沒作聲，一邊咬下一大段煙草。他兇狠而似冒着火的目光掃向我們。「你們到底幹什麼來？」他最後問道。

「我想你朋友們一定是稱呼你『朗湯姆』的（按原文 Long 即高的意思），」福爾摩斯說。「很好，湯姆葛利來先生，想我很冒犯地說我們不會來找一個無罪的人去抵償他的錯過的。」

那巨人站着呆住了一刻，然後他大吼一聲衝向福爾摩斯身上去。我試着攔腰抱住他，福爾摩斯雙手直伸進他的鬍子裡。可是若賴司萃不把槍口對着他的額角，我們兩人也不容易制住他。當着手槍口，他馴服下來，福爾摩斯即刻用手銬套上了他粗大的手腕。

從他冒着兇焰的雙眼，我以爲葛利來會再來拚死一闖

可是他突然慘笑一聲，臉轉向我友說，「我並不認識你，先生，可是你抓得好。如果你能告訴我怎樣你會找到我，我願回答你一切問題。」

賴司萃挺身向前。「我警告你——」他開始說，裝着英國人傳統下來的大方且公正的態度。

可是當時的囚犯打斷了他的話，「是我殺了他，」他大聲叫道，「是我殺死了布雷安特頓。現在事情既已歸臨到我身上，我雖死亦心足矣。你對我這樣招待滿意了嗎？那末請讓邊坐吧。」

他領我們進入了他的小辦公室，自己先坐下了，我們也隨着他各自安坐下來。

「你怎樣找到我的，先生？」他毫不在意地問道，一邊從他被銬着的手中再咬下一塊煙草。

「我很幸運爲了拯救一個無辜的人，我探得了有關於你的行跡。」福爾摩斯極嚴厲地說。「最初當我剛被人請求幫助破這件案子時，我也相信波賽朗登是有罪的，甚至當我剛來到出事地點時，我還是沒有理由來改變我的初衷。可是不久當我知悉了這案子裡有一點看似並不太重要的細節時，突然間我窺到了整案的關鍵。在安特頓先生頭上受到的致命的一擊會使血噴滿了火爐壁，甚至濺到牆上。

那末兇手的前襟上爲什麼沒半點血漬呢？這一點足以推翻所有的物證而且很困人的。

「其次我注意到死者倒下時在火爐邊並沒椅子。那末他一定是站着被擊不是坐着的，可是傷口是在頭中心，兇手至少是與他同一高度才足以此毒手。我從朗登夫人口中得知安特頓先生有六尺多高，所以我斷定這兇案將造成冤獄。可是若不是朗登，兇手又是誰呢？」

「我又從僕人的話中探得在出事的那一天早晨，安特頓先生曾接到一封信，而且讀畢就被燒毀了。接着他就和他外甥爲了想變賣一塊地產而發生了爭執。安特頓先生是很富有的地主。爲什麼從二年前開始，他要一次二次地賣掉田地呢？他一定是被敲詐了！」

「不對——」莫利來猛烈揮嘴說。「他僅是在償還不該是他而被他所強佔的財產，這才是真情。」

「在查看兇案發生的房間中，我曾發現了靴跡，當時我還請你注意看過，賴司萃，而氣候是這樣乾燥，所以這足跡一定是纔出事後留下的。那時兇手的靴子一定沾着血，所以變潮了。借助了放大鏡我又在足跡上發現了附着的微粒塵土，再仔細一看我認出是松木屑。後來從安特頓先生前晚騎過的馬的蹄下也發現了同樣的木屑，於是我只能

將前晚的兇殺案構成一個大概的輪廓。

「安特頓先生聽到了他外甥對他賣掉田地強烈的抗議後即刻騎馬在黑夜中外出。很顯然他意欲告訴什麼人。回家時馬蹄上黏滿了松木屑，同時他還囑咐管家別鎖上大門，他一定在等候什麼人。到了午夜，那人來了，一定是個高個子而且蠻力大得一斧頭即足以劈死一個人；那兇手的馬靴上同樣也黏附着松木屑。他們兩人間發生了爭執，也許一邊是拒絕付錢，一邊是恫嚇，於是頃刻間，那高個子兇手從牆上順手取下一把斧頭，在死者頭頂猛然一擊以後，在黑夜中逃走了。

「我遂自問在何種場所地上會鋪滿了木屑的，沒問題是在鋸木廠裡。很巧在山谷那邊就是阿賈東鋸木廠。」

「那時我已想到這種罪案的線索恐怕遠種因於死者的少年時代；所以我用老套在當晚故意和店主談談當地的瑣聞。從一個偶然的問題中，我引出了他的話，並探得在二年前有一位澳洲人經安特頓先生私人推薦以後，榮任了當地的阿賈東鋸木廠廠長。今晨當你走出辦公室來分派職務時，莫利來先生，我正藏在木堆後邊窺視你。我一看到你，我的理論也證實了。」

那位澳洲人正傾心聽着福爾摩斯的述說，當我友停住後，他苦笑着靠上了椅背。「你們果然帶給我了一運，」

他說，「可是我並不是毀約者，所以你們必須聽我以下很簡短的一段敘述。」

「早在一九七〇年澳洲凱歌利地方發生了掘金狂，我的一個幼弟曾與一名布雷安特頓的英國人合夥掘金礦，致成鉅富。可是當時該地獨多囚犯及暴賊之類，時在礦區附近出沒搶劫。在發現了金礦不久，有一輛載運金塊的驛馬連物帶人地被劫走了。」

「經布雷安特頓誣告及偽告證件以後，我的不幸的幼弟即被捕且判爲有罪，不久即被處以絞刑。安特頓隨得獨享其成。」

「當時我正在藍山伐木，二年後我纔從一個掘金者口中聽到這件事情的真相，是由一個被賄的廚子在臨死時透露出來的。」

「那時安特頓已囊剖一切礦中的財產，轉回他老家，可恨我却連追隨他的旅費也沒有。自那天起我到處做苦工，儘力省下錢來以計劃怎樣去尋覓謀殺我弟的兇手——唉！這兇手，但願魔鬼再繼續折磨他！」

「將近廿年以後我終於來到了他的身邊，遇到他的一刻

已足以補償我廿年來的苦尋。

「布雷，早，」我說。

「他臉色馬上變成死灰色，嘴裡的煙斗也掉落地。」

「『耶湯姆葛利來——』他喘息着說，當時我以為他馬上會昏迷過去。」

「經過了一番談判，我迫他替我找到了一項職業，然後我再一步進一步地榨取他的血。先生，這並不是敲詐，不過是對我亡弟的財產應有的賠償。二天前我又寫信找他，當晚，他應約而來，怨着，咒罵着說我正逼他走入破產的道路，我遂跟他午夜決定，是償付呢抑是招認。」

「他正在廳裡等我，酒與憤怒使他變得很瘋狂，他吼叫着說我可訴諸警局或不再繼續惹他。可是不信當地的判斷會聽信於一個來歷不明的木材商來控訴一位身兼為地方保安官的富有的地主。」

「『我能像對付你弟弟一樣地來澈底對付你！』他叫道。是他這句話使我憤怒得失去了理智。一種突然的衝動使我從牆上搶下一把武器，一下就劈開他正在嬉笑的頭顱。當時我還凝視他一下說，『爲我及我弟復仇』。然後我在黑夜裡跑回了。這就是我應該補充的故事；先生，現在我願在我的工人們沒回來前跟你們走。」

當賴司萃及那澳洲人走到了門口，福爾摩斯突問道：「我僅想知道你是否已想到你用的那把武器正適宜於處理安特頓其人？」

「我告訴你是我順手在牆上取下的一把古代的斧頭。」

「是一把削子手用的斧頭。」福爾摩斯簡短地附加說。那澳洲人沒作聲，可是當他跟着賴司萃出門時，我已察覺到他粗糙而多鬚的臉上微呈着笑容。

我友與我慢慢從林木中踱入了曠野，賴司萃和囚犯早已向福果堡方向失了踪跡。福爾摩斯還在沉思中，在一件案子結束後，這是他習有的反應。

「我覺得很奇怪，」我說，「人類的仇恨和憤怒會繼續廿年而不稍減。」

「親愛的華生，」福爾摩斯回答說，「你還記得一句古諺嗎？『仇不共戴天』。不過那邊走來的一定是期登夫人，雖然我並不乏俠士風度，可是現在我無意來接受女人們過於激動的謝意。如果你不介意，我想還是轉向那邊樹叢中的小路走吧，我們還來得及趕上下午的那班火車呢！」

「今晚普西尼歌劇正在上演，我想我們不妨先讓音樂來恢復一下我們在阿胸東的緊張情緒，再回倍克街享受一頓冷餐吧。」

(完)

薛烏特·安德生選集

原名：The Portable Sherwood Anderson
 編輯者：Horace Gregory
 出版者：The Viking Press
 頁數：六三一
 定價：美金三元五角

一九四一年三月，當時烏特·安德生 (Sherwood Anderson)

，在去南美途中，因患腹膜炎而死亡的時候，歐美文學界人士，一致深感痛悼。因爲當時，他在文壇上的努力及成果，正在日漸擴展之中

。如今，安德生的聲名，不僅未因時間的消逝而褪滅，反而較其在一九四一年所享有者，更爲震盪。

今年六月，美國大西洋月刊之卷首，即連續刊有紀念安德生的兩篇文章，一篇

是威廉·福克納所寫的具有懷念性的文字（一九二四年，福克納在新奧爾良城遇見安德生，即受安德生的鼓勵與指導。福克納日後之能得到諾貝爾獎金，不可謂非安德生獎掖之功）；另一篇是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霍華德·瓊司所選刊的三封安德生的信札。



安德生以短篇小說著稱於世，對於全篇之立意，造句，鍊字等，尤有特殊之心得與成就。他的成功，全由於刻苦鑽研，絲毫不苟之嚴正態度得來。關於這一方面，福克納在那一篇紀念安德生的文字中，曾明白地寫着：

「對於每一篇作品，安德生是如此辛勤，倦不輟而不舍地工作着，似乎他老是會這樣自言自語地說：『這篇東西，一定會成爲不朽之作，使讀者毫無指摘





微疵的可能。』他不僅是像普通一般藝術家那樣十二分渴求榮譽，而且在作品中，除尋求真理以外，他還特別着重於洗鍊後的純潔，和洗鍊後的精密與完整。對於他自己的作品，他從來不草率從事。他最恨敷衍塞責，迅速趕工而完成的作品。有一次，他這樣告訴我：『你的天分很高，容易流於草率。如果你不留意警惕，很可能會一事無成。』因此，他是我的嚴師，又是我的益友。』

安德生的成名傑作，是一部短篇小說集，名叫：「威尼斯堡·俄亥俄」(Winesburg Ohio)，出版於一九一九年。這是一部描寫美國小城市人物的短篇小說集(註三)。包含有短篇文字二十四篇，可以分開來看，也可以連起來讀。它的風格和韻味，和D. H. 勞倫斯的「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以及蓋瑞德·斯坦因的「三生命」(Three Lives)，極為相似。這三位作家，不約而同地在短篇小說的疆域中，推陳出新，使散文從刻板式的舊束縛中，釋放了出來；同時又使原來祇能在詩章中表達的意境和情感，經過這三位作家的深刻和新穎的散文筆調的描劃，清楚地貢獻在讀者的眼前。他們所寫作的對象，雖然是日常的實際生活，但却並不是儼然相似的那種

呆板的「寫實主義」，而是一種比照更生動，更有靈魂的「藝術作品」。

在一九三九年所發表的一篇演講：「對於寫實主義應有的觀念」中，安德生說出了他是如何地寫作那本傑作「威尼斯堡·俄亥俄」。

「一般讀者，看過了這一部短篇小說集，一定以為我是住在威尼斯堡小城鎮裏，把一切真實的鄉村市鎮裏的人和事，好像攝影機似的，照原樣一絲不改地攝取了下來。殊不知我是住在擁擠而嘈雜的芝加哥住宅區裏面寫作的。故事裏面的人物，是從那些住在我周圍的房客中選取的。這些房客，從來沒有在鄉村小市鎮裏面住過；然而我却從這些房客身上獲得了鄉村小市鎮居民的性格的暗示和寫作的靈感……大多數的人，不敢詭譎他們的幻想，因而也不敢信任他們的想像力，但是藝術家却完全不同……如果把寫實主義一個名詞，誤認為是日常生活的真實寫照，那末，這種寫實主義的作品，可說是一些最拙劣的藝術品。」由於安德生的這種超現實的高度藝術化的寫實主義作風，他的作品，很快地就獲得了國際上的盛譽。他的作品，是洗鍊過後的精華，正如福克納所批評的：是一種「純

潔的完整」(The exactitude of Purity)，或是「完整的純潔」(The purity of exactitude)。美國以外的歐亞二洲的讀者，歡喜他的「洗鍊」，因為他所寫的美國小城鎮裏面的生活，業已經過了一番嚴密的藝術性的昇華，使讀者不以為這是僅僅限於美國一地所發生的事情，所以能感到更親切，更不陌生，更有一般人類的通性和「至情」。

在這一方面說來，他的作品，要比辛克萊·路易斯的名作「大街」(Main Street)，更適合於我們中國人的閱讀。本文所介紹的這一部「薛烏德·安德生選集」，大多取材於「威尼斯堡·俄亥俄」一書。其中第一篇是「手的故事」(Hands)。以後接着六篇，都是「威尼斯堡·俄亥俄」中的佳作。再接着是一篇長篇小說，題為「貧苦的白人」(Poor White)。安德生不擅於寫長篇小說，但是他的這一篇，却受到讀者們一致的讚賞。其後又是另外七篇短篇小說。最後則是幾篇論文和十九封安德生的書札。

安德生是一個非常熱心的人，對朋友，對文藝界中的後起之秀，以及對出版商，他都寄予十分的同情，維持着很好的關係。因為這樣，所以生前所留下來的信札，約共有五千封之多(從一九一六他四十四歲那一年步入文壇時搜集起)。美國哈佛大學英文系教授霍華德·瓊司，在其中選

出四百封左右，已於最近交Little Brown & Co出版。下面一封，是安德生寫給匹茨堡的一位作家兼書舖商詹森的信，敘述他自己寫作「手的故事」這篇短篇的經過：

「……每一個作家，在成名以前，都會經過一番苦悶。在貧窮，失望，孤寂的艱苦環境中，犧牲一切，朝着一個目標前進：找尋他的作品的理想材料，理想風格，和理想標準。當他一旦找到了他所要寫的東西，完成了他自己認為是美滿的作品時，他會感到如何地興奮，如何地快樂得瘋狂啊！我記得我所經歷過的一次。那是一個下雪天，我的心緒不佳，又窮，又病。我住在一所簡陋的出租房屋裏面，在那個城市中，我既無親戚，又少朋友，屋子裏冷冷清清。那天下午，我聽說我失去了我的固定職業——我那藉以維持生活的經常工作。

我傷心，我失望，走到窗前，打開了一扇窗子。我呆坐在窗下。天又開始下雪，我自言自語地說：『呆坐在這裏，是要受寒生病的啊！』

『管他呢！』我憤憤地說。桌上有些紙張，我扭亮了煤油燈，開始寫作。我一直手不停頓地寫——以後我也未曾再改過一個字——寫出了一個短篇，題名為「手的故事」。這是一篇很美麗的短篇小說。



寫完了這一篇，姑起身來。我不知道我已寫了多久，反正我已寫完了。我推門出外，漫步向城中熱鬧區走去。我突然覺得大雪使全城變得非常美麗。街道上儘是行人，各式各樣的人，衣衫襤褸的窮人，鮮麗活潑的小伙子，失去了勇氣的老年人。我走着，走着，渴望着去擁擠這些人們，高聲大喊：『我完成了一樁工作。在這許多年之後，我畢竟寫出一些東西。』我怎麼會知道的呢？我確是如此，因為我覺得我已沉浸於新的醉人的意境之中。那天晚上，我究竟做了多少傻事，現在已經記不清了。不過我記得那時口袋裏還有一些零錢，於是我走進一家小酒店，請裡面的顧客持杯前來為我慶賀。我喊着：『喝吧！請和我一起同飲，各位！』。我記得當時有一個媚妓模樣的女人，要想前來勾引我，我立刻丟出一些錢給她，然後狂笑着跑了出來。在街上，我又混了幾個鐘點，最後才鼓起勇氣，回到我的屋子裏，去重讀我所寫成的那篇小說。

結果很好，很滿意，這確是我所想要寫的東西。我坐在桌旁，冥想以往的其他偉大作家，是否也會經歷過這種時刻，我不知道他們的反應如何？我祇知道我坐在這裏，情不自禁地哭了起來。在那一瞬間，我覺得這

了。』說完這話，我就立即走出辦公室，使得那位女書記，站在那裏，驚駭得呆若木鷄。我沿着鐵路線徒步東行，向着克利夫蘭城前進。我的口袋裏祇帶着五、六塊錢。』

安德生下了極大的決心，丟下了他的事業和家庭，轉而從事於他所嚮往着的寫作生涯。

從一九一六年，安德生著作「麥克弗遜的兒子」(Windy Mcpherson's Son)開始，直到一九四一他死亡的那一年為止，安德生一共出版了二十五本書。內中除了短篇小說以外，還包括着七本長篇小說，六本文藝論集，和兩部劇本。

從本文所介紹的這部「薛烏特·安德生選集」看來，我們不難想像出作者安德生的為人和性格。他是一個熱烈讚揚生命的人。他欣賞每一個人所過的生活，他又從這些生活中，發掘出有意義，有價值的東西來。可是，這種發掘工作，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是由於他具有了特優的寫作天才。讀者們閱讀了他的作品之後，就能分享他的這種發掘的成果：那些普通人所忽略了的奇妙和美妙的事物和個性。

註(一)：善璐德·斯坦茵 (Gertrude Stein) · 美國女作家

個世界是太美妙了，同時，我覺得在我自己的心中，也感到了十二萬分的舒暢。』

一八七六年九月十三日，安德生誕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之凱謨登城。他的父親，是一個到處為家的技藝另星工作的人，性情和順，善於說故事。安德生受過的教育很少，做過各式各樣的事情，早年曾任職於酒館及跑馬場。十幾歲的時候，他去到芝加哥，在某一個倉庫內工作。後來，在東西戰爭中參加過短期的服役。最後，定居於俄亥俄州之依來利亞城，經營油漆製造工廠，營業頗為發達。

安德生一生中最大的轉變，是在他四十歲的那一年。當時，他已在依來利亞 (Elyria, Ohio) 小城中，任油漆廠經理。他經常觀察小城中的一切，對於小城市人民的生計，感到濃厚的興趣。因此，他十分渴望潛坐在辦公桌旁邊，將他們的那些冗繁敘述的生活情形，記錄下來。但這樣做去，必然會損傷到他所經營的油漆事業。於是，有一天，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下面是他自己記述的一段：

「有一天——那是一個明亮而炎熱的夏日——我踏進我的辦公室，召喚我的女書記前來。我把門關上，對她說明了一切。她驚異地看着我。『我的雙足是既冷且濕，』我說：『我在一條河床上徒步涉水得太久

，生於一八七四年，卒於一九四六年。曾在美國瓊司·霍浦金斯醫科大學就讀。一九〇三年以後，經常寓居巴黎。其所發表之文藝評論，與其本身之作品，同樣斐聲於世。著名之短篇小說集為：『三生命』(Three Lives)。

註(二)：大衛·H·勞倫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英國作家。生於一八八五年，卒於一九三〇年，為一礦工之子。少時頗窮苦，但受其母親之鼓勵，得讀完大學課程，並任教職。業餘寫作極勤，其所作之詩，小說及論文，甚得好評。其名著有：

「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 · 「愛情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 · 「查德理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其中尤以「查德理夫人的情人」一書，最為轟動世界。

註(三)：「威尼斯堡·俄亥俄」(Winesburg, Ohio) 一書，在台灣可以買到「企鵝」袖珍本 (Penguin Pocket Book edition) 價甚便宜，讀者如有興趣，可往各西書舖購閱。中文譯本有長光文學叢書版。

異鄉瑣事(下)

W. Somerset Maugham 著

礎

譯

她開始講起來，他聽着她的話，但是幾乎不能了解它的意義。他感覺到像是一個人爲他自己用溫暖和愛情建了一所屋子，想着一生住在裡面了，然後，他不知爲什麼，看到了毀屋子的跑來用他們的鑿子和重錘子一間一間的毀了牠，直到一所精美的住宅，僅留下一堆瓦礫。這完全是勞貝·克拉克一手破壞的。他們是同船到馬來亞聯邦的，最初在同一橡園工作。你可以在新加坡街上從他們的寬邊氈帽和捲到腕上的褐色外衣而認出他們這些年青的種植者來。這些無經驗的年青人，工作完畢後，就在街上閒蕩，受了狡猾的中國人的騙，買些從伯明翰(Birmingham)運來的小玩意兒，當作東方的珍品帶回家去，有時坐在

兩人愉快地回復了往日的親近。而他們的妻子呢，一直還沒有十分熟悉，也不久就成了好朋友了。當她們舉行宴會的時候，他們互相模仿衣服的式樣，互相借用儀仗和傢具等。這四個人天天見面，他們到哪兒都是一塊兒。湯姆·賽弗萊對這情形很爲滿意。

奇怪的是維娥莉和勞貝·克拉克在這種接近的生活中過了三年都沒有彼此相愛。兩人都沒有看到愛情的漸次生長。誰也不猜疑他們彼此在一塊兒時的快樂也不過普通朋友日常相處一樣。他們在一起並沒有感到特別的快樂，不過有一種平靜安穩的感覺。假如偶然有一天他們沒有碰面，他們感到非常不舒服。這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他們在一塊兒遊玩。他們在一塊兒跳舞。他們互相開玩笑。他們自己發覺這事看來完全是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他們一塊兒在俱樂部跳舞之後，坐了賽弗萊的車子回家，克拉克家在途中，他就把車子在他的門口停下來。維娥莉和勞貝是坐在後面的，他曾經喝了很多酒，但是並沒有醉；他們的手偶然的接觸了一下，他就執住了她底。他們沒有講話。他們全都疲倦了。突然，喝了香檳酒而微醺的愉快消失了，他是完全清醒着。他們在一瞬間知道了他們是瘋狂一樣地相愛着，而在同一瞬間他們認清了他們以前從沒有愛過

便宜酒館的躺椅上，大量地飲酒，夜晚看上一場電影，就坐上人力車結束了在中國區的一晚。湯姆和勞貝是這樣形影不離的。湯姆是一個高大，強壯的傢伙，單純，非常誠實，工作勤懇；而勞貝呢，醜陋，但是出奇地對人有吸引力，有着深陷的眼睛，凹下的兩頰和大有滑稽意味的嘴吧。平常總是勞貝講笑話，而湯姆大笑。湯姆先結了婚，他在請假回家的時候遇到了維娥莉。她是一位醫生的女兒，醫生在戰爭中死亡了，她就在別人家裡當了女教師。他愛上了她是因爲她在世界上是孤獨的，他的易感的心腸想到她所過的無味的生活而受感動。但是勞貝結婚呢，是因爲湯姆結了婚，他沒有他作伴感到空虛，所以和一位和親戚一道到東方來渡過冬季的女孩子結了婚。伊莉德·克拉克在妙齡時曾經非常美麗，現在到了中年發胖的時候也仍然是美麗的。雖然，她的皮膚，以前是那樣清淨鮮嫩的，現在已經漸漸消褪了；但是她有一副非常弱小的下頰，在側面會使你想到一頭綿羊。她有美麗淡黃色的頭髮，伸直的因爲在熱帶不容易保持彎曲，還有一雙明亮的藍眼睛。雖然才二十六歲，她已經有些遲暮的樣子了。結婚一年之後，她生過一個小孩，但是僅僅兩歲的時候就死了。以後湯姆·賽弗萊替他在他自己的隔鄰找了一個經理的職位

。當他們走過克拉克家之後，湯姆說道：

「你到我旁邊來吧，維娥莉。」

「我之得不動了。」她說。

她的腦是那樣軟弱，她想着她會永遠不能夠站起來了

第二天他們碰面的時候，誰也沒有提起昨天發生的事，但是兩人都知道那是無法避免的了。他們還像以前一樣地相處，而且這樣繼續了好幾個星期，但是他感覺到每一件事都已經不同了。最後他們的身心都不能再忍耐了，終於成了愛人。但是肉體的結合在他們的關係上看來一點也不重要，而事實上，像他們這樣的生活，除去極少的機會，是不可能享受什麼親蜜的結合的。他們能够互相看到就已經够了。雖然還有別人在一起，每天每天的；互相一瞥，接觸一下手，就證實了他們的相愛，而這就是全部他們所關懷的了。在他們肯定了彼此靈魂的連繫，性的行爲顯得一點也不重要了。

他們很少談到湯姆和伊莉德。假如有時他們在一起笑起那兩個人的缺點來的時候，也並不是惡意的。假如他們仔細想一想的話，一定也覺得奇怪，爲何天天在一起的人他們對之已經完全不再關懷，他們同他們的關係，已經降

入好比日常生活中的瑣事，沒有人去注意的了，像是修面，穿衣服，一日三餐等。他們對他們有一種慈愛的感覺。他們甚至受苦來愉悅他們，好比和一個臥病不起的病人在一起，因為他們自己是那樣的快樂，所以施點慈悲他們也必須對那比較不幸的人兒儘量和善。他們並不顯忌。他們彼此是太為熱情所吸引了，美麗已經動人地燃起了他們那樣長久過着的乏味的的生活。

但是後來有一件事情發生了，使他們不勝驚恐，湯姆工作的公司因為擴大規模而在英屬北婆羅洲購置了廣大的橡膠園地，並且聘請湯姆去經理，那是一個比現在好的工作，薪水高，所以他可以有助手幫忙他而不必那樣辛苦了。賽弗萊很高興接受，克拉克和賽弗萊本來是預備一道回家一次的。他們已經定好船票了。這一來就完全變更了本來的計劃，湯姆至少要一年才能離開。在克拉克回家的時候，賽弗萊必須到婆羅洲去。這使得維娥莉和勞貝沒有多長時間來決定怎樣辦了。他們對於他們現在這樣的情形已經極為滿足，儘管他們愛情的享受有許多障礙，只要他們確定他們能夠彼此見面；他們就感覺到他們之間有的是無限的時間，他們的未來是顯染着無限的快樂；但是誰也不能忍受有一會兒想到分離。於是他們決心一塊兒出走的。

拾 穗

她曾經告訴她自己他是那種不久就會安慰他自己的。他要不了多久就會找到一個他喜歡的女人而和她結婚。他的新妻子在一道一定和同她在一道一樣的快樂。也許他會娶伊莉德。伊莉德正是那種必須依賴人的小東西。她想她是會被激怒的，但是並沒有深澁的感情。她的虛榮心會受到傷害；她的心却並不碎，現在事情已經決定了，各事都已安排定當，日子也確定了，她却很覺得內疚。悔恨煩惱着她。她希望這事不會使他們有可怕的痛苦。她躊躇着。

「我們在此地過了一段很快樂的時間，湯姆。」她說，「我懷疑離開這裡是不是聰敏的。我們是要放棄一個原來不錯的事情而去就那不可知的事情了。」

「我的親愛的孩子，這是極難得的機會，錢是多得多的。」

「錢並不是所有的一切啊，這裡有的是快樂。」

「我知道，但是沒有理由說我們在婆羅洲就不和在這裡一樣快樂啊。而且，這事已經沒有法子更改了。我自己是作不了主的。董事們要我去我就必須去，所以事情是確定的了。」

於是突然地在他們看來，在他們沒有永遠在一道之前，每過去一天，都是一天的損失，他們的愛情成了另外一種風格。好比吞噬樣的熱情燃燒着，所以他們再沒有情緒浪費在別人身上了。他們再也不管他們會使得湯姆和伊莉德會怎樣痛苦了。這是不幸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他們周密地做了計劃，勞貝假裝有公事要到新加坡去，維娥莉告訴湯姆她要在不遠的一處田莊和幾個朋友住上一個星期，於是他們就可以先到爪哇，再乘船到雪梨(Sydney)，勞貝可以在雪梨找工作做。當維娥莉告訴湯姆，麥克斯家請她到他們那裡過幾天的時候，他很高興。

「那很好，我想你是要換換空氣的，親愛的。」他說：「我以為你最近看樣子瘦了一點了。」

他撫愛地拍拍她的頰。這動作刺着她的心。

「你老是對這樣好，湯姆。」她說，她的眼睛裡突然充滿了淚水。

「唔，這是我起碼能做的事，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小女人。」

「這八年來你同我在一道快樂嗎？」

「快樂得不行了。」

「唔，那是一點事，不是嗎？沒有人能從你這裡搶走的。」

她嘆嘆氣。這事對她也是無法更改的了。她發覺她的肩。使得別人痛苦是非常不愉快的；有時你却由不得你自己。湯姆在她心坎裡已經沒有什麼了。要她為他而犧牲她的一生實在是荒謬的。

克拉克家要在半個月之內回英國去，那時就是他們決定私奔的日期，日子一天的過去。維娥莉紛擾而激動。她以一種快樂的心情盼望着，幾乎是痛苦的了。她預想着只要他們一登上船，他們就開始了那種她確定至少是會給予她完全的快樂的一種生活。

她開始整理行裝。她假說要看的的朋友非常多，所以她帶了那麼多行李。第二天她吃了一驚，那是上午十一點鐘的時候，湯姆去巡視田園去了，一個僮僕跑到她屋裡來告訴她克拉克太太來了，同時她就聽到伊莉德喊她，她迅速地上箱蓋子就跑到外面走廊上去。使她驚訝的是，伊莉德跑到她面前來，伸出兩臂圍住她的頸子就熱情地吻她。她看着伊莉德，看到她那蒼白的面頰泛上了紅暈，她的眼睛閃亮着，伊莉德哭起來了。

「怎麼回事啊，親愛的？」她嚷道：

有一會兒她怕是伊莉德全都知道了。但是伊莉德是快樂得面孔發紅，而不是嫉妬和憤怒。

「我剛剛到哈羅醫生那裡去過。」她說，「我不想說什麼關於那樣的話。我有過兩三次虛驚，但是這一次他說完全是的了。」

一陣突然的寒冷，刺透維娥莉的心。

「你說什麼？你不是有……」

她看着伊莉德，伊莉德點點頭。

「是的，他說這次是無疑的了，我想我至少已經有了三個月了。哦，親愛的，我是發了瘋樣的快樂啊。」

她重新投入維娥莉的臂膀中，緊貼着她，竅泣起來。

「哦，親愛的，不要這樣。」

維娥莉覺得她自己像死一樣的蒼白，她知道假如她不盡力控制她自己的話，她就會暈倒了。

「勞貝曉得嗎？」

「不，我一個字也沒有講，他以前是那樣失望，頭一個孩子死的時候是那麼懊喪。他是非常想我再有一個的。」

維娥莉強迫她自己說她也這樣希望，但伊莉德根本沒有聽。她要講她的希望和恐懼，她的微候和見醫生的事。她一遍又一遍地講。

「你什麼時候告訴勞貝？」最後維娥莉問道。「他什

當維娥莉走到時，勞貝已經在那兒了。他吃了一驚。

「維娥莉，你多蒼白啊。」

她把她的手給他，他們不理會有人看他們，他們在這裡一逕是這樣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到的。

「伊莉德今天上午來看我，她今天晚上就要告訴你。我想你應該當心了，她有了孩子了。」

「維娥莉！」

他驚愕地看着她，她哭了起來。他們從來不談他和他妻子，她和她丈夫之間的關係。他們避開這個題目，因為這給他們兩人劇烈的痛苦。維娥莉知道她自己是怎樣的生；她滿足了她丈夫的凶慾；但是，帶着一種女人的奇異的冷淡，因為那事並不令她愉快，她是看着無足輕重的；但是她常常對自己講，同哈爾就一定不同了。現在他本能地感覺到她知道這了一事實是如何痛苦地傷害了她。他試圖寬恕他自己。

「親愛的，我止不住我自己啊。」

她靜靜地哭泣，他以憐憫的眼色看着她。

「我曉得這好像是醒腦的。」他說。「但是我怎麼辦呢？這並不是我有理由……」

她止住了他。

麼時候回家？」

「哦，不，他巡視回來之後是疲倦而且饑餓的。我要等到今天晚上吃過晚飯再告訴他。」

維娥莉遏制住她的怨恨；伊莉德會撒嬌撒痴去的，但是這也是自然的。幸運的是她可以有先見勞貝的機會，她一擺脫她之後，馬上打電話給他。她知道他在回家的途中總是要到辦公室去看一下的，她留下話來叫他打電話給她，她只怕等到湯姆回來之後他還沒有電話來，但是她總要利用這個機會的。電話鈴響了，湯姆沒有回來。

「哈爾？」

「是的。」

「三點鐘到草房去好嗎？」

「好的，發生了什麼事嗎？」

「我看到你再同你講，不要愁。」

她掛上了電話。草房是在勞貝的田園上的一個小棚子，她可以沒有困難地到那裡去，他們是經常在那裡相會的。苦力們工作的時候從那裡經過，那裡是沒有秘密的；但是那是一個方便的所在，他們可以在那裡談一會兒話而不致引起不好的批評。三點鐘伊莉德是在家裡，湯姆在他的辦公室工作。

「我並不責備你。這是不可避免的。僅僅是因為我太痴了，所以我心裡是那樣可怕地痛苦。」

「親愛的！」

「我們應該兩年前一道走了的。像現在這樣的情形，想到出走簡直是瘋了一樣。」

「你確定伊莉德是對的嗎？她三四年前就想着要懷孕了。」

「哦，是的，她是對的，她非常快樂，她說你非常想有一個孩子。」

「這事是這樣叫人驚奇。我好像還不能弄清楚。」

她看着他，他以煩惱的眼色凝視着鋪滿樹葉的土地。她微微地笑了一笑。

「可憐的哈爾。」她深深地嘆一口氣，「沒有辦法了，我們就這樣了結了。」

「你是什麼意思？」他喊道。

「哦，我的親愛的，你現在不能好好的離開她了，你能嗎？以前是可以的。她是會不快樂的，但是終會過去了的，但是現在不同了。無論如何這不是一個女人好過的時。好幾個月她會感到多多少少的不舒服。她需要愛撫。她要人照顧。要是這時離開她，讓她獨自忍受，那真是

太可怕了。我們不能這樣殘忍。」

「你的意思是說要我和她一道回英國去嗎？」

她嚴肅地點點頭。

「你要走了，你是幸運的。你走了之後我們不再天天見面，你就會安心的。」

「但是我現在不能沒有你。」

「哦，是的，你能的。你必須。我能的。我的情形更壞，因為我還得留下，我什麼也沒有。」

「哦，維娥莉，這是不可能的。」

「我的親愛的，辯論是沒有用的。她一告訴我的時候我就看到結局了。這也是為什麼我要先見你。我想這震驚也許會令你說出實情。她從沒有對我不好過。我現在不能從她手裡奪去你。我們兩人的運氣都不好，但是就這樣了，我總不敢做出那樣不道德的事。」

「我巴望我死了吧。」他呻吟道。

「那對她一點沒有好處，對我也沒有。」她微笑着。

「將來怎樣呢？我們就要犧牲我們整個的生活嗎？」

「我怕是得如此了。這是可怕的，親愛的，但是我想我們遲早還得忘掉的。一個人是會忘掉一切事情的。」

她看看她的手錶。

，總督並沒有被邀請，但是他很清楚他知道宴會上有些什麼情形，喝采歡呼，放量地飲酒，高聲縱談，晚餐之後放了留聲機，大家跳舞，他想在維娥莉和克拉克一道跳舞的時候他們是一種什麼感覺。這使他有一種沮喪不舒服的感覺，想着他們兩人裝着愉快時心裡一定充滿着怎樣一種失望啊。

他心中的另一處是在想着他自己這一方面，很少人知道他的事。而且，那已是廿五年前的事了。

「你現在預備怎樣做，賽弗萊？」他問道。

「唔，這就是我希望你能給我供獻意見的事。現在勞貝死了，假如我和維娥莉離婚，我不知道她將如何辦法。我懷疑是不是應該讓她來和我離婚。」

「哦，你要離婚？」

「唔，我必須。」

喬治·孟德上另一支烟，看了一會兒噴出的烟霧，弱地昇入空中。

「你曉不曉得我是結過婚的？」

「是的，我想我聽過，你是一個孀夫，是嗎？」

「不，我和我的妻子離了婚。我有一個廿七歲的兒子，他在新錫蘭種田。我最後一次看到我妻子是在我假期回

「我應該回去了。湯姆快要回家了。我們五點鐘在俱樂部會面。」

「湯姆和我準備打網球的。」他向她深情地一瞥。「哦，維娥莉，我是可怕地不快樂啊。」

「我知道，我也是的。但是我們講它也是沒有用處的。」

她把手伸給他，但是他却把她抱進懷裡，吻她，當她脫開他之後，她的面頰上沾着他的眼淚。但是她是大絕望了，她哭不出來。

十天之後，克拉克家就離開了。

當喬治·孟德聽着湯姆·賽弗萊所能講得出的全部故事的時候，他以其那冷靜，超然的態度沉思着這些平庸的人們是多麼可笑。生活是如此單調，而竟為這樣的一種悲劇所苦惱着。誰會想到維娥莉·賽弗萊，是聰敏而正經，坐在俱樂部看看畫報，或是飲一杯檸檬汁和她的朋友們擦擦天，竟為了一個平凡的男人的愛情而嚼噬着她的心呢？喬治·孟德記起在勞貝離開的前一晚在俱樂部看到他的情形。他看來精神煥發。人們羨慕他，因為他要回家了，有些最近回來的人告訴他，決不要失去在巴費林上演的好戲。以後是隨意地飲酒。在這次賽弗萊為克拉克舉行的送別宴會中

家的時候。我們在戲院裡碰到的。最初我們互相都不認識了。她先對我講話。我請她在百凱麗午餐。」

喬治·孟德獨個兒到戲院裡自得其樂，上演的是歌唱喜劇。他發覺他是坐在一位大塊頭，肥胖而驚黑的女人旁邊，他模糊地覺得以前好像見過，但是戲劇剛開始，他就再沒有瞧她一眼了。當第一幕結束，幕帷拉上之後，她以快活的眼色看着他講起話來。

「你好嗎，喬治？」

他吃了一驚。這是他的妻子。她是一種大方而友誼的態度，非常安適。

「我們很久不見了。」她說。

「是的。」

「你生活得怎樣？」

「哦，很好。」

「我想你現在當了總督了，你還在服役，是嗎？」

「是的，我不久就要退役了，壞運氣。」

「什麼？你看樣子很健康啊。」

「我到了限制的年齡了。我已經被看成個老傢伙，沒有什麼用處了。」

「你能保持這樣瘦真是幸運啊。我簡直不像樣了，是

嗎？」

「你看樣子不顯得年老。」

「我知道，我本來就胖，而一直還在更胖。我止不住，我愛吃。我不能拒絕牛油麵包和蕃薯。」

喬治，孟笑起來，但是不是笑她所說的話；而是笑他自己的思想。多少年來，有幾次機會他可見到她的，但是他沒有想到是在這樣情形下碰到。戲完了之後她帶着微笑向他道晚安，他說：

「我想你不願意那天和我一道吃午飯吧？」

「隨便那一天都行。」

他們決定了一天，準時到達。他知道她是和那個男人結了婚，就是爲了他的緣故他和她離婚的，他從她的衣著上猜到她的環境很不錯，他們喝了一杯混合酒，她很興味地吃嚼着，她五十歲了，但是她很有精神地過活着。她快樂而不操心，理解力快，健談，她有那種肥胖女人放任自己的衷心，易感的大笑。假如他不是知道她家曾經在印度做官大概有一世紀之久的話，他會以爲她做過歌唱女郎。她並不是做作，但是她那種不在乎的性情，使你想到適合上舞台，她一點也不困窘。

「你再沒有結過婚，是嗎？」她問他。

他因她的聰敏解事而微笑着。然後，很隨便的把這事丟開一邊了，她開始談到別的事情。雖然，法律上他們的兒子是由他保管。不過他不能照顧他，就讓給他母親了。

這孩子在十八歲就出國了，現在已經結了婚。他對喬治，孟完全是一個陌生人，他知道假如他在街上碰到他的話，他是認不得他的，他也無法裝出他對他有多大興趣，但是他們談到他一會兒，然後他們談談演員和戲劇。

「唔，」最後她說道。「我得走了，午飯好極了，遇到你真有趣，喬治。多謝。」

他送她上了出租汽車，就取下帽子獨自走向辟開德路。他想着她是一個十分愉快，有趣的女人；他想到他曾經瘋狂一樣地愛過她不覺笑起來了。當他再向湯姆，賽弗萊講話的時候，唇邊浮上一絲微笑。

「當我和她結婚的時候，她是個好看不得了的女孩。當然，假如不是那樣的話我也不會和她結婚。他們追逐她就像蒼蠅圍着蜜一樣。我們常是吵鬧。最後我發覺了當然我和她離了婚。」

「當然。」

「是的，但是我知道這樣做真他媽的傻得很。」他倚向前。「我的親愛的賽弗萊，我現在知道假如我有點悟性

「沒有。」

「可惜。因爲第一次不成功，就沒有理由再結第二次了吧。」

「用不着我問，你是很快樂的了，」

「我沒有什麼要抱怨的。我想我是個有快樂性格的人。詹姆斯一選對我很好；他現在退休了，你知道，我們在鄉下住，我極愛詹姆斯。」

「詹姆斯是誰？」

「哦，她是我的女兒。她在兩年前結婚的，我幾乎隨時有當祖母的可能了。」

「那使得我們感到年老些。」

她笑一下。

「詹姆斯今年廿二歲。你請我吃午飯很好，喬治。總之，如果對那麼久以前發生的事情有什麼感覺是很笨的事。」

「傻事。」

「我們兩人合不來，我們發覺得不太遲是很幸運的，當然我很傻，但是那時我很年青，你一直也快樂嗎？」

「我想我可以說我是成功的。」

「哦，那好極了。」

的話，我就閉上我的眼睛。她也就會安定下來做個很好的妻子的。」

他希望他能對他的客人解釋得出，當他坐在這裡談到那位快活，舒服，好性情的女人時，現在好像對他已經一點沒有什麼了，而他好像仍然會這樣感到紛擾，這是多麼奇異的事。

「但是一個人要想到一個人的榮譽。」賽弗萊說。

「榮譽去他媽的吧，一個人要想到一個人的快樂。一個人的妻子同別的男人一床睡覺，和他的榮譽真正有關係嗎？我們不是十字軍，你和我，或是西班牙貴族，我喜歡我的妻子。我不能說我沒有泡過別的女人。我泡過的。但是她就是那有種任何別人不能給我的東西。要是我只是因爲我不能享受獨占專有就去棄了世界上最需要的快樂，那是怎樣的一個傻子啊！」

「我從沒有想到會聽你說這種話。」

喬治，孟對着賽弗萊的表現着非常困惑的肥胖爲難的面孔淡淡地微笑着。

「大概你從沒有聽到有人像我這樣道出真正的道理。」

他反駁道。

「你的意思是不是說假如再有那樣的事，你的做法就

不問了呢？」

「假如我重新過廿七歲的話，我想我還是像以前一樣的一個大傻瓜。但是假如我有現在這樣的悟性的話，我來告訴你如果我發覺我的妻子對我不忠時怎樣辦。我的做法完全和你那一晚的情形一樣：我會狠狠地抽她一頓，然後就讓它去了。」

「你是要叫我原諒維娥莉嗎？」

總督慢慢地搖搖頭，並且微笑着。

「不，你已經原諒了她了。我只是勸你不要因忿怒而做出於自己不利的事。」

賽弗萊因惱地瞪他一眼。他心中的感情在他自己看來是那樣的自然。他把它驅出他的意識之外，而竟為這位冷淡，嚴謹的人看出，這使他狼狽。

「你不知道這情形。」他說。「勞貝和我幾乎同弟兄一樣。我替他找了這個工作。他什麼事都是我幫忙的。還有，要不是我的話，維娥莉要一生當女藝師的。那是多麼乏味的生活，我不能不對她感到憤懣，你知道我的意思吧，她當初使得我對她注意的時候真是可憐見的。你想這不是覺得很嗎，你完全誠心好意的對人，而人家竟做出越軌之事，對你做出污穢的事來？這是多麼忘恩負義啊。」

。她是那樣可惡嗎？」

賽弗萊吃了一驚，一直紅到耳根。

「不，她是優美良善的。我那樣講她才是可惡哩。」

他的聲音斷續着，他微微啜泣起來。「上帝知道我只是要做正當的事啊。」

「正當的事就是仁慈的事。」

賽弗萊用手遮住他的臉。他不能控制這樣震盪他的感情。

「我總是給與，永遠是給與。而沒有一個人為我做一點事。我的心碎了也沒有什麼，我還是得照樣做。」他把手背從眼上拿開，深深地嘆一口氣。「我原諒她。」

喬治·孟沉思着看了他一會兒。

「假如我是你的話，我就不再叫她為難。」他說。「你還是好好的回去吧。你也有許多該受她的原諒哩。」

「你是說因為我打了她？我知道，這一點我很不舒服。」

「一點也不是。這樣對她是很好的。我不是指這一點。你的行為是非常慷慨豁達的，孩子，不過你要知道，一個人要使得別人認清自己的慷慨是需要許多策略的。幸運的是女人們都是淺浮的，她們很快就忘記別人的恩惠。當然，要不是這樣的話，她們就簡直沒有好日子過了。」

「哦，我的親愛的孩子，一個人是不能希望感恩的。那是一種沒有人有權力希望的事。究竟，你做好事是因為那給你快樂，那是一種最純粹的快樂。希望得到感謝那就實在要求得太多了。假如你得到了，好。那就像是你已經支過利息之後的一筆額外的紅利；那是使人高興的，但是你不能看為一定應得的。」

賽弗萊蹙着額。他困惑了。他不能十分弄清楚他一週是以為沒有第二個想法的事，而喬治·孟的想法如此怪誕。容忍總有個限度的。我是說，假如你重視你自己的身分的話，你的行為就必須得像個上等的人。你要想到你的自尊。而喬治·孟的理由竟是那樣像是真實的，你得承認你做一件事，只是因為你高興做而已。當然，喬治·孟是個怪人。沒有人能十分了解他。

「勞貝·克拉克死了。賽弗萊你不能再嫉妬他了。沒有人知道這事，除去你和我和你的妻子，而明天我永遠離開了。為什麼你不讓過去的過去了呢？」

「維娥莉豈不輕視我。」

喬治·孟微笑起來，他那嚴謹，苛刻的面孔上，意思不到地現出一種單純的和藹。

「我知道她很少。我一直想着她是個非常良善的女人。」

賽弗萊張着嘴吧看着他。

「就我看來，你真是個怪人，孟。」他說。「有時鐵面無情，而你這樣的談話使人想到你是傳達人情的，但是一旦人家以為看錯了，你實在是心地仁慈的，你却又會做出一件事來使人大為吃驚。我想那就是他們所以稱你為憤世者。」

「我沒有好好的考慮過這一問題。」喬治·孟微笑着。「但是假如在不愉快時正視真情而不怨憤，當你發覺人情是荒謬的你就笑笑，人性是可悲的，不要過分悲傷，這就是憤世嫉俗的話，那麼我想我是個憤世嫉俗者，大部份人性是既荒謬而可悲的，但是如果生活教會了你容忍，你就會發覺微笑是比傷心來得多的。」

湯姆·賽弗萊離開之後，總督從容不迫地燃上他十飯之前最後一支烟。這又是他一個新角色，和解了一個憤怒的丈夫和犯罪的妻子，這給與他一種內心的愉悅。他繼續思考着人性。一個冷淡的微笑，浮上他那瘦削而無血色的唇邊。他記起以前他曾經在某處乾了的小河堤邊看那些跳鼠。有時多到好幾百隻，從最小的只有兩吋長到那肥大的同你的腳一樣長。他們的顏色和他們所居住的泥土顏色一樣。他們坐在那裡，睜着圓圓的大眼睛看着你，然後，突然

地就鑽進他們的洞穴中。看着他們如飛地在泥地上奔跑，真是奇特得很。他們給你一種恐懼的感覺，就像泥土本身神秘地變活了一樣。當你想起像這樣的動物，但是巨大而可怕的，曾經是地球上唯一的生物時，一種遺傳的恐懼，冰冷了你的心。他們是有些神秘的，但也是有趣的。他們

極易使你聯想到人類。在那裡站上半個鐘點看着他們跳躍，倒是十分有趣味的事。

喬治·孟從木釘上取下帽子，帶着對於生活並沒有不滿的情緒步入陽光照耀的屋外。

(譯自 Stories For Here & Now)

一對年青夫婦方自一次愉快的暑期旅行中歸來。羨慕非常的鄰人便向他們請教，為什麼他們以這樣一點微薄的收入却能有這樣的旅行享受。

「我們全靠那一隻『不過』箱子。」她回答道。

「什麼叫做『不過』箱子呢？」好奇的鄰人問道。

「這是一隻掛在壁爐傍的小箱子，」她向鄰人解釋着：「我們一等旅行歸來，便不斷地在裡面翻小數目的零錢，而這些零錢平時總是在『不過』一角錢，」或是

「不過是半塊錢」的名義下浪費掉的。這便是我們為什麼有錢去旅行的原因了。」

自英國威爾斯旅行回來的旅客說，當火車在「anfaipwllgwyrnyll」地方停下來時，嚮導們是照例不喊地名的，他只是簡單地說，「這裡到了，要下車的，就下去吧。」

x x x x x

一位飛機上的旅客正向窗外觀望時，忽然看到一個人張着降落傘在他眼前飄過。

「你打算跟我一起降落嗎？」降落傘的那一位問道。

「不，謝謝你！」旅客喊道。「我在這裡很好。」

「那隨你的便，」張着降落傘的那人回過頭來說

。「你要知道我是駕駛員呀。」

長篇
連載

永不投降

(三)

Martha Albrand 著
司徒水金譯

前文摘要 (第七章至第九章)

林乃康本為名律師，極受荷蘭人的敬重。德人早已存心加以利用。所以當他返里不久，即被駐荷德軍最高將領召去，強迫其接受共謀「德荷共榮」的任務。林乃康一經考慮，即欣然接受，蓋其別有用心，無非想借此與德人能時常接近的機會，以從事愛國的地下活動。但他的妻子因為不知道他的苦衷，對他的視顏事大為不滿，反而對他的好友勇却極感欽佩。林乃康雖然在這種双重痛苦的交迫下，仍堅決地從事着他的地下工作。

第七章

我並不以為我的反德計劃，成熟於那次漫漫長夜中！與杜道克·強生一夕談，我才看出我在歷史故事中的神秘影子。規規矩矩做個今日的政客，德國人尊重我，但是同胞會恨我會輕視我。做一個我自己的我，同胞尊

我為英雄，但是德國人決不會放過我。那末究竟我是什麼？我，群克希·范·林乃康尊重法律，崇尚公平，痛恨罪惡，愛好和平；雖然厭惡死，但是決不怕死。



和強生晤談後不久，珍妮見我帶着通訊錄走入書房，她不知道我要找什麼。

「德人來後，多少人都搬走了，」她說，「這些地址還會有什麼用？」

我所要找的，不過是查一查我的假名是不是沒有登記在這上面。我望着珍妮，感到同一屋頂下兩人互相愛着，竟可能互相不太清楚，甚至於欺騙對方，實在不可思議。但是我敢欺騙的是德國人，這個欺騙太大了，即使自己最親愛的妻子，也需瞞住。當我在簿子上畫下記號時我又想：假使命運能讓我們在一起，時間更久，感情更好，珍妮會不會不知道我心中的秘密，可能，可能，她會信任我。即使不了解我，也會信任我。

我需要不同的服裝，假鬍子和眼鏡。我自己當然不能去買，杜道克，強生已給我買好。第二個星期三我在他那裡取到。

「我不願冒你在這裡化裝的危險，」他告訴我，同時把化裝用品一件件傳給我，「可是現在沒有什麼別的事要做，人家也不認識你，你就化裝吧，希望萬事吉利。」

我換上破舊但清潔的黑褲子，活動鎖領袖的襯衣。「藏起這把鑰匙，那是開西迪克街現在荒廢着的汽車間的

方，年齡五十有三的售貨員，名字定為亨德利克·李蒙，他，正在這小巷內走着。

黃皮文件夾內，強生夢授早為我準備好身份證，但遇見德國兵和秘密警察時，仍做賊心虛，使我害怕。像初次出場演戲似的，心在跳，手在舊的黑手套內出汗。總算戲演得不失分寸，鹿特丹的亨德利克·李蒙上場了，去找一間有兩門進出的便宜宿舍。

途中我被秘密警察攔住。他的黃襯衫，黑領帶，灰軍袴，黑肩章，亮皮鞋，無上莊嚴，對我極有畏脅。可是他祇叫我告訴他到剛地·扣克廣場的途徑，剛地·扣克教堂一帶的尖頂屋簷下，專有一班娼妓，在倚窗待客。臨別我們相對一笑，好像說，彼此彼此，誰也少不了女人。

第一次看我演戲的觀眾，就對我讚美！他一點沒有懷疑我，連身份證都不查。

繼續前行，直到杜道克，強生指定的地方。按門鈴。鈴聲尖而奇響，好像通報全宅似的。下雨了，把帽子拉得更低些，同時摸摸假鬍，試試有沒有掉。

大門啓處，濃濃的汗酸氣沖出。人住得太多了！同時一位胖婦人出現，「我是來……」我說。她拿手電筒照我，耀目的電光在我臉上閃過，我疑心她會看出我帶着假鬍

門的；就在小餐館「綠獼猴」隔壁。那裡有很多門，你走後門好了。在那裡你可換回你自己的衣服。假使有一個老人在附近徘徊，不必介意。記住，在你的衣服上，切勿有任何商標等等留下。」

就演員講，為着演來逼真，因此改頭換面，他們對化裝熟悉得毫不新奇。就普通人說，即使參加化裝舞會，偶化裝一下，自己也會驚奇非常。以我而論，今夜杜道克強生給我化裝的，簡直有些可怕。一付老光眼鏡，假鬍鬚一直纏到耳後，門牙發黑，戴着至少大兩號的帽子。這人不再是父母所育，師長所教，賢妻所愛的群克希·范·林乃康了，在這座優美梳粧台前坐着的動物，將開始欺騙，冒他最大的危險，去說謊，去偷竊，去謀殺，檢最好的機會去奮鬥。這就是侵略，征服對自由人的意義——叫守法的自由人轉變成輕視硬加於他們頭上的法律的動物，對社會失去一切責任心，最後不再守法。

夜來了，強生夢授領我走出他小屋的後門，穿過小園就進入靜靜的深巷。臨別他對我說，「上帝祝福你。」「上帝」，這萬物的主宰，在我變為另一人之前，早已離開我了。

群克希·范·林乃康，將他自己創造成來自鹿特丹地

「好，」她叫着。她個子真大，斜胸凸肚，一身杜松子酒味。

「朋友介紹我來租你的寄宿舍，」我說，「真對不起，這麼晚來打擾你，你能領我看房子嗎？」

「隨我來，」她簡短地回答。轉身帶我上樓。她身體雖肥重，可充滿了無限的活力。穿木屐的裸足，腳跟全在外面，染滿了污泥。她可能也屬於我們這邊的吧，可是這類問題，我永遠不會知道。

走上三樓暗黑而狹小的過道，我告訴她：一年前我在蘇門達一個糖廠做簿記員，後來找到一份旅行售貨員的差使，因此回鹿特丹，剛回來，德國人也來了，劇烈地毀壞了這座城，並且殺害了兩萬多人等等。可是，她對這些不感興趣，她要問的，祇是有沒有足夠的錢付得起房租。

我將存款單自皮夾中取出，她站定了，用手電筒照着，細細地辨別真假。

最後帶我進一小室，僅有一窗，可是有兩個如強生夢授所設想的門，一個通過過道，另一通另一廳似的房間，在那裡還有一座小樓梯，可上擱樓及屋頂。

「我的行李現在全在火車站，」我說，「這房間我先

租一年，也可以說，僅是找個地方放行李。我要出去找工作，可能不常回來，不過我總希望有個家似的。」

我開始咳嗽，她看看我，在她臉上找不出絲毫表情。她伸手入袋，取出一支鉛筆，再摸索一會，取出一份表格，那是送德方警局登記用的。

她爲我填好了姓名職業親屬甚至我捏造出來的一個好友的名字，最後我簽上了這個我何止練習過千百次的名字，它看上去絕不像是假簽名，即使專家，也辨不出來。

「晚安，先生，」說着，她就走了。我安置了一些零星東西就上床就寢。牀墊倒絕對是上等貨，祇可惜剛好在正中有一個低窪。德國人特別規定，早晨十點半以前，不准開窗，這令人多不舒服，夏天的斗室真悶死人。

夜已深，大概三時左右吧，一切靜寂。我輕輕起床，從另一門走出房，爬上樓梯走入閣樓，再穿過一扇窗，很容易走上屋頂。我在許多烟囪中間坐下，很想看一看左右前後的環境，但天色未明，無法辨別；祇能等下次再來認個明白。回到房中，內心甚爲惴惴，滿掌泥污汗濕。我經驗太淺，該學的多着呢！

我不再能入睡——這個，也是需要好好弄習慣的，該養成祇要時間許可，隨時隨地能入睡——祇得起身，一切

整理舒齊已六點鐘了，下樓，開門，走出了這座大房子。在強生勃授先前告訴我的，一間空的小汽車間內，找到了我原先的衣物，好在四周無人，十分鐘內取下了鬍子，換上衣服，群克希·范·林乃康又變回來了。我走進車站，坐上第一班車去海牙，我相信，一切沒有被人發覺。

第八章

八月中，荷蘭有一個專爲皇后而慶祝的節日。德國人偏選準那天，舉行潛水艇下水典禮。戰爭初期，那艘潛艇將近完工，德國人來了，當然被他們奪了去。今天這個節日，荷蘭人多麼希望靜靜地守在家中，在悲憤而痛苦的氣氛中渡過；可是德國人偏不讓你這樣，邀請社會各階層參加盛典，來看本爲保護自己海岸用的船隻，變成與我盟國爲敵的艦艇。

珍妮和我都收到請帖。

「我不去，」珍妮說：

「希望你考慮我的意見，」我說：「懇切地希望，珍妮，恐怕這次你必需和我一起。有許多態度，我請你改變；我不能冒別人說我太太反德的危險啊，我假使在家請客，總得請你出來做女主人啊。好了，不談這些，不過今

天你必需和我一起。」

「你真的堅持？」珍妮問，嘴唇哆嗦着。

「真的。」

「那你決定去？」

我點點頭。「除此之外，有什麼好辦法。」

「翻下樓梯，跌斷你的腿，」珍妮說：「愛看這種窮兇極惡的勝利。」

「珍妮，珍妮，」我說：「請你不要那麼生氣，還有什麼意思呢？果真這時跌斷了腿，對我當然不幸，德國同胞又怎樣想呢？」

珍妮未答。

「親愛的，」我又說：「反過來說，假使我們征服德國，明天美國英國法國征服德國，你以爲他們會不利用德國工廠，碼頭，飛機坦克船隻嗎？」

「是的，他們才配呢！」珍妮說：

「親愛的，假使這次戰爭勝利，這八千萬德國人又怎麼處理呢？殺光嗎？還得和他們一同過日子！」

「喔，看上帝面上，」珍妮說：「現在講這做什麼，時間會把結果帶來；現在要緊的是快些打擊他們，決不跟他們和談，更不諂媚。每個被侵略的人決不能改變態度，

爲什麼不消極抵抗？」

「結果又如何呢？」我說：有些怒意。「爲了一些愚笨的做作，阿姆斯特丹馬上就被嚴懲，千百個……」

一面說：一面又想到三個人，他們……

「你總對的，」珍妮說：「你所作所爲總沒有錯。但我希望你多有點良心，少用點理智；我寧可你兩莽些。」

「因爲，」我妻子說：「這使你更有人情味，不會令我感到像和機器一同生活。」

我走近珍妮，將她擁在懷中。

三人中另外一個也有太太，昨晚今晨他或者也擁抱過他的太太，像我現在擁着珍妮一樣。

我們及時到達碼頭。空中飄揚着卍字旗，我的同胞也來了，大家知道，假使不順從，祇會使阿姆斯特丹受到災難。德軍高級人員，部份武裝部隊，和全體德方民政人員都來出席。

軍樂隊奏進行曲。就在去年今日，荷蘭國旗佈滿全市

，還燃放烟火，所有男女老小都狂熱地慶祝這國家節日。今天空氣可兩樣了，祇有緊張和抑鬱。

正當我出示入場證的時候，絕對出於德國人意料之外，群眾中有一人，出於本性地竟高聲大叫，那時進行曲剛好奏完。

「皇后萬歲！」他高叫，聲音在空中迴旋。千萬群眾默念皇后的名字。

「希，希，」珍妮說：「他被捕了，看那面，喔……」一個差不多五十歲的小個子被捕了。同時秘密警察舉着槍，命令群眾不許移動。

珍妮的指甲幾乎穿入我的手掌，我將她握得更緊。「我們進去，」我說：

「他們怎樣處置他？」

「關起來。」我答。

「會打他嗎？」

「親愛的，我不知道。恐怕祇關一短時期，不一定受到酷刑。」

樂聲又起，我們走入為我們預備的坐位。藍得南深深地向我們彎腰，我即為珍妮介紹。

他再低頭吻珍妮手。「我真十分高興，最後你們終於

香檳瓶，執在手中。艇上的官兵，立正在甲板上。場中艇身漸漸滑動，最初甚緩，漸漸加快，正當人們預備舉手歡呼時，船已衝入水中，這時船應在這被征服的海面上傲然浮動，可是事實上並不如此，現在所見的祇是浪花飛濺，船身緩緩下沉，先是水線被浸沒，再是炮位被浸沒，再是那計劃中的三個人當船底剛接近水面時，就開始動手，扼死三個德國水手，搶去他們的工作，打開進水機關放水進輪；最後全船沉入海底，影踪全無。

那三人不會得到勳章，姓名誰永遠無人知道；那三人永不能成爲人們心愛的英雄，因爲他們的家屬還活着，孩子們仍得在德國統治下生活；那三人志願爲船犧牲，那三人從容就義，永沉海底。

沒有音樂，沒有歡樂，祇有緊張的靜止，靜得可聽到旁邊的人的心跳。眼前的事實，簡直無法相信，每個人的眼睛都在互相詢問：究竟是什麼一會事？

人群漸漸分散，剛好這時，憲警擁入碼頭；一些鄰近的居民和工人，已被捕了。

「沉掉了，」珍妮對我耳語，我用力握她手制止她，因此她剛張開想笑的嘴唇又閉上，轉入痛苦。

馬勒上尉匆匆向我走來，滿臉怒容，尖聲高叫。

來了。林乃康夫人，」他說：「你先生告訴我，你常被討厭的頭痛所苦惱。」

「是啊，」珍妮答，「真是討厭，不過我從小就有這種病，遇到頭痛，祇有放下窗簾靜靜地躺着。否則頭痛更會變劇。」

我暫時離座。遇到馬勒上尉。「你太太的確非常美麗，你太不應該，以前爲什麼不帶她出來。她是美國人，是嗎？我聽人說，她希望她的國家早日和我國宣戰，免得爲時太遲。唔，不過我一向不與漂亮的婦人計較，不管她們見解如何。」

「謝謝你，」我說：「恐怕你弄錯人了。馬勒上尉，我內人是一個忠實的和平主義者。」

「現在常常有人捕風捉影，弄錯事情，」他答，「我很高興聽到，你太太真能如你所說的一樣。」

他指給我看那艘將下水的潛艇，流線型船身，高高的指揮塔，光彩奪目，真個漂亮。工人們正卸船架等等預備下水。

懷然將軍在司令台上，後面跟着德方民政部主任，他的太太將爲船觸瓶。

樂聲又起，人人脫帽肅立。那位夫人，已將掛彩帶的

「我們必需破獲這個陰謀。假使需要的話，我要吊起船來偵查。來，你必需協助我們偵查。」

「我又不是偵探，」我說：「對這件不幸，我深深地感到抱歉。馬勒上尉，至於偵查，恐怕用不着我。」我掉頭走開。

珍妮緊攬我的臂。

「他恨你，」她說：「他是誰？不是你的同僚吧？唔，希，希，他恨你極了！每個人都恨你。」

是的，馬勒上尉恨我到極點。以後數週，他處處屈辱我，傷我的自尊心，叫我精神痛苦。

局勢每況愈下，由於密碼的洩露，我們與倫敦失却連絡；去國外的秘密通道，先後被封鎖，逃亡更形困難。民間更是生活痛苦，民不聊生。

我急需工作。強生還是搖搖頭，「忍耐，孩子，總有一天會用到你。」

日子一天天往前移，人民仇恨的情緒，也日日加深；親友們對我，更行疏遠。路上遇見熟人，他們就會老遠避開，不願與我招呼。

在我家工作將近四十年的美兒，一天走進我房，拿着

鷄毛帚抹灰塵，抹了又抹，事實上已不必再抹，他還在瞎抹。「美兒，好像你要和我講什麼？是不是？」他突然驚跳起來，順手揮落了一隻烟灰碟。

「這就是我要講的。群克希，」他說，「我太老了，兩手越變越不聽話，每天打壞一些東西，一隻杯子，一片玻璃，現在又打碎了烟灰碟。」

他怔怔地望着我，祈求原諒。

「現在請求也許……我的姊姊也很老了，她需要有人照顧，她……」

「我從不知道你有姊姊，美兒，」我說，但看到他臉緋紅，我又覺得不好意思。

「不是親姊姊，」他說，「在英國，前幾天她有信來，假使……」

「美兒，」我說，「假使你想離開我們，除了讓你走，我想沒有其他好辦法。」

他開始抽咽，全身抖動，欲哭無淚。

「我想說……」他說，「本來我是沒有資格批評你的，但是……請原諒我的坦白；我已老了，對許多現代的事情，我不會懂的；對政治，更是一點不知道……但是，祇要你不在家，很多天他們候在這裡，清早或者深夜，有時

候甚至於白天……」

「他們是誰？」

「荷蘭人，」他回答，「愛國志士，問我問題：要知道我對你的想法；你有那些德國朋友，有沒有請他們來家……叫我離開這裡，以證明我忠於我的國家……喔，群克希，無論如何你得特別小心，他們想暗算你……」

第二天美兒走了。為什麼離開，我沒有告訴珍妮，不過她一定猜得到的，因為她說，「他沒有錯，決不能責備他」

近來珍妮寂寞啊，在欄樓改裝的小畫室中，我總看見她兩手捧着書，但是不讀一行，拿着畫筆坐在空白的畫架前，不下一筆；或者一人坐着玩紙牌。如今還有不少美國人留在荷蘭，我問她為什麼不去看看他們，她搖搖頭。

「他們怎會了解，希，我對他們怎樣解釋呢？連我自己都不能完全明白。你被人家牽着鼻子走，是的，你做得對的，是的。你盡你的能力做得最好，但是我們看到，有你簽名的通告，或者德國人的允諾，事實上，一件沒有實行。」

她眼睛充滿淚水。

最近數月，她變得多厲害啊！最初在紗堂前遇見她，

，她多麼有生氣；在范德納·林地的宴會上，她又多麼年輕。就是她，答應我的瘋狂建議，嫁給我這個陌生人；就是她，第二天與我一同駕車，就結了婚。現在她可完全變了，眼中現出了憂鬱，額上皺紋時時隱現，爲着探索談話中一字一句的真意，皺足眉頭，思索半天。

祇在她決定爲勇畫像之後，過去的生氣，才有一些回來。

勇每天下午來，有時也來吃飯，但在我回家之前，他總先行離去。有一天我故意早回家。當我步上四樓，他們在畫室內談笑正歡；珍妮甜蜜的笑聲我多久沒有聽見了。祇是當我跨進畫室，他們的談話歡笑，立刻停止。

「要杯茶吧？」最後珍妮說，「我正想按鈴再要一杯。」

「不敢驚擾，」我說，「承蒙關心，非常榮幸，關心小姐！」我走向窗簾。窗外，蓋着今年第一次的瑞雪。我轉身看畫，畫得真好，不單像勇，連勇的生氣，感情，以及抱負，皆在畫上出現。

祇有知心的人，才能描出。

「好，」我聽見勇的聲音，「抱歉得很，我要走了，真高興遇見你，希。」

我急轉身，「等着。」我說，「我送你出去。」很明白地，勇不願單獨和我相處，現在他無法拒絕，我們一同步下樓來。

「勇，」我說。突然注意到他的圍巾，好像那裡見過……那是珍妮的。「勇，你怎麼老是避開我？究竟爲什麼？」

「胡說，」勇答，「我並不真心避開你；能够不常相遇，對你我都是好事情。德國人不會信任我的，有二三件工作他們叫我做，但是我不做，他們懂得我能做而不做的原因。同時我有許多朋友，他們對你的政治見解，也不無懷疑。」

「你呢？」

「伙計，」他高聲喊，兩手搭在我肩上，推我靠牆，老樣子。「你腦子不清，那一天懷疑你，我受天罰！我不太了解你，可能永遠不能。我相信各人的內心，都有自己的意旨……這我稱它爲內心的暗影。任何人無法除去內心的暗影，任何人無法忽略內心的召喚。你遵從你的意旨，我遵從我的，這樣我們可能走着不同的道路，甚至達到不同的目的。不過我常覺得，你也是爲我們的國家盡最大努力，爲國家好。」



雪萊原著

長弘譯

瑪利安娜之夢

(一)

白色的夢神行近伊人，
 聲聲喚着佳音，佳音，
 我語習空靈的玄奧，
 但它在日光中潛隱無形，
 祇容夢中的人去領略，
 若果她能負我以真誠。

(二)

不可知的將會現起，

(三)

如容我登臨上眉黛山峯聚處，
 柔潤的眼睫流蘇，
 將盈盈的秋波掩住。
 伊人無言地闌上星眸，
 帶着半兒驚恐一半兒喜。

(五)

她轉面向東方望去，
 朝曦的無數金蛇，
 閃爍在清晨的雲霧裏，
 陡的見一支巨大黑鑽升起，
 任她迴眸規避，
 但仍見它孤懸在天際。

伊人仔細地凝視天空，
 切盼金色陽光從高處照臨。

(四)

最初是暮暮醜惡的情景，
 紊亂地馳過她底夢境，
 低垂的弓形天幕上，
 鬼怪似的層雲在奔競；
 青天似夏日海水般地澄碧，
 覆蓋着的是無雲的聲澈，
 空間祇是沉靜一片，
 沒有驚恐的現象與隱息。

祇那黑色巨鑽浮現空中，
 壓住了東山的松林葱鬱。

(六)

看着那巨鑽臨空浮漾，
 恐懼的重壓生起了迷惘，
 她閉上了眼簾，
 却又聽得模糊低沉的管響，
 不由她又睜目四望，
 是別處傳來的管響，
 抑祇是自身血液的鼓盪。

仍穩健地兀然無動，
 高懸的黑鑽却又已杳無影蹤。

(八)

羣山在四周圍繞，
 峯巒隱沒於雲彩的照耀，
 無數尖頂如朝觀的牙笏，
 拱向兩座巍峨的城郭，
 它們矗起在永存的岩壁之間，
 個個圓頂在金紅迷濛中顯現。

彫琢的奇偉瑰麗，
 又豈能出於凡俗手藝。

(十)

巨柱閃耀着白石光輝，
 穹頂的寺廟如鱗次櫛比，
 拱門顯示出神工卓絕，
 不是世俗匠人所可比擬，
 自它們雄偉的型體，
 放射出突赫光芒，
 照臨到萬千谷底。

(七)

日光隱沒的大氣中一片迷濛，
 如經受地震般地在浮動。
 但四周的草木靜止如恆，
 巖然的塊塊巨石，

(九)

這尖塔充斥的城市，
 為險惡的雙峯夾峙，
 如兀鷹欲翼伏巢，
 護持着它底幼雛。
 巍巍高塔呈現幻景奇異，

(十一)

但充滿靈空的管響，
 仍在伊人耳中不絕如織，
 而彌漫的朦朧光影，
 又把駭悚的羣山掩住，

伊人方寸中又喜又懼，
禁不住陣陣心悸，
移眸向城中的穹頂望去。

(二十)

突然一殼烈焰自城外飛起，
光芒映紅了整片大地；
烈焰挾着火舌搖曳，
向城中的寺院，
塔尖與穹頂伸去，
赤球向着地下散落，
似火山噴出了紅雨。

(三十)

帛裂似的一聲巨響，
如大地炸裂了腑臟；
她見到西邊的山峯，

瀉下了驚濤萬丈；
疾風在谷間呼嘯，
她安詳地自己默想，
是自然衛護她底疆域，
自海中移來了狂風駭浪。

(四十)

憤怒的狂濤湧奔來，
瀕臨了伊人的面前，
曠野無情的巨浪，
把她推臨了烈焰的邊緣，
她俯伏在一片木塊上，
祇隨着漩渦上下浮沈。

(五十)

兇惡的熊熊烈火，
自穹頂塔尖中吞吐，
可怕的赤色光芒，

掩住了巨流激起的泡沫，
濃烟冲向霄漢，
染污了高張在上的天幕。

(六十)

伊人踞着的那片木塊
被急流在苦迫追趕，
陷溺了衆山之中，
祇見它在荒蕪的峯間進退，
巨流填滿了空際處處，
祇見它如浮蓬般依迴旋轉。

(七十)

最後水中的一個螺旋，
把她繫上城郭的牆垣，
巨流跟蹤在她底後面；
巍峨宮殿的穹頂中，
傳出火底呼嘯吶喊，

最堅強心靈也必爲之喪膽。

(八十)

漩渦捲着她螺旋又螺旋，
捲到一座奇偉的圓拱門首，
門頂透穿了層密濃煙，
穹窿內佈滿了如血紅光；
她清晰地見及門上彫刻，
滿腔麗藻竟掩沒了驚惶。

(九十)

稀有的彫塑佈滿在那裏，
都是些美妙的形體，
他們不是人間俗物，
而是翼張的天使，
他們祇能在夢中顯現，
如伊人一般地姣好端麗

(廿)

當她在凝睇的時刻，
石像呈露更可喜的奇蹟；
是精魂權充的匠工，
把自己的性靈爲之充實，
斧鑿刻劃上優美情調，
歲月儉換又將它來磨蝕。

(一廿)

火燄已漸趨熄滅，
急流也漸趨澁寂，
如鑄匪山林的小溪潺潺
白石的人體翩然欲活，
又似欲舉步踟躕，
如浮藻輕移在海面。

(二廿)

双唇翕張欲待有言；
但山崗突然崩裂了，
峭裂處湧出萬道清泉，
瀑流得把大地傾側；
石人呼出歡樂的叫喊，
夢神地張開双翼，
把伊人救出了深淵。

(三廿)

夢神沉靜的飛行，
把玉人自夢中驚醒，
從微睜的眼臉上，
他又徐徐地遁歸無形，
醒後的她依稀知曉
夢中經歷的一切憧憬
一如醒時了了的諸般情景。

我們的地球 (四)

氣象萬千

Lincoln Burnett 著

叔 惠 譯

人對於自然世界中心的一切知識，既皆從孜孜矻矻中得來，於是總以為人力勝於一切，把自己看成了稱雄地面，統馭衆生之物。他雖未將自己看作天地之過客，其實呢，亦不啻深海葉屏之魚類而已。倘一旦失其養生之憑，則其生命之艱感無門將不旋踵。

事實上，人確實住在一個深及數百哩的海底——這一片空氣構成的大海洋，包圍着地球，人就住在這一片汪洋大氣的底層。其飄泊無定的情狀，正如同海中生物之在水中。只要剝奪空氣，瞬息之間便奄然無生氣，喘息不止。

像一條離開波浪的鯨魚，稍稍升起頭哩，便會因其身體內部的壓力而致慘死，像海淵深處的魚類，一旦被網罟擧起於天日之間一樣。自嚴格的科學觀點上而言，他不能說是住在世界的表面，而是夾在兩個層次之間。

從科學上透澈地看來，地球不能視為一個簡單的球體，而是一層包着另一層的同心球。所謂石球(Lithosphere)便是那堅硬的地面岩層。而石球外面又包着水球(Hydrosphere)，把石球的面積佔去了四分之三。這一層水，便是那一片汪洋的大海，平均有兩哩之深。主要的還有一個第三層，稱為生物居留層(Biosphere)，是夾在中間的一個去處，薄得像一個肥皂泡的皮，在這裡，一切生物都巧妙地安排在生機的需求，與物質環境二者脆弱的關聯之中，向下，在大哩深的海底，有動物存在；向上，在大哩高處的稀薄空氣間，有微生物的孢子浮遊。但人，以及大部分土地上的有生之倫，都生活在空氣的底層與海洋的上層。將三層球體一起包裹着的，是一個通亮浮動的大罩子，厚到幾百哩，便是大氣層，不管哪一種生物，最後完全依靠着它。

如果沒有大氣，不論動物植物，飛禽游魚，大樹或小草一起不能生存。空氣決定了地面的環境，使它像我們人

類眼前的情形。要是沒有了空氣，便不會有驟風驟雨和露。更不會有紅紅的陽光，蔚藍的天空，夕照晚霞，和極光的照射。火也不會生起。因為火便是被燃物質與氧氣的結合。縱有聲音，也會充耳不聞，因為人所謂的聲音，只是空氣振動時的波浪打出人類耳膜的神經而已。菜蔬花菓不能生長，飛鳥不能鼓翼翔翔。

於其他性質之外，大氣更像一個大幕，保護地球，遮蔽強烈的日光，把其中有害的短波放射線給大部吸收掉。在夜間，如同一個極大的花房上的屋頂，把白日的熱氣阻住，使它不至一下子散入空間，逃得精光。如果沒有空氣，那麼白天的溫度，便會升高到華氏二三〇度，寒夜得像月球的表面，而到了晚上，又猛然跌到華氏溫度計零下三百度。說到最後，大氣還有一重功效，它像一幅極大的透明灑布或擋板，利用摩擦力，差不多把每天一萬萬噸的鑽石都給截住或銷毀。這些鑽石每天都自外界星空中墜入地心引力的範圍之內，要不是因為有空氣，則自有地球以來，一定早被打得癢癢點點，其情形正如同毫無空氣的月球上，被打得遍體鱗傷一樣。其功用之大，比莎士比亞所體會到的還要深刻，因為他在哈瑟雷特中有這麼一句：「空氣，是頂好的羅蓋……」

但人類歷史的大半程中，不但不知道是靠着空氣生活的，甚至連空氣這東西都不知道是物質的一種形態。千百年間，他們只知道物質有兩種形態——固體與液體。氣體雖是宇宙間的物質最普遍的形態，却超出人類的意念。空氣之為數種氣體混合而成，而且一切自然界的元素不但是固體液體，更成為氣體，這是一個大發現，但一直到了十八十九兩個世紀才完全判別清楚。

把空氣看做是一種實質在在的物質，困難的地方，不在於空氣之無形無色，更由於它的體積之可大可小。固體有一定的形狀和體積，液體的形狀雖不固定，但保持不變的體積，但氣體却甚易壓縮並且流動無定，有時二升反不如一升重，全看當時的密度。了解空氣性質最重要的一步，便是一六六二年波義爾(Robert Boyle)由他那最著名的原理而推導的公式。他說，溫度不變時，氣體的體積隨壓力的大小而不同——壓力加一倍，體積便只剩下半。由十八世紀開始，關於大氣及其中各種氣體的知識，有了神速的進展。空氣中有二氧化碳氣，是一七五四年鑑別出來的，一七七二年又知道其中還有氧氣，又過了一年，更知道其中有氮氣，於是，科學告訴了人類的處境：人是壓抑躁動不息的一種動物，浸沒在一大片像浮雲一樣的

氣體中。要不是像法國大化學家拉瓦西(Lavoisier)所想像的情形一樣，人是一種活動機器，用氧氣作為燃料，燃燒的結果放出二氧化碳氣。

人類藉以活動的媒介，是由許多氣體合起來的，既重要而又豐富的計有五種：氮氣，佔了乾燥空氣的百分之七十八；氧氣百分之廿一；氫氣約百分之一；水蒸汽自萬分之一至百分之四不等；二氧化碳約萬分之三。這一層很厚的氣體，說到它的重量真是大到極大，人爲麼不覺得呢，就是因爲人體內的流質與空氣的壓力一樣。壓到人類身上和地球面上的壓力，每方呎有二〇一六磅之多。全地球上擔負的總重量是五千萬萬億噸！其重量等於長一千哩寬二千哩厚半哩的一個大花崗石塊。(以下「氧氣」代「Hydrogen」)

地球的大氣層是從哪裡來的呢？如果全宇宙中只有地球上才有人，那麼這包圍着人類，溫和濕潤的空氣，也應該祇有地球上才有。在人類視野之內的行星中，只有火星有一個略微近似於我們的大氣層，含着很少的水汽，也可能有一點點氧氣。全星表面上雖有很厚的塵埃，但這兩種氣體是那裡面所找不到的。而蓋着木星和土星的大氣中，又似乎只有氫氣，氧氣，和惡臭難聞的甲烷(沼氣)與阿母尼亞。水星和月亮一樣，根本沒有大氣。可是，離開了

太陽系之外，地球上的大氣層便是星海奇觀了：構成大氣的元素在宇宙裡面少到無可再少，反之，在宇宙裡面最多的元素，空氣中却相當稀罕。據研究的結果，外層星空深處，佔有壓倒優勢的物質，是氫與氦兩種最輕的元素。以

整個宇宙來看，每有一千份氫氣，氦即有一百份，一切其他元素合併起來，只有十至廿份。許多天文家以爲，地球是由原始的宇宙氣體和塵埃創造而成的，假如這句話確實，那麼我們便可料到，地球上各元素的分佈狀況，與太陽和各星球上元素的分佈狀態有相互的關係。可是，地球大氣層中祇含有十萬分之五的氫氣，和萬分之五的氧氣。那麼一度爲量極多的氫氣和氧氣後來那裡去了呢？而且使地球既好看又有生命的氣體，當初是怎樣來的呢？

根據最新的理論，這些不易回答的問題有了答案。現在張開在我們頭頂上的氣幕，已是第二度的大氣層了，這個氣層是在地質形成的若干萬萬年中，慢慢積聚起來的。當地球從宇宙氣體的雲霧中，形體初成的時候，它的重力十分微弱，不能夠把氫氣等太輕而易於流動的氣體吸住。不然，就是太初的空氣中雖有氫氣等氣體，却因太陽縮合爲一團火球時，受熱力的照射而蒸發。不論怎樣，究竟在地球之內，因化合作用而保留閉藏起了一部分氣體。千萬年

中，它們從沸騰的地心中，慢慢冒起來，經火山或溫泉的出口而噴湧上來，飄浮在初生地球漸次冷却的地殼上。它們一點一點灌注進了稀薄的空氣中，使空氣漸漸濃厚，於是黑暗的天空有了光輝，變爲一片蔚藍。

可是我們還遺漏了重要的一點：氧氣是哪裡來的？這種生命的必需品，不是火山口裡噴出來的。因此，科學家相信，氧氣之到空氣中，是經過了無數久遠的年代，與極爲緩慢的過程，和植物的進化齊頭並進，一面又依靠着植物的進化。因爲植物是地球上主要的造氧生物。白天它們放出氧，夜間又吸取進去。因此在真正的植物出現之前，空氣中大約已略含氧氣。空氣上層的水汽，因放電與太陽射線而分解，當可生成少許氧氣。經由這種方式而成的氧氣，想已足敷最原始的植物之用。這種太初植物，可能是一種綠色半透明的藻類，叫做Corycra，它所留下的化石，可以追溯到十四億年之前。這一類的各種藻類，恐怕是地球上大量製造氧氣的東西。當大氣中氧氣的供應漸漸加多後，便出現了更複雜的植物，加速了進化的程序。進化速度一直增加了數百萬年，同時大量消耗氧氣的動物也增加到無數，幫助保持氧氣在製造與使用之間的平衡。

現在大氣的成分，還是和五億年前寒武紀的時代大致

相同。可是却一直在改變。空氣中的氣體，繼續被土壤岩石和生物吸收，或者消失於太空中。因此，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氣，每經四年到八年，便必須重新補充一次，三千年補充一次氧氣，而氮氣的補充則需一萬萬年。

空氣中氣體的循環與更換，表示了平衡作用的玄妙無比。其中有關的東西，計有土壤，空氣，和動植物。因爲一切生物，大部分都是由空氣中的元素構成的：氧，水，碳，和氮。和氧氣之來自植物一樣，二氧化碳也從動物呼出的氣體中，以及其他的程序，不絕地更換。例如，植物因細菌作用而腐爛時，便向空氣中放出二氧化碳。人類舉火，則二氧化碳從家庭和工廠的煙囪中湧出，回到大氣之中。而且，岩石和土壤風化的結果，生成大量飽含二氧化碳的沉積土，順流入海，加以海生動物植物朽死的遺體，使其貯積量大增。海洋是地球上貯藏二氧化碳最多的地方，溶解在海水中的二氧化碳，達懸浮在空氣之中的五十倍。

地球上空氣和生命相互間錯綜的作用，最曲折的莫過於氮氣的循環。大氣中最多的氮氣，性質很穩定，不易和別的元素化合。既然動植物都要用氮來作爲食料，而它又非常不活潑，因此爲了使它吸入土中，人類便費了不少的

勞力，受了無限的飢餓。但人類有一個幫手，還是一種細菌叫做「化氮菌」(Nitrogen Fixers)，把氮氣從空氣中吸取過來，變成在土壤中很有用的化合物。科學雖進步極大，但對於固定氮氣的細菌却不知道它的神秘所在，同時也不能得到和它效力相等的方法。它們在土壤內造成的硝酸鹽，供植物吸收生長，而植物又飼養動物，而動物的便尿屍體，又把原來吸收的氮素恢復，復歸於土。別種細菌便又施展能力：腐質菌便將屍體分解；硝化菌將腐解後放出的氨氣化為硝酸鹽；解硝菌又使氮氣放出，重新回到空氣，完成循環。在這樣用而復始的歷程中，地上一切生物均得以爲生。

空氣是一種複雜而又時時變化的混合氣體。它的成分各地互異，每天不同。除了維繫生命的氣體之外，還有少量的稀有氣體，以及少許有毒的氣體：沼氣，阿母尼亞，一氧化硫，氧化二氮等。在常見的雲層最高處，大氣中更含有一些外來物質，如花粉，塵埃，細菌，煙灰，菌類孢子，火山灰，海水中的鹽粒，以及太空微塵等（據到地上的星空微塵日達二千噸）。

從海平面直到最高點，空氣的成分雖是大致一定，但它的密度却隨着高度而迅速減少。例如六哩高的地方，已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其他全潤掉了，恰好能够把人晒得脫皮，殺菌和防止軟骨病。五十至六十五哩處，在太陽光線下，氧氣分解爲原子，水汽蒸則分解爲氫氣。而且在這一個地方，大部分原子均化爲離子，帶有電荷。

研究大氣層之後，使人最奇怪的地方，恐怕要算是溫度。大氣層的溫度並不是很均勻地，隨着高度的增加而降低。這種情形並非永遠住在地球上的人所想得到的。非但不是逐漸降低，而且變化很大，高空氣層中，各層有各層不同的溫度。七哩之內，越向上去越冷，因爲越靠近地面所受地面反射的熱量越多。等到了同溫層(Stratosphere)，溫度便幾乎不再降低，而在十八哩的地方，降低到了華氏溫度計的零下八十一度，然後溫度便隨着臭氧等某種成分的積聚而開始上升，這種成分直接從太陽吸收熱力。等到了五十哩的地方，又降低到華氏溫度計零下一一七度，臭氧在這地方已經沒有了。從此處起，溫度便逐漸升高，大半是因爲高空中的氦分子的離解，和吸收紫外線的關係，在二五〇哩的地方，便升高到了華氏溫度表的四一一八度。憑空想來，這種奇特的溫度，是人類感官所覺察不出來的，因爲人所謂的熱，是原子或分子運動時的能量。在夏天裡之所以覺得熱，是因爲無數空氣分子的碰撞。它

經稀薄到不能維持呼吸；十二哩高的地方，氧氣已少到不能燃燒。越高，氣體分子越少，分子間的距離也就越大。海平面上每一百萬分子，到了六十哩高的地方便只剩下一個。在海平面，一個分子的移動，不出四百萬分之一吋，便撞上一個分子，而在六十哩高處，橫行一吋還碰不到隔離的分子。

數百哩高的地方，氣體分子向太空騰躍，其騰起的速度，決定於最後的一撞。有的因重力牽引，復墜入大氣中，有的則沿着一個橢圓形的弧線，繞地旋轉。特別是氫與氧，一經脫離，永遠不再回到地球的重力範圍之內。大氣的顛頂，不是靜靜的海面，而是漠然一片，好像無數噴泉所形成的水霧遮在上面一樣。物理學家對於大氣外緣「離帶」的究極，意見各不相同。有人以爲從二百四十哩直到四百哩。有人則以爲自六百哩處起，直到六千哩的地方，才達到它的外緣。無論如何，騰躍層之爲大氣的最外層，已屬定論。再向外去便是太空了。

除了量的不同之外，某一高度，又有某一高度的特質。例如十二至三十哩的地方，太陽紫外線與氧分子相互作用，產生薄薄的一層臭氧，這種氣體雖毒，但沒有它，地球上便沒有生物。太陽中最厲害的紫外線，經過臭氧層後，便凍成堅冰。

人在大地上所見的一切美景，盡由於大氣而來。動人美感的一切自然風光，皆因光與空氣的結合。青天，碧海，白雲；晚露，朝霧；虹霓，閃電，均出於被大地的空氣所調製渲染。

太陽光中，凡是光譜中能看得見的光線，一切波長都包括在內，空氣從中一擋，空氣的分子恰好把波長稍短的藍光擋住，使它分散在天空中，而到不了地球上來。因此頭上蔚然一碧的長空，並不是一個大玻璃罩子，而是藍光與空氣交織而成的大網子，僅僅只有十二哩高。再向外去，便成了絳紫色。二十哩以上便濃黑如夜，星斗閃爍了。

紅如榴火的朝暾晚霞，也是類似的方式結合而成的。清晨黃昏，太陽在地平線之下，光線在大氣中經行的路程，比日正中天要多走若干哩。此時空氣的分子和水點，以及其他細微顆粒，把波長較短的光線，大部分濾掉了，所以這些斜射的光輝中，只剩了些波長大的朱紅玫紫，朝朝

曠乍吐，與日薄崦嵫之後的片刻間，大地染成了一片醉人的霞光。

虹霓，月暈，日環，亦是光與空氣耦合而成。因光線被雨點水層和碎雲所屈曲或播散。至於天空中的其他現象，構成的原因便更為複雜了。沒有月光的時候，空中閃耀着一種微弱的光芒，靠近地平線的地方，比天頂上還要亮些。一般人雖叫它做夜光 (afterglow)，但這種微弱的光輝却是鈉氧氫的分子，以及日間被陽光所照射的原子所放出來的。至於和這個聯帶有關的，則是極光。

大氣層中的五光十色，最使人凜然可怖的，便是極光 (Auroras)。夜間半空中突然出現彩色斑斕的光帶，時候多在春秋，從地平線一直展佈到天頂，時而放出像探照燈一般時時移動的光線，時而又像垂下了光芒閃閃的帷幕，時而又跳躍不歇，宛如空中生起了一盞無名火。

極光似乎與太陽的閃光，和極大的飛焰有關，使太陽的大氣層猛烈爆發，射出一股極大的中子 (氫原子核) 和電子，向四外噴洒，以每秒三千哩的高速湧向地球。這一大股帶電的顆粒和地球磁場相遇之後，被折向地球的兩個磁極。因此，極光不是出現在北天球便是南天球，大部分都是在緯度很高的地方。在地面上六十哩至六百哩的高

空中，從太陽而來的這些顆粒，打中了空氣的原子或分子之後，便使它們帶有電荷，並且更加活躍而發出光芒。至於極光的顏色，則看這些分子或原子發光時，光線的波長如何。

空氣最明顯的性質，莫過於它的流動性。遠在人還不知道空氣能維持生命之前，就知道藉風力使船舶飄洋過海，在颶風與湖風的怪吼之下而戰慄。舊約中提到耶和華凜然「御風而行」，又形容他從「旋風中」對雅布 (Job) 講話。

物質中以氣體最易流動，因為它的分子自由而無拘無束，不像固體分子緊縛在一起，也不像液體疏鬆地貫串着。其流動性在大氣中便現而為風。風有限於某一地區的，又有井然有序而規模龐大的空氣運行，全球天氣變化均受影響。至於它運行的情狀，則甚不明晰。當今的各種理論都同意地上的大風，更受兩種巨力的驅迫：太陽的熱力，和地球的自轉。這種情形下，太陽像車頭，地球的自轉則如同駕駛的設備。如果地球不動，只有太陽，則一切大風只從太陽正下方的地方發出，向四外高處吹去。既然地球旋轉，所以熱空氣吹向寒冷地區時，折向東西兩方。而且大氣既不是一個硬壳，所以隨地球旋轉時也不均勻。反之，

地球對於氣層的掌握，只是鬆鬆懈懈，毫不緊密。

因為有這些外力的作用，故熱帶的暖空氣和兩極的冷氣不斷混合，使大半个地球上氣候溫和，不至有大寒大暑。在兩半球上，冷熱空氣相遇於緯度四十度處，接觸的地區雖廣，但無一定界限，時時變動，而且毫無規律。從高處俯視，其相接之處，蟠旋交互起伏不定，往往縱深四千哩，南北推盪，却繞着兩極自東徂西而推移動盪。現在人認為地球上大部分的氣候變遷，和這種環繞兩極的旋風大有關係。最近由研究北方旋風的結果，證實它時而擴大，時而收縮，將寒冷的氣浪向南推近赤道，再將熱氣吸向北極。同時又出現了一團團的高氣壓和低氣壓。而這種種氣壓團又和海面各處的風發生關聯。地面上的風，也受海陸，高山和谷地間溫度不同的影響。

環繞北極的旋風邊緣上，高約六至九哩處，有一種地球上最快的大風，自東而西強烈無比，速度每小時能達到三百哩。這便是噴射氣流。夏季，當環極旋風收縮時，此風來往動盪於北緯四十與五十度之間。冬季，向南飄去，可達北緯二十五與三十度間，除了因季節而不同以外，這一股氣流還有周而復始的變化。究竟因為它的震盪，才使地球上各種天氣呢，還是因為天氣而影響到它的動作，

至今還是氣象學上的一個疑問。

大氣顯然也不是一片平靜，而是上下翻騰不已，時時被迅急的氣流所撕裂攪擾，化為極大的氣浪，這些氣浪進而影響地面上的天候。空氣上捲而成浪頭時，極易在下面形成一個高氣壓的區域；若所成的是氣浪的波谷或氣峽時，則地上的氣壓計便表示出一個低氣壓的區域。

高氣壓處的情形，是一團像大山一樣高聳的空氣，突出於四圍的空氣之上。因為其中所包含的空氣，其質量比別處為多，於是它的底部便產生很大的氣壓，風從這高壓的地方，向四圍捲出，上面的空氣又壓下來，補充遺留的空隙，這樣一壓，空氣便熱了起來。因此高氣壓的地方，天氣都是晴朗，陽光紅艷，氣候爽燥。反之，氣壓低的地方，是大氣層中有下沉或成氣谷之處，從周圍空氣中向下凹，因其中所含空氣的質量較少，所以在地面產生較低的氣壓。低氣壓中，容易有暴風雨，因為風從四外向裡刮，然後上升而達到高處冷的地方，凝而為霧或雨。

現在曉得地面高氣壓與低氣壓的運行，與環極空氣渦旋的週期，和高空中的高速氣流有關。但氣象學家則認為地形與海陸溫度的不同，以及季節的變化，也對環極空氣渦旋的震盪有影響。還有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地形既然固定

不變，所以主要的高氣壓帶和低氣壓帶在地球上某幾部分，年年出現。例如靠近赤道的地方，散佈着一塊溫暖而氣壓很低，向上上升的氣流，稱作無風帶 (Doldrums) 的便是。在南北緯各六十度的地方，還有兩處低氣壓區域。在力量特強，範圍較小的氣團之內，如西伯利亞高氣壓帶，加拿大高氣壓帶，北大西洋（或百慕大）高氣壓帶，南大西洋高氣壓帶，南太平洋北太平洋高氣壓帶，澳洲高氣壓帶，水島與阿留申低氣壓帶等處，其力量雖不能永久，但都受季候變化，與環極空氣渦旋的特質之影響。因此，天變時，亞洲大陸可以聚熱，遂使冬季西伯利亞高氣壓，化為夏季時季候風的低氣壓。

高氣壓與低氣壓在全球各地的分布和移動，與三處天氣最壞的地帶有關：即赤道聚合點 (Equatorial Convergence)，北極與南極的副鋒面。北半球來自東北方的貿易風，與南半球的東南貿易風相撞，即造成了赤道處的聚合點。這兩大風系中，挾帶着大量溫暖濕潤的空氣，在赤道無風帶，或赤道低氣壓帶的地方聚合在一起，向上湧起，遇冷凝結為雨。赤道聚合點處，雖天天變化，但變化很小，移動的範圍不大超過二百哩。夏季，因大陸上溫度升高，有時也向內陸移動，達到比較高的緯度，甚至掃過南北

兩極副鋒面兩大暴風區的邊線。

冷熱空氣相遇，最靠前面的接觸界限，即稱爲副鋒面 (Front)。會聚於赤道的兩大風系，不能稱爲副鋒面，因爲這兩團氣流溫度一樣。在赤道與兩極間的緯度上，往來動盪的兩極鋒面，是兩極高氣壓區向外四散的冷空氣，和自亞熱帶傾斜而上的暖西風相遇的結果。冷空氣壓在熱空氣的下面，緊貼地面，也有時並不規則，深深楔入到緯度低的地方。同時，駕凌於上的熱空氣，冷凝爲雲雨。副鋒面的最前線，也不是平面，而是一個不規則的斜坡。推進到赤道時，和海面齊平，而向兩極伸展時，則斜上半空。冷熱空氣搏戰時，前鋒面有時斷裂，有時捲起。此處後退，另外的地方，又向赤道探出一條條冷空氣。往往沿層這些前鋒面上突出的地方，造成暴風中心。暴風中心是些低壓區域，天天變化，一直向東移動，走到阿留申與水島兩處永久低氣壓帶之後，始告消滅。

全球天氣預告圖上，各地鋒面的特點與分佈情形，要看兩極大鋒面移動時的方式而定。氣象學家將之分爲四類：冷鋒，熱鋒，切鋒 (Occluded Fronts) 和定鋒。當一團迅速前進的冷空氣，趕上熱空氣，猛然間把熱空氣向上推起，往往狂風暴雨繼之而來，是之謂冷鋒。這種情形時積雲，層層堆疊，高達二三萬呎。這種奇峯突兀的雲層，裡面藏着能釀巨變的能力。燒呀噴的峯巒，都是猛烈上升的氣流造成的。其中無數水點，忽而上升，忽而下沈，時而凝爲雲，時而聚爲雲氣，時而又沛然爲雨。

雲中怎樣造出雨來，情形雖不清楚，但隨着雲的溫度常有好幾種不同過程。高處雲中較冷，水氣附於冰核之外，逐漸變大，最後雲不能負載而下降，降達暖處，則復凝爲水，降而爲雨。低雲層中的雨點，是小水點相互結合而爲大水點。但除此之外，似另有條件。有一個理論說，空中因有塵土和鹽粒，形成細核，水汽附着在外面，凝結成很小的水滴。又有一個理論說，造雨的過程中，電的作用不小。一直等到開始降雨，雲中才有電場，每一個小水點，雖都帶着一個電荷，但外面還包着一層離解的空氣分子，荷電相反，成中和狀態。一般人認爲，除非受到干擾，破壞了靜電的平衡，雨才能落下來。干燥的東西，大約是一陣突然上升的氣流，將水滴外面的離子冲到上層雲中，水滴才結合下落，感向下落結合的水滴越多，便愈落愈大。

有時雲中的陰電積得太多，不得不來一次放電，解除預備過度的負荷。此時或在雲本身之內放電，或在雲和地

間很短，地區有限，及其去也，亦復迅疾無比，霎時之間即已雨散雲收。若一團熱空氣，緩緩前進，趕到冷空氣，並且滑到冷空氣的上面，是之謂熱鋒。這種情形，所佔地區極廣，天氣甚壞，往往連日。所謂切鋒，是冷空氣追到熱空氣之後，將熱空氣完全舉起脫離地面，使它們相接之處高高在上。冷鋒與熱鋒兩種天氣變化都有。一旦有了這種情形，則冷鋒與熱鋒各皆靜止，此時稱爲定鋒。天氣可經多時不變，直待鋒面度過為止。

低壓地帶像氣海中的一團滾水，冷熱相交，暴風雨隨之而生，此時的疾風急雨，人類稱之爲熱帶颶風。

颶風起於無風。無風帶上，風平浪靜，但經多時烈日蒸晒後，靜止的空氣開始上升。空氣上升之後，新空氣移補其缺，合爲漩渦。上有濃雲，下有驟雨，閃電劈空，烈風旋繞於風眼周圍，時速可達一五〇哩。暴風穿洋度海，有時十數日後，能力耗盡，始奄然而止。

其情景不下於猛烈的氣旋，而爲人類所常見的，便是大雷雨。和大氣中一切的變動一樣，大雷雨也是因爲太陽和水的交互作用而生。若是說得更奇一點，那麼晴朗的夏日，天上像羊毛似的捲積雲，便是產生大雷雨的雲。

到了某種溫度，再加上濕度和風力，高空中便生成捲

球之間放電。當雲和地球間放電時，便形成幾次極快而來回的閃光，其中力量最強的是從地球到雲中，所以最亮的閃電，大約是向上而不是向下。電光所走的路徑中，空氣分子被離解，並且接受了過多的能量，於是發出光芒。電光過後，便留下一線受熱的空氣。這種熱空氣立即膨脹，造成一連串波浪狀的震盪，向四外輻散，達到人類耳中，便叫做霹靂。

雷雲的形狀固然最奇，但大氣構成的碧海之中，浮雲往來不絕，黑白斑駁，隨着地理和氣候而千變萬化，使長空之中平添無限美景。空中形如羽毛的卷雲也好，夏季嚴若棉絮的積雲也好，不論怎樣變來變去，都不過是透明的水汽，變成了看得見的東西而已，隨着溫度，風向，和陽光，而翻騰空中，時高時低。

如果大氣中的水汽，一齊凝結成水落了下來，也不過只在地球面上鋪下一寸深的水。不要看這一點水少，却是空氣中最重要的成分，若是沒有它，地球上不但沒有了生物，連天氣都沒有變化了。若是大氣中沒有水汽，那麼風中捲來的塵沙，會把人給悶死；同時大冷大熱，也很使人受不了。因為水汽的上下和平行往來，成了地球上最重要的傳熱方法。例如，每年有兩次，十萬億噸空氣跨過赤道

，從夏令的這一半地球，走到冬令的另一半球，挾帶着幾十萬萬噸水汽，使冷暖均衡。水汽有吸收輻射熱的能力，尤其能吸收地面輻射的長波射線，對於保持溫度均衡，與維持生物的發榮均有莫大關係。地面輻射的全部能量，只有百分之十五逸散於太空。餘者則大半因水汽之助，為大氣所截留。

晴朗的天氣中，水汽雖是看不見的，但它却時時改頭換面，擺在人的眼前。降為雨雪，在樹幹上包一層晶瑩的堅冰，蛛網上掛出幾點水珠，野草上的秋霜朝露，燦爛奪目。當凝結成極小的水滴（這種水滴小到非常，一茶匙能裝五十萬萬顆），給地球襲上一件透明的外衣，這時人便叫它做霧，如果離地很高，便叫它做雲。

水汽既然看不見，何以又忽然看得見了呢？主要的一點得要看溫度。暖空氣能多容納些水汽，冷空氣則不然。如果把飽和空氣儘量冷卻，水汽便凝結。這有好幾種方式。例如日落之後，地面把日間的熱散出，於是低層的空氣冷卻，在谷地或平原沼澤之地凝成露水和地霧。也有時風把暖空氣吹送到了冷的表面上，造成霧和低雲層。因此冬季中潮濕的海風，吹入嚴寒的內陸，便造成近海一帶的濕霧。不然就是夏季陸上的暖風，吹到較冷的海面，使大霧

漫天，如紐芬蘭，拉巴拉多，和美國紐約州沿海，都有此情形。要把這種情形由大化小，則一杯冰水，或夏季冷飲杯子的外面，凝結着許多水珠，也是一樣的方法造成的。

生雲時還有一種不大相同的方法，叫做對流，便是空氣的上升和冷卻。這樣既強造成猛烈的颶風，又可生成夏日晴朗天氣中的積雲。可惜氣流不能看得見，否則七月裡面，找一個炎熱的晌午，野外出看，便可以見到一根根被太陽灼熱的氣流從地面上升，每一根的頂上，頂着一團積雲。因為每一片雲都代表一根因對流而上升的氣柱，雲就是氣柱頭上看得見的柱頭。氣柱升高到變成雲的地方，就表示這地方的溫度，已能使看不見的水汽凝結成看得見的小水點了。大致相同的是暖空氣平行推進，隨風沿山麓上升，漸冷漸凝為雲。因此高山疊嶺間，有風的時候，頂上總有浮雲。

無論那一種自然景物都不及雲。雲在天上不絕的浮游，隨着陽光照射而改變形色，復為風力所推湧消散，使人聯想到浮生若夢，世物無常。「彩雲易散」由其變幻無定，因而想到天上星斗的永恆。

對於人類來說，山海和太陽所構成的世界，似乎比眾生的生死，天候的變化要持久得多了。其實人類的眼光極

短，超出限度，便看不見他周圍的大千世界也慢慢在變，如同海洋和高山的升沈。看慣了天天陰晴多變，所以他便想劃定氣候有其不可變者在。因為天氣只是一時一地空氣的情況，不過是許多情況之一而已，這許多情況構成氣候 (Climate)，因此，氣候實是各地的平均情況。可是從大處來看，則在地球史上的千萬年間，氣候變化之錯綜迷離，正亦不亞於日日無定的天氣。誰也不敢說智利永遠那麼熱，撒哈拉大沙漠永遠那麼乾亢，或者英格蘭現在的平均溫度還是和亞弗烈 (英王室第一代，約當公元九世紀時) 王時一樣。

現在地球上的溫度綜括來看，總算十分溫和。從以往十五萬萬個地質年代中來看，極寒大暑的情形已經沒有了。自有地球以來的大半段時間中，氣候還說得上煦和均一。從前兩極區域並無積水，溫和肥沃，禽獸繁盛，植物也遍佈於今日的荒寒不毛之地。今日的陸地，當時倒有很大的地方是海洋，暖水流向兩極。這種情形，許多萬年中，一直是我們這個星球上的正常溫度。中間雖經過了幾次氣候酷烈的時候，但時間很短，地質與氣候學家都視之為反常的現象，這樣的時代，尚不及地質史的五分之一。最後一次開始於百萬年前，而最近的鼎盛時期是一萬年前。如

今我們究竟生在一個冰期的末造呢，還祇是一個大水川代中，冰川後退，下一個周期尚未開始。氣象學家對這問題還沒有一致的意見。人類史上，過去雖也出現過異常時期，但在他所住的這地球上，怎樣才算正常的氣候，他却永遠沒有辦法知道。

過去百萬年間，冰川的進退，至少也有四回，地球上的芸芸衆生便也隨着後退前進，就如同一個生死決鬥的大戰中，軍隊隨戰線的轉移而調動。全地球上，各地的氣候和生物狀況，莫不隨水河的移動而更變。水河進退對於熱帶和副熱帶的影響，似乎便是過去天氣忽燥忽濕的原因。水層每向前移，兩帶即向南退，使並非兩洲與阿拉伯的沙漠化為膏沃之區，一旦水退，復歸不毛。

縱自有史以來，史書所紀氣候週期的變化，亦復層見不鮮，而且於歷史的過程中，留下極其深刻的影響。燥濕互變的氣候，使沙漠的消長與林木的滋生時有變化。在羅馬人之前，還不知有修築道路之事時，對人種的分佈大有妨礙。有些氣候家以為字加坦的瑪雅廢墟，以及越南的安考爾 (Angkor) 古城，都可說古文明的遺跡，因氣候變化而消滅的。一連幾個世紀比較乾燥的氣候中，高棉和瑪雅的文化都很高。其後雨水漸多，熱帶森林滋長，把這些大

城市密密地包了起來，遂使那些雕琢精美的巨廈傾圮於荒煙蔓草之中。雨水多寡尚不止影響到森林，也影響到湖泊河流，生成亢旱泛濫之災。

北緯地帶上的發現，侵略與征服的各個時代，和溫暖的到來及水河的退縮。一若合符節。諾曼人征服的時代，英倫三島上盛行種植葡萄。公元八九六年，格陵蘭初次有人移居的時候，尚有草場可以放牧牛羊。但三百年之後，文學中不再提到英國的葡萄園，格陵蘭居民的墓穴越來越淺，因為土地越凍越深了。十五十六兩個世紀，探險與貿易轉瞬最盛，其時適逢水河再度後退。在公元一六〇〇年時水河又向前推移，有些地方一直到了二八五〇年才止。在這期間，瑞士的阿爾卑斯山村，有些被向前爬的冰給剷除了。

有些權威者相信，高度文化與某種氣候有密不可分關係。最好的莫過於氣溫適中，氣壓常常降低，以便有適宜的雨量，並且使天氣常常變化。埃及，美索不達米亞，希臘與羅馬等諸大文明，都是這樣的氣候下興起的。後來他們的衰微，以及文明的北移，都因為環極雨帶的南徙和地中海一帶的乾旱所造成的。

過去固然因為氣候常變而生高度文明，現代亦然。遠

的固不必說，即如大不列顛，法，德，斯埃及那維亞諸國，美加等處都是。但以過去百年間而言，氣溫有上升之勢，尤以已往四十年為然，其際全球水河都趨縮退。地球上逐漸和暖的原故，雖尚難確定，但有人說，這是因為大氣中積存的二氧化碳太多了。二氧化碳，更加之以臭氧和水汽，都有助於截留地面上散發的熱力，不使它散入太空。已往五十年間，大氣中二氧化碳的比例增加了百分之十，這是工業發達的現象，工廠煙囪中湧入空中的二氧化碳，每年六十億噸。

到了最後，人雖不免將賴以生存的大氣弄壞或改變了它原來的成分，而人却又碰到了一個更迫切的問題，怎樣在天空沒有大氣的星空間生存。如果只有地心引力留給人去克服，那麼星空間的困難，還不至這麼多。一到高處，空氣馬上沒有了，此時一切危險全部可以遇到。不論那一種星際飛船，只要有人在船邊，就要把地球上的大氣帶一部分進去。只要一且飛船停外被流星打開一個洞，裡面的人便一定因身體之無法適應而立刻斃死。沒有了氧氣，昏迷十五秒，會被體內的流質浸死，血液與細胞內外的液體一起沸騰。縱然不談這些麻煩，單說飛船中的換氣問題便不簡單。全船所用的氧氣一定要帶好，呼出的污氣用化

學藥品吸收，再將空氣用機器循環使用。人類的自然環境中，空氣藉對流作用而不絕流通，呼出來的濁氣與最近身體的一層空氣，比附近的空氣暖些輕些，一下子便飛走了。因此汗水得以蒸發，乾空氣不絕地在皮膚上周流，幫助維持體溫不變。一旦到了地球吸力場的外面，冷空氣失去了重量上的差別，流通停止。飛船中的人便窒息在他自己製出的穢氣中。

人雖夢想走出他生存的自然媒介，置身於另一種環境之中，但人的身體却不是按照這種環境設計的。古代天文家把蔚藍的天空看成世人的穹廬，却也未可厚非。墜落也確實是資生元氣的界限。人住的地方，不過是這一片大氣海洋的底層，要敢跳入無垠的星空，那麼他便毫無保護而四面受敵了。這一頂空氣的華蓋，包着地球，護護着地球，既神秘而又可愛，給地球以光華和顏色，並使它穩穩地，還有雨水，使一切生物皆能呼吸自如。於是使先知先覺的人，激發出一股熱情。約翰拉斯欽 (John Ruskin) 寫道：「時而溫良，時而貧饑，又時而望之凜然，瞬息之間，即生故態；若人之慷慨奮發，若仙之溫柔宛轉；若神之至大無方。」



侯門深似海

著譯 生鴻 斯翼

東尼·特·巴爾列尚不滿廿二歲，但他老把自己當作一位成人，一位高雅的騎士。在這兵荒馬亂的年代，男孩們很早便養成這樣。處在這不斷的戰爭中，一位能勇敢殺敵，懂得一些事理和軍事學識的人，有些趾高氣揚的傲氣是可以寬恕的。他小心地把馬牽進馬廄，遲緩地用過了晚餐，然後懷着舒適的心情，在灰黯的黃昏裡外出作一次訪問。這時城裡住了許多在指揮混亂下的英格蘭和勃艮第的士兵，這年青人的行動並不十分合宜，他最罕留在火爐邊，或者更合適地睡他的覺去。雖然東尼帶着通行證，但這在一次猝然的襲擊中，通行證對他將毫無用處。

那時是一四二九年的九月，氣候變得冷起來。呼嘯着的風夾着急雨；打在城區的每個角落。



街道上飄着一片片的枯葉。這時，到處的窗戶上已明燃着燈光，在颯颯中的軍士們嘈雜的飽食歡樂的聲音，吞沒消失在呼號的寒風裡。夜很快地降下來。塔頂飄揚着的英格蘭旗，慢慢地浮動的雲堆裏消淡——成爲黑色的斑點，像一隻掙扎在騷動的，鉛灰色天空裡的燕子。夜色下降，寒風驟急，城邊鄉村的樹尖，在狂風裡彎下了枝幹。

拾 櫻

東尼·特·巴爾列很快地走着。不一會，他就在敲着朋友的門了。雖然他祇准許自己僅作片刻的逗遛，早一點回去，但是朋友衷誠的歡迎，那麼多足以挽留他的地方，因此直到午夜過後，他才向友人告別。

這時風平息了。夜像墳墓般的漆黑，沒有一顆星，也沒有一絲月光透過雲隙。東尼不大熟識沙托蘭頓地方錯綜的小徑；甚至白天也不容易走對正路。在這黝黑的晚間，他很快便迷失起來。這時他惟一的辦法是爬上那山坡。朋友的屋子坐落低處；在沙托蘭頓的末端。客棧位於高處；在那教堂的大塔下面。憑着這線索，他蹣跚地摸索前進。有時他在空曠處自由地呼吸，那裡頂上是一片蒼茫的天。有時他緊靠着牆壁摸索前進。處在這樣一個晦暗黝黑幾乎一無所知的城市中，那是一個多麼神秘不可思議的境地呵！沒有比這時的靜謐更令人恐怖的了。摸索的手觸到冰涼的窗檻，令人想起摸到癩蝦蟆時噁心的感覺。不平的道路，使從後心坎裡直到嘴唇都在打着哆嗦。濃密的一片黑影像伺伏着的暴徒或是一個障礙般的使他吃驚。至於在那光線較爲明亮的地方，屋子生疎迷惑的外貌，使他覺得彷彿離正路更遠。東尼

對這一切都不在意，他只一心在盼望能回到客棧裡去。在這危險艱難的行程中，他有時猛進，有時踟躕，他在每個轉角處都要停下來觀察一下。

好幾次他穿過一道狹巷；狹得伸手可以觸及兩邊，道路向前展開，急轉下去，順着小巷走去顯然不是到客棧方向。但是這時較明朗的天氣帶給他希望，使他能作進一步的觀察。小巷的末端是一塊空地，有着齒狀的牆，這使他在那些高房子中間顯得很突兀。從牆眼望下去，下面數百尺外的鄉村，只是漆黑一團。東尼向前望去，看到那搖動着的樹尖和一些白色的點子，那是河水流過水堰的地方。

天氣晴朗起來，天空比較光亮，讓小山在天空劃出一道邊線。靠着這模糊的微光。左邊屋子一定是什麼顯貴的邸第吧；凸出的尖閣和小塔尖，後部作圓形的邸內禮拜堂，鑲邊的扶牆，在那些主屋間非常突出。大門深藏在門廊末端；雕繪着各種花紋，上面掛着一對長水漏。禮拜堂的窗扉閃爍着各種彩飾；好像一簇點燃的小蠟燭。這使扶牆和屋頂在天空下更顯示出晦暗來。一定是鄰近什麼豪闊的邸舍。東尼記起玻璃爾他老家的屋子。他暫時片刻佇足凝視，對當前建築的藝術和這兩個家族間的景慕心嚮往之。沿着小巷往下去走到小平台，似乎不會得到什麼結果

侯門深似海



。他只好退回去。但他對周圍已得一個概念：希記可以由此找到正路，很快地回到客棧去。心裡想着，要是不生意外，在他的經歷中，今晚也不會比任何一晚更值得紀念。他往回走不到一百碼左右，看到一片火光向他迎面而來。狹巷的回音傳來響亮的談話聲，那是一群帶着火把在巡夜的士兵。東尼確信他們都剛飲得醉醺醺地，一定管不了通行證和軍法這一套，也許他會被他們任所欲為地像野狗般的被他們砍殺棄置。眼前的情形使他在驚惶中精神為之一振。他想他們的火把會眩耀了他們自己的目光，希望他們會在喧笑中急步過去，假如他能靜靜地閃避着，一定可以躲開注意。

不幸當他轉身後退時，足跟滑着一顆圓石，撲下牆去時的驚呼聲以及佩劍碰觸在石頭上的聲音，使對面三兩個聲音同時吡問，那一個——有的用法語，有的用英語。但是東尼不回答，更快地跑進小巷，不一會就跑到達小平台。他停下來回望，他們仍然在後面叫着，加速脚步趕上來，甲冑鏗鏘之聲可聞，旺盛着的火把，在那狹窄的通道口搖晃着。

東尼環視了一下，突向門廊走去，在那裡可以避免注意，而且，如果事情緊急，還可利用那地方解釋或防禦。

第四十一期

是有着幾種神秘，出乎青年人意料之外，看起來好像是一種圈套，但誰在這僻巷，這外貌華麗高貴的屋子裡設下圈套？到底是否真是如此，是否由於故意，總之，他是被巧妙地捕獲了，怎麼樣也出不去了。黑暗籠罩着他，他傾聽着，外面是一片靜寂，但裏面近邊似有輕微的氣息，一種微弱的氣息——好像是好多人乖覺地靜伏在他身邊，這思想使他心悸起來，急速地戒備起自己。這時，屋內部不遠，他的視平線上，他看到一道好像透過兩重簾幕而出的燈光。最初，他感到目眩了。看清楚東尼是東尼最迫切不過的，這好像一位陷入泥沼裡的人踏到了一片硬地。他心裡激動得很，站着各處環視，想由周圍的情形得到一些概念。漸漸地，面前是一道樓梯，從他站立的地面升到那明亮的通道，這不會錯的，東尼想着，只要一道細小如針，微弱似磷的光線，他也可以看出那閃閃光亮的梯欄。開始，他想他並不是孤獨的，心不停地跳着，一種難以形容的急迫心情佔據着他，他相信自己是在死亡的邊緣。什麼還會比爬上那樓梯，揭開那簾幕，馬上面對危難來得更自然呢。至少他可以和現實接觸，至少他不會再掉在黑暗裡。他緩步摸索前進，直到他的足尖碰到了樓梯的末層，然後急速地爬上樓梯。倏立片刻安寧一下那激動的心。揭開簾幕

。這樣想，他找出劍來背繫着門。使他奇怪的是，在他的重量之下，門向後移動着，雖然他馬上回身過來，但門繼續滑溜無聲地旋向後去，直到黝黑的內部完全暴露在他的面前。驟然碰到這種有利的機會，直覺的自衛感，使他對這奇特，不合常理的事態，來不及考慮為什麼，或試想為什麼這門會自動地旋開。因此，東尼便不加躊躇地踏了進去。然後把門掩上，隱藏起來。沒有比把門關起來的思想更緊要，但是不可思議的——一定是由於一種彈簧或一種重力——那笨重的橡木門竟自己轉動，滑過他的手指合上去，可怕地發出隆隆之聲，好像一根自動的木棍。

在同一瞬間，那群士兵追上平台，向他叱叫漫罵着。他聽到他們在黑暗角落搜尋着，槍托沿着門面索索作響。但是這群「紳士們」不耐煩久等，一會兒又從小巷下去，沿階城墜走去。

東尼喘息着，猶豫片刻，怕生什麼意外，然後摸索着尋求打開門的方法，準備繼續前進。門的內部十分光滑，沒有把手，沒有凹凸部份，他用指甲嵌入邊處扯着，但絲毫動，他用手搖撼，但門堅固如石。東尼皺着眉，無聲地噓了一口氣，他奇怪這門究竟有什麼奧秘。它怎樣會開着？但當他進入以後却會如此緊湊地關起來，這到底

進去。

他發覺自己置身在一間由光滑石塊砌成的房子裡，三邊有着三道門，掛着同式花紋的簾幕，第四邊開着兩個大窗，一座石砌暖爐，上面刻着馬里志特的章紋。東尼見到這些章紋，欣幸自己置身在這顯赫的門閥裡。房裡光亮異常，簡單地陳設着一張重木檯和一張張椅子。火爐裡沒有火，爐架上留着幾根多日前清理時遺下的蘆草。

烟因傍邊的椅子，面對東尼進入處，一位圍着皮巾的老紳士，交足抱臂坐着，肘邊牆上的托架，放着一杯香料酒。他有一個強烈男性氣的外貌，不是常人有的，這正如我們在一隻牡牛，山羊或牡家上所見到的一樣，曖昧，諛媚，而帶些發燙，兇暴，嚴峻的神情。過份純厚的上脣像是吹進了氣，或患着牙痛的樣子。那笑容，那擡皺的眉，和那炯炯的目光，奇特地帶着動性的簡直不能形容。美麗的白髮圍繞在頭部周圍，末端在圍巾上微帶彎曲，像是一位聖徒。赤紅色柔順的鬚鬚，過份保養的手，在此暮年仍看不到任何皺紋，馬里志特的手是很出名的；要立刻想出一件可以和他那肥腴，纖膩的手相比較可不容易，那指尖，那多肉的指，當握緊時指節處鼓起的小渦，像達文西繪像上的女人一樣。修得整潔的指甲，灰白得出奇。這使

他的樣子更覺得可怕起來。除非是一個整天把手放在搖籃裡的修女，不會有這樣的手，像他這麼一個面孔令人驚駭的人，並且又得整天靜坐沉思，目不轉睛地像一尊神像。這沉默得近乎譫語陰險的神情，和他的樣子是多麼的不相稱。

這就是愛寧·馬里志特先生。

東尼和他靜默的互相注視了一兩分鐘。

「請進來！我等候你一個晚上了。」馬里志特先生說

他沒有站起身來，但這時微笑着，嫺雅地點點頭，在這半微笑半規律的黝黑之聲中，馬里志特先生對東尼作他的初步視察。東尼感到一種強烈令人慄慄的戰慄通過全身，由於這種惡劣清白的混雜心情，使得他幾乎回答不出話來。

「我想，」他說，「你攪錯了，我並不是你所想的那個人。你似乎把我當作一個來訪者，但就我方面說，沒有比這未經許可的闖進更違背，遠離我的心意了。」

「好的，好的，」老紳士寬容地回答着，「來，這兒，最主要的是：坐下來吧。朋友，你安靜下來，我們現在必須解決我們之間的一些事情。」

東尼理會事情仍然混雜着誤解，他趕快繼續作解釋。

「你的門……」他開始。

「我的門？」另一個問着，揚起他那褶皺的雙眉。「一點小技巧，」他聳聳肩，「一個狡猾的想法，照你的意思。你並不想跟我開誠相處，但我們老一輩的人對這種有損尊嚴的反抗，除非取得了解決，絕不會停止思覓的。你雖然未蒙邀請進來，但是請相信我，歡迎之至。」

「你一定弄錯了，先生」；東尼說，「我們之間絕不能有任何問題，我是這地方的一個生客，我名字叫東尼·巴爾列，我之所以在你屋裡是因為……」

「年青人」，另一個截斷他的話說，「你讓我說出我對這問題的看法，雖然也許和你目下的想法有些兩樣」，他說着，加上一個睨視，「但是以後你會清楚我們間誰是對的。」

東尼相信他已遇到一個精神病患者了。他聳聳肩坐下，順從地等待結束，一時靜寂了起來。這時他聽到對面簾幕後面，時有一兩個嗶嗶似祈禱的聲音，激動，低抑的音調，顯示着一個急切、苦悶的心情。簾幕隔開了他在外面時看到的那座禮拜堂的通道。（法國泰耶多自建有小型禮

拾 禮

拜堂。譯者註

現在，那老紳士微笑着向東尼全身作一個察視，不時發出一種似鼠似鳥的吃吃聲，似乎在極度的適意狀況中。這樣子使東尼很覺難堪，趕緊離開，他禮貌地說：「現在風已經停歇了。」

老紳士狂笑起來，曳盪地，激動地笑着，使得他的面孔發紅起來。東尼立刻站起來，掩飾地戴上他的帽子。

「先生」，他說，「如果你是正常的話，你實在太侮辱了我，如果你是精神錯亂的話，我敢賭咒，砍下腦袋我也不和一個狂人說話。我清清楚楚地感覺到，在初一瞥面的時候你已把我當作一頭笨驢，你拒絕聽我解釋，現在在上帝底下，誰也不能再使我稍作停留，如果我不能安然出去，我一定用我佩的劍把你的門砍成碎片。」

馬里志特先生舉起右手，用他的小指尖威脅地指着東尼。

「親愛的侄女婿，坐下！」他說。

「侄女婿：你簡直胡說八道！」東尼反斥着，面露鄙視之色。

「坐下，你這無賴！」老紳士大叫起來，沙啞的聲音像一隻吠叫的狗，「你以

爲」，他繼續說下去，「我僅在那門上安上機關，其他什麼都沒有嗎，假如你寧願被縛起手足來，直到骨頭發痛的話，起來出去吧，如果你仍想做一位高貴的人，靜聽這位紳士的話吧——來，安靜坐下來，你是安全的。」

「你意思是說我是一個囚犯嗎？」東尼問。

「我告訴你事實」另一個答道，「讓你自己去選擇！」東尼再度坐下，極力抑制自己安靜下去，但是心裡憤怒異常，憂懼和氣餒交併。他不再相信他是遇到一位癡狂的人。如果這老紳士是正常的話，到底他們在企待什麼？什麼妄誕的悲劇使他如此？而他到底把我當作什麼樣的人？

他憂惑地想着。這時簾幕揭起，禮拜堂的門打開了，一個高個子着長袍的僧侶進來，對東尼凝視片刻，和馬里志特先生低聲談着。

「她精神好點嗎。」後者問？

「她更萎弱了呢，先生。」僧侶回答。

「上帝佑伊，她什麼都不如意！一位可愛的青年——好珍養——她自己選擇的呢？這人還想些什麼？」老紳士輕蔑地說。

「對一位少女，這事情到底不尋常。多少還帶點羞



怯呀！」另一個說。

「這在先她一定想過的，並不是我選擇的呀，天曉得！她現在這樣子。唉呀！這必須結束了，」然後他向東尼說：「巴爾列君，讓我介紹你給我的姪女兒好嗎？她在等待你的到來，我敢說一定比我更等得不耐煩了。」

東尼柔順地服從——他最大的企望是急明瞭這迷惑的事實。故此他立即起身，默順地聽從。馬里志特先生跛行作導，扶着禮拜堂牧師的臂，向教堂門行去。僧侶把簾幕拉在一邊，讓他們三個進入。禮拜堂的構造很堂皇，六根粗圓柱支成一個弧頂，在角弧的圓頂中處，懸着兩個錦罩。教堂的末端供壇後面築成圓形。繁複的浮雕和彩飾，穿貫在每個小窗戶上，樣子好像小星，苜蓿草，或輪賦。窗扉余未鑲上玻璃，夜的氣息自由在禮拜堂裡流動。五十根左右小蠟燭在那供壇上明旺的燃着，光線通過各物體，形成明亮或半明亮的影子。

供壇前面的階板，跪着一位盛裝如新娘的少女。東尼看到這情景起了一陣寒顫，心裡猛烈地交戰着那個不由衷心的決定，這可不——這決不——能如他所怕的那樣。

「白蘭莎，」馬里志特先生用最溫柔的音調叫着，「我帶了一位朋友來看你，轉過身來，我的小姑娘，給他

「聽到這些真令人煩惱，」他說：「但現在開始也不遲，我和我的亡妻在結婚前也一點兒不熟悉，這證明，」他加上一個憤厭的表情。「這種倉促的結合，結果，仍能獲得美滿和互相諒解。爲使新郎有種預預這件，在我們準備婚禮之前，我給他兩個鐘頭以彌補過去的時間。」然後他轉向門口，勃士也跟着出去。

少女略停片刻，「叔父，這不能是真的，」她說：「上帝面前我敢發誓，我死也不願被迫着與這男人結婚，想想吧，上帝也不允許這樣的婚姻，你侮辱了我的白髮。唉呀！叔父！可憐我吧，世上沒有像我這樣的女子，我寧死也不願如此結婚，這可能嗎？」她支吾地繼續說：「這可能嗎？你仍不相信我——你仍以爲——」然後她帶着震怒的顫動和蔑視的神情指責東尼——「你仍以爲他就是那個入嗎？」

「我這樣做已經是寬容不過了！」老紳士說：在門簾上停下來。「但讓我再爲你詳細解釋一次；對這事情我的想法吧！白蘭莎馬里志特，當你的行爲污辱了我的門閥；我的有生與俱，六十餘年來如一日的名令，都將因你的失德而喪失。不單如此，還將使我因之蒙羞。如果你父親在世的話，他一定給你幾記耳光，把你趕出門去。他一定是

你那美麗的手，要誠摯呀！還要文雅呢，姪女兒。」

那少女站起來，轉身向這些進來的人，她輕輕地撥動她那新鮮青春的身軀，每條線條都表現出羞怯，嬌媚之態。她低着頭，目光瀟灑地，慢步前進，目光盯着東尼、巴爾列的脚——這華麗引人注意的脚，穿着適度的軍服在走動着。她停步，凝視着，似乎他那對黃靴給她帶來了什麼恐怖的意思，然後她急促地向這双靴子的主人的臉上瞥去，他們的目光相接觸，羞怯的樣子變爲恐懼和駭怕，蒼白的嘴唇，尖銳地驚叫起來，她用掌掩着面孔，癡癡在禮拜堂的門上。

「不是這個人，叔父！不是這個人呀。」她叫着。

馬里志特先生欣然地笑着，「當然不是，」他說，「我早就預料到，這多不如意，你不能記得他的名字。」

「真的，」她叫着，「真的，在這以前我從未見過這個人——我的眼睛從不會見到他——我希望不再看到他，先生，」然後她轉向東尼說：「如果你是一位紳士，你一定證實我的話，在這以前，我見過你——你見過我嗎？」

「憑良心說，我從未有此榮幸，先生，這是第一次，我見到你這位眩目動人的姪女兒。」青年回答。

老紳士聳聳肩。

這樣做的，你最好合手禱告你的上帝吧！姑娘，而我的責任是儘快地給你結婚，不能稍爲遲慢。在不違反我這意思的範圍內，我儘量照你的希望做，相信這是對的，在上帝及諸天使之前，白蘭莎·馬里志特，如果我不是這樣做，將會不值一粒草芥。因此我勸你對這青年溫雅點，因爲照我的意思，你的另一位丈夫不會更令你滿意。」

之後，他退出，牧師跟着簾幕在他們之後降下。

少女用她晶瑩的淚眼注視東尼。

「怎麼樣，先生，這可能是這樣的嗎？」她問道。

「不知道，」東尼憂鬱地回答，「我是這屋裡的囚犯，這裡好像充滿着精神病犯，我什麼都不知道，什麼都不明白。」

「請你告訴我你如何到這裡來的好嗎？」她問着。

他儘可能簡明地告訴她。「至於其他的，」他加上說：「你一定願意和我一樣，告訴我這謎般的一切事實。而且在上帝名下你打算怎樣結束它。」

她靜靜地站立片刻，他看到她翕動着的嘴唇，沒有淚水的眼睛，燃着激動的火花，然後她用手抱着前額。

「唉呀！我的頭多痛啊！」她衰弱地叫着，「我訴說不出我那可憐的心！這自然有失少女身份，但你有聽這故

事的權利。我叫白蘭莎·馬里志特，早就失去了父母親。在——唉！在我所能記憶的全部生活中，我實在是最不快樂的人。三個月前，每天在夢境裡，一位年青的上尉向我親近。我覺得我對他有喜悅，這自然該被證實的，但我是這樣歡喜會有一位愛我的人。當他遞給我一封信，我帶它回來，大大喜悅地讀着。自此以後，他又寫了許多。他是那麼熱切地企望和我談話，可憐的人！每次他總請求我在黃昏時把門開着，讓我們可以在樓上細談，他知道我叔父怎樣對待我，」在繼續說下去之前，為此她墜泣起來。片刻之後，她繼續說下去。「我叔父是位嚴峻而十分精明的人，他在戰時立下許多功勳，是朝廷裡的大臣。伊莎曼皇后時代，很得她的寵信。我不知他將怎樣處置我，但他對每件事都有他自己那一套。這個早晨，我們從彌撒回來，他用力扳開我的手，奪去手中的紙條，在我身傍來去讀着，然後不動聲色地遞給我，他命令把門開着，便造成我們這次的悲劇。我叔父把我幽禁在房裡，直到傍晚，然後命令我裝扮起來，如你見我時那樣——你說這對一位少女不是極端的侮辱嗎？我猜他不能說服我說出那上尉的名字，他一定對他什麼圈套，之後，天呀！你簡直是觸怒了上帝。我心裡思慮紛紛，我不知在這難堪的場面下他顯不

白蘭莎看着他，露着感激的目光。

老紳士僅作微笑，直到這微笑大大地傷害了東尼。

「我恐怕，」他說：「巴爾列君，你不全部瞭解我給你的選擇。來，請你到這窗口來。然後他帶他到敞開在夜裡的那個大窗口，繼續說下去：「你看這兒吧！那簷石上面的鐵環，穿着一條堅韌的繩子，現在聽我說：如果你們對我姪女兒的踰越行為心存憤惡，在天亮之前，我將把你吊在這窗口上。對這嚴厲的處置，我會感到極大的遺憾。我相信我，並不是我非置你死而後已，而是僅爲了我姪女兒的獲得新生。故此，如果你仍頑執的話，事情只好那麼辦。你們的家族摩西爾·巴爾列很繁盛，但如果你是查林馬茨的裔族的話，你最好不要拒絕對馬里志特的婚約，因之而受罰——並不是因爲她的平凡或醜陋。你，我姪女兒，甚至我自己的情感都不能改變我對這事的決定，爲這門閥的尊嚴聲譽，我把你當作一個犯人，至少



你是在幽禁狀況中。你也許很奇怪，我會要你爲我除去這污點，但假如你不照着做的話，你自討苦吃。讓你的屍骸掛在窗口給風吹着，對我並不是適意的事。但半隻

願意娶我作他的妻子？也許在開始時他對我抱着戲玩的態度，或者，我給他的印象是太輕浮了，但是，真的，我沒想到如此羞耻的一個責罰，想不到上帝會命令一位少女如此難堪地在一位青年之前告訴了你我所有的一切，我想你一定會鄙視着我。」

東尼尊敬地對她鞠躬。

「小姐，你的信任使我很感榮幸，我將證明我不會有這榮幸的價值，馬里志特先生在附近嗎？」

「我想他一定在傍邊書房裡。」她回答。

「可以讓我和你到那裡嗎？小姐，」東尼問，高貴地伸給她的手。

她接受了，她們一同穿過書房。白蘭莎怯弱地羞不自勝的樣子，東尼昂昂然，堂堂然好像一位公使，堅決的孩子氣的神情，使他樣子頓覺高貴起來。

馬里志特先生起身迎接他們。譏諷地鞠躬。

「先生，」東尼說：「帶着魏巍然的神情。」對這婚約我必須有意見，讓我告訴你，我不願意強迫一位在這樣心緒下的少女，剛剛你許給我的，本來我滿可驕傲地接受這婚約，因爲我敢說她是貞淑的如同她的美麗一樣。但事情是這樣，先生，我必須有拒絕的責任。」

饅頭比沒有麵包好，如果我不能免除耻辱，至少我可以消除諱謗。」

一時停頓下來。

「我相信紳士們對這種古怪的問題有許多其他解決的辦法，」東尼說：「你佩着劍，並且我聽說你對這有專長。」

馬里志特先生對他伴作一手勢，他嚴肅的走過房裡，揭開三道門的簾幕。雖然僅是片刻，他又再把它放下，但東尼看到黑壓壓的走廊，充滿着手持武器的監視者。

「要是我年青一點，我一定光榮地接受你的邀請，巴爾列君，」馬里志特先生說：「但現在我是太老了。忠僕們就是我這年紀的刀，我必須儘我所能。這自然是很難堪的，當一個人漸漸變老起來，但忍耐慢慢會變成了習慣。

在你這最後的二小時內，你和她好好地商量，我並沒有勉強你的意思，我極願意讓你自作決定，不要急！」他加上說：「緊握着東尼的手。他看到他的面部有一種危險的神情

，「如果你不願意吊起來，二個鐘頭的時間很足夠你決定，你願被吊在窗外，死在我那些僕人的槍尖下呢？還是：很多事情都可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改變過來。還有：如果不是我錯的話，我姪女兒似乎有話要和你說，你不要讓

這最後的時間白白溜過去。」

東尼注視白蘭莎，她對他作懇求的神情。

這明顯的表情使老紳士大大地喜悅了起來，他對他倆微笑，溫和地說：「巴爾列君，如果你對我保證，在二點鐘內我回來之前不作任何危險的舉動，我可以斥退僕人們讓你和小姐可以更自在地談話。」

東尼再度看看少女，她像祈求他應許的樣子。

馬里志特先生微微鞠躬，在房裡顛地走着，略略作響地清除他的咽喉，這聲音使東尼很難受，他先放好桌上的紙，然後走出迴廊，對離幕後的家僕發命令，又再回到東尼首先進入的門口，彎身對這年青的一對作最後的微笑。

他們單獨在一起了。一會兒，白蘭莎垂着臂，走向東尼，緊毅羞赧的面孔，眼睛充滿着淚珠。

「你不能死去，你一定要愛我。」

「小姐！你這麼似乎把我當作一個極端怕死的人了。」東尼回答。

「噢！不，不！」她說，「我並不把你當作一個懦夫，這是我自己——我不能使你爲這事死去。」

「我怕，」東尼回答，「你太佔低了這困難了，小姐。」

拾 遺

潔的神情。他越盯着她，似乎死越可怕起來，而且對她不斷的淚珠越感心疼後悔。現在他感到面對這樣的少女，任何人都沒有決心就死的勇氣。這時他已白白度過四十分鐘他最後的時間，沒有說一句話。

驟然，他們聽到窗外黑暗的鄉村，傳來一陣啞啞的雞啼聲，在這死寂的周圍，這聲音好像黑暗裡的一點光明，把他倆從沉思中驚醒。

「喂，我能幫助你什麼嗎？」她說着。

「小姐，」東尼全不連接的回答，「如果我說過了什麼傷害你的話，相信我是爲你着想，不是因我自己。」

她感激地投給他充滿淚水的目光。

「我想你是這樣的不幸，」他繼續說，「世界對你太殘酷了，你叔父簡直是人類的恥辱。相信我，小姐，全法蘭西的青年沒有一個如我這樣幸運，能爲你盡片刻的勞役而死。」

「我早就知道你是十分勇敢俠義的，」她回答，「但我要知道的是，我能怎樣爲你服務——現在或以後。」她顫動地說着。

「自然這，」他回答，「讓我坐在你身邊，像一位朋友，不要再像一位笨拙的罪犯，忘記我們間任何不愉快的

你本可更高貴地拒絕，我可更傲然地接受，把我當高貴地看待吧，你忘了你這樣是對另一位負責了嗎？」

說着，他一動也不動地，眼睛望着地板，這避開見到她那困惑的樣子。她呆了片刻，然後旋轉過身去，放在她叔父坐過的椅子上，激動地顫抖起來。

東尼真因感到極點，他四望着似乎在找尋靈感，然後在一張椅子上坐下，玩弄着佩劍的把手。千萬次他希望自己死去，埋葬在這污穢的法國西泥堆裡。他眼光茫然在房裡望着，窗外面黑黝黝的空氣似乎很冷，他想他從未見過像這房子那麼空洞的教堂，那麼沉悶的墓墓。馬里志特白蘭莎的泣聲。規律地如同時鐘聲，他仰望上面花紋，直到他感到眼睛澀睡起來，他注視那陰暗的角落，直到它好像爬動着的怪物。不時他驚地驚醒，記起這二個鐘頭快過去了，死神慢慢走近來。

時間過去，不時他將目光凝停在少女身上，她轉向前的面孔，深埋在手掌裡，間歇地抽噎着。雖然如此，她看起來仍極動人，美麗豐腴的身軀；柔滑的秀髮，皮膚微帶淺褐色。東尼想，全世界的婦女中惟有她的手和她叔父的一樣。而且不單如此，她那嬌嫩的臂端，多麼柔美動人。他回想當她那藍色的眸子射向他時，充滿着激怒，可憐，沮

事，那麼這最後的一刻，我會情感愉快，這是你所最能爲我做的。」

「你真高貴，」她深深地嘆息着，「真高貴……高貴得令我痛苦的地步。坐近來吧，如果你樂意的話。假如你有什麼話對我說，我一定留心傾聽。唉呀！巴爾列君——」她驟然地——「唉！巴爾列君，我真不忍看到你的面孔呢？」她又陷入一個新的激情中。

「小姐，」東尼說，握着她的手，「想起數小時前我初見到你，你的痛苦使我大大地感動，寬恕我，我想就是犧牲了我的生命也報答不了。」

「我真自私，」白蘭莎回答，「爲你之故我將勇敢起來，巴爾列君，但是如果將來我不能作任何報答你的話——譬如說你沒有朋友可以讓我告訴他你的遺言，那麼你給我的負擔是太重了。每個負荷者都希望輕一點，雖然是一點點，我負你的恩惠太大了，給我些除了哭泣之外我所能報答你的吧。」

「我母親重婚過，她有一個小家庭要她照顧。我哥哥倪查托繼承我的領地，如果不生什麼意外，這一切將我享用終生，用聖者的口吻來說，生命如輕霧，人如處在閃爍中，好像世界上的一切都對他招手；他也自覺像一位要人

當他騎着馬帶着隨從進城裡，馬兒嘶叫，號角響着，女孩們從窗口向他窺視。他接受各種尊敬——有的寫在信上，有的當面阿諛。他變成一位重要的人，當他剛轉過頭去，一切也許沒有什麼兩樣，但如果他是死掉了，那不管他勇敢如何格利斯，聰明如所羅門，很快地便被遺忘了。大約還不到十年，我父親在一次猛烈的戰爭中倒下去，和他一起死的還有許多其他的人，我沒有想到他們中任何一個，甚至那戰役的名稱，這一切現在可仍記得，不，不，小姐，你越快接近它，你就知道，死是黑漆漆塵封的角落，一個人進入他的墳墓，跟着便被關閉起來，直到宣判之日，現在我有幾位朋友，但我死了，一個也沒有。」

「噢！巴爾列君，你忘了白蘭莎，馬里忒特嗎？」她叫起來。

「你有着純良的天性，小姐，你對這輕微的勞役的評價遠高於它的價值。」

「那不是這樣，」她回答，「如果你以為我的感動是出於身受恩惠者的話，那你誤解了我，我承認在你高貴靈魂的感召下，一個平庸的人也會成名。」

「但這裡我仍像死在一架捕鼠機上一樣——除了我自己的哀鳴沒有別的聲音了。」他回答。

她的面部呈現着痛苦的表情。靜停了片刻，然後她的眼晴明亮起來，帶着微笑她說。

「我不願替我就死的勇士有這自感卑弱的念頭，每一個將自己的生命捨給別人的人，都將在天堂裡被上帝和天使們召見，你沒有要被吊起來的理由，因為……請問，你說我漂亮嗎？」她問着。大大地嬌羞起來。

「自然，我想，小姐。」他說。

「這使我真高興，」她衷心地回答，「你以為在法蘭西會有許多男人被一位美麗的少女請求結婚——用她自己的唇——而被當面拒絕嗎？我知道你們男人對這種光榮有些蔑視，但相信我，我們女人更懂得什麼是該珍貴的愛。沒有人給予另一個人以高於自己的評價，我們女人對這更清楚。」

「你真好，」他說，「但你不能使我忘掉我是被請求憐恤的，而不是愛。」

「我並不確定如此。」她回答，低垂下粉頰，「聽我說下去吧，巴爾列君，我知道你一定蔑視我，你自然應該如此的，在你心目中，我實在是太可憐了。雖然，唉呀！這個早晨你一定愛為我死去，但當我請求你娶我的時候，實在這是因為我會敬愛你，誠心誠意的愛你，當你為我

而反抗我叔父的時候，如果你能看到你自己的話，你的樣子是那麽高貴。你寧可憐憫我，不要蔑視我吧！而現在，」她繼續說下去，着急的用手止住他。「我什麼都沒有隱蔽的對你說，因為我早就知道你對我的一片情意，但我真不敢相信我是一位好勁養的人，我煩惱你，苦苦請求你明知不能答應的事，我同樣有我的自尊心，現在我敢在聖母之前起誓，就是你放棄你原先說的話，要我和我叔父的馬夫結婚我也不會要你娶我。」

東尼苦笑着。

「一個短暫的愛，給驕傲駭跑了！」他說。她不作答，自然她也有她的想法。

「到這窗口來吧，」他說，嘆息着，「那邊是曙光。」天開始亮起來，晦暗的天空充滿微光，清晰而皎潔，下面的村落隱約在這晨曦的光輝裡，輕霧籠罩着那起伏的



林端，那滿急的河流，死寂的景象，傳來三兩聲農村的鷄啼，打破這沉寂。半點鐘前驚叫的鳥兒，這時也欣樂地歌唱起來，迎接這晨光。微風撫弄着窗下的樹尖，東方天上慢慢展開的微光，被翻升起血紅朝日染成絳色。

東尼看了這景象，全身戰慄起來，不知不覺地緊握着她的手。

「天開始亮了嗎？」她說，然後語無倫次地，「夜真長啊，唉呀！我們怎樣對我叔父說呢當他回來的時候。」

「隨便你怎麼說。」東尼說，緊握着她的手。她靜默着。

「白蘭莎，」他說，帶着急促，猶豫，動情的語調，「你一定看到，我是否怕死，你一定也了解，要不為了你的自由，你的允諾，我會高興地從這窗口跳下去死掉，以作你對這事的抗議。我愛你甚於這世界的一切，故此我樂為你犧牲我的生命，這好像到天堂去般的令人喜悅，但如果你不是關注我的話，不要讓我誤解着死去吧，」

當他停止說話時，鈴開始響了起來，迴廊上盔甲鏗鏘的聲音，顯示家僕們又回到原來的崗位上。二點鐘過去了。

「你聽到了嗎？」她倚向他耳語着，眼睛盯着他。

「我什麼都沒有聽到。」他回答。

「那上尉的名字叫弗羅利蒙，堪巴達爾，」他在她耳邊說着。

「我不聽這個。」他回答，緊抱着她豐滿的身軀，在她的淚臉蓋上無數個吻。

外面悅耳的鳥聲，跟着一陣吃吃的笑聲，馬里忒特先生的聲音，祝他的新姪女婿早安。

譯自：Select Short Stories
原作者：Robert, Louis Stevenson

九·斯隆：「吹髮圖」



「吹髮圖」原名為 Sunday, Women



Drying Their Hair, 其寫實作風, 可為一九〇八年前後斯隆就「垃圾箱畫派」觀點作畫時期的代表作。

十·貝洛斯：「拳擊」

貝洛斯 (George Wesley Bellows, 1882-1925) 是描寫美國日常生活的寫實派畫家中最長卓越的領袖人物。一八八二年生於渥海州州的哥倫波 (Columbus, Ohio)。一九〇四年在渥海州州立大學畢業後, 前往紐約, 就學於亨利之門。其後歷在美術學生聯盟及芝加哥美術學院等處任教。他本人同時是一位運動家, 多數時間耗費在角力場上, 俱樂部中。他醉心於「力」與「動」, 最喜描繪拳擊家, 蒸汽機, 馬匹拖車在雪中掙扎前進等景象。所作肖像類多美妙動人。風景畫中時而陽光遍地, 生氣蓬勃, 時而在暗陰沈, 撲朔迷離。他繪畫時大都以奔放的感情出之, 故筆觸迅捷, 而體面雖免有不相連貫統一之處。他的主要特點為渾厚, 雄偉, 多變, 生動。其筆力千鈞之處, 縱觀美國畫壇, 無一能出其右者。他在「垃圾箱畫派」中為一後起之秀, 但却為該派的巨擘, 擊響其鐘。

「拳擊」原名為 Slag at Sharkey's, 寫夏凱運動俱樂部中兩重量級拳擊家賽拳之景, 為貝洛斯最負盛名之作。

那不動城北面數哩之遙, 有個地方叫做貝葉, 從表里觀之, 撒時便是羅馬最豪華的避暑勝地。山坡上溫泉噴湧, 故臺門巨室均在此大興土木, 競以別墅亭台相尚。精巧的浴室中有熱熱水游泳池, 蒸汽浴, 按摩, 以及雜劇百藝, 極一時之騷香淫佚。尼羅王所建之浴所最大, 引其母來遊, 弒而未遂。及羅馬衰微, 此一帶別莊遂湮沒於土中, 居人植葡萄其上, 偶有一二斷垣頹壁, 塵起土面。歷代考古學家雖久知其地, 無如居人不肯讓售其葡萄園以供發掘。至墨索里尼柄政, 始將此地徵用, 古羅馬之遺跡遂展現於世人之前。上月下旬那不勒斯國之博物院, 已將貝葉發掘之結果開放一部。雖經一千五百年土埋塵封, 但遺跡仍相當完整。面海別莊一區, 台榭周圍三百碼。壁上繪有仙女與山妖。大理石與瓷磚層階, 上達高台。室中, 有健婦與愛神之像, 更有浴室三, 戲台一。考古家毛瑞說: 「從那貝葉我們可以看出羅馬的日常生活, 在貝葉, 我們了解到羅馬貴族的荒淫。」

史密遜尼學院的霍夫氏所發掘的地方, 雖不及前述之豪華, 但年代之古, 則遠

過之。蘇伊拉克北部有一古洞, 至今尚時有牧人避多其中。

洞名山泥打 (Shanidar)。自去歲經積氏悉心發掘研究, 可上溯七萬年之人類史。上層為近代遺物。土下陶片, 則為山泥打歷屬於波斯人, 亞述人, 巴比倫人或土耳其人之遺物。再向下去, 金屬遺物愈少, 漸入石器時代, 陶片亦愈粗陋。土下四呎, 已脫離了新石器時代, 更下掘兩呎已入舊石器時代。其在伊拉克之終止期, 約當一萬年前。挖掘愈深則年代愈古, 碎石斷骨, 無非古文化之遺燬。歷經舊石器時代之後期與前期, 在最後發現一孩骨, 其死亡時期約為七萬年前。

希臘有一個神話, 相傳奧狄帕斯王有一個兒子, 叫做普利尼西斯王子, 帶着七位勇士, 攻打有七個城門的底比斯城, 擬自其兄手中奪取王位。闖關中, 普利尼西斯及五勇士, 均被殺, 屍體葬於雅典北十四哩處之伊留西斯。這個神話也和特洛埃之戰同樣著名。倘為事實, 則應發生於紀元前一千五百年, 其時希臘文明尚在曖昧時期。要想發掘這六人的墳墓, 無異於在約克郡去找羅賓漢的埋骨之所。但本月初, 美國華盛頓大學的密隆那氏宣佈, 竟被他發掘到了。紀元二世紀時, 希臘有一位地理學者與旅行家, 叫鮑萊尼亞斯, 寫了一本希臘指南。敘述雅典近郊時, 他提到了這六英雄的墳墓。過去考古學家據其書中所述古蹟, 都獲得相當可靠的線索, 因此密氏相信, 只要依據鮑氏所



述，儘刀發掘，他一定會在伊留西斯找到這些古塚。三星期之後，在地面下一呎處掘得古墳一座，陸續又掘得五墳，數目恰好相符。但因棺槨簡陋，骸骨盡朽，僅自墓中占瓶，測知年代恰為其死時。密氏雖大喜，來訪者亦希釋不絕。惟其同僚中則有人以為鮑氏生於七勇士之後一千七百年，所掘得者僅可能為六勇士之墓而已。

★☆☆☆☆ 三年半以前，愛因斯坦統一論的下文 = 場統一論 (Unified Field Theory)，當時他便要求同僚，檢驗其確否，宇宙間的電磁性和重力牽引性，本來是兩組不同的定律，愛氏的新理論便是想把這兩組分開的定律聯結起來。假如能把它們聯結起來，則物理學上的革命運動便可完成。這種革命運動是十九世紀末造，由馬克斯維爾 (James C. Maxwell) 電磁學說所開始的。這運動完成後，單只一組定律，便可將整個物質宇宙囊括於其下。幾乎沒有一個物理學家接受愛氏的要求，因為物理學家最熟悉的觀念，是從量子力學中得來的。這種理論以為宇宙是許多小顆粒構成的，每一個的動作，好像僅僅祇是就機會，但愛因斯坦却不

相信，他說：「上帝那能用半個骰子玩！」月初，英國印那那納有一位從捷克逃亡來的教授哈維維泰氏，對愛氏理論作了一個初步的核實。哈氏是一位多度幾何專家。他雖不能把高深數學解編給門外漢聽，而他顯然從愛因斯坦的方程中，得到了一個答案。他說電磁既發生物質，又發生重力。單憑這一點，量子力學中的「骰子」就不值一顧了。他相信統一論可以用實驗證明，但怎樣去證明却還沒有想出來。

☆☆☆☆☆ 全世界的人一年要消耗多少蛋白質？
 = 還愁餓嗎 = 但卡奈基學院發表，只要一千二百四十八平方哩這麼大一塊面積，就可產生全球蛋白質需要量的一半。這些蛋白是一種單細胞藻類所產生的。普通穀物不能吃的部分太多，利用陽光的效率也太差，又易受天災。但這種單細胞藻類生長在水底下，整個細胞中都是脂製造食物的葉綠素，兩小時分裂滋殖一次，養分只須將二氧化碳和氮氣設法溶解在水裡邊便行了。但它不能養在露天池塘裡，一氧化碳既易散失，而外來微生物又容易加以吞噬，所以只能在可塑膠製成的平管中迅速循環，每次在太陽下曝露幾分之一秒即可。收穫的東西是一種翠綠的糊漿，用沉澱或離心方法與水分離，再加保存不使腐壞。味如鮮豆，中含百分之五十的蛋白。每磅重量可達乾品十七噸半。卡奈基學院已製成一百磅供試驗之用。據說此法最宜地狹人多國家之救荒防饑，故日本與以色列兩國已多方設法探聽其發展情形。



雙重血型

當二十五歲的麥凱夫人於今年三月份捐助一品脫血液與英國國家輸血服務處時，醫師和護士在替她檢查體格時，都沒有發現什麼異樣的地方。但事後檢驗其血液分類時却發現一件新奇事實，麥凱夫人的紅血球內有百分之六十一是屬於A型，有百分之三十九是屬於A型的。在人類醫學史上發現有雙重血型的，尚以麥凱夫人為第一人。

由於好奇心的驅使許多研究人員前去訪問她是否屬於雙胞胎中的一個。果然不出所料，據麥凱夫人說她有一個孿生兄弟，但只長至三個月大便告夭折。因此生理學者相信：在子宮內這對同胞孿生姊弟間一定有一根聯繫血脈的東西存在，故麥凱夫人因此便吸收了她兄弟第一部份的造血細胞。

據英國醫學雜誌上說：就牛類為例，普通與牡犢同產之犢，其生殖器均不完全，半雌半雄，一般無生殖能力。但麥凱夫人却已有一個孩子，顯然是屬於一個完善的雌性。

酵素與其疑案

先是磺胺類藥物在醫藥界裡獨執牛耳，風行一時。為期不久抗生藥藥物便取而代之，按醫荷爾蒙又成為醫藥界台上的中堅分子。往後再下去，據某些熱誠的研究人員預測，將更變為酵素的時代。酵素是自然界一種複雜的化學製品，在無數的生理反應中具有接觸酶的作用。在酵素中首先被應用於醫藥界的相信是由胰臟所分泌的胰液酵素。據云這種酵素可以溶解創口周圍的死亡體素，然而由股納斐博士 (Dr. Irving Innerfield) 為首的一群曼赫頓研究人員却認稱胰液酵素的效用還並不懂此而已，牠尚有許多意想不到的妙用。

現在股納斐公司便在美國醫藥學會期刊上發表一篇洋洋大觀的實驗報告，但却因此而引起許多爭執。其他的研究學者也用同樣方法以複試股納斐博士的實驗結果，可是毫無成效。因此有一部分人說，事實上把胰液酵素應用於股納斐博士所介紹試用的一些病例上去，大部分都是太危險不能施用的。

最初胰液酵素主要是裏取胸部創口或胸部注射時作為清洗消毒用的。以後經精製後亦用作靜脈或肌肉注射。股

納斐博士以之注入狗兔的靜脈裡，覺得安全無害；當劑量增加時，他說，對防止血液凝結並溶解已凝結的血塊都非常有功。他遂即在四百廿八位病人共有五十二種不同病例中試用，結果幾乎都十分有效；譬如使關節炎消腫止炎，溶解腹壁上所結凝血，清除竇穴阻塞，另外使用於七十一件帶有凝血的靜脈炎患者，也都有「顯著進步」。

然而差不多在同一時間裡，心臟專家萊脫博士 (Dr. Arved Svartz) 却報導一篇作用相反且結果驚人的試驗經過。他與一位泰勒醫師在紐約醫院所作膠液酵素的施用實驗裡，有半數兔子因而致命，且在心臟與肺部發現有血塊及出血現象。萊脫醫師另外還引證其他二位試用過膠液酵素的醫師結論，在使用過酵素的九個病人中，有六個在注射的靜脈裡總共造成十一處瘻血。是以萊脫博士總結而言，膠液酵素暫時還不應該用作一般處方。

事實上目前全美計有四十多個研究機構在試驗膠液酵素，然而還沒有一個有如股納斐博士設在溶解凝血方面的成就卓著。有一部分人亦承認牠有消炎的功用，但其他許多藥物也一般有效，且遠較酵素安全。因此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待繼續研究，相信終有一天能把此項矛盾消除。不過就大眾的醫藥衛生而言，因有這一層疑雲未予揭開，故辭

素時代的開始不免就被延擱了若干時間。

【面飽與情緒】

面飽與粉刺係由於皮膚內脂肪腺分泌失調所致，脂肪腺普通分泌一種滋潤皮膚類似脂肪的物質，一般稱為脂肪分 (Sebum)。人們所分泌的脂肪分總量大致均相同，但有許多青年人長有面飽，有許多青年人却没有，因此面飽的起因便成了一個不解的謎。然而現在紐約醫院的醫師們已發現一條線索，可以藉此解釋面飽所以消長的緣故，他們提示個人的情緒是控制面飽的主因。當一位痤瘡病人盛怒時，他們面部脂肪腺所分泌的脂肪份量便顯然激增，但當他們一旦懊悔發怒時，脂肪分數量又積極下減。一位標準的痤瘡病人，其所分泌的脂肪分或多或少往往與其情緒的起落有密切關係。有時候與愈長——例如父母或師長——間所起的衝突，便是引起情緒爆發的最普通原因。是以父親或母親也許便是促使青春時期痤瘡發生的主因。標準的痤瘡病人慣常所咕嚕的一句話便是：「我希望你們讓我清靜一點不要再來打擾我！」



攝影叢談之廿五——
如何運用調色液(下)

E. P. S. 編譯

棕色調色液較之藍色用途更為廣泛，它的特性是溫和，柔軟，富麗和現實。舉凡室內油畫，人物攝影，風景，古屋，森林，沙地，農田，粗質纖維等等，加上棕色之後，可以增加它的氣氛和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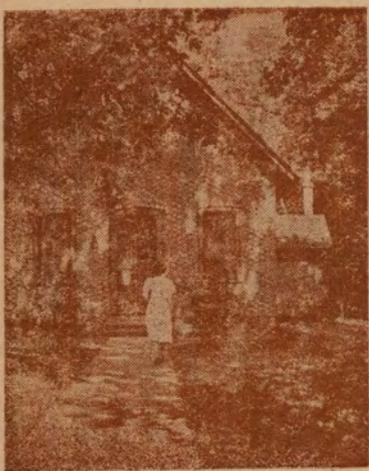
普通按棕色液性質，約可分為二種，一種是直接調色 (Direct Toner)，像柯達大蘇打明膠調棕色液 (Kodak Direct Toner) 式及杜邦 2-1 式。另一種是漂白後再度顯影 (Bleach and Redevelopment Toner)，像柯達硫化鈉調棕色液 (Kodak T-74K)。

棕色的色調很多，可以分暗紅，紅棕，淺紫，巧克力，深棕，及古銅色。各種配方有各種不同色調和特點，我們在這裡介紹三種最普通，最實用的，即柯達公司的 2-1, T-74, T-21 式配方。

相片在調色之前，必須把定影液全部漂淨，如果是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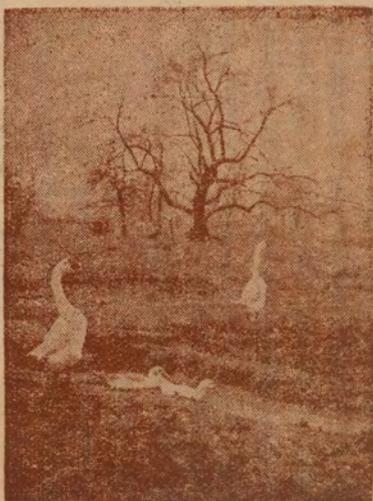
燥的照片，須先在清水中浸透。

當你決定某一張照片需要的調色，那末你當先決定用那一種調色液，柯達 2-1 式的色調略費費工，而且是直接



附圖一

調色，所以照片在顯影時，就該先把曝光時間改短，讓照片比正常情況略為淺些，這樣所得的色調最為美麗。當你要用柯達「J」式的調色液，那末照片要比正常情形更深點，因為這配方是屬於漂白後再度顯影的一種，所得色調是正宗的棕色。最聰明的辦法是把你所需要調色的照片，多加印幾張，深淺各各不同，比較之後，你就可以知道什麼色調是你認為最滿意的。



附圖二

柯達大蘇打明礬調棕色液「J」式

冷水

二八〇〇 公撮

- 大蘇打 (Na₂PO₃) 四八〇 公分
- (完全溶化後，加以次溶液：)
- 熱水，約華氏一六〇度 (攝氏七〇度) 六四〇 公撮
- 鉀礬 (Potassium Alum) 一一〇 公分
- (然後將次溶液連同沈澱物緩緩加入此
- 大蘇打鉀礬液中，同時急速調和)
- 冷水
- 硝酸銀 (晶體) 六十四 公撮
- 氯化鈉 四點二 公分
- (上述溶液調和後，)
- 加水至全體為 四點〇 公升
- 附註：硝酸銀必須完全溶化後，始可將氯化鈉加入
- 而立即將此含有乳白色沈澱物之溶液，照上述方法
- 加入大蘇打明礬液中，如處理手術合法，所生黑色
- 沈澱物，對於此調色液之作用，毫無妨礙。
- (以上成份係根據柯達配方書)

杜邦大蘇打明礬調棕色液「J」式

溶液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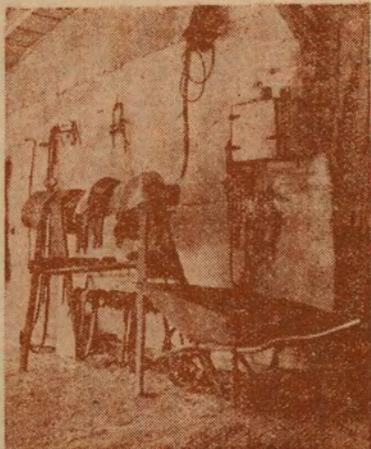
沸水

三八四〇 公撮

- 大蘇打 四八〇 公分
- 鉀礬 一一〇 公分
- 溶液乙：
- 冷水 三〇 公撮
- 硝酸銀 (晶體) 一點四 公分
- 氯化鈉 一點四 公分
- (配製方法和柯達「J」式完全相同，僅硝酸銀及氯化鈉之用量減少三倍。)

上述二法在使用時，必須將溶液溫度保持在華氏一〇〇度到一二〇度左右。溫度太低作用遲鈍，溫度太高則將損壞紙面。在規定之溫度內，柯達配方可在十二到十五分鐘內完成調色過程，杜邦配方需要二十到三十分鐘。二種溶液均為乳白色，含有白色細粒沉澱，但無礙於調色。照片在清水中浸透後，即全部浸入溶液中，色澤在十分鐘後可以覺察到淡棕色的產生，溶液溫度宜時刻注意，保持在華氏一二〇度，(如果能利用 Water Bath 間接不斷地加熱，最為理想。)由於紙張的性質不同，調色時間也頗有差別，但因為整個手術均在白光下進行，眼睛可以觀察顏色的進度，當你認為已經够深的時候，就可從溶液中取出。

放在溫水中沖洗，(注意用溫水，否則驟熱驟冷會損壞照相紙上藥膜。)同時取棉花少許將相片上附着的一層沈澱物輕輕擦去，於是再放在流水中漂洗一小時。



附圖三

柯達金質調色液「J-21」式

貯藏液甲之一

- 溫水 (約華氏一二二五度，攝氏五十度) 四 公升
- 大蘇打 九六〇 公分
- 過硫酸鉀 (Potassium Persulfate) 一一〇 公分
- (大蘇打完全溶化後，將其急劇攪動，而以過硫酸鉀

加入，隨加隨攪，務使勻和。此時倘溶液不變成乳白色則需稍稍加熱，至其變乳白色爲止。）



附圖四

大述溶液。
貯藏液乙
水 二五〇 公撮
氣化金 一點零 公分
(以上成份係根據柯達配方書)
用時取溶液乙一二五公撮，緩緩加入甲液中，同時急速攪和，其時即有沉澱產生，俟混合液冷卻，棄去沉澱傾出上面清澈的溶液，將澄清的溶液加熱到華氏一百十度左右，(攝氏四十三度)。調色時經常保持這個溫度，手續和前者相同，所需時間爲五到十分鐘，調色完畢先放在冷水中漂洗數分鐘，就後浸入定影液中五分鐘，再在流水中沖洗一小時。

此液每隔若干時，須加乙液少許，以恢復他的藥力。

乙液應加的份量，視調色相片之數量及調色時間之長短而定。例如，調色至濃濃的棕色時，每五十張 8 x 10 吋的相片(或其相當之數量)調色後，須加乙液五公撮。

柯達金質調色液(1)之式的最大優點是所生的棕色，色調許多種，隨着調色的時間而變更，你可以隨時看到某一種色調認爲滿意時，就可從溶液中取出。此液特別適用於柯達愛素(Azo)紙及奧彼爾紙(Opal)。

柯達硫化鈉調棕色液(1)之式
貯藏液甲——漂白用
鐵特化鉀 七十五 公分
溴化鉀 七十五 公分
草酸鉀 一九五 公分
醋酸(百分之廿八) (水酸酸三分和清水八分) 四十 公撮

貯藏液乙——調色用
硫化鈉 四十五 公分
水 五〇〇 公撮
漂白液之調製法如次：
貯藏液甲 五〇〇 公撮
水 五〇〇 公撮

調色液之配法如次：
貯藏液乙 一二五 公撮
加水至 一 公升

附註：用此法時，切不可用有鐵質曝露在外之搪瓷盆，否則照片上將沾有藍色污漬。

用法：將欲調色的照片先在清水中浸透，就後放入漂

白液中，直至照片上中性色調部份的影像極爲淡薄，祇能約略辨見，而陰暗部份之濃黑色褪去，於是取出，這步手續約需時一分鐘。

在冷水中漂洗五分鐘，再將照片浸入調色液內，於是原來的影像層次重行現出。這一步驟需時半分鐘。立即將照片用片清水漂洗，然然後浸在堅膜液中五分鐘，再放在流水中半小時。

這類調色液對於維樂紙(Velox)、柯達溴化紙(Ko-dak Bromide)皇家溴化紙(Royal Bromide)富士溴化紙(Fuji Bromide)最爲合適，所得色調爲濃厚悅目的深棕色，略帶巧克力色。但不宜用於愛素(Azo)，奧彼爾紙(Opal)。

附圖一：陽光穿過樹木空隙，葉影在磚屋和小徑上的圖案，使畫面溫柔，和麗，淡棕色使它更顯得有家庭的溫暖可愛。

附圖二：農村風光，一片恬靜安寧的情調，草木的枯黃，表示着秋季的來臨。

附圖三：室內什物加上棕色，可顯得有生氣，另有一種感覺。

附圖四：廟堂之類的建築，加以棕色可增加其古色古香的情趣。

進出口商行 協盛昌永記

號六三路前館市北臺

應 供 貨 現

胎 車 牌 牛 犀

墨張品 油紙食 牌種頭 龍各罐

號一八一六話電

本社常接奉讀者來函詢問本社已出版之各期拾穗及單行本，茲為便於讀者補購起見，特將本社現存各期拾穗及單行本價格列舉如後：請從速選購為荷

第三期	一元五	第十八期	三元	第三十期	四元
第四期	同	第十九期	四元	第三十一期	同
第七期	二元五	第二十期	同	第三十二期	同
第八期	同	第二十一期	同	第三十三期	同
第十期	同	第二十二期	同	第三十四期	同
第十一期	同	第二十三期	同	第三十五期	同
第十二期	同	第二十四期	同	第三十六期	同
第十四期	三元	第二十五期	同	第三十七期	同
第十五期	同	第二十六期	同	第三十八期	同
第十六期	同	第二十七期	同	第三十九期	同
第十七期	同	第二十八期	同	第四十期	同
		第二十九期	同		

合訂本 第三卷 十八元

第四卷 二十五元

第五卷 二十五元

拾穗譯叢
溫莎公爵回憶錄 五元
劫後孤雛 五元
征服星洲 五元
波城世家 五元
海上漁翁 十二元
壽綺表姊 十三元

拾穗月刊

第四十一期
四十二年九月一日出版

發行者 拾穗月刊社
編輯者 拾穗月刊社
通訊處 高雄左營郵政信箱四十六號
印刷所 高雄煉油廠印刷工場
經銷處 本省各大書店及報攤

訂閱價目：半年六期二十四元 零售：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元 港幣二元
全年十二期四十八元 零售：新台幣五元 美金三元 港幣二元

(國外香港訂閱本冊另加郵費新台幣一元)
請利用本刊郵局劃撥儲金帳號2587號
免費匯款訂閱或購買譯叢迅速便利

☆本刊於民國三十九年五月一日創始發行☆

僑豐企業有限公司

The Chang Fong Enterprise co. of China, Ltd.

進出口商
總代理

ニツサン 日產自動車

業務項目

生化香工大砂
產工油礦小糖
器原青機五茶
材料菓器金葉



電報掛號 CHANGFONG

台北市寶慶路二九—三三號
電話 三一二三·六一二八



最佳
滑機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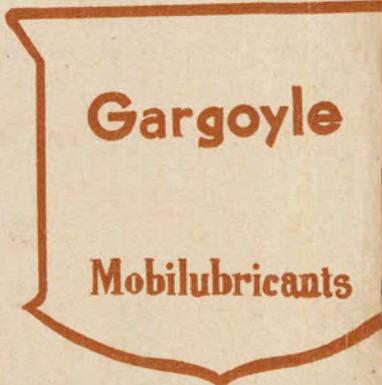
● 供應各種品質最優之煤油產品歷八十餘年

美孚公司

STANDARD-VACUUM OIL COMPANY

台灣省台北市 重慶南路一段一號

電話：四七三八



可以告訴你防病強身之道
一卷在手勝過名醫相伴

大眾醫學 月刊

金錢可以換得藥但買不到健康
只有豐富的衛生知識
才可保障真正的健康！

訂閱優待辦法

一期仍為三元，半年大期十四元，全年十二期二十七元。請向就近郵局索取劃撥儲金存款單填明「一六〇一」號大眾醫學出版社帳戶，及讀者姓名，地址，訂閱份數，起訖期限，連同款項交存郵局可省郵匯費用，如不用此寄款，請用匯票或轉值函件逕寄

臺北國防醫學院內

大眾醫學出版社

大眾醫學叢書之一

性生活與婚姻

存書無多 欲購從速

每冊定價七元



辛克力

創立 1888年
ESTABLISHED

請用

恐龍牌

各種機油

能	延	長	機	械	壽	命
能	提	高	潤	滑	效	率
能	減	少	修	理	費	用
能	增	加	生	產	力	量

太平洋煤油行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二十五號

電話：五一二九號

內政部內警台誌字五〇號登記證准許發行
中華郵政認爲第一種新聞紙類登記證二一二號

本期售價新台幣五元正